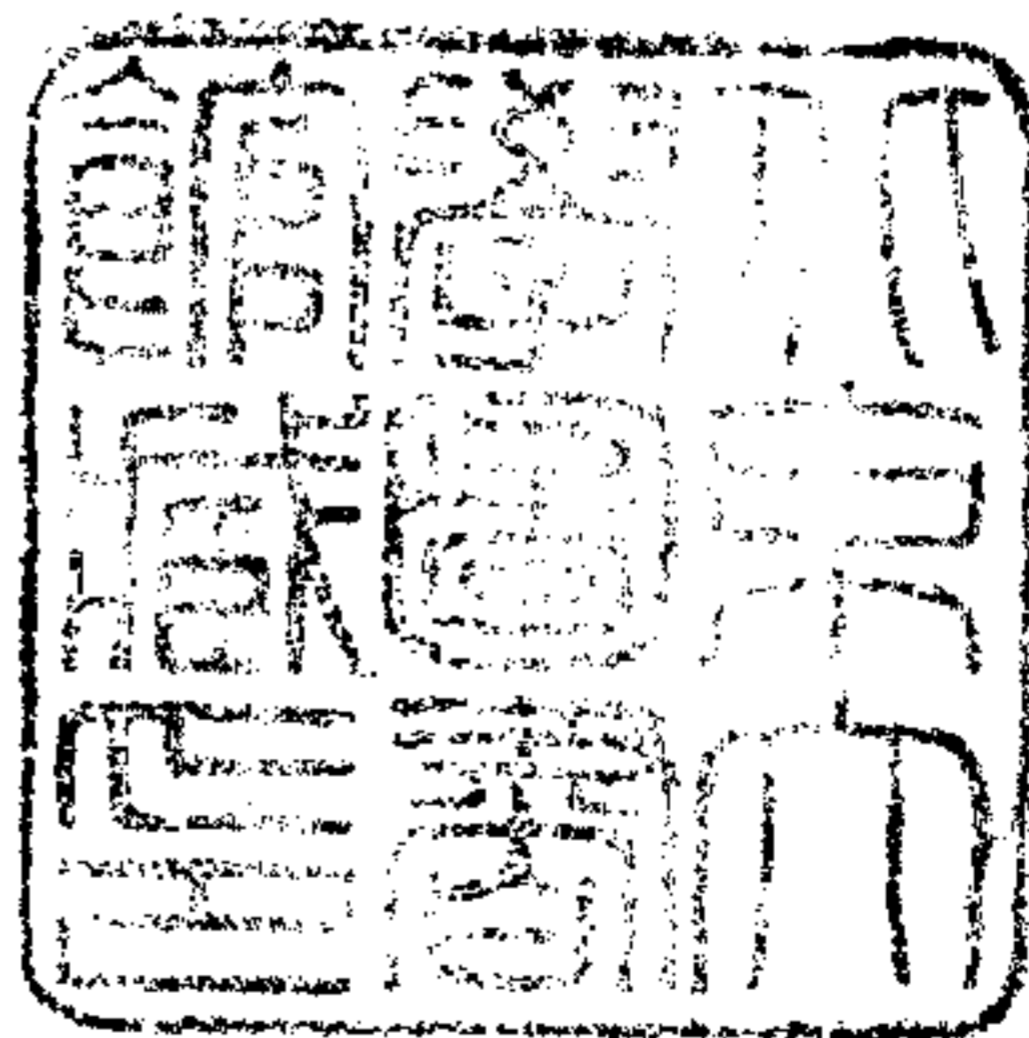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五六·子部·道家類

莊子通義十卷（卷七至卷十）〔明〕朱得之撰……一

南華真經循本三十卷〔明〕羅勉道撰……一〇九

莊子通十卷〔明〕沈一貫撰……三〇七

南華真經旁注五卷〔明〕方虛名撰……五四五

2112/06

莊子卷第七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之來去不可卻止言氣機之往來有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神  
湛寂如死而甦是更生也更生則所存者惟  
幾惟神而應跡不捷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  
無累矣心不逐事即無累形精不虧四句足  
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  
去敵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日  
精漸躋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從非推  
不失其天年且又加於定稟此命在我不在  
天之意是謂

反以相天也

夫子既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奈何也儻不  
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  
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

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  
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也然

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  
免以有世有為耳故欲免為形累莫如棄世  
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  
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  
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  
粗以致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  
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為物之體出而有  
也故則復還天地之氣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  
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為人  
遇物為物也精而天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  
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由達  
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為世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燥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吾子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送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復讐者。不折鎖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

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答以自決。亦以  
 開道也。若行於水也。造乎不形。無始也。上

無所化。無終也。不紙其大。不自滿也。不忽於  
 人不棄事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  
 物不滯其太虛之

體也。餘義皆明。仙之道。故其間。若此。以純氣  
 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  
 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  
 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  
 能熱。危莫能探。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  
 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  
 先者。物之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愛之分  
 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  
 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  
 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  
 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鎮于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能况

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  
 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  
 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  
 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  
 耳。讀者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螭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  
謂乎。

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也。承端持竿粘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橫枝。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莊子

通義卷七

五

夏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重者難習不能熟。尤見志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善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

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

養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蕪

蕪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擗音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

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楯之上。豈

莊子

通義卷二

六

夏

之。所異者。何也。  
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彘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

達之謂也。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病使承用。志不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簞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齋口。義同。振拔之。拔。拔。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簞。皆服役者所執。

通義卷七 七  
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較。傳寫小差。監韻拔音拂。與妻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攝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籀畫。輻車。所以載。柘。聚當作。才。官切。僕當作。婁。力九切。謂殯於。葦。塗。妻。蔓。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敢塗。龍。輅。以梓。又云。設。妻。蔓。妻。同。柘。敢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輅。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殯。之。生。彘。猶。不。為。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諶。詒。吐代。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

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

內之煩。壤。雷。霆。虜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

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

象。立。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較。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

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鬼之有無。盡由心造。此則迂儒執一之見。達

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

伯有為鬼。禍盈福滿。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

公之。謂。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謂。以。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

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非。藥。所。可。痊。告。敖

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

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

由。彼。今。人。遂。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

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

惡。能。傷。公。斯。為。治。病。之。良。劑。與。蓋。戲。弄。出。而

心。痛。除。乎。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痊。心

落竟虛白內融一虛不... 由而是病何由而入哉... 誕然孔子家語亦有... 大故鬼小史記滿池君... 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 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即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美質者初焉自大無所角而誇既知養矣時

或遂於開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異外感養既久矣則外感不離而中存坦寂已忘其

如偶動則物從也

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

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也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感者之效也人而學

道至於形如搗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為之欽服况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

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通按列于本文作雞可聞已

手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

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

道

道

道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音俱入與汨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前操舟大旨畧同雖言入水不溺之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

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

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廢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鑠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此言因材而為，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斂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鑠者，筍簾之端，刻為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志。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料天性，合鑠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

道義卷七 十一

今天之妙，不可以言盡。惟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頽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君子不劫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况馳騖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也。傷物類如此。

詩云：執轡如組，兩駿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擊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密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鑿臺一而不桎，志足履之適也。志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莊子 道義卷七 十三

此言忘之為德，以見無為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為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後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蓋猶言職，此之故也。志足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時習而悅，呀體不言而論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論蓋字，尤有理。篇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倘符於世而未嘗不無往而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通則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謁。子扁慶子曰。休居  
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  
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墜盲跛蹇。而比於人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三 夏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  
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  
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  
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  
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鸛以車馬。樂鸛以鍾鼓也。彼又  
惡能無驚乎哉。

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  
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  
者。不遇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  
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或乎明汗者  
自謙。以明他污也。驚者。訝所聞之異。遂至惑  
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知  
教當因材。不可棄等也。歎啓者。隨件開論。新  
次引掖也。養鳥之論。義見前篇。末復論新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四 夏

載鸛樂鸛。二論亦是文  
藝中引氣克神之一技  
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運庭矣。  
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  
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  
爲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  
非無事之業。所謂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  
長可宰。耶。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  
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  
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  
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  
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  
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  
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達之  
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史難也請觀醉者之墜車傷者之於鐵千則亦何所容心哉承明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說喻貪爵者不知見鬼顯不能真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求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若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則知生為可重而能警惕乎在修德之理而已然則知生為可重而能警惕而似木雖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莊子

清齋齋

道義卷七

十五

夏

通義此篇首言達生可以相天後至人潛行不窒至篇末皆紀事實以證生之不可不達也

山木第二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

莊子

清齋齋

道義卷七

十六

夏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問斷時聞難而遂言論也出口即有覺故隨日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為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感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六抵物以資用而受命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伐焉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語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可心思必也  
往狗述成弊唯得心遺述斯無弊矣木以不

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所謂  
乎所遇焉故其人將廢乎材與不材之間猶  
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  
如何耳能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  
人而命屬天則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  
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  
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  
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  
至矣是以必至於若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  
在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物  
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解字舊無他音今  
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莊子

通義卷七

十七

夏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也焉名爲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

死可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市南未田君无形侷无留居以爲君車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无入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

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

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逐鬼其崖愈徃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莊子

通義卷七

十八

夏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  
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  
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憚  
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  
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粗皆指吾與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

反猶老子謂南榮越以備來者象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為已之道若堯不以已後物亦不為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後取喻以無心為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之賈禍信能剝形則外皮自去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裁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為思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董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為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

生乎法苑珠林通義卷七 十九

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為舟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長重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送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慮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遊建德之國遊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而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也往者非止無亦弗惟也蓋謂喻意於民而聽民之自願是以今不煩而事易集也一之間無敢設也者誠心為國專一而不用智巧况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則一而不設又豈持此小成哉

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為之則宜難成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准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為復歸於朴終乎無為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而迎來者勿

生乎法苑珠林通義卷七 二十

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

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音紛紛。狺狺音狺狺。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節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行而誤。

莊子通義卷七  
王

不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凡序仲尼深造者必極其精純則知凡言其未至者皆其早歲求道發憤之時也觀論語從心一章可見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孔子實事蓋設言以見意所謂重言也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向蓋得情是德名應是明與上文

此篇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群人為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滌慮審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

孔子問子桑雎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音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綠。情莫若率。綠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莊子通義卷七  
王

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則不味文以待形。不味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回也。故曰。寡利。命夫。屬一段。誠足以開。外。迷。之。故。無。擇。於。前。不。修。世。俗。之。禮。也。其。本。乃。其。本。老。也。故。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孔子。之。困。皆。有。待。於。物。之。故。

相親。出手。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其。絕。又。為。世。道。之。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掉。選。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錄。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簞反。係屨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屨穿。貧也。非

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

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

昇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

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

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此淺夫托為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為南華。况原憲子貢之言。已盡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為徵。尤見其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聚莊子而褒。魏王者。手正簞帶中結也。

係屨履散。而以繩約之也。外利。祿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貧。貧者。士之常態。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問。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柝。梓。枳。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眾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

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

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  
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鵠。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子

通義卷七

三五

故

橋木橋枝非樂器也有具無數有聲無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蓋曰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矯。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類子。單飄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之。來安之。在表。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侈。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欲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巨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解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鵠。鵠。畏人。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棄。棄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枉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自鵠。鵠。之不若也。運物若虛。雁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在當是。空本經多通用。

莊子

通義卷七

三六

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人逐而辭  
遂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從而問之。  
夫子何為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



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通義感周之穎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則逐外矣。意捐彈而走。即自覺也。三月不庭。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為心害也。心害而身殞矣。遂而許之。故曰以吾為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莊子 通義卷七 三三 信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通義自美則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則常抱歎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

於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通義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况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况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志同乎。溟滓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之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

稽氏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柱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為不能為

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諱而亦熟矣。夫木以雕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介所遇。不可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清說。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起物欲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飲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鶴鴝之知。醜。騶。鶩。不知。振。彈。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累。也。林。回。廉。聲。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而。賞。形。綠。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繫。檣。枝。而。歌。焱。氏。明。蒙。貧。而。非。德。知。天。摸。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起。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

莊子 通義卷七 三五 天

真人不辭諱。後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葆真。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士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道數論者因文侯之造詣與之相近也。稱道數論大道而得情也。爲人真者言行率真無一毫造作也。葆真善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偽也。上真見於外下真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忘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義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莊子

道義卷七

三九

次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澤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綠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性俗也。而能候變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轉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難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過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語魏爲身累。則知志位之可久。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况於魏規。論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也。又漸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歲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莊子

道義卷七

三十

次

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手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諫與此互發。語而條貫。然而道存孔子也。言所以發意。而信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脩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諫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常與請見文中。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與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數。不殺之嚴矣。是亦席平日繫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反若反。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  
 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  
 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  
 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  
 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熏然其成  
 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  
 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  
 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  
 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  
 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

莊子 通義卷七 三十一

道行也。由緩入急，為學而做於形跡。見於  
 功，所以瞻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容  
 何鑽瞻忽末由之意。回之做於形跡，心死於  
 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  
 事相符而不息者。以日為準，以起萬物之於  
 虛靈亦莫不然。太虛之靈，熏烝和煦，充滿宇  
 宙。生生造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  
 者，知此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  
 丘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濟，而不敢將  
 迎也。人苟相親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哀  
 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  
 汝。乃以為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  
 壁之屋，肆市也。驚馬者於此而聚，既驚則散  
 而無馬矣。此虛室也。乃復求馬，不亦謬哉？服  
 醒而衣之也。吾之語汝者，語過而忘其所以。斯則虛  
 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虛  
 靈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無所宿而生。慮此維  
 忘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  
 此所謂物有特而生死，日夜無隙者。後即楊子  
 所謂類若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  
 來斯觸，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隙  
 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  
 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於此。既心死而不復  
 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  
 生。有目當是，有首則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皆  
 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皆  
 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  
 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  
 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  
 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汝求之  
 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腐齋說為近  
 又疑當時闕闕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  
 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  
 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莊子 通義卷七 三十一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  
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  
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詳弟子  
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天子  
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奉奉  
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熏然夫化機之  
不可停壽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  
大者常存非化所從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  
前所云者特法世之迹耳  
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子。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  
溺。行水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身。次天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回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  
雖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與我。豈遺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洶也。至為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沐塗也。

李孔之授受莫此為精。吾師子吾事乎  
也。將者目無而有將然。未然而謂蓋以性之  
體不可言。其幾畧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  
物之生無窮。其幾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為萬  
物之。是者有心。無於無。無方也。願聞

趨向之方得其所以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  
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謀之事  
皆不足以為累心矣已為道者解乎此而言明  
之舍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  
至言以修心指前不能知不能言為至言伏  
於中以默自修不志於修也老子猶然能  
忘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  
醜難醜醜中之蟻蝶也包覆於囊中自安於  
小不見其大也

道莫大於自然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  
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後生陰靜極復動極無端似有物為之  
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  
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  
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  
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

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合虛空而有餘  
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  
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  
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  
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  
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  
性自然也輪至人之德無假修為而物自歸  
之天職生履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  
斯其所以為大全也與此章要在生萌死  
歸而先聖於此多不謂言欲人反而求之克  
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  
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固厚養死固  
厚葬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  
欲無致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所歸之何如也  
然無致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所歸之何如也  
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  
無氣雜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有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

通義卷七

三五

漢

善言生者所以善言死者則先聖不言之秘  
人已詳言之人惡不察耳是道也可以心會  
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  
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  
悟所謂說破即不  
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獨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  
跌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

莊

通義卷七

五

文

謂多乎  
此見當時信莊孔為真儒也前所錄篇  
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事有齊國此言見哀  
公與陳恒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  
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  
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濁濁之世  
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會中之奇遂上諍皇  
工中談孔老下至揚墨徒陷悉評議而無遺  
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

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僭者  
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柳  
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

惟思盡職惟恐鯨鱗何爵可計何祿可  
辨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  
之謂無求在平時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吐但然不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

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  
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  
返舍也即舐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  
時所作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  
不矜而樂禱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  
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  
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  
其得之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而占乘駁馬

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

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不音解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

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解不音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門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機械仲尼苟  
斯須維鄰夫猶羞焉之何以為文王仲尼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  
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  
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  
散群則撤戍罷兵備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  
續考司馬子長樂教上燕王書云蘄丘之植  
植於文皇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汶水竹  
田曰蘄桓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可  
據餘義備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遂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者不保當發矣帝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  
善矣及登山臨淵則悚汗而不能立况欲射  
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  
以是爲極至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  
神之遊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寇者書而自

若是何耶蓋初已所以尊師所以尊道也  
學射羿之弓者不伴矣無隱范先生講宗  
註燕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  
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木於肘上也  
其論  
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

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已愈有  
一句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己之得  
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相相然息深而  
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為得失  
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  
造物乎其在彼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  
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  
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  
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  
者志貴賤輕利者志爵祿也故仲尼以此古  
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  
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  
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點却

明矣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

三曰凡亡欲王不禮乎凡君也楚不

禮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存存

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存而巳之所

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巳也重於國則雖

亡而無傷國重於巳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

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

國位而况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褚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

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

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

旗子款起逸絕塵蹤乎在後則大化客務  
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騁遊乎物初而  
孔子謙其辭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  
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開理則  
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之大  
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  
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  
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  
莊子稱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  
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  
易泯而存仲尼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滅丈人  
政成而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  
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  
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  
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  
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斤八極死  
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為極則不  
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  
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

無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

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平諱諱訓詁之圖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思无慮。始知道。无虞。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

莊子 通義卷七 四三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無。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為之者。大言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得意。未歸狂屈。而不舉無為。謂終於無言也。無為。謂不知。答守虛。而不逐問。乃所以為答也。狂屈忘所欲。言方逐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知無安得。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莊子 通義卷七 四四

源隱奔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平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闕。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無思。無慮。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後。後。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曰。下。重。行。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莊子通義卷七

通義此言已散見於前辭無隱與扁然者去去不已之意係以固存蓋曰生死相代往過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  
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無為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擬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生我者是以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曠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莊子通義卷七

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雖寐非昏然不覺見也心真意辨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氣止不素也神自己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為廣居矣若造於此則瞻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積維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流心之功也庸齊謂此二人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之功也庸齊謂此二人此志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通義 志形骸。泯知識。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為師友相礪者如此。既知為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音義 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必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日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氣流行。生育萬物。此亦彼。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

通義

卷之七

早七

信

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羶解鎖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澹滄而心。澡雪而精神。掇擊而知。

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

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

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

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慤。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皆陰醜於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頃

刻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厥有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與。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殺。反墮其天袞。紛乎宛

乎。鬼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通義

卷之七

早八

沈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此之謂大得。

**通義**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敢有理一句。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殺天。殺猶曰天刑。蓋以人之其於桎梏如子。矢之在殺。殺亦天刑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必復其無。知無為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道。此章不若新沐章精神。

**新沐章精神**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無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義。來往無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悔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

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培繁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敷中國有久。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之形。而無人之情。將反於宗。游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須臾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敢。雖微種類。滋榮各有餘。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聞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此之出。接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離乎自然之殺。榮也。若以理燭破。則殺榮自解。魂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辨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塞若。然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匱義長。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

**通義**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敢有理一句。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殺天。殺猶曰天刑。蓋以人之其於桎梏如子。矢之在殺。殺亦天刑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必復其無。知無為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道。此章不若新沐章精神。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彷徨乎馮閭。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际。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

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不及於屠宰之流雖  
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  
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編  
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  
而游乎太虛視萬為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為  
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  
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  
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道達天壤  
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  
物則有際矣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  
也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甃之類  
類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周編法界此云道在瓦甃稊稗指其至下者

莊子 通義卷七 五十一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備一切處何物不具此  
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  
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  
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  
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  
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  
調間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  
知其所以至謂神遊入極舉意即到以至不  
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  
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  
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  
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際何有際  
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  
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  
散則安知使然之極  
不歸於自然者乎

如荷其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暝如荷其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  
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  
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桐弔聞之曰夫  
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

莊子 通義卷七 五十二

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  
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  
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  
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  
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  
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  
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  
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  
不游乎大虛。

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妄也  
天非呼老龍猶今人忽聞其事訝之而呼天  
也夫子君子之稱唐虞之世尚無之况又古  
乎於是者猶言是即也因此而知上古之論

通義卷七

五三

文

同也。泰清無窮無為  
無始皆擬名寓言也  
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  
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  
介罔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  
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真真非知道  
也特見道之無而未無無也泰清問無窮  
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為無為知道之數而已  
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  
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者次之知之終不  
近也於是泰清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  
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無始乃悟道之  
不可以問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者  
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  
聞道問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  
因問而窮道無應而強應是無主於内又  
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數

之不遠義當是印詩瞻仰  
吳夫與仰同傳寫之誤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  
死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為无有矣此有字指上文予  
能有无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所能也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無有則損而至於無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  
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  
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通義卷七

五四

文

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  
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  
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  
我重數羨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  
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  
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  
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鉤者  
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之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與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互顯。故物孰不資焉。無之為物。皆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者。於有不知。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莊子

道義卷七

五五

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通義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鉄成金之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海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問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大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一人之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吾身之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燭非後燭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莊子

道義卷七

五五

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物出。法乎形。器使不得為無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為澆。清太古無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治。其惟善求已之先天者。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狝菑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化而存神，圖宮室以漸而隘，聖人處物以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能其材之所不能，不能矣。是其所不能則蔽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不能矣。固人之常也。求多知，多能，以竟無知，無能者，有限光陰，有限精力，有限心思，而求欲免此是役，終身徒散精神，而卒歸於無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也。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而化，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莊子 通義卷七 五七

士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國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整傷。况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惟其棄圃圖宮室，群居之樂，而為山林臯壤，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鄙市者，慕山林之清，樂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族舍也。外物籍云，運不自覺，此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嚴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寄寄耳。况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之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後復以至於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無言，無為，但無心於言為之，則言為之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褚氏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此游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木至妙，而存津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無為無謂，則真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難形去智，墮體黜聰，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知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真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殘衰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况愈下，故道在瓦甃，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鉞，以今日而知天

莊子 通義卷一 五八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進而通內外  
之化廢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  
者無所不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  
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  
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為物逆族  
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標  
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  
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  
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  
去為終知此  
篇之旨云

莊子卷第七

通義卷六

手九

文

莊子卷第八

泰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錄塘褚伯秀鏡海集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  
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此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孳然仁者遠之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  
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  
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  
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  
水。則曩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  
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  
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冢。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  
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  
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心  
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  
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  
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  
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  
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  
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而  
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  
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其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

莊子

通義卷八

四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盜不憂。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

莊子

通義卷八

五

文

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見其天。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能止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  
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  
善乎。幽間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  
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  
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  
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憐于  
志。鎮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  
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  
而得。是謂得死。戒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  
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  
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有所出而无竅者。  
有實。有實而无處。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本  
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  
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  
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  
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尾。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  
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烏賊也。披然曰移  
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脆音胾。胾音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  
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鷓鳩  
同於同也。蛄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  
媼。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

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  
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爲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眈也。動以不得已之

字 通義卷八 九

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  
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存也。介  
也。別者。移也。畫非譽也。胷。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  
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  
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

字 通義卷八 九

來之衆一動而脂喪。鬼消所以忘。忘者死。而  
忘者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  
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獲  
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健  
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終。經者。而  
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  
捷。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  
振厲之。而不能改。况望其順道。無心而行乎。  
飲藥加病。越自悟。多聞爲病。而復問。以益其  
所聞。因聞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  
是將住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  
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因  
於寒。曰凍。今也。少煦春和。解冰。住見之。冰釋  
於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  
將住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未則告之  
需有不同者。今前後無異。而即越之。問辭。知

其為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也言陰崖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者冥之地良知所獨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為明也半黍定也靈臺洪一無微可隱高明配天象人視之以為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辨皆於自然者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然喪其天矣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蘊真純者不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無往而不自知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券內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合天則聞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甚於鎖細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而為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倫也今不然是為物所迷也故曰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是衛生之要訣也有實而無乎虛神

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性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本於無蓋曰無其人安身立命之所維天立極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維天立極者在此衆人有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臘祭訓性與為室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苟各是其是則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是故今之有蠅鳩之笑鵬鵬之小蠅鳩也之市人無心踞他人之足則自罪以驚而謝之蹊凡之足則陪笑而已蹊父母之足彼此無言所以無心而率真乃為至德此惟去四六之蕩胃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日觀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德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

莊子通義卷八 十一

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德之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不得已而有為天亦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也不可分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之喻言雀有知故為昇所得起下文尹奚事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為是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為已反覆自習不以誇於人不誇於人則忘人矣忘人已忘人非無形於者而何敬傷二句狀其為天人也下文原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真常道德之都會非至

聖其能與於此

之一家也唐朝丹號洞靈真君經其經云桑子居羽山之巔畏墨指其形之拙朴蕭然挈然皆顯示貌為仁智而不晦藏則不仁不智者疾之而患至極也宰與推純者居彼此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

計不足歲計有餘積成帛之義庶桑以為不知已忍民歸附而為已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于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立於此以召矢石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墨韜光未嘗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堯遺法畏墨舉而行之末為失當答以善堯舜遺法畏墨舉而行之末為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取猶九淵之龍豈非由仁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無可說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首意在後本塞源掃塵洗罪不得不謂子雖引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致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狗其迹將見奸弊橫生豈止乎相親相盜而已俗既梟薄竊為利謀則

莊子通義卷八 十二

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  
倫悖理將死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墨之祝是  
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  
哉越聞至人談身不厭深渺遂問於何託業  
而可踐及此言其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  
而勿忘思絕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  
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  
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物亦然蓋  
者不自聞在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非形骸  
有聲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聲盲正坐  
知之聲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闕即覺也我  
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為  
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可得相得  
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  
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先所施  
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未速化將無不解之感

莊子 通義卷八 十三

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  
換已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弟子於  
成材者也何與人借來之象一語勘辯其力  
此楚老為真切處若內無真見聞此鮮不  
懷疑釋宗諸老慣用此機越於言下忘谷失  
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  
條觀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獨  
竿求海言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  
欲為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  
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  
情而無由入則是迷途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  
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為反性情  
之道也與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  
株選取形若概株之義請入籠舍原留而受  
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問  
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邪自愁  
一本作自愁又作愁自俱末通密詳經義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為

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  
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  
汝洗濯孰哉鬱鬱乎勇進於學克乎顏貌然  
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  
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鞅即六  
根之盤固外鞅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關閉防  
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為讀疑獨  
從繁從縵絕句有理內外二鞅人之通患在  
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  
撓而道可進矣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  
言已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深進大道願聞  
衛生之經而己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  
必無失無上道知吉凶去而心鑑明也知  
至則能止造志則能已舍人求已內足而不  
假乎物也而復本來自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  
求諸已而復本來之天其嗶握視之所以異  
於成人者內韜冲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  
之經何以加此列子載陳大夫使魯稱吾國

莊子 通義卷八 十三

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  
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  
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  
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楚問者三泊越往見  
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導導不忍棄人於  
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  
非有非無及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  
至清而結冰不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  
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換焉人慧弗反求  
耳交食乎地耕鑿供給也交樂乎天鈞陶太  
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謀事為何  
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  
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連語其至又  
復引見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用轉換人耳  
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  
性質本柔日與物接容氣承之相刃相刺皆  
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反朴粹  
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翻覆答問至此詳

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奈何越之載道力微  
卒無領會一語惜哉身者神之宇神安寧泰  
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無為而國寧謐也素  
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剛強  
執似繁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  
見如鑑無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為徒  
矣若能修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  
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  
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  
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得及人即所謂  
以此廢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廢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  
人多務學人之所能學而失已之良能唯志於  
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  
能行行無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  
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為  
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收其自然之  
鈞無以陶成已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

莊子通義 卷八 十四

貴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倚物之大者則能順  
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無恩  
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在中而自達  
彼身修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無妄之災安  
之而已不足消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  
虛故高明外物之至鑿而不留納于其中則  
枉而不震矣特謂生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  
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無  
以達彼皆有為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為之事  
不越乎惡則歸於善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  
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無已以  
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幼况於惡乎然而  
為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  
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  
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  
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胃中愈為而愈失又  
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諸  
者乃可獨行乎天地間俯仰而無愧也凡人

莊子通義 卷八

務內者貴實故行乎無名而建德若偷務外  
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非深藏若用者  
歸明斯可常也買人求售則非深藏若用者  
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跋立不安  
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  
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  
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無與身  
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  
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  
福之格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橫之  
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  
大而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  
出幽聞傳寫久筆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適生萬  
幽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數也  
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無不備足  
聖人處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

莊子通義 卷八 十五

惡乎倚者為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  
愈倚而衛生之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  
道無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無心於  
通川川不得不流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  
德者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  
亦豈惡乎分其倚也亦豈惡乎倚哉此與齊  
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分也萬物無成與  
毀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遂物見  
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其死所與善吾  
則入死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  
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毀其真性認  
物以為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  
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俱空何能  
動出非無本也而人莫知其所以非無窮  
也而人莫知其所以歸信能身俱空則虛而  
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沉已之所  
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



所見而無定所定在眼日見在耳日聞是也性  
 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  
 為老其根也與化流行而無本者有長言出亦  
 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  
 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無平處者為字則所  
 居而安以無本則者為宙則所適而得宇宙  
 何能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  
 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無  
 有也若執於無有猶不免乎有併無有亦無  
 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  
 乎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則同標末也稟質  
 為天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  
 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  
 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僅造乎此  
 則雖有生有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  
 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

通義卷八  
 十七

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日無  
 有死生之分首體屍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  
 道猶楚之公族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  
 貴賤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喻人知識日  
 增而嗜欲滋廣也賦者釜底結畢似形非形  
 而並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賦耳俄  
 而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  
 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賦祭之有賸賸備性  
 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昨則為可散觀  
 瘦廟則蕭然起敬適極則則不無襲慢有此  
 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  
 義合在止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  
 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為之  
 師言者相承而不可已果執以為名實因以為  
 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  
 為實至於以名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  
 自是其果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  
 與鴉鳩之同於偷枋之適而不知有曉程九

謂禮者相為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所後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  
 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而不用  
 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微志解心夫累遠  
 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  
 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  
 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  
 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  
 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  
 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矣以生為物得以生  
 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係神各有儀  
 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  
 其性未嘗動為之偽謂之失則知有為者其  
 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構相與為謀  
 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曉者之

通義卷八  
 十七

所不曉乃其所以曉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  
 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  
 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為而無失矣此皆與世  
 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  
 道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弄不工乎  
 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正乎治百姓安得  
 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  
 至之理工人欲累若若之何此工天使人所  
 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翻飛  
 踐行蟲能蠱也烏慈鴿友蛛網蟻九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  
 之分別以為天非惡自然之天也况肯自分  
 天乎人乎必也兼人於天泥而一之所以為  
 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  
 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  
 為籠所得豈止乎一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  
 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

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而於  
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  
入於自然此言虛惡之久安而化也況本  
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  
區區外貌之敬傷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  
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  
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  
無作爲也特不固細故以發不爲已私而動  
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  
爲一以百好之心爲心有所勸善懲惡亦猶  
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  
經文不絕難釋作不愧者是

褚氏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  
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  
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  
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

以南榮越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  
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  
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  
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勸捧喝不  
施問答俱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  
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越不能直下承當  
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  
痛鍼之乃退舍自然灑濯復見亦可謂善  
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按也垂棧直指  
盡去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授受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  
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未已還嬰順物衛  
生之經槩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  
能見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  
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  
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  
志惜鑛錫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

願勢貴則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  
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終  
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  
復乎道也臘具脆脆而可散不常非工中  
微而拙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窮虛  
玄之化推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  
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  
養浩在不擾也動則順心好和而惡好也  
如是則澹然自得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  
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真若顏子  
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經絕學於  
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  
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肯見於寡人。徐無  
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  
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  
幸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  
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  
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  
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  
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

下馬有滅材。若郵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

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板六殺。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

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

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甍

馳之逕。踉跄位其空。聞人足音。足反。然而

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

**通義** 使武侯知疑一之為上。是勞君之道也。

武侯悅於疑一之為才。則自處與用人皆有

省也。故大悅而笑。寧靜為上。躁率為下。此真

人之言也。臣之告君。以事功則君之神馳

越而無家。告君以守一則君之心欲淨而得

佚。此無鬼之所自說。武侯之所乍聞而喜也。

有匡弼之責。者直究心焉。

相而得其真。亦未為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

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

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

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

方。鼻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

形容。至於郵佚。喪一。又善述其難。馬之狀。非

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

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

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

效速於詩書。設畧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

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

異。遂述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以

下乃數惜。無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

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

德徵。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

水之回。淵沛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

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

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

忠良之臣。莫達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

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

能鑑其賢。而加禮敬。

邪。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

厭蒸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

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者直究心焉。

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

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

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

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无徒驥於銜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

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

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莊子通義卷八  
登高非長居下非短遇也貴賤不可自異以成驕誦之失害始兵本用知成偽必至於兵害也苟不知省必危殆而志不成蓋凡有心成可美之事乃聚惡之固故曰惡器也以仁義為心而有所為是有為而為其幾微焉而已是有形之心而無有形之跡也

是在官墻之內愛敬之地而畜兵以圖其欲也外得土地內耗神氣勝負安在哉以我之見莫若釋此一念復其真純以迓天休則兵不求偃而民

免塗炭矣

再見武侯豈為身謀而希進用哉

以巨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

厚怨非而干酒肉其尊已薄人甚矣無鬼不

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貌之亦

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

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聞告茫然無鬼又陳

天地之養也一以察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

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

為義偃兵為問失義而後思為義因窮兵而

後思偃兵還反其常豈真哉夫恩害相生

理之必至无為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

者皆為惡器謂迹之者見愛民偃兵迹之尤

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

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迁斯外戰矣况列兵

陣盛騎卒考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已得之不

願於理皆燕道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

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謀勝則國度浸

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

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過

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無窮之欲以養吾私

與君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勝惡乎在

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修誠

以應天地而勿撓即是在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已為一則君民熙熙至和借暢物無疵病萬人無天傷何在乎區區求偃兵哉

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莊子

逍遙卷八

十四

文

此承上章勿撓民意而揭黃帝為準又  
能審馬之事物與牧羊鞭後意稍  
不同天師者純乎天而可師也  
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  
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為聖維  
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  
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郭  
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虛廓洞達暢

子無煩非惟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  
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能問途於  
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  
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  
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害馬者為  
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  
同瞽病目昏力所不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  
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為病也猶牧之去  
其病者為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  
何迷之有今病少瘥而遊六合之外則無形  
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云  
全愈而為莊在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  
學之難者多中道而畫當十諸心君而九主  
具茨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莊子

逍遙卷八

十五

文

則不樂。祭豈無變詐之事。則不樂。昔園於物  
者。世招世之士。與朝。忠民之士。樂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  
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  
義之士。貴際。農夫。死蕪。策之事。則不比。商賈  
死甕。井之事。則不。賤。入。且。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則。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亡。則。空。希。勢。勢。之。徒。樂。變。遣。時。有。  
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特。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此章評世，獨情與憐而極勸也。圖於物者，二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文

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其間貴際以上，稱士者，十兼知與力。農夫以下者，五則農工商賈

與勢利全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為物之能變易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不

物於易，言前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為，能變易之物也。猶言物於不易，此言物

以天能自許安於此不達於彼，自成一物，失其神也。

其詳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哉？

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書謂舉善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與建

朝廷。中民猶云宜民固當，禁以官爵後敘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

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為偽，生而患害作矣。當

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誇施注。番志念未嘗暫息，遺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

法，遂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寧者不充，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

所不安者也。所以猶者，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

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耳。惟至人心同

太虛而身偷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舍裘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

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

曰：齊人矚子於朱者，其命閤也不以完。其求

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也。子也而未始出域

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閤者，夜半於死人

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

怨也。

此發好智者之蔽而覺之也。蓋上章圖於物之類，冬舍裘不用火也。夏造冰不設暑

也。陽召陽，陰召陰，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也。廢或謂置余以為發之，誤。五音無當，改調而聲

則無可見。故曰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聲

子於關不求完求亡子而不出域求鈺鍾則  
束縛而愛之此皆然所見而有失倫者故曰  
有遺類楚人寄而踴閭者蓋論已關其蔽而  
五子反以

病故舉魯遺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  
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統  
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  
所主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為特異也五  
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  
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  
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  
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思背理而亦自以為  
是至於楚人寄關而關不自知非則三轉語  
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

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榑榭音  
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榑榭者皆不  
可以相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

鳥路 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

此見莊子愛惠子之真心正意只結二  
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猶本也地也  
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仲其  
汗漫無涯之說以豁暢胸中之奇載道鳴文  
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憶之願從者而  
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斲手也  
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質死久  
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  
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  
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言臣之質死久矣必  
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  
既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  
知者孰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  
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  
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  
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意焉

德而斲之據郭註  
云瞑目志于手是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此章義明不此之不與之並立也。鉤若束縛也。逆民強通也。上忘而下叛。忘君之勢不親乎民也。以德分人。猶日教人以善也。國家有不聞見。能包荒也。此見管仲之知人。管仲病桓公問而曰。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謂云。為當惡乎。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推。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時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証莊文誤。逸古

文。明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青。叛言者。若從違。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為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政寬恕。不銜。聰明以為奇。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宰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霸齊之功也。於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牙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取論明惟鋤其色去其驕人之色如墜。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耶。然則觀吳王而攫。接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尤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也。已至怪其過巧。趨射之則左右莫非殺中。寧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恨夫傲物之速禍。出群之招患也。因戒其友顏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非勇於進善。嗜克爾邪。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修為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為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此章大意見前。惟後三悲乃見非。非而合是故曰其後日遠也。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  
 然而無人也今則自憐矣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頽成入見  
 同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吁則其機  
 已動故乘而問之左謂物之最靈今乃灰  
 若此子綦因往事以對曰禾齊君聞子綦之  
 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二負其得賢共理可以  
 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  
 而招來聲名至則身累貴重者患生非自  
 喪而何是為悲也吾悲自喪者跡近而易見  
 語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  
 之而聽天籟之自為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  
 日遠故能形稿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  
 古今所難惟能脫世網鴻冥  
 高舉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  
 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  
 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  
 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  
 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莊子 道義卷八 三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  
 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  
 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 道義卷八 三

言之言也狗吠二句正破其求言之意反已  
 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隱然自許以勅  
 人也結句為軟言  
 大言議一在其中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兩  
 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  
 游戲然宜僚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  
 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  
 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欲  
 將謀不軌而觀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  
 弄丸而西免禍也此雖戲事而能自公作亂  
 不成子西免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  
 三已而無喜慢則其量未易測也孫叔敖問  
 乘孫叔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法所  
 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  
 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  
 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  
 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

故德不能同辨不能舉也備墨雖以言辨  
若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辨矣聖人海量并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名  
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德而不在平有  
言有為也大倫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  
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  
而不失已善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者見  
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  
下文不摩一  
作不磨為富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  
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

莊子 卷八 道義八 三四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  
而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  
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  
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  
則難不若用之則易於是用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此惟邀乘於天邀食於地無求於世是  
大意術之謂祥道之不祥也意外稱福如此  
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刑理占者知分  
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開乎定命人力莫移  
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

莊子 卷八 道義八 三五

不祥之辨請觀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  
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未嘗牧  
田而羊鶴忽生其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  
且我與吾子乘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詭  
具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  
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無怪行而有此  
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  
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  
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  
禱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  
無幾何而下具迷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  
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  
齊之富室為術正以此與用而論則相術未  
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无所希俸也  
齧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者囂囂是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剝也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注子 治世類 通義卷八

三六

何明

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豕蠶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真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有什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炆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一作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

注子 治世類 通義卷八

三六

何明

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一作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一作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

其也。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

國戮民死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

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知大

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

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

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頡

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

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由之迷蓋所以洗堯之跡而成其無名

之德，且以教後世，化跡免患，忘其仁義之為

利而率性以行之，是乃所謂誠也。禽貪者，謂

貪者，戒其天性也。履妹濡，需卷，亦莊子自

立之名，又復自辨，只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

可居也。蟻至微，羊極柔，而未忘其知，忘意真

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屈，而棄其巧與文，一

如魚之悠悠於水，而忘水以爲自得也。一

知無意乎，直之道而行，此其待已待人推天

而巳，不以人為入，於其間也，得之也，生四

句，舊以死生得失混然一視，爲解亦通，然玩

其旨，蓋曰：占之所謂真人，得此無爲之道，乃謂

道，乃謂之生一息，失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

之，死原其初之入道也，得此者，無知無爲，如

死，人然失此者，逞奇聞，巧千營，百構，自以爲

生也，不知死生得失之於人，世其實不過如

藥之互相顯，其低昂以成一時之用，於本性

無所加損也。至如種之於句踐，明於人而闇

於巴，亦猶鷓鴣之目不能化其物者，也。推風日有

短皆役於所長，不能化其物者，也。推風日有

損於水，在河可見，而水不自以爲損，源之長

也。物守物，承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容私智

而目耳心之殆者，以能自用也。原夫殆之成

以不改，苟不及時，而亟改，則禍之長也。於此

而聚矣。見禍而思反，必因於修省之功。修省

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脫禍，乃遂以爲喜

其愚，不可憐哉。世之亡其國，戮其軀，相率而

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爲之道，故也。意

指堯舜所爲，涉跡也。足踐之，傳不盡地之廣

三九

何則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君人者亦惟  
問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懷妹濡需卷  
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  
於堯而逃之也即此章觀之此籍有脫有  
如器作器暖妹作暖妹其平作其羊亡之  
作亡之有水之守土作守土魚計宜後而  
羊意繩直木平今日其羊也繩得非誤乎  
几險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  
為天下者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有  
尊卑之分耳夫仁義五帝之道不可輕  
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迹為履愈失其  
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  
中不免繼以偽似之而非是誠足以言  
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  
至

通義卷八

四

仁大義滿天育地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  
開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為澆薄許由恐其  
天下笑蓋察形而知影所以欲逃去之而  
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為而自化偽  
焉欲以愛惡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  
出而患害橫生矣為人上者信能以百姓  
心為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則  
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網弋網羅之器其  
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  
見之頃末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  
利不知其為後世害也惟外乎賢者知之  
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序暖妹  
濡需以證前義條行頗詳諸解亦備神人  
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之舉舜而  
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  
踞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  
驗也蟻魚羊三語皆以喻舜有羶行而發  
言其言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為羶之所

化蟻葉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葉意也  
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跡猶  
不厭水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  
以目視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而不惑於聲  
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  
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  
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  
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為治以  
之耶象人以名利為役衆以彘身為役進  
退猶成敗也以天待人其意灼然謂以天  
為主而人事應之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  
天理恃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  
文有此語華重出言或得此道而死失此  
而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  
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類天師詩之類警藥  
之烏啄豕苓隨病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  
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忠於謀國  
於全身猶鷓鴣目鶴雁各有所適強其所  
不能

通義卷八

四

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攸人心人能  
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起之不  
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起之起伏不  
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  
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密而互  
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篇所云者則不能  
殆矣况以耳目心知之所拘為能殆成而  
給改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元歸本當致  
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  
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亡國戮民禍之大者  
端實起於耳目之所拘貴在謹遏其源耳  
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  
不知之多不知其所知所踐而以無用  
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湛不容擬議故  
在日慎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

隨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  
 道真萬理通生疾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  
 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方無為體大信稽之  
 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為體大信稽之  
 以不期終以大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  
 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  
 則順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  
 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辭解天下之紛以不知  
 知天道之秘又何所施其頤問而考其有崖  
 無崖哉由是言之雖頤頤滑稽而有實理存  
 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抑乎  
 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特其妄知而引之陳  
 夫自已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始蓋  
 心天無照有感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  
 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  
 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  
 之可尚亦何

莊子 法義卷八 近義卷八 聖

補氏總論有道之士不以國位而驕人有  
 道之士必以辭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  
 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駁以啓其心  
 燕明君之於臣不可不具眼也遂能始心  
 終合餘故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  
 善性無幾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  
 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  
 和而惡好蓋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  
 國之道得聞斯語杜稷之福也何在乎為  
 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  
 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  
 獨明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  
 至人取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常絕聖棄  
 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宰者則人  
 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國民以  
 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

便兵哉惟其後世君能不泮所尚非一  
 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恒性而逐萬物無  
 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揚秉  
 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  
 論意機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野  
 人曉斷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照明  
 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  
 私愛而易之也但以傲人而速斃人以忘  
 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  
 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九乘羽者之  
 辨可解乎九方歎知相祥而不言其刑計  
 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  
 外賢而廢利者也董梗壅零時為帝以喻  
 人之侈化風日河水相標以喻化之移人  
 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  
 惟知足恃不踐心待不知者則盡已夫以  
 燭物之失已為惑則  
 可解天下之惑矣

莊子 法義卷八 近義卷八 聖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  
 邪曰冬則擲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  
 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  
 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  
 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  
 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形其正  
 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  
 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利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挫作而以天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八 四百 夏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无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  
 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  
 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

者也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將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  
 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借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血其合之  
 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  
 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八 四百 何

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公閱休宅於獨  
 於富貴而損德之友也聖人其窮以下言公  
 閱休之為人樂道之通而保已成物而不  
 失已也彼其平歸居而一間其所施言彼之  
 所為惟安居守已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  
 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密  
 曲全而不自知其故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  
 其所稟之命而恍惚作為以法天道之自然  
 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日聖人耳大抵人  
 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以終身亦不  
 多成就况平時有止而不能行若之何而  
 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  
 起至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此喻得復其性者  
 之自慨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間見之主正

指性也。將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曲  
 成。不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為。終始幾微。天時  
 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存之  
 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謂嘗舍之  
 者。曉彭陽何不令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  
 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  
 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  
 要。忘天忘人。忘始忘終。忘萬物與時。偕行而  
 無。應萬事而不。謂豈有心日如之何。擬於合  
 天也。湯得尹而師之。得意忘言。而不為法。縛  
 推。陶曲成之。為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  
 見也。已落有為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為人。傳  
 是。無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不  
 知。有殷隨感。而應不知。有內外乎。  
 行。而二人者。甘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  
 進。為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  
 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  
 相助。徒取消燦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  
 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  
 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人性本善。無有不可  
 至。於神者。有德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  
 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知神也。况楚  
 王。嚴暴非。夫奸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  
 捷。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乎此。二途。子何不  
 捨。惡趨善。從閑休。以進。廢乎。可久也。故聖人  
 已。下。叙。剛。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為。  
 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  
 人。不。能。也。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  
 於。有。我。與。物。為。敵。故。也。惟。聖。人。能。以。道。通。之。  
 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  
 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  
 然。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  
 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知。陰。陽。無  
 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為。師。非。出。有。心。而。自  
 有。主。之。者。至。於。天。下。化。之。域。人。則。從。而。命

通義卷八

聖

夏

之。以。為。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  
 之。義。世。人。乃。憂。乎。知。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為。名。而。驅。馳。不。息。將  
 若。之。何。哉。喻。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  
 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  
 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  
 出。於。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人。之。真。性。渾。全  
 而。內。而。外。者。外。為。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  
 國。都。而。不。備。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  
 故。都。而。不。惕。然。者。維。陵。木。緝。合。十。失。其。九。猶  
 為。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  
 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  
 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為。治。也。隨。物。而。成。其。性  
 與。之。無。終。始。則。志。其。化。之。大。者。無。幾。則。忘。其  
 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  
 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燭。非。後。燭。一。不。化。者  
 今。吾。即。故。吾。何。嘗。合。離。哉。夫。無。心。自。然。而。有  
 心。殉。物。則。不。然。矣。其。為。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耶。聖。人。志。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  
 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借。行。而。不。替。順。物。而。已  
 無。虧。也。所。行。之。倫。而。不。濫。周。物。而。不。過。舉。也  
 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若。此。也。湯。得。三。臣。為  
 之。傳。師。其。道。之。無。為。而。不。為。政。術。所。困。蓋。賢  
 臣。之。政。術。所。以。困。天。下。而。不。為。政。術。所。困。蓋。賢  
 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  
 合。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  
 道。為。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  
 歸。於。湯。此。名。皆。剝。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  
 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論。著。見。於。世。也  
 故。仲。尼。盡。意。於。其。後。以。治。世。之。法。雖。不。與。湯  
 同。時。是。亦。為。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  
 積。知。而。為。聖。湯。非。三。人。為。傳。無。以。成。其。治。道  
 非。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  
 垠。皞。皞。熙。熙。民。志。帝。力。則。聖。治。亦。與。之。俱。化  
 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

通義卷八

聖

夏



之難釋然只是合字連上文續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德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庸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通義卷八 甲八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常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見於魏君君竟惘然自失善刑君也吹劔之吹將聲而無聲也此言季子尚仁義之弊屏首不足論矣兵寢七年固非仁義以易好戰之偏君而聞道則知足知耻畏天畏義內重外輕道大物小凡疑人之忽遠約之怒方將自反自責何假為匹夫從仇與兵結怨之事乎又况視土為家末而動心於形骸之間哉即此觀惠子蓋深於莊子之道者故莊子重惜之過甚也

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復說故以此抗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

爭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劍無聲論

孔子之楚舍於驪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此章惟陸沉之義或謂沈不在水而在陸以喻大隱余謂視世皆空萬物沉寂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違違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任偷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從而之高隱唯恐去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嘗以燕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升堂與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

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手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

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在音九葦蕪蒺藜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是也

相鹵草莽棄滅訣裂不盡治苗之方變劑即深耕熟耰也  
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殮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忘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在葦蕪蒺藜蒺藜即葦蕪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臯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夫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入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法苑珠林卷八 道義卷八 五三

迭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立人之病。聚人之爭。原其罪之所由來。在乎上也。又思古聖責已而不求諸人。以數責而可乎。意極婉切。

相矩請之。天下游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罹之。莫為盜。平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啓爭而生。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譏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惟恐一夫之不得。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歎不足之意。觀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已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

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遯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法苑珠林卷八 道義卷八 五三

改舊初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萬物之出生。必有所自。但人不能見。是其不可知者。衆人不知求於此。非大疑而何。末云然與。然乎。即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意此一轉。自警自省之功。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為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王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者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

世之公論何如也。人聞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致遠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豈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如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特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以。則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殺伯常蹇狶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

囚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德錄 謹法不勸成曰靈謂不自勸勉以成其德錄生而近死之義三人之答大義已明今

爲而爲者。可知也。其後之善。亦亦有其之。均則堯舜。傲展天下。而天下之爲公器者。不可見也。不然。何以堯舜而有朱均。替絲而有舜禹。此性之立。命之顯。性之幾。微一微也。大殺答曰。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蹇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故磁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言善矣。狶常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宜符千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樽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謹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

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靈至於達觀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滯跡無歸無蓋備然願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實後言天理一定。以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莊子

法苑珠林

通義卷八

五

何明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如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

莊子

法苑珠林

通義卷八

五

何明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租。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此擬名開義寓言也少與大對知與公  
對者謂其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管是則  
復其本覺之性而此篇七百餘字只是闡明此  
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  
如赤子熙熙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  
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之良能又  
孰能知其所以自來乎通篇文義平實無庸訓  
解惟其間穿句稍與他書不同者略為一通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其言一里之公也自外  
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主  
矣故聞見自外而入者不可不有辨自無執一  
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  
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猶四時殊氣不自  
知功云云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言本無  
名今已名之曰大道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  
橋起者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為橋亦無中生  
有之喻雞鳴犬吠之不同猶莫為或使之二

莊子通義 卷八 第五

說而天下大同莫有異於此聲者大知者聞  
之亦莫知其意也自此言之小大不可盡也  
彼三子莫為或使之說未免因物而見而未  
盡夫道之不濬於物也故曰終以爲過曰虛  
曰實曰疑皆就莫為或使之妙意而推見其  
終不足以盡死言无名之妙故曰辨爲於大  
方大抵立言虛者無與於實用所見  
迂者終入於無稽此非知幾者不識  
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且評及各有里諺流  
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爲丘里之言合異以  
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  
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  
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  
異以爲同立百體以爲馬也言之則有合散  
寘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  
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  
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亦猶是也

下之所歸安往得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  
子之學也思正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之學也思正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而咸咸五音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  
備以闡其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  
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  
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而警  
大津之百川散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太  
山之水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名  
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爲名  
不足以及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  
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  
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  
可與無名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  
下莫得而名也章同齊物論之談有無生  
死此則顯觀治道者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

莊子通義 卷八 第六

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不  
可知者所當請問也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  
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惡產而起蕭有  
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而有因皆出於天人  
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結餘按危至聚散  
八者又自前而生其速愈粗入數人據紀述  
無遺於是隨大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  
明焉運是以相使而窮始反終之機者故其  
言之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事方內之論  
也若夫方外視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  
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  
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  
一偏猶揚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令爭道故  
以難鳴天吹鄙之人皆知其鳴而不知其  
以鳴吹則於二子又安能知其所以化哉以  
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  
物莫究乎慮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  
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

必難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無  
即是道舍東南西北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  
來日星之為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為之者有使  
信莫之為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為之者有使  
之者嗚呼為風氣所使生司之但為於無為使  
時日月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為於無為使  
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  
中而不可觀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  
窮觀其末而無止則知受役造化者往  
古來古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  
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為則有言有名之  
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  
則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無有無之  
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  
道若季真接于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  
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  
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  
載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與

莊子 通義卷八 六十一

褚氏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  
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  
建物之綱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  
和而使人化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  
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  
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之者世人往  
往殉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  
獲盡猶思所以未復者能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其欣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  
天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  
以利一時充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  
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  
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魏齊敗  
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為喻以恥當時好戰  
之君明所習之監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  
子舍彘丘譏有論之可羞封人論不為未  
志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  
於循矩數舉人以失為在已以正物也遂

瑗德隨年化特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  
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靈於  
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待不為造物有定筭  
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  
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衆以為公萬物  
殊情而道倫猶大澤之百川大山之木石  
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  
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于虛  
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  
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  
之擬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  
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子卷第八終 通義卷八 六十二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之留白或排版所需之空行。

莊子卷第九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而

陷而無所逃。墮不得成。心若縣於天

地之間。慰啓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其血三年而化碧。玉晉元帝托運。狼不至而

殺其血。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譏。殺解

可謂之無者。孝已。故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

會參其。大杖則走。皆為忠孝人之所貴。而

有翁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

見而不能。然自有者。必懷憂。不能

自安。心中如焚。月比良心。火比私欲。

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

變。成敗得失。非性命。所以至。殺身而弗悟。何

俗。蓋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

邪。蓋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

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

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

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與。教化。故。也。上。古。風。淳

若。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奉

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

君。悖。理。枉。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

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

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視。色

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絀。之。得。水。鑽。之。得

火。陰。陽。之。性。具。焉。木。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

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

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爲。之。累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

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雨。陷。謂。外。而

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

惶。迫。而。志。不。成。若。繫。於。天。地。之。間。無。求。解



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于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憤然而道盡。憤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土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

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為之。若有不足

於莊子之往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

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

非莊周之常。其為擬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義海監河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常

是呼字去聲。數也。鮒魚。波臣。舊註波蕩之

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吳

越水聚之地。王俗江海為百谷王。張君房較

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

祖得其意。王字元應是上。誤加上畫耳。說頗

簡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

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

金。何足以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

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涿河以東。蒼梧已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

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此承上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念

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監河侯

二子之病。胥見之矣。

大鉤。巨緇。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

當作縲。縲。也。風。下。俗字。為。冗。出。於。誤。筆。此。言

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劉。夕。之。效。及。乎

兩。養。成。就。見。之。故。施。澤。及。萬。物。豈。止。潮。河。東

蒼。梧。比。而。已。哉。鮒。魚。下。忽。然。作。色。四。字

誤。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為。優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全不相關。況藉誦言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為發冢謂盜死者之味。正竊聖人縮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厥曰。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古。儒曰。應自下語。上曰。其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為非盜珠者。為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

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與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為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秘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巳。奈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跡。以為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

安於果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誤世。可謂為所不當為。用所不當用也。南華謂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篋多儒。及及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為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為詩禮所當為。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綱舉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子之弟子。齒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歎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馳之態。指上末。後容知。動容不見。村實指上。視管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抑固窳邪。言果無術而為此。自窮之道。邪亦志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為自足。是中民可

愧之行。知進而不知退。不遇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忘其機。惟在忘譽。譽忘則毀矣。反此而。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躊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向似得聖人之心。非其絕座。眼未易道。此與關。更化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召患。故今去之。養一作。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馳騫而弗止也。抑固窳。窳輕於用。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數於為。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譏夫子。遠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騫。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

美哉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復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與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為以要譽者耳非實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一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七

邵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鷄鶻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有用必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末言嬰兒能

言甚言習之不可不慎言外見思慮義上不任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為任不微輕廢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愚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逞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為物蔽是以大知明無不照也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為清江神使河泊之所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陰陽而介色白應湯其圓五尺醜五行也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剗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為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一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八

邵

龜業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鷄鶻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為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鶻，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抱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詘，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勞戚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九

莊子通義 卷九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毀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寒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十

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為廣，大者無窮，其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者，之為用，斷然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為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言外見吾言之意，包含博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若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莊子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道遠，物外無物不資，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寶隘室，百骸相俟，有用無用，可知矣，夫流通之志，至相殘言。

六五

小人未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窮  
 行無所住也彼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  
 不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惟五官通明  
 是非不昧不尊古卑今之流塵梗於道行  
 則重足而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息  
 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  
 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  
 體口夜無隙而人賴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  
 之竅失身內之重悶心中之天游猶室窄而  
 婦姑不相容正眼耳鼻舌身意交相擾攘豈  
 大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亦其精神不勝  
 後役之勞是以見虛壙而喜山林有用無用  
 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好名而失  
 名以自暴而損誠急語也猶躁人之辭多謀  
 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  
 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  
 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  
 乎至若春雨生生物鏡釋艾鋤各率其職不見  
 莊子 治然齊 連養卷九 十一

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  
 句然字是默字之悞收心變質之方然亦不  
 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  
 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  
 相為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居喪孝也毀而至  
 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竣於水蹄於河  
 慕得吊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  
 乎故求魚兔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聽言者不  
 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言為無用也不亦謬哉

言為無用也不亦謬哉

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無用之地以全己之  
 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  
 多否則又為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  
 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罪至於負石自沉抱木  
 燒死者有之何聖乎道遙游哉故皆非至知  
 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  
 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

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為天下貴悖道則無以  
 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過與之  
 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  
 我能轉物則可視今猶古豈貴耳哉目妄有  
 會乎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為波  
 蕩之人心志古今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順  
 人不失已以衆心為心而我心得矣是故反  
 今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  
 即此意是以人來學皆因彼性而教之不學  
 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為為異也如  
 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  
 去千萬里而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  
 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  
 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游所  
 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耳目  
 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於知微為德所  
 致有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關竅哽塞物  
 欲騰騰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  
 莊子 治然齊 連養卷九 十一

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  
 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  
 培其源而又有所作焉以壅關之則非與  
 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  
 歇其有哀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寶耳動  
 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氣皆其所以倚以為命者  
 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  
 有重閣以合畜精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  
 往不道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中虛則六  
 盤樓奪吾室與心之主者外物安得而撓  
 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  
 忽視虛嫩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  
 為所勝山林阜壑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傲物而  
 樂故不因化而哀在我真能轉物故也然則  
 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  
 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德之失有名而累

知出而爭與此象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  
 病在柴柴音志塞而無變執一已之私  
 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  
 則其視聽臭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  
 起如春兩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  
 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而生  
 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  
 而不放則所以狀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  
 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華密示養生之  
 秘音學者宜深思之願同履踐同跟補病休  
 老止速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伏者之事  
 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  
 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  
 矣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  
 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及也故凡物  
 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  
 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

莊子

遊義卷九

十一

相嘗不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  
 駭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惟本作駭演門善  
 駭黨人暮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嘉之逐  
 踏河是皆認述以爲真併已之真失之而無  
 異指荃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邪故南華  
 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楮氏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  
 者出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而  
 不得恣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患孝  
 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看親之知以在內  
 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  
 命之內無非道道之則全性命也夫非  
 必之者失唯慎然無爲則道合斯則  
 乎兩階也莊子貨粟而申數魚之喻則惠  
 物在及時任公番劍而鄭小說之非則惠  
 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  
 其物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月

莊子通義 卷九

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  
 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  
 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肆者併聖  
 知而竊之矣復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聖  
 兩忘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  
 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  
 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特知以脫患不若  
 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  
 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王  
 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  
 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  
 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  
 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  
 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  
 焉此遊世而飾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譁  
 以貴貴六微則道不欲壅有知特息則人  
 當貴虛室虛自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

莊子

遊義卷九

十四

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  
 至於演門因駭而致許申徒逃湯而踐河  
 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  
 本欲彌世典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  
 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  
 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  
 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

六七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木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

莊子 齊物論 連義九 五

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就其其久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自謂已明茲復淺近為之說寓言者如逐臣  
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叩之谷風周  
之鳴鶴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  
引先哲緒言為重以中已意猶孔子法語之  
言本籍義黃孔顏之事是也厄言者按所好  
以破其固蔽然後進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  
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  
人設使術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為長者不  
足為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已成物以盡

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  
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  
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為一故道貴無  
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  
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  
我而是非之也是以厄言順物不起乖戾以  
傷其天機之微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  
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有無始無終亦  
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  
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  
子曰寧欲無言必  
即天運以明之也

齊物論 連義九 五  
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  
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  
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  
是非之辨哉父不為子謀一語足以盡萬言  
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  
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述不若無言之混成  
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  
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  
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  
厄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  
終天年何世界之能及又隨掃其迹云凡天  
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語言猶  
無與有粗與妙異理惡得而齊惟起有無而  
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  
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無  
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厄  
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齊物論 連義九 五

遇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危言為曼衍以  
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  
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  
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  
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  
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  
偏執也忘言極謫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  
萬物同出乎機而立論有異相代無窮猶言  
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辭靜無極聖人因  
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  
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非而休乎  
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通義** 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  
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服知而不  
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善論語吾十  
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諸之  
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  
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夫  
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  
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以生謂形生神發之後不為物欲牽引  
其天賦之靈覺而居於世出聲為鳴成文為  
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為人物之表應感不謬  
此可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  
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  
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猶顏子歎  
夫子超軼絕塵而回倘若平後之意蓋逆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  
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  
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  
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  
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  
異黃帝書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  
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  
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惠在於有  
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  
陳平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第子問於仲尼

**通義** 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  
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服知而不  
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善論語吾十  
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諸之  
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  
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夫  
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  
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通義** 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親之悲無承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疑而問之也。孔子言既見祿見親不可謂無累矣。若無係累者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况祿之厚薄又何足以動心。

**莊子**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係祿之外徒利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不泊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加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鐘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倫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通義** 野從通在應感上見。尚未歸根。物來鬼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志內外矣。此猶列子之九淵必入其室者言之。而後能真切。茲惟以意畧為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質朴從順。世通彼此不疑。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

**莊子** 精神生意依依日親。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為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人向有形神之分。天成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為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畧為強解。九年之序。隨資稟以為久速。非定律也。生有為死言即物而觀生矣。而有為死者。風雨霜露。糟粕煨燼。無非至教。天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目乎。即生之本於陽。動陽非有我之物也。適聚而為有。豈真有所自乎。維如此言。果能盡其蘊乎。今觀氣之在太虛。何所適。何所不適。稽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為揆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可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所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

有命也。聖益謙。變盈流謙。禍福相應。不矣。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為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稟受之物。鬼言。人為之。應命常也。鬼也。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微。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為。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未。益。已損。莫。甚。焉。故。今。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為。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

莊子

道義卷九

三

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道。不道邪。天有歷數。可推。不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育。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擇。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謀。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乘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子。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承上章生死出於陽氣而不測。故復寓言以明之。搜搜若隱若顯之狀。指罔兩也。奚稍問者。本無問何。忽然畧問及此也。子雖有而不自知。意者其猶蜩甲蟬蛻乎。蜩蟬比形。甲蛻比影。而甲蛻有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曰似之而非也。屯而為有代。而為無此。影之待於明。暗而非也。屯而為有代。而為無此。造化而其動靜亦待造化。而然也。形影不相離。皆不能自有。強陽者。健而無息之稱。萬物者。雖曰待之。而有無而亦適然。不可知。又何哉。

莊子

道義卷九

三

章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實。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引此義。所

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  
有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  
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則  
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運動  
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零真  
寄焉耳僅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  
散無足問也况  
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巾櫛脫履戶外滕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  
章

莊子 通義卷九 三

故老子曰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通義 往也自賢故人敬之唯唯盱盱之貌聞  
教而歸人忘之以其知不足故樂與同居也  
唯唯盱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  
者人將汗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  
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  
此所以為不可教子居聞告蹙然不安容為  
之蹙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  
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  
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  
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

若述也古之人所以入獄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格氏總論是篇以寓言對  
水不濕脚之意自後立言  
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  
不傳已而藉外論之也言  
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  
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  
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  
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  
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特  
番調方來又慮無以必後  
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  
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  
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  
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  
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  
一年而野至於

莊子 通義卷九 三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厄言  
者皆在過化之域矣夫論命鬼之有無形  
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  
充其造化所與而藁之天則則吾身之天  
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唯唯盱  
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  
心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  
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  
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  
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意其  
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意重復盜跖皆孔  
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義說聖  
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桐掌記  
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于陽擠而  
陰助之則亦獨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  
何以粗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  
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

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可人精粗不  
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  
煩多議以  
於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莊子 卷九 通義九 三五 何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  
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  
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  
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  
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  
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父曰。與人之見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莊子 卷九 通義九 三五 何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  
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二世弑其君。王子  
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  
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  
傷生矣。此因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九

莊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

特隨侯之重哉。

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尊生。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愛生之旨也。故未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間魯君幣闔使者。聽語而還。審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閭。衣直布。事飯牛。疑不足以應君聘也。贊天地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九

兼

何明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士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賢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肖。受況肯效。後世詐恃力。序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具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己。忍害民則能愛己。忍害己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者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害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存於此詳後章經言可見察闡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歷世以辭乃失誠於使若似亦稍虧淳德使若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閭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為即語云折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元隋矣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不幸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三十一

者曰列禦寇蓋有好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壘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今官遺粟傲也傲則狎虎之德也因人言而遺我粟因人言而罪我淺言之以答妻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為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未向非莊文非列意計效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三十一

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黃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君而失國，不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以反國而賞從行，尚變之基，終非知過進德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君道可知。此真良士也。真君子也。安於其分，不易業，越榮君子又何學焉。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實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

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踐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本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與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此章三引見孔門教學者自得於良貴，天條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遠愧色，良心未泯，道義猶存也。

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  
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故也。  
子貢榮居相位。是墮零之時。帝者能枉駕而  
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其病則不知。心  
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此。故憲歷  
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與馬之飾。乃  
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  
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會子腫脣。脣枯  
絕。用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  
微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夔夫子  
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彈。自。樂。  
豈。紆。未。懷。全。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  
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  
貢。之。游。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  
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莊子 通義卷九 何明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  
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  
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  
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  
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  
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有超乎富貴之志。依稀乎類。而陋于貢矣。無惡乎言。不可怨。不自勝也。重傷者。知不自勝。已不順神。是有傷也。強於抑。過是加傷也。隱處巖穴。雖寒素者。亦不易安。況泰養素厚者。故曰。雖與能自勝。未同。亦知內外之辨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  
期於瘞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  
期於瘞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  
期於瘞而已。

莊子 通義卷九 何明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此



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魚乙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蓬萊不稼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莊子 通義卷九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己者。我得身親見之。其卓然與大化為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玉女於成。非幸乎。此亦承上章意。

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柏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柏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昔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庸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莊子 通義卷九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難。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炭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三士之節也。

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直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未於夷齊論

莊子 通義卷九 三十一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下隨者。先之自沉。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冷邪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桀有爲方鏡。十隨。替光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猶適越而北。其難也。後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下隨。替光。替不。受而已。又聖其見。汚而投。濁水。伯讓。替光。替不。踐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替道。卒不受。其替。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類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下隨。替光。濁水。盧水之事。蓋言其避之極。存而勿論。可也。夷齊棄君。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厥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且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親。聖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已。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與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汚吾身。不若避之。北至於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類。波與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莊子 通義卷九 三十一

指氏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出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淵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按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嚴允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彼實格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適光之徒遠至自沉而喪不贊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而猶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三九

章

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此實以世間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四十

章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孔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四一

夏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窟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四一

夏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四三

章

言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馱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四四

章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痛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 通義卷九 聖

此反上章之意。形容自暴自棄者之情狀。背棄天命。聖言而縱欲。敗度者。所謂小人之中。庸也。謂武為後世滅絕。決非先秦之文矣。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絕不類莊周口氣。亦不知孔子之為孔子也。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經暫為涉氣。侵薄會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為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象下者。箴之與說。越文王三劊義。同詳。跖之於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觀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雖氣逸。如洪源。

於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戶義。當是樞苦鈎切。仗木之觀。取嫩木皮。以為冠。趁夜縫腋之衣。大袂。揮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莊子 通義卷九 聖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  
 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張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  
 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  
 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按  
 名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  
 者以至無至約為措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  
 為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  
 非孟干同時矣其曰殉天從天相為天極將  
 乘而天不過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  
 枉直是非任  
 其自適而已

義由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  
 也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  
 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  
 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于張  
 立論也多言以未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  
 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  
 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通乎人也此苟  
 得立論于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踞之徒宜其  
 相反也至論藏獲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  
 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  
 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  
 能無弊二千之論不決故苟得爭與訟於無  
 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千皆  
 殉一偏未為合道其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  
 聽其自然無君于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  
 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其  
 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夫也若  
 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反徇於富利  
 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

也此干剖心以下係指其僥而之夫不免於  
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於  
也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為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莊子 齊物論 卷九 九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莊子 齊物論 卷九 九

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鍾鼓。篋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伎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利耳。耳耳則青，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成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五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破盜跖滿苟得之意，擗名無足，知和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為惑也。言世無足為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無足，就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為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就於名故。動不遠度，足而不求計慮，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賈慮遠適，無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既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為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後音該奇，後非常焉。音憑慎，畜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九

五

不通也。然同焦樓，謂富廣絲統其。意謂深恩，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褚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

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警聖，不與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

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心，所以

聖又豈踞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

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難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

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

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警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

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此

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說子張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此皆以

辨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達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

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實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

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

其為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獲利愈重

而害愈深，鄧錡金谷之覆轍可鑒，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

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

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無為清淨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

此足以見南華術道弘化，一身而已。於

滿俗之心，與孔孟無殊。卷九終

莊子卷第十 泰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莊子

通義卷十

一

何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

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

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

千里不雷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

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

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

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莊子

通義卷十

二

汝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

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

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鑕。韓魏

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鈹，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此章始於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悅於前而後至者不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願甘心焉。世道若此，謂之何哉？趙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飾也。幸得讀之，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人皆信其為劍術之真訣，而不知為匡救之良法。立言者善養用乎？此稱王君曰：豈非嚴國時之名也？餘義皆明。

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開闢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薛雄旨微，鏗鏘于筆，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骨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

莊子

秀不換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為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惺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晉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夫子以倭國為國諸侯，以賢士為尊，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圖維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教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靡欲，消所存者正。注則翻毒，刃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就食。

而不能餐性義悅心身榮有不足美者使王  
安坐定氣靜事已畢矣言心以動屬性由  
靜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  
成性存存而不變矣物士皆服斃其處以論  
卽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回視所謂  
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燕人之別哉  
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耶耶而  
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  
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  
憫世人純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  
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響心  
絲有覺卽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  
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萬道於  
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令使正大  
之理爲之久溼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圖可爲  
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  
言本意云云玄於是經得其心隨雄文與論  
莊子 漁父第三十一

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  
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  
辨之也

###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莊子 漁父第三十一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民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  
 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十 七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十 八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  
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  
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碌

莊子

內篇

通義卷十

九

下

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偽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  
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為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莊子

內篇

通義卷十

十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言安分守真之為貴入世四患以孔  
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況其下乎禮者  
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也二語故足  
以辨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  
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為則指後世習  
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於儀文之弊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  
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若身  
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  
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書考編惟言

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  
 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  
 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述著所以人得  
 而獲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疾速患修身守真  
 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斷過  
 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  
 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災於俗  
 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皆甚精當事親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  
 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  
 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為者聞無為  
 之益不得宗焉刺諭而去示過化而無雷  
 迹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則一至於  
 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  
 言明世俗之疾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  
 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  
 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營孔  
 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  
 實正言若反以孔子為遊者也  
 蓋謂是也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平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  
 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平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莊子游於齊通義卷一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五餐先饋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在  
 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  
 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嘗  
 之人種薄權輕而猶以養表敬適者見君不  
 為其那低用承任用必其效則彼之身勞知  
 盡者我得代之其驚患也為何如汝處已言  
 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  
 於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  
 於常人耳外既不察內必搖其性入力以  
 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

于以莫汝若言日必偏蔽是皆成性之素也  
送而不低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  
非能人所被也  
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  
義愈精彩如光爾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  
無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葉先賢當在  
居郊之南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檢已亦微  
矣戶外移滿則不能指曉人幸趨而保附  
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  
以感人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  
之朋友又莫與告徒以巧使人而汝矣覺  
悟何相重悉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幸任  
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者  
云無為也無為故無求飽食以遊遊此若舟  
之不禁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之

多餘之流

鄭人緩也呻吟表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翼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為墨者予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  
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節中問有缺文。胡嘗視其良。既為  
秋栢之實。諸解無意味。愚謂緩父之夢。父心  
之明也。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  
如栢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靈弟以致  
我死乎。死十年而怨宿不忘。其為儒也。可知  
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為今世皆緩先原。天  
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  
緩以成弟之功。過於人。而遠慰其親。鬼夢相  
按。猶齊人。雖剛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  
今人皆以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  
如此。而況有道自稱儒者乎。秋比緩相實。比  
亦上彼指天下彼指弟夫人指緩共飲言酒  
所安言性不安言能大意以才能自多猶醉  
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頌其

言胡愈之至也

言胡愈之至也  
為儒者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  
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  
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  
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  
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  
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乘之以理而偏助聖  
為緩者當順其父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  
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  
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象上其情靈  
已化為楸栢之實實猶質也信其質真不壞  
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  
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  
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而能見夢以自  
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  
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民也緩以怨



慎而天性道不滅而化為堅貞之木然則養  
生之得理盡年道果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  
歸當如何哉辨人之為物皆指語之以怪按  
父之生歸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  
何極樂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  
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  
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矣夫人以已為  
有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隨所見若是何  
聖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接  
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  
全其天也適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  
所不安即其證或折為別章遂至經意不貫  
言後適逃自然之理而棄皆父子兄弟之天  
是不安其所安然憤而自之於刑殺是安其  
所不安也南華以適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  
案所以為後世不安天理而復自戕者之  
戒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激精  
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  
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  
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  
知太寧

此亦似有所用巧也其志之通知而不言  
屠龍之技無所用巧也其志之通知而不言  
事屬於天不可必此理之必不然故雖不用亦  
不怨不言也衆人以不可必之天而則必於  
一己之私故多爭言兵者舉爭之大者以爲  
言也苟習於爭而欲其情欲之所得則此有  
行必出於於心熱於爭而不足畏犯刑罰如  
飲食恃此而行之必至於理也勢也此章之  
欲乘通乎道與言之至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  
不能矣何也小人之者迷於身世不知太初之  
不容言也觀至人之如彼則小人之神本亦  
可憐哉故曰悲哉乎知爲太寧者心神本寧  
無我之謂是太寧也役於物而不寧物去而  
寧復而後可

莊子曰知道易而不知者言知道者足弘教講人未

也聖則天矣知者言知道者足弘教講人未  
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設聞而矜術自足者口  
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及古人契合  
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題與經意不侔  
唯曰註得妙旨龍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  
擬易名志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  
入海求龍然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何人蓋以龍而得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也始於求龍而得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化終於得龍而得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官冥之間層  
非刀月所加故超乎羣象昔蔡之外窮神極  
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哉軍千金之家即  
是以神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

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麓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存用此則體實而用亦忘。所以為至聖人。以必不此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無者。在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願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遠。問以兼精神。亦自兵也。何聖乎。志存兼濟。以尊天下之物。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人述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為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濁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即真性之未動。

此心之萌。物感而應。即天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性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今鄙之過。在殆非莊子之氣字也。

曹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難。外刑者。金木訊之。難。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受乎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偽而不可信。彼宜汝與。言其與汝相得。不歸惡知。非有之意。而養之。使民離實。而學虛。偽非所以為治也。彼以難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常。經哉。齒取以言也。商賈交易。鬻羞。然不取。惟學偽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者。亦弗取也。宵人。猶曰。夜行。即為盜者。畏人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偽之內。散者。陰陽食之。胃中。木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乎。此色。厲內。在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頰。圖。

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今鄙之過。在殆非莊子之氣字也。

此亦九倉子之徒也

常避魯聘今出而言若  
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回  
以印其心問遂歷陳特賢之弊尚之無益徒  
使殉述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  
以立論歸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  
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皆採其淫以示民而不  
知其不倍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  
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  
民同耳何足以上民聞又反問彼仲尼果有  
益於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謀應是悟汝  
當於此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深實學  
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愈民之難  
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  
所為自商賈之不可與士齒維一時以事齒  
之如社祭禱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  
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  
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  
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  
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  
體純素而無為何  
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慳保而達有堅而  
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維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

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

以自好也而叱匹尔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於夫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九徵皆詐以爲

言不言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詭孔子寬哉以

心者李克之十相彼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

為據君子以為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

況於聖人無將無迎明處燭微者乎亦非

莊子之言也通篇只成就一箇機變之巧

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稀航濟也人心方寸

莊子

九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濟者河耶人心祿存  
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  
而形見焉。鑿然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  
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  
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  
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  
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  
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魏晉至若熱  
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推之虛。其  
守之。慈以九微。而得賢不肖之情。則善矣。然  
而已亦勞。且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度而  
徐觀其眼目。定數如見肺腑。況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術。蓋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  
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閔問答。曼衍餘意。蓋  
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二命而循。皆  
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  
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

莊子通義 卷一〇 三十一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  
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  
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  
心。則分別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  
知慮傾而內不靜矣。惠不廣則害德。內不靜  
則害心。故為戒之大。內視謂其度其所欲為。  
經管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樂  
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  
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  
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  
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  
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  
而皆敗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  
非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達。轉凶  
為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  
生。術深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  
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  
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為難。故不周而招。貴遠生者。儼然。情解。遠知  
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  
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  
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  
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莊子通義 卷一〇 三十二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齧粉矣。  
此枚慈壽之語。大  
意。願同亦非莊子語也。  
緯蕭。蕭作蕭。蕭言。珠。蕭以給食。君虛。本從  
之。其子沒。淵。淵。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  
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會。非介。意。父。欲。取。石。鍛  
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  
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論。奪。人。所  
欲。者。禍。必。重。緩。賊。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  
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無。字。理。蓋  
不。然。此。四。字。是。奇。筆。庸。庸。說。為。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不居之道非  
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時先有忘功忘  
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  
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伊尹三  
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  
之辨亦明矣乎當其安於味故之中由  
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為累也不  
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昏德非天生人立  
意也故其言曰天

之生斯民云云  
曳尾塗中義同不釋  
而此中亦有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  
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  
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或謂此為當世厚葬而發宿儒惟護之  
義非聖哲之為心大抵只是洗滌掃除其有  
為之心耳則財者民之命厚葬費財莫非亦  
氏心而傷其命者達觀之人故不屑於厚葬  
在人之於親則亦隨  
其力與分不取過也  
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  
不及泉務蕝形而已則棺矣之朴素葬具之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流侈璧玉珠璣生前受  
用已為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於  
隨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侍貴厚享於  
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  
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  
大盜積耳今南華翁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  
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王孫裸葬之說劉  
伯倫荷鈞之意皆自北發夫既委形於地則  
鳥鳶螻蟻何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  
而外焉蚤蚤蟻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  
也猶明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  
何鳥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  
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  
其中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有貧  
富事天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  
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叩之而應感  
之則通若以不信觀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

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  
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  
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為使動用有限  
仲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  
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  
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  
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  
則與天為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璣之非過  
也論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濟  
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  
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旨趣互  
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  
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  
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  
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  
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  
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  
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  
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勝莊子  
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  
御風有待倉以速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  
心契心編末翁以禦寇名篇明所舉之不  
隱歸趣之合歟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  
幾疑為郭氏刪易也始平饋菜之事戒其  
出異惑人未幾而尸外履饋能使人無保  
也次以援翟爭慎死化為椒相遁自然而  
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  
如天之運知而巧用巧不足以致屠龍甘  
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甘  
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效屠龍甘  
所以警學徒而敏時病也至於賴植賴以  
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  
九微用而不肖得三介至而恭慢分八極

莊子

通義卷下

三五

三必之不常一殊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  
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僅能  
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  
累可免矣舍獲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  
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  
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為之食猶  
以世眼親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或  
偏體神用明顯平微之不謬此其所以難  
人入天而登  
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  
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先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思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莊子

通義卷下

三六

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莊子 通義卷十 二十七

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雖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鎡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莊子 通義卷十 二十八

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  
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  
山之冠。以明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而合。驩以調。海內請  
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  
固道。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  
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  
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  
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莊子通義卷一  
三十一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  
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  
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  
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  
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後鄰傷之者也。諉諛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斲。胡  
也。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  
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  
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木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道得

莊子通義卷一  
三十二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魴。五管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儼。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肆。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比。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張。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知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棊。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收勞者也。其於物也。何痛。夫太一。向可曰。愈貴道後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夫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此以天下名篇。雜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為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為正是。斷案謂其非。充奔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為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為思。至養民之理。言此人事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今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為天下。裂言百家。樂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開風第七。獨無此。謂其為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開尹而次老。

聯從前至此歸宿於老時從偏而全也夫  
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  
則曰其於宗也獨適而上達明其為內聖外  
正之道也皆非一雜宗矣信其為序者從前  
亦見諸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繼老  
子立言而欲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  
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  
樂不經而為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  
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家  
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  
能言一曲者用心非智測神聖之全體不  
能實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用墨  
子書中之為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  
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  
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宥為始言其惟以在  
方或不得已而宥非物心也語者心之容  
在子 道卷十 三五

也故曰心之行合驪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  
活固做手救世之士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  
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  
無固必也冷法於物清淨無物可捉之  
謂不知以良知為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明  
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  
人之非也惡可而論也謂其不知言既如  
小魚之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言既如  
手有間執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  
人不以智累已其槩聞者如此而已知白牛  
辱遺黑與榮互言也博真大真其與明詩書  
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足以歸無物可  
着也不倘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有本之  
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  
而日者不盡言源之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  
猶其外駁不中不必釋矣虛齋之辨十得六

七今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錄  
車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中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早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睨側視也或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方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  
必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越之名  
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  
中亦為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樂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卯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卯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為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  
在子 道卷十 三六

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  
不可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  
尾則謂之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  
空谷傳聲非山有口乎行繞着地則不可轉  
足不蹠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  
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  
分絕也龜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  
方規圓神擊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  
飛則謂之動影不動矣鐵之去雖疾其在弦  
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雖疾而未至  
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射狗犬一物也  
名既可更則黃馬驪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  
無定名也名以砥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  
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播折而為二今日用此  
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  
相應終其身強辨而己此惠施日以其徒  
與人之辨者特其聰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

能以其一人之身元不其宗乃以為最貴之道  
安況厥服於其日微也宜矣在惠于且不能自  
可惜也放也萃也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  
以達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問之國異家殊而  
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神而明而治  
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民之阜也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感應雖為非為  
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  
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  
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  
配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  
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  
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  
古者聖王之為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  
理於一時直欲為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  
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治亂者為聖賢之指  
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  
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為大  
全無異指蹄澤為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  
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為其  
方者詭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  
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為不可  
加焉下當盡為字欲焉應是欲為不多靡於  
萬物不輝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  
急此禹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  
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拘而枯

積無類所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殺死  
不厭非節所以不格亦不失為賢厚也好學  
非博觀人同已則心猶好勝未能忘已至於  
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恃乎聖與亦亦天下哀  
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受矣由是知  
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  
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堪矣生勤死  
薄苦殺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  
世學墨者必以善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  
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憂而力不成是又變  
中之變遂刻苦捐軀成厥績非可以為常  
也以此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與病已而彼  
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  
墨爭相擊辯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  
家云碩儒皆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  
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

續前話其為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  
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  
好天下真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  
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于闢楊墨以為非  
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  
以見術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  
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恕議不及揚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  
禹揚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  
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不及此揚墨之非  
也故學不可不謹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  
不荀不伎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  
願安全既身不務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  
害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  
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  
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  
類窮愚蒙為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  
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  
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樂以本心之  
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關不怒者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寓其中欲置  
以爲主願奪承其教也耐辱救困瘼兵止戰  
皆半乘不爭之義強弱強見必欲人聽從其  
說請五升之計見其自爲太少寧已饒而不  
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羅極  
而數日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  
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若行頭陀道者勤儉於  
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非及  
遠矣固傲乎此句頗難釋唯郭註近之  
此乃南華數息之辭圖做猶詳疏也言其非  
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已之力濟天下之  
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  
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  
也外行則禁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則寡淡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莊子 清虛篇 道義卷十 三九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極言其不能  
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  
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黨  
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  
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問風而  
論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功  
本不齊齊之者道也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  
况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  
有可有不道包之而愈不齊會之以道則  
無遺矣故慎到至矣也澄已之源以清沙不  
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已之源以清沙不  
汰萬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  
但薄其知翁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  
誤深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文句  
配上文義自明白推拍鞭答駭斷即後文既  
斷謂刑殺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究  
轉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  
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

讀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塊然若枯槁  
度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運羽席無心於動故  
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  
自與理合舉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  
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妖通潛  
化之理所以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妖通潛  
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  
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言出如風過雲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  
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  
天下聚觀與危其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  
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  
其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  
則彭蒙田慎尹老聃差近焉道爲生物之本  
精微莫觀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  
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逸神明

莊子 清虛篇 道義卷十 四十

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  
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濬然無欲則體合  
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骨中有餘此  
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  
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先常無固難常無其  
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  
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  
之性初也表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  
弱謀下爲表表謂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  
立故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  
蓋以已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之  
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形物自  
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  
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  
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  
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  
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  
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豈然立乎萬物之上  
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殊  
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美世巧人皆求聖  
之極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  
深根謂內固約紀謂謙所以免堅致而銳挫  
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此皆  
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  
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莊文小異無形無常  
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  
無極若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  
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解介言混俗而不失道  
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  
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  
放曠八極不做倪於萬物不貴人之是非故  
處世而應物而無件立言雖瑣瑣而與世順  
從無所傷也其絳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詭  
說可觀即所謂瑣瑣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即與天  
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  
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謂適上遂翁云以天  
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  
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  
脫免若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  
心於若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  
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  
華首於論化大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  
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  
非道  
○此卷投莊者十八九出  
於莊意十不及一二

莊子

通義卷十

通義卷十

四二

夏

莊子第十卷終



莊子

聽七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狐豚其可得乎子遂去無汗我我寧遊戲汗漬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莊子為書雖快悅謫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塗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為義其脰有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虛數目願脰有即顙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欠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廬 陵 竹 峰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梓 點 校

內篇

逍遙遊 逍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道

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點讓王盜點說劍漁父而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為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錄性亦復膚淺非真宜定為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雜

篇不過敷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鯢故內則卯醬讀作鯢魯語亦曰魚禁鯢鮪皆以鯢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鯢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為魚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為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言鯢化而為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為聖為神為至則能逍遙遊初出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問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爲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搏隨風圓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說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橫渠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為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固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速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說者多作而已矣連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為之舟芥流轉如舟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濶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說鯤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為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蛸螿音紹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蛸娘或水蟲或糞中蟻螿所化鶯鳩鶯本山鶻之名以其類

山鶻故名鶯鳩月令鳴鳩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鶯鶻音骨月令仲春鶯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鶯左傳奕鳩氏杜註鶯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鶯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鯤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捨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為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

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

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為所知之

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

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寒蟄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

蟪蛄鳴子啾啾歲暮子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絕亦如人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去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搖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絕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鵷鴒也內則爵鷄蜩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鵷為駕李巡云駕鷗是鷗即駕鷗即鷗月令季春田鼠化為鴽是鷗亦化之小者故以比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蜩鳩笑鵬之說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鷗擊之習蜩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之浩蕩亦欲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一第 25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搏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胃次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嚼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為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此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

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為主六氣為御即老子三十幅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已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為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入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

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已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音燭火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懼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十三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實為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鷦鷯似黃雀而小又名鷦鷯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鷦鷯鼠即鼯鼠大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名故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宋廣平梅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孰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手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  
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為一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  
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有吾連叔不  
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  
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  
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徑庭者徑  
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  
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  
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貌處  
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言所居  
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  
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  
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

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  
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轉活處若作兩句  
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  
斬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秕糠  
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

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  
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旁礴萬物以為  
一世斬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  
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窅然若  
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  
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  
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  
人無已四子不知有已者堯見四子亦失  
其在已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上之以為瓢破之則瓢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為瓢則其瓠淺

落而盪漾所容不多矣

非不喟然大也吾知其無用而培鞮切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泝泝者深也為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

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音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音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

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也以為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

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

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鼯鼠也狀如鼯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即郭璞云江東名鼯

卑身而伏以候教者

教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機辟切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羆音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

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

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

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

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  
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蜩鳩  
斥鷃於鯢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  
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鷃者  
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喁然難舉之  
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  
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聽八

內篇

廬 度 竹 拳 羅 勉 遺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  
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

者則必息邪說詎該行以開先聖之  
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其初不與  
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聽  
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闢公孫  
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  
非馬堅白同異管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櫛焉似喪  
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噓開口  
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才俯而凭几俄仰而  
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  
喪其耦者神以形為耦遺耳目形骸如死  
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詰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  
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

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  
頃為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  
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已三字若無異義而  
我之與已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  
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  
嗒焉之際齋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  
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

汝若聞地籟二天籟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

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噓氣其  
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  
之粲粲謝乎

大塊天地也粲粲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  
者廣

山林之畏音佳佳音也切山 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

缺圜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窾三者似器之

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空下之所曰汙二者

似地之形

激者謫音者者叱者吸者呬者諫音號者突音號

要音者咬音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

諫如號哭聲突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

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八

于竿通韓非曰竿為五聲長喁者衆數如

魚口之噉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

虛

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為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手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嫩條為刁撮言刁刁然可撮也○此一節言地籟琴琴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說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等之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絳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已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皆若自己為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為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防閑又防閑問問一間又一間炎炎燥人貌詹詹諄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

此不同

其寐也覓交其覺音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關

邵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覓即康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半切

縵繪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

雲歌禮縵縵子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害者密者

害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譎者相應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為計如

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括必期於中其司是

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

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苦心勞思日見

銷燦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溺於

物慾所為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狀入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

其狀設如緘滕閉固言其老於嗜慾之

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心已

近於死不可復生也自其發若機括至莫

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

獨不見調調刀刀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

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愁憚姚佚啓態

愁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治也佚

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

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茵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

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

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是為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

是之謂樂出虛茵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

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歎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

過旦暮得此以為所由生乎○此一節言

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

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

子綦問答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陳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感其自取

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感其自取也

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我亦安取

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

到此變態之所為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

所為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真宰焉真宰者

即無極之真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

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真宰故血氣為之役

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歛寂然而人莫得

其朕兆無可用工處其為可行驗之得道

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

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

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皆藏有二眩音設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遠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

吾與誰者為親又設為自問之辭莫是汝

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

既是如此則皆相為臣妾乎莫是皆為臣

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為君臣乎曲折

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真君存焉言百骸九

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真君也真君即真宰

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真一受其形

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

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真無損益真者自如

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真與生俱生未嘗

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真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說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真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真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莫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莫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成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

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真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成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真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為有以知天下之事况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穀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鶴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為準穀音未定則不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真偽因何隱而有真偽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不實之說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為非則自以墨為是矣儒又自以儒為是則以墨為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吾之真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說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真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為彼而彼又以我為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為是而我又以我為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為彼與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彼之指我為彼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



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是非之以待其自定必覆言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既因其是則亦因其非既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不以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因其是也既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省文耳下文皆申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者亦以為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為是而此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為是而彼自認其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解說樞之義樞者門牡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照前結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為非馬也若合天地為一指則人之所謂指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為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為指馬為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為指萬物可為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可乎其所以不可乎其所以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強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之意

故為是舉蓮與楹屬與西施快悅惱怪道通為一  
蓮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屬惡人西施美人

蓮橫而楹直屬醜而施妍悅怪萬狀皆以道通之而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為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為毀壞故凡物無成與毀反復通之則只為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毀只從毀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毀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為毀毀可以為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為一故為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爲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爲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技策所以憂瑟者梧以梧桐爲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爲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爲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衆人而已彼衆人非所可明

而強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為成孰為不成也却繳前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同卷 聽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為類如此以為是而彼亦以為是此以為非而彼亦以為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為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真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天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又以道與言對說眇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音嫌口銜物也為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嫌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為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伎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因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怯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伎而不成五者

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

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為五節第

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

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

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

明其真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教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教三三子

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汝也三子

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

足芥蒂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

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

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薶披荆棘

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焉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

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寢則膏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緜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螂且甘帶且音狙

廣雅云蜈蚣也帶蛇也

鴟雅者讀作鼠四者孰知正味獲狙

獨也音葛牂也

以為雌

獮狙以後為雌也

麋與鹿交鱒與魚游毛嬙麗讀作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為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為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

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鵠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

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鵠子聞之則

以為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為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鶡灸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矣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為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鵠子說妙道語道家烹

煉以日月為藥材以宇宙為鼎器故丹經

有手搦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為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為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

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為也滑濬者耳目

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而人所當

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為之者為尊置之者

為隸即前所言其有為臣妾乎其有真君

存焉而人當明吾真宰使百骸九竅六臟

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菴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

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處三萬

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

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于惡乎知悅生之非

惑邪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邪

上文元說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脗煉

為小術不足為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為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日弱喪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皆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過之也

以萬世為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上音闇切黜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

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鵠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為問

曰長梧答是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為是則此事固

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吾所然者若果為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

不然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

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

聲聞而化之為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

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

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行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

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鬣髯無有

中與影為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蚺蜩翼邪

蛇蚺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蚺行蜩以

翼飛二物既蛻則為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蚺蜩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

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飛也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遠遽然

寤忽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為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折為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為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為第二段於中小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具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為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為第三段不過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自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養生主 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

實視死生為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曰袷亦取此義為善者必有名稱為惡者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其為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為惡則無近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外但順吾之中以為常老氏所謂中者抱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庖丁為文惠君 梁惠 解牛 引喻養生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跣 音紀以若聞然嚮擊然

奏刀騞然

若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 經字之說 首之

會

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又曰狸首者樂會時也又曰

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舉此二樂章者為

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諸侯歌狸首以射

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 音熙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

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大卻同隙導大家處空因其固然技經肯綮切若徒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軼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族泉也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鋸研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

或音然已解諸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

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為之甚難則又不敢

自恃惕然為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

為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為之遲緩昔之

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謀然已解

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為之四向顧盼

而目空無人為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

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為介則而為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入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

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

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遭

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也求音音乎樊中籠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為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

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十六

老聃死秦失讀為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今弔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秦佚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為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真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

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罪人責弟子典喪之過十七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音玄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

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

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為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罄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為過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  
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為  
養生之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聽

廬 陵 竹 拳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內篇

人間世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世問  
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

道

顏回見現音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為焉曰回聞衛君出公其年壯其行獨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  
甚眾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  
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敵於兵暴骨如芥民  
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  
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也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確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  
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請作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也唯無詔王  
公必將棄人而關其捷而目將焚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為擊跽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為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濟音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三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音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  
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索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己龜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為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索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己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直而外為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為徒天子與己皆天之所子是已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己言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理而不以己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為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  
詔而實所以爲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  
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爲害  
此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

謀

不能間謀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  
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慎脩所志守尔  
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  
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散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  
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  
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爲喻衛以其國爲樊籠顏回欲往衛  
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遨遊自  
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  
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  
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  
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  
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  
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  
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點浮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

聞以有知知上去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闕之內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

明而萬善凝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為吉祥亦取

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

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點之

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

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古

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上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

禹舜之所以為樞紐也伏羲几遠所行以

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

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

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

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

言必以懼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刑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

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

命而久飲冰找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減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厨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冰此愛思之過遂成內熱非飲食之過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於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為難

以為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鬪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

巧無他姦計是為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

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厲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

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

音美惡惟覺氣息弗然不平而已於是

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

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

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為巧偽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

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為迂闊終之曰此其

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魯之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說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操於外而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螂以臂能當物為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

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軒矢以蜾蠃

蜾蠃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

胃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妨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小大不同有以一尺圍者

有以八尺為一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文

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

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字遂行不輟弟

子馱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

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

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

戶則液楠單干

液出楠木上

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

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堦夢曰汝將惡乎

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本賦謂有文理

夫楛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厚大枝

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二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八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為不識者所

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

為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為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

汝亦天地間之物耳柰何其相物若分別

汝為人木為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

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

木

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趣平取無用則

為社何邪

彼既趨取於無用則其為社何邪為社是

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

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為不

相知者強以為社也名為社乃詬厲厲病

之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手

翦伐也若不為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

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

者與眾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

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

稱譽之亦不足為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

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為棺槨詩上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其大也嗟夫子綦自歎神人以此不材也以用

宋有荆氏地名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切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櫪同屋

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為睥睨梁欂

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為患

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額折故鼻高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願隱於齊

○齊與臍同偃者不見其願隱於臍間

有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徐沾切臺世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

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膺也五藏之膺皆在上

兩髀為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為脅



挫鍼治緝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

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

也

足以食儲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上功役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為鍾與十束薪夫支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

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

趨焉則因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

曰迷陽托興言之

吾行卻曲卻音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上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德充符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驗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為累

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別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

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眾人尚未往耳

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眾以為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玉去聲猶長也先生其與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為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已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為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

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眾止者止水之所眾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柏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柏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徵者守其初志必有徵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為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為九軍更遞以戰也求名者求為名聲即保始之徵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仿象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

所可比擬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彼且擇日而登假格音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遂亦升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為此也由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物字應前物何為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申徒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與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仍同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申  
徒嘉曰先生伯齊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為人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為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

為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刑矣乃猶欲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

遭刑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已

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刑其形之不

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已之過則人以爲

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刑其形之不當存者

尚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

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已

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

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德也形骸外刑也重言不亦過乎

應前

子產寔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而務全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

右為尊雖則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未能容其

則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尊敬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詼詼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能音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滿也月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摺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而寡人有

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悶然而後應記音而

若辭寡人醜乎

寡人為醜手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食

也於其死毋者少焉音胸驚覺而動目也

胸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為母但知已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

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

翼以木為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柄如扇以障柩資送葬也

別者之儀無為去聲愛之皆元其本矣

形為本翼與儀為文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近音不取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去聲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枚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若也

以戰死別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說歸哀駘它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此皆人事之變第十一而有天命行其間八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聲不能規其始者也

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稟受之

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也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也悅使日夜無卻音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

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

而與物混然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為

夏秋冬但見其為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

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吾心者也因春字故

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

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為法也

盛極也極平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

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仲尼弟子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以衰駘為至人而仲尼為德友亦是滑稽

闔跂支離無脰

闔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闔跂者跂而守

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脰無脚跟

也蓋無脰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

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脰猶名無趾也

說者衛靈公靈公說悅音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脰而視全

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

人云數目願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願同

甕盎大癭一又是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

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音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

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

智者為妖孽約者為膠固德者為役於應

接藝能者為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

智巧不斷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

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  
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焉得天鬻則為  
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之所食  
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此言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

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  
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

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  
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  
為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  
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  
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為是負天之  
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禍一

盧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梓 熊 校

內篇大宗師此篇言道之秘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為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為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為者尚有可慮處人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

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頽天駟壽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得雖少而不逆於意

不雄成

功雖成而不雄其氣

不暮士

士與事通事皆付之自然不豫為之謀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音一衆人之息以喉音一

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

其實氣海為息之根蒂

屈服者其嗑音益言若哇於佳切

屈服諂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淫哇之

樂

其者音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

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嗑言若哇者

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音愉然而往愉然而來而已矣不忘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

在心為志未馳騫也

其容寂其頽頽

達跪二音額廣平不蹙也

淒然似秋煖音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徒不能

人若狐不借古賢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徒何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

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

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音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

已

濬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濬克積也雖克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警乎

高放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閉也切乎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悅廢忘也雖連綿閉塞無可窺

尋而悅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

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

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為體刑者輔治之

法本所以為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

可以為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為

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

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

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為時德之

修非出於勉強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

真以為常勤於行故亦可以為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為一矣其弗好者亦視

之如一則其與我為一者固一其不一者

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為徒其不一者自

與人為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

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

與音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

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啣垆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為父父者子之

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乃君

之真者也化其道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

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

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天善老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天者雖大而非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由人所為一化是一超大道不雜他遷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自以為固不知夜半猝然之間舟為有力

者移去山為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避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

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舟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為可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為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得藏天下之要焉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况藏道於身實為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揭夫道二字以見太宗師在此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已信而不

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媾之情有微驗之信而無所作為無有形象可口傳而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矣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皆讚美之辭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為天綱維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

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

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

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

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去於列星九

司馬云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

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崔本

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

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

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

猶命宗性宗之說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

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

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

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

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

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其為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

不成也其名為撻寧

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撻寧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之孫

成者成定也副墨洛誦者假文墨之名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

瞻明聃許者假耳目之名

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誣誣

需役於誣者假役夫歌謠之名

於誣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

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

矣

子祀子與子梨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此子與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拘拘學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人間世贅指天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

贅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與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音戾

此一句繞說他疾

其心間音開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為苦跼蹐扶曳而行之貌而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

此拘學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藉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去聲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

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懸物於上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能自解者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之理言人心

係累既深則不能自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為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

言不知將化為何物或化為至小未可知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

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為人化為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

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然猶安然遽然覺而匆遽之貌人生乃

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撓音挑挑音上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挑者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

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問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為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

往焉

或編曲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

狎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乎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為人言順其所生

而與之為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

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縣贅音死以死為決疣音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憤亂也衆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問前言

遊方之內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戮之民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却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初二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子貢曰敢問時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時人為問

曰時人者時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居喪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持怪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聲矣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死有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音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音化哉

上化為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十五

身者也言若以為先死者化而為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字如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

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爾汝今孟孫氏但

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

以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

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

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

吾字設為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

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

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

且汝夢為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為魚鳥未足異夢為鳥而直戾

天夢為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

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邪莫反是

夢邪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

也前言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

恐是夢又深一步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

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

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

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

不待於拘守禮法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綴上排字人生富貧貴賤各有定分如造

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

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

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南華真經循本 卷七

也汝奚來軼語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

其強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鑿鍾之間耳鍾與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乘其已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大宗師整

萬物而下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

此所遊已應前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音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老莊以仁義出於人為故亞於禮樂

它日又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體黜聰明離形去上聲知去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

無物不同則無所私好

化則無常也

唯化所適則無常所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汝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住切不任其聲憊也趨促也趨舉其

詩无音曲也音

子與入日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揭二

廬陵竹 峯羅 勉遺述

明 人 彭 祥 點 校

內篇應帝王 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

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崔云即披衣 蒲衣子曰而乃

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李云即大庭氏 有虞氏

其猶藏仁以要 齊平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

一以已為牛其知 去聲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

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

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

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

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

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

德甚真不如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

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

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

蚩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內正已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弔

莽眇輕虛之狀曠垠音廣朗猶曠蕩也弔

疑是勇字音強上聲古篆之訛上強訛而

為曰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感動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

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獲狙之便平執禁當作之狗來藉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

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

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

其中之實而固以為得道歟未為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蘇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

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天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去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此法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壺子曰鄙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

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

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

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

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鄙吾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  
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  
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  
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  
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成殆見吾  
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  
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生不齊<sup>切</sup>皆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曷示之太冲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鯢桓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潘  
亦汁也

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冲  
猶言太和太冲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  
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冲莫勝衡平也衡  
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  
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冲

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  
也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  
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為淵者上面雖水  
流下頭却水停瀟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  
上面流水底下停瀟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者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為淵止  
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  
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  
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淮  
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

其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沈地  
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沈天  
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  
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沈  
太冲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

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冲衡  
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况  
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壺子曰鄙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

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音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琢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也主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前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為物所傷下文却言其

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為儵音休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壺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內篇凡七文字最為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同 禍三

虛 陵 竹 竿 羅 免 通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拔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持撰篇名於篇此處無持意不遇數演前義耳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音疣 培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

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為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為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行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

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黃鼓如笙簧之鼓動也曾曾參史

史緇

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

之間而故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繫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

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故疲

也跬步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

步而行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

為政多音歧足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是故音短脛雖短續之則愛鶴脛雖長斷音短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音上

愛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愛

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愛

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憂思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養貴富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

也。

器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

義者何其聲之器器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墨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音三屈折禮樂响俞

音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

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

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音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縷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

鈎為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

今為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縷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專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音音招音音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

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

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音音臧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

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臧者善之名

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

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筴音策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

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  
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  
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矣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  
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  
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竹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

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  
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  
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 改 竹 岑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然 杖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

翹足而陸雖有義讀作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

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

為門因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

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

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

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曰我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當作之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刻謂刻

入其肉剝謂去其皮節

連之以羈羈是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

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振飾之惠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

概口銜也飾馬鑲飾即領下纓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城又拉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然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

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跂音去跂為義而

天下始疑矣

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采蹙蹙跂足

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蹊跂全足而強行故

以喻為義

澶漫為樂摘音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為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踉音

喜則以頸交加相與靡順怒則背必分背  
相與踉跄蓋馬之相踉各以足向後故曰

分背相踉

馬知音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衡轅前橫木扼與扼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音介倪音如閹扼音勢曼音詭銜音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閹城門也扼持也城

門所以扼持音勢曼音詭銜音詐為

受銜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

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  
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詭為受銜  
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音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

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

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

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縣音

八

○

南華真經補本卷之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十二 同卷 楊四

廬 陵 竹 峯 羅 勉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外篇

胠篋

將為去聲胠丘間切篋

胠腋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

探囊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

探囊以手採取其中攝管攝之絨膝封識

之具

固局鑄

鑄古六切局關也鑄環舌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

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

所布耒耨之所刺七切

耒耨耨之柄耨者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

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二十二年

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

齊為桓公工正匿其氏為田氏陳田聲近

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為景公大夫收賦稅

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眾

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封

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

至田和篡齊為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

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

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已見於

卜筮故并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第弘也以音也子胥靡

靡者胥靡胥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胥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

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

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

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又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也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逐字鄭林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剝鄙倍弗折衡而民不爭

以鄙協重以爭協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摧亂六律鑠絕筭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力的切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擯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罾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格所以施羅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音四  
時之施喘音秋奕音秋肖音翹翹音翹莫不  
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上聲種類也一類而已非有秀異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  
嗔之意嗔嗔已亂天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虛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點校

外篇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者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  
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  
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  
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  
耳如詩宥密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  
言在他宥寬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為治  
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  
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  
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

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喬詰早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也喬詰早驚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倦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禮有儀文故以為技聖則多能故以為藝知則察人之過故謂之疵嚮卷不伸舒之狀嚮囊猶棺槨多

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失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口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貴愛其身甚於為天下則乃可以寄託天下

下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解摧皆所以傷之尸居坐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靜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圍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雕琢其熱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音音而天僨驕而不何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強柔而能剛也廉剡雕琢剛而可柔也其字皆指心而言疾速也撫猶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僨驕者不可禁之勢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腹

勝上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也畫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流共土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句施去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早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切制焉繩墨設焉推鑿決焉天下昏昏與不救不踣之踣同累足而行也

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愛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者促抵伴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

足與手俱起也

意聲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音接也械桎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音鑿也清焉知曾史方不為桀跖許交嚙切矢也

弓矢所以為利用言魯丈乃為禁距之利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山補一曰在梁國

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而佞人之心

剪剪狹小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去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間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汝補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

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去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

藏中之物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

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

下為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為土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上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縉乎遠去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縉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

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縉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憫世而

憂道絕之意

雲將東遊李云雲主帥也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十三倘然止

贊然立

倘音故自失貌贊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

贊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

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僂僂乎歸矣

噫毒哉歎治天下者之遺害也僂僂乎歸

矣鴻蒙欲翩然歸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不言養心而言心養者心以無為為養也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但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

倫類一切之類皆與物忘

大同乎泮泮解心釋神莫然無覓萬物云云  
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即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云云者非一言  
可盡也

渾渾切本 沌沌切本 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  
是離之

具於身中未嘗相離但人不能自知耳若  
彼能知之則是外物可離者矣

無問其名本無無闕其情本無物故自生

○ 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  
以眇觀天地糠粃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

襲其學者皆空談而聞之者竟莫得其實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  
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  
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手

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

有人異已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  
已而惡人之異已者欲人皆服從而超出

乎眾也然以出乎眾為心者何嘗出乎眾  
哉因眾人之同已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

寧靜如此則是吾之所能不如眾人之所  
能多矣人何嘗出乎眾哉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  
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  
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  
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眾者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  
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  
箇大物豈可分為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

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為至貴乃能出乎眾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擾擾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已為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森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伸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

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聒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 改 竹 本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爲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頓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

剗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對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音音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膠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濇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

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為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初五

三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為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

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偽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粲然可見當刪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離失索之而不得使喫讀作詬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

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

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

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sub>音</sub>衣。被衣問於許由曰

齧缺可以配天乎？<sub>為天</sub>吾籍<sub>子也</sub>王倪以要之。許

由曰：殆哉！扱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

知，給數<sub>音</sub>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為天

子。則所為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凌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

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為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

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為緒使

為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為物絀

絀，公才切。束也。為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眾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

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

眾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為眾族之父，但

不可以為眾族之祖。眾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sub>也</sub>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為

人臣之禍。上為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

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

鷓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影

鷓無常居穀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聞通<sub>與</sub>行邪無落吾事俛手耕而不顧<sub>廢也</sub>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為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緜緜如綸之合也其合緜緜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子孔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可

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

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衆有形者與無

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

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

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

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

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

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

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

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

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

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

如無耳者所言有說得許多有形象者有

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

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

過幻詭之言禍五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

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

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

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

已故名此人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言忘已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

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閻音勉音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

辭不復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音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目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覩覩然驚曰

勉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謂

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為兄弟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為，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音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疾速如湯沸溢其

名為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質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目無慙而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朝儒之說之乎也者云。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陬自處項項然敬謹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溥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忙乎即茫

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

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

事內而不務外夫明白入素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為復朴體性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

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為行句言自為而天下化乎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

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

所為雷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

脩為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為則手所撓目

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為至又問願聞

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

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招乎

若嬰兒之夫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

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

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十三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為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為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

於君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

13011 子部道家類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眾人之歸已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已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眾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  
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  
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  
下皆惑矣予赤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  
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  
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曲則嗑然而笑  
嗑音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並如字瓦為鍾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  
邪

此又以樂為喻古樂不入眾耳聞俗樂則  
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則人必喜其  
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况  
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邪  
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  
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為垂  
鐘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  
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  
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法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丘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變好公楊五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十六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平聲纏繳音罔罔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禍六

廬陵竹峯

羅勉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非以靜為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鏡乃孝切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為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

以南鄉去聲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

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整萬物而不為戾粉

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鬼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猶辯雖離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詳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詳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暗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子指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微猶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敷素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

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導而趨已

至矣又何偈偈用力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

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起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

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

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

世俗所見為識非有此事六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

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卻退却也不復譏刺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

脫脫離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

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

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廣闊

而口闕然也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

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

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

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為不

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為盜

賊矣七

夫子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

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

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丙音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賔禮樂不以之爲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和音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論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禍七

塵 陵 竹 峯 羅勉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網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絨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

以係屬之

雲者為雨手雨者為雲乎孰隆施去聲是孰君

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施風起北方之西一

東有又音上聲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

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

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為不及者

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

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

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

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為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肯大息而誇說  
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  
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除也馬至  
富國財屏馬至願名譽屏馬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  
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  
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感衰文武清  
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

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  
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  
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  
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  
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弗讀一死一生

一債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  
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債則  
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  
成惟開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音陳守神以物為量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  
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  
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



所謂噉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噉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之充滿也塗卻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怠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立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徒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叅攻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次之以怠怠故道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爲之森爽若有鬼崇然故曰崇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

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細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

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魯大師以夫名金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昧物入眼爲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得之

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

匡人以其爲陽虎困之便似妖怪昧目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向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手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黎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也。足觀古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汨沒者為能用之故曰正之為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為正世之心以此理為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闕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蚋蝱子合膚則通昔也寐矣夫仁義懵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也質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為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正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許切切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替稱也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音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  
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為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為五服  
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天矣者時至而然天  
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天矣兵有順  
者以兵為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  
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  
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為天下  
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  
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

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潛於履屐之尾解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  
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同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  
鈞也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  
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  
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  
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濡魚傳  
沫細要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  
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

烏鵲育雜物理之常也魚傳沫而卵則不  
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螟蛉而化則又  
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為真  
何者為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為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  
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  
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  
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獨八

盧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  
間不辨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辨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  
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  
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  
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早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罅空也石穴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也故遙而不悶撮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

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去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僻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  
不為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  
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  
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  
為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  
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  
自多所為在於從眾不鄙賤佞諂之人事  
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  
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已分極於  
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  
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梁麗與樓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  
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  
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  
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  
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  
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  
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反衍若拘執爾之志以為其貴其賤則與道蹇澁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為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絲絲乎與孟子所謂由由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為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為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為在於從眾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敘約已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也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  
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乎吾跳

梁乎井幹音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  
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  
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  
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  
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

驚往而會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上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  
山商鉅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  
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  
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sub>也</sub>而<sub>也</sub>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sub>上</sub>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

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赫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sub>音魚</sub>

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

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

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

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

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

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

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

持故問我耳今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

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

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

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獨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sup>甘</sup>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  
 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  
 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  
 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誣誣<sup>音</sup>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  
 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  
 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  
 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樂<sup>慨</sup>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惜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崑崙之墟崑崙者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崑崙有五城十二樓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翬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牆即柳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手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為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髑髑音髑切然有形撒音以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髑枕音去而卧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唯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以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九觸髀深曠處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或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進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音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旬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

百豐字曰

見百歲觸髀撻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子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與當作得水土之際則為蠆蟻之衣生於陵屯徒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撮鴝撮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軼生乎九猷醫芮生乎腐蠃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權以為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為養而我不為權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撫其可

解者對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為蠹蟻之衣蠹蟻之衣水馬也生於水者為水馬即詩所謂言采其藿蠹與蚌依其下以為衣馬生於陵屯則為陵馬即詩所謂采芣苢俗

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蟻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峻多人家每歲春鷓鴣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而以為醉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為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為狗馬業盡又變為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為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為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為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為明白若如釋氏說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造化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禍十

盧 庚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梓 點 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無以為猶論語曰無以為也言無用如此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  
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  
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  
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  
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訂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矣之今能  
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矣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  
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  
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音除物矣自入焉夫醉  
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胃中是故運<sub>也</sub>物而不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sub>也</sub>鏃干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撮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sub>也</sub>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疑

其痾僕文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sub>者</sub>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是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sub>也</sub>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殫<sub>音</sub>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sub>掃帚也</sub>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  
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  
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  
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  
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乎其中央者  
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在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饗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  
尻手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彘之上聚僕之中  
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

豚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雉羽之文

於盾上聚僕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於代詒

吐代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烏能傷公夫忿瀟之氣散而不

反則不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中去身當心則為病桓公

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

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山辛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

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

長如棘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引

切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螿音聾赤駮蚺蟪也

紀消子為王養關雉十日而問難已乎曰未

也方虛橋音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嚮音景音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吕梁縣音水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齊讀與臍同在傳噬齊亦作齊水游入處

如臍也汨水滾出處

梓慶削木為鐸鐸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鐸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音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錄鐘鼓之術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音曲持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妄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耕於事君不遇世賓同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惡音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上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十一

廬陵竹 筆 羅勉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其無識之貌倘乎其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盼盼狀狀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執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子弟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雘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雘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也布貨也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雘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也苦切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拊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夫長其間雖昇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執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正縻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焮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猶犁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難楊十一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六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祿六隆非不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

已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鷓鴣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鐘鼓曰饗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為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去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楊十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為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為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



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來者翼

廣去光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飛得而集於

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以不逝目大不

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

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

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

逐而許焉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庭不出且

音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

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

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額遊於栗林而忘真

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稱十一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禍十二

廣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二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sub>去</sub>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

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sub>指</sub>順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

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

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sub>起</sub>我也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

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sub>轉</sub>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

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何謂邪？」曰：「夫子步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淵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美患馬，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瞻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乎前也。顏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為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為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為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甕，注中唐為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浚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顏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  
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待則有不忘  
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少焉見去曰某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  
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  
口辟焉

讀為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言也

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為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  
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  
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  
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手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  
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  
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  
者解乎此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此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  
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騷雞與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比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

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嬴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大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大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

馬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吏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鯀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馬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為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手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  
何論刺<sub>字音</sub>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sub>聲</sub>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  
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遠  
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遠巡而  
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无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盧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輝點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sub>并云</sub>之丘而適  
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  
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  
上而睛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  
曰唉<sub>并</sub>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  
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sub>若知</sub>  
彼<sub>若知</sub>與彼<sub>若知</sub>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  
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  
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  
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sub>并</sub>為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  
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慮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  
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  
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sub>并</sub>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如六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貞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翩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不固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隸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安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精神拮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而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搏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音巍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音醜音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博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為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為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醜之物耳禮記註醜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久嗜能得幾時日多者為壽日少者為夭故凡世人所博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茲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為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為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音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被音隨其天袞紛乎死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故墮袞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

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豨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  
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  
有司正司獲監市履豨者市監買賣以足  
履豨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  
市履豨雖異職而同為飲射之事故問之  
也履豨者從豨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  
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為豨肥  
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  
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  
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  
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反水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  
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  
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  
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

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  
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作一連讀寥虛也寥已吾志虛吾心  
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  
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  
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閱  
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翼彷彿乎馮閱者  
南子天地未形馮翼翼彷彿乎馮閱者  
徜徉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  
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  
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  
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  
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  
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  
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  
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  
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  
不際者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音妸荷甘日中夢音戶而入曰老  
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然放杖而  
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故棄予而  
死已矣夫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句舍垧音人弔音聞之音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  
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實  
實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夢戶推開戶暴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  
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  
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令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  
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  
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  
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  
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宙宇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煨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夫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亡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

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

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為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

兀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法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國黃帝之國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靡必為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狝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於相靡矣圓則狹於圓室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整字相照

山林與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二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黠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昔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以止居長壘昔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之擁腫之與居鞅  
掌之為使居三年長壘大壞昔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昔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  
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手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  
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昔之人邪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  
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  
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  
為為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  
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鱖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身賢技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耒而  
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  
中穴坏昔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越感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日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越以全形越不以爲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間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越雖勉

強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越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爲朱愚知手反愁我躬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肩胛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居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手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孰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

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

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韞者以皮束物制

縛之意捷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繫

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

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韞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

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病之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

雖甚猶未得為甚也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手能勿失手能無卜筮而知吉凶手能止手

能已手能含諸人而求諸己手能條然手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所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捉吾禮

嘔失聲也視以手拊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眩音偏不在外也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

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

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櫻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條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

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禍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越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

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

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為至也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足

說至人處却申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越曰然則此所

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為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為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為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為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為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點聰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為至其有不能成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為天所助也天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君子之道貴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為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獨立之意

兵莫惜于志鏖錮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及之為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手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手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剝與標同末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剝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併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表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為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

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賦五歲於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臘此肢及古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

賦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臘牛百葉臘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

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臘與胙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故為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也此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也此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

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正緣人以有生為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蜩與鶯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誅至仁無親至信辟入金

跟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驚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响媪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响媪不必矣辟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為質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宵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欽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音良乎人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况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音盡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南華真經循本 卷二二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  
毀譽也昏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  
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  
而籠之哉

夫復謂反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

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

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

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

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藝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

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

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廬陵竹峯 羅允述

門人 彭祥熙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緜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

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

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擊引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此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

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

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

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弁以

捕獵之事為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  
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  
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  
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鈎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身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  
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始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子說之則以金鼓六弦

金板六弦周書篇名大公六弦文武虎豹  
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手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  
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懸鼯之  
逕踉音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  
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故其側者乎久矣夫莫  
以真人之言聲故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蹠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  
也蹙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  
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為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厭葱韭以賓音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  
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刃成則為人所攻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鬥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鈞壇之官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

驥騎卒鈞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

中如室內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

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手在君若勿已矣

君如必欲為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己則有一焉之意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己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色若孺

子耳

予適有瞽病瞽音疾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瞽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

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

天下者則誠非君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轢也許問也每事轢過許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夫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增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為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為能知此理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朝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官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  
弄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  
所是以為天下皆堯也可乎冬變鼎者冬  
寒之時能不以火而變夏造冰者夏熱之  
時能以水而為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

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  
生以陰召陰而為冰未足以為奇異也廢  
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  
之官聲則彼瑟之官聲自動鼓此瑟之角  
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異矣然其

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為奇  
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  
日夜自鳴僧以為恠因成疾紹夔素與僧  
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  
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

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鉢擊數下而去  
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  
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真  
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蓋有  
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  
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  
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  
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  
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

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  
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  
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

知孰為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  
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躄呈亦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  
以完其求刑音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  
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躄者躄躄行不進貌禮記躄躄焉踟蹰焉  
斡鐘斡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  
詩云中唐有甃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  
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  
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躄行其子於宋而使  
為閻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  
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  
類其求斲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  
之棄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  
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  
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  
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  
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己之  
非也

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  
舟人閻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雁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  
躄躄行為他國之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  
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  
爭鬪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句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為體斲者為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也告言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久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也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

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

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

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手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

棄而走逃於浮蓋有一狙焉委蛇攬捩

而擊見巧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去聲趨徒切射之狙執死而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音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及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音我必先音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拔胷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邪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

鴉生於突音奧室西南隅突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突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

### 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恠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撰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向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恠徵者必有恠行殆乎向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四三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音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音也

一覘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為定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音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音姝姝音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蠶是也擇

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滯需待

卷倭者舜也四三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偃倭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舜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疎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真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知於羊棄意却插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濠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為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為矣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為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種也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為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種也 古之真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莖與桔梗雞靡豕零相為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目夜則

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脰長則宜短則不

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

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

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

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言此箇道理元相厠守未嘗相離如水之

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

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

有所能皆為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

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

速也欲其反殆為安反禍為福必須循循

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

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

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踈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

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具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  
 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為大  
 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  
 拘於小處吾以為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  
 之天吾以為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  
 照臨之者吾以為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  
 者吾以為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  
 自為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  
 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  
 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  
 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  
 揚擢音霍手闔不亦問是已奚感然為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  
 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  
 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  
 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  
 虧損揚擢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  
 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擢者反

覆手也當眾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  
 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  
 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  
 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  
 為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  
 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  
 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同卷二十五 因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姓彭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士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暘者遇冷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特其有止也若之何網繆事理輻輳處惟聖人為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音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四

暢然喜也緝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緝合十塞其九猶為之喜况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乎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未嘗化

闔嘗舍上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臬置事物不與之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為事也若之何言其為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為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刺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

歲之所以得名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僻街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乎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識也何以為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音魯

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音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音蒹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音擢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

為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

以衆為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

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見辜人焉音辜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苗音苗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人為音為禁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規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

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

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

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

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誣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不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遊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為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也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殺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  
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  
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  
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  
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水石  
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為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忘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荏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受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反才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也也兩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墜音陳又墜音律又  
音尤反蚺音律反  
不得成心若縣音平於天地之間尉音會皆音皆沈  
屯音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債音債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墜蟻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為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頽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常所與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音小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鈎，鎗音音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音河以東，蒼梧以址，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音音人，才諷說音音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音小，

趨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干縣音音之令音音，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音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顛，音音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為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為詩止於四句，其下為大儒分付之語。音音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音音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傲與

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不字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為熬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

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

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

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

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

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

患驚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

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為此邪失其智略

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

愛而不知其為驚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為

驚汝雖以此為驚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

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

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

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

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

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

也柰何哉其所行終於爾者戒其勿終如

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十四曰子自

宰路之淵淵名于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

且且文作棟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刻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刻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

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石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

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sup>止</sup>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沈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抵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沈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沈遁之志縱情肆欲沈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別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為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狝韋氏是古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所事不復說狝韋氏矣唯至人屈能遊於世而不為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失其在已彼之為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任其自然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刀徹為其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竅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為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為之顫動哽咽也跣踐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跣踐也足三陰之脉

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眾害皆生不特哽與跣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竅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為心之喻

胞有重閫音一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磳音一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入謀稽乎誼上知出乎爭榮生乎

守官向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鈿

鐔音於音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音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閫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閫也胞則有重閫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

六府相攘奪矣音四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聞爭又如人覩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曾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

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榮即天地篇榮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豎榮柵以為衛榮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眾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

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鈿鐔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音寧可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賦音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踣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因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危言如危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

能自譽其子必籍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

已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

然為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

人但喜同於已而不喜異於已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為者

艾然所謂者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頤之年為耆宿者是未得為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

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卮

○ 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爭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悟音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  
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  
欲復之使如初也盡逆也定天下之定天  
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  
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  
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  
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  
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  
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  
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

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  
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  
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其其罪乎曰既已縣  
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  
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

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  
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

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  
四年皆為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  
來舍七年與天為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

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為音去死也勸音白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  
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為死

者勸勉云公以為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為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為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頽天跖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罔兩門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况手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佳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屯栗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而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絕精此老甯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進老奔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點志自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族合之長執席妻執巾拂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嚙故不為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為寓言全篇東坡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具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拂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責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祇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遂為人所窺也輕手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

以其老宿而導貴之整猶醱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手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

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救杖感之手頤四五

敦音頓堅也感之手頤以杖拄頤而皮肉

皴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者以告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為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四五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才也故曰

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

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

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

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資其弟學墨翟之

道也闔蓋也蓋胡皆何也詩聶之辭夢中

與其父言資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規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  
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或報其所  
不能為者緩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  
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

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掉也井無  
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掉是不知天也今  
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  
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  
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  
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亦人也亦人聖人以必不  
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  
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人也小夫之知

不離包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  
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

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  
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甘冥乎無何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  
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

槁項者項田五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  
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症者得車  
一乘故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坂同坡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為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為旨支離忍性以視民與視

示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為之主宰

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

也

彼宜汝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子顏闔自謂頤猶頤指

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頤指

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

其相與以實也

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為楨幹乃為後世慮不如且休

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

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

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也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此顏闔說真人之道與仲尼異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懷而達

順快輕懷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鈎胡且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僂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此首反其所不為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為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偃快者因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者順其自然偃快者偃仰自在因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鬼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

之情者能四五僂俾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雅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雅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為器  
奚微之有者為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犛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為狐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也幾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  
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

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  
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  
微明者唯為之句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  
微驗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因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為人莫

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問曰無乎不在答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又問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一者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

禮為行以樂為和以上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也述一述二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

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

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

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

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

於此句

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一第... 丹... 賣...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法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  
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  
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  
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  
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  
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  
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  
古通用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  
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  
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  
以禮樂度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  
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為不切  
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滑釐聞其  
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音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  
喜其說為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  
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  
極其隨順也作為非樂言所作為皆非可  
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闕句其道不怨句又好  
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眾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此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觥音敬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任音平

索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相食之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于海也

腓無肢脛無毛沐苦兩槨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事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相里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別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為聖人尸

主也皆願以之為主冀得為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二八四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治少而亂多雖然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好為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合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其暴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

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脗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

爲主

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

心之行心之用也脗煖熟也舊本作日傍

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

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

心以爲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

此周行天下上說批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

而不合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解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請欲固置五

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

之士哉

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

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

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

心者哉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涉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

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

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

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

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

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備以之為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謨音髀上無任

謨忍耻也髀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而非天下之大聖推音拍執音上拍執音上斷音與與物宛轉

推以拍之執以斷之皆與之無競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魏即矣推也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恠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恠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

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音惡可而言音常反音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音旣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音旣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閔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慎到未可許其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蓋以老聃為知道故以此一叢近之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於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笑人人以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下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時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與以卮言為曼衍卮言以重言為真重言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

林音下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為博大真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音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畢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

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逐一付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晷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

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記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為無窮然畢

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

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

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

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記愛萬物

則天地與吾為一體矣

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

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為圓鑿音清不圜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無窮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十二靶羽毛  
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  
者意也是為三足郢本諸侯之國而稱為  
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  
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因胎生  
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  
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  
狀荀子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  
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鈞有鬚即  
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鬚與尾類火  
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  
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踞地考工記輪人  
云進而砥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  
諸園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  
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

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為方之器然矩之  
體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  
可以為圓鑿本非圜枘而枘自入之飛鳥  
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  
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  
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  
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  
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  
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  
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  
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為  
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  
之極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  
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  
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園也惠  
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  
惟此其抵音音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持與桓園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為恠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為最賢曰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時人焉曰黃綬問天地所以不墜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與矣十四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輿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

貴道句幾矣

充其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率以善辯為名

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為能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並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

末篇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

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十五豈復更有餘篇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因七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黜偽

刻意

刻意 刻意 性失之淺 拙 王以下 四篇 失之粗 厲 決非 莊子 本文 無之 附于 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恢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恢矣平易恬恢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罹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恢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澁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夫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滌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誠小誠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為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

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

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土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思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供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信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惠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手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

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作本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

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吠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咎光而謀咎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

水而死湯又讓晉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三十一卷 四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此以下係仗以日者魯策列傳其補少孫之說所為子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劔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四八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真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殍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比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八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說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  
 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  
 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  
 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  
 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  
 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  
 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  
 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  
 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  
 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  
 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  
 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乘劍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往教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  
 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  
 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鋸晉魏為脊周宋  
 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  
 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鈎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  
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  
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  
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  
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揜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揖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予之所以予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予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死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南華真經循本 卷三〇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

○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故郭子玄為之解次則唐道士成玄英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自餘直可束高閣矣余讀莊三十季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蹠丁亥春偶疏大宗師應帝王二卷既得陸長庚副墨為之歛衽戊子赴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事因日課數十行以自嬉於無何有之鄉實四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季解老竣於是而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耶會水落寄泊清源聊城之間者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工於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沈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之合故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以暢其說雖不中庸遠乎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辯說者取其辭莊之所以

畜於今者以學士大夫好其辭也而義則渺有過而問焉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已也如是雖然猶幸而獨以辭畜之也苟讀之不深而惟其近之是求必有蔑裂禮教詬辱古今以來大聖賢而甘與盜跖同林失其逍遙於無窮之心為天下後世害寧有既哉昔稽叔夜之賢也猶曰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余謂叔夜非善莊子者也我願世人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之心讀莊子而遺其言之所寄不以莊子為性然後可謂善莊子孫登之規叔夜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故可以續其明用才在於識真故可以全其季雖然真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之心讀莊子猶莊子耳未及孔子也知莊子之所以別於孔子者然後可以善莊子

萬曆十六年六月八日四明沈一貫書于淮陰舟中

讀莊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道乎否哉不知莊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也日極其說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謂佛之言近理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淫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矣故日易辨也莊則不然亦以內聖自許而放於逍遙之場亦

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牆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於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哉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日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即道德也彼以爲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義則淵源於老氏之說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如仁義之爲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爲煦煦子子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也毀矣通仁義之說則禮樂之說亦僞定矣

一日思莊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善也夫繼之而爲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爲性故至平至直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雖神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性言性不可以該心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性也皆心爾雖然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爾凡闖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說蓋源於此一日凡莊子之語道體必日無窮老子無釋日空莊亦言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爲宗無窮者如環無端之義不但日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日天地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亦無窮之義矣顧其旨歸之爲魚活潑與夫婦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臭易言無方無體矣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而後已堯無名舜無爲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日昏昏默默窈窕冥冥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萼瓣膚毛腠脈周折曲備則甚渺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烏可謂之悉定也揆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爾識性

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庸而必厭道  
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虛曠達者而後謂之得道也哉  
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因知記尤悉子曰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曰義  
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謂三教無二可矣故  
莊子外枵然大而內疎理者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  
巡途而諷者相似大非所長莊子特與辨者惠子流  
相爭雄爾欲張其軍則益又掎繫三王非薄孔氏以  
恣其所欲言原其著作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  
哉所以傳者則末學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苟適亦

孔氏不振之辭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  
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  
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  
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  
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精華云爾

莊子通卷第一

逍遙遊第一

內篇

沈一貫註

逍遙者放任自得之名也至人獨往獨來而  
敖倪於萬物之上舉世無以纓絳其心安往  
而不自得哉俯而視之世味皆腥螻膾惡世  
構皆累塊積蘇而已內篇者皆莊子微言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鯁鯁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過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  
 悲乎

冥亦作溟音明鯢音昆博音團飛也扶搖上行  
 風名邪音耶夫音扶此類不能盡音以意求之  
 覆音福切音四切堂音有切怪形者膠枯而不行也  
 疾飛起貌拾音條小蟬也音學為鳴小鳩也決音血  
 郊之色果然飽狀二蟲謂蜩鳩小知大知音智南音  
 窮黃芝也蟪蛄寒蟬也姑音姑冥靈木名彭祖錢鏗  
 歷唐虞夏商壽八百歲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拘儒曲學所見不遠守其

不該不徧一曲之言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自以為足而不可與之語大道豈知天地甚廣  
 造化甚妙靈變甚不可測固有出於常理常心之  
 外不可以目前近小規規焉斷之者惟至人之心  
 獨與之往來故能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庭此  
 亦吾道之內典向來不輕授受乃莊子將托之繚  
 素以示後人故先以大鵬之事開拓人之心胷消  
 濯人之鄙見言北海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舉背而他可知也有時奮怒而飛騰翼之大若垂

天之雲也當海氣動時颶風大作大鵬乘此風方  
 南徙於天池踉蹌而行平擊水面者三千里而後  
 起乘扶搖之迅颶而直上青天者其高九萬里一  
 去六月方言憇止俯視下方但見如游氣之往來  
 而不能辨正色也游氣之往來者青春之時陽氣  
 發動遙望數澤之中如奔馬然者所謂野馬一也  
 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塵埃二也天地間有生  
 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動息吹三也此三者皆所  
 謂游氣之往來也人之狀天者必曰蒼蒼不知天  
 之色果蒼蒼乎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

蒼也意者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蒼稱  
 乎鵬之視下亦如前所云細若氣蒼若天而已矣  
 且鵬之所以必九萬里而後圖南者何也今夫水  
 不厚不能負大舟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可  
 浮而杯不可浮以水淺而力微也故不培九萬里  
 之風則風淺而力微不足以負大鵬之翼必九萬  
 里而上積氣下厚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然後可  
 以謀南徒耳大鵬之事若此衆鳥安得而知之矧  
 螻與班鳩共笑之曰我卒然而飛上集於榆枋不  
 過數仞間爾且時有不至不免下投於地則亦已

矣無他願矣何必九萬里而南徙辛苦跋涉為哉  
二蟲之智小如此豈知物各有資事各有當譬如  
人之適近郊者來去三食腹猶果然飽無待於具  
糧也若適百里者遠矣當為一宿之備適千里又  
遠矣必聚三月糧而後充其往來之食大鵬之培  
風九萬而後飛猶人之聚三月糧者也二蟲何足  
以知之故知有大小不能以相知年有大小不能  
以相知天地間此類甚多今夫菌值溼而生見日  
而死此不能終朝者也彼安知月之有晦朔蟪蛄  
夏生秋死者也彼安知歲之有春秋此所謂小年

也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大椿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所謂大年也今人不知世  
有椿靈而獨以彭祖八百歲為最希之遐壽相與  
羨慕而希及之識見短淺如此而自以為是不可  
悲哉何異乎二鳥之笑大鵬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矣其名為鯢有鳥焉  
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乘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棘人名窮髮不毛地也羊角風之  
族者上上聲斥鴳斥澤小鳥鴳音

冥靈音智行下孟反此音糾譽平聲沮慈呂反分音  
問竟音境數音朔數猶汲汲也夫音扶六氣陰陽  
風雨晦明惡音烏

以上所云見於齊諧不獨齊諧昔湯與棘問答亦  
有此言可見小大有辨不能相通今之知效一官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小知不遠亦  
若此斥鴳而已故宋榮子以為笑但榮子之學審  
於自得而警然超俗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毀之  
不加沮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止於是而已矣  
可謂寬容雅淡不汲汲於世務者矣忘世者也於  
德猶未忘也不如列子列子清虛體真得風仙之

道葉風而行冷然輕與兮有五日而一反其家不  
 汲汲於營道者矣然忘道者非無不忘者也猶  
 有列子在焉猶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  
 氣之變體則自然而無朕用則妙應而無方以游  
 於終始無窮之門若而人者且惡乎待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於無而天地萬化  
 在我無往而不逍遙矣韓非子曰宋榮子設不關  
 爭取不隨仇不羞困園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  
 禮之荀子曰宋子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謂人  
 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莊子天

下篇曰宋鉞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  
 故謂其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也恒人不  
 及榮子榮子不及列子列子不及至人皆小大之  
 辨也棘列子作夏革猶然笑貌致福脩德以致福  
 者辨宜作變游無窮三字是莊子緊要語所謂無  
 窮者是何物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鶴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爾音爵治去聲子治平聲凡治之皆平聲已治皆去聲後做此  
 許由字仲武隱於箕山堯知其賢而以天下讓夫  
 子立而天下治者至人默成道德而陰陽自和如  
 庚桑楚居畏壘而畏壘大穰蓋堯以治功歸許由  
 也許由謂堯治天下既已效矣而我猶代子則子  
 居其實而我享其名子為其主而我尸其實吾非  
 為名為賓者也不當有天下也人各有志性各有

極吾猶鶴鶴之居不過一枝偃鼠之飲不過滿腹  
 箕山之陰已了吾事榮願自足無待外求君其休  
 矣吾何用天下為哉譬之庖人尸祝各有司存縱  
 廢宰割之功亦庖人責爾尸祝不宜越局而代事  
 子雖倦勤而禪讓吾肯去山林而代子乎不願有  
 天下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勞礪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當去聲 運庭音敬 聽聽音通  
射夜石二音 淖音綽 處上聲  
與觀知並去聲 大音扶 女音汝 礪音蒲 博反 斲音折 稽  
音雞 秕音彼 康穀皮也  
運庭隔遠貌綽約柔和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言

知有聾瞽之言猶之汝之謂也旁礪混同貌斷求  
也亂治也稽至也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即所  
謂上直治天下也夫人常局於目前之近觀而駭  
於理外之奇舉天地之大其中殊奇絕尤豈有限  
乎聰之所棄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  
光不能使之見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祭安  
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  
器則謂有耳目者皆妄譚暗昧滯乎心神則謂有  
智慧者皆謬舉守一家之言無四域之智咸曰世  
間安得仙人天下必無此事一聞玄元之膚論便

謂運庭之過言矣豈知不以物嬰身者膚有冰雪  
之清不以外傷內者貌有嬋娟之靜咽九華於雲  
端咀六氣於丹露則至味何以易其食履流光於  
宛虹策飛景於璇璣則大輅曷以易其游反照則  
收美利於不言凝神則溥元功於無外二儀效清  
寧之順六氣有瑞寶之徵不治世而世登於理不  
傷物而物莫之傷故塵垢可以鑄堯秕糠可以陶  
舜瓦甃皆道之餘緒士直亦治之權輿眇功業於  
太虛之浮雲小利澤於大海之一勺所性自足詎  
肯以物爲事乎此許由所以安於一枝而恥代庖

人之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斷音短 汾音焚 堯都地音  
音窅 喪去聲  
諸越澤國之區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章甫禮  
冠無所用之宋人資以爲貨折閱必矣堯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矣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則格天  
巍巍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也夫君  
子所性雖大行而不加聖人無情惟順事而妙應  
是故萬邦雖和未嘗增堯心之一物從體起用

即是體雖位天地育萬物而曠然獨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堯心不識故當時之歌功者亦曰不識堯心無名故萬古之誦烈者亦曰無名黃屋豈殊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堯未嘗有治唐之心而有唐之治有唐之民自為也善契此論則姑射本在於人間大鵬亦飛於方寸耳許由之無用天下姑射之不事天下堯之喪其天下皆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陽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持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名施為魏相  
瓠音護種音家實  
五石中容五石盛音成剖音口反瓢音遙反瓠落音  
靜洛明音器為音位持音剖龜如字又音均泝泝統

音平霹噴說音稅難將並去聲

瓠匏也堅不能自舉瓠薄脆不勝舉也瓠落平淺貌呼然虛大也培打破也龜手凍裂如龜文亦讀作皸泝泝漂統絮也慮思也疏作摠繩絡之也樽如壺用渡水者蓬短曲不暢之草非直達者也此章言大物固有大用而不能用大者以為無用世安知無用之為大用也大用者不獨全生盡年而已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音樞腫音冢中音衆下同卷拳同去上聲  
狸音離狌音生由音救反爨平聲辟音闕  
音古藥離來二音仿徨音房皇

樗惡木擁腫擊癭也卷曲不端直也狌野猫也敖者遊翔之物也跳梁跳擲也辟法也爨牛旄牛也

一萬〇二一 丹黃卷四庫全書 1 二二下

彷徨縱任之名，惑於小方，而闡於大道。縱情徇利，禍不旋踵。此狸狎之類也。經乎汗漫之門，游乎窈冥之野，徜徉無爲，與俗不羣。言雖無會，而獨應者，雖無執鼠之小用，而陶鑄堯舜皆從此出。爲用不既，大乎此兩章。莊生自敘其逍遙之趣也。莊子敘事，是傳影留神法。若其意指，都在騷黃牝牡外。如易之假象一般。大鵬之事，分明寫出性中活潑潑地。若求之聖賢書中，則素位而行一章，君子所性一章，居天下之廣居一章，疏食飲水，簞瓢陋巷，浴沂風雩，任重道遠等章，已具此理至奇而無奇，至妙而無妙。至易至簡，而至不可及。放之則巍巍蕩蕩，卷之則無尋處。顧莊子已自落於聖門之籍，政不必援而歸之，以吾讀莊者當知其所以異，所以同始得。

齊物論第二

內篇

物論紛紜，自儒墨以至堅白，同異之倫，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莫不已之是，而人之非。彼皆非知代者，故不齊。吾知代則彼之不齊者，吾付之不齊，而皆齊。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吹萬不同，咸自取而已。

聲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綦其隱音印，噓音虛，嗒音土，峇反，表息浪反。居音姬，猶故也。偃音游名。

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寂寞，仰天而歎，妙悟自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然死灰槁木，狀其寂寞無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

若子綦故發驚疑之問，吾喪我，則我自忘矣。我倘自忘，天下孰識之哉。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似窪者似瀦。此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籟音類，夫音扶，塊音怪，若對二反，噫音隘，喁音隄，同音聊，畏音非，反音和，罪音反，枅音雞，圍音起，權音反，曰

音管注音蛙汗音鳥謫音孝謔音豪突音天吹音坳於交反問音愚冷音零和音賀下同飄音標濟音雷止也

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天地之籟亦如是矣下文遂言地籟大塊指形象之天地言大塊之中噫而出氣其名謂之風風惟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矣獨不聞翠翠然自遠來者乎翠翠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言長風之來擊蕩山林遂使樹木不寧紛披扇動彼百圍之大木孔竅多奇或似鼻者或似口者或似耳者或似柱

頭斗檣者或似蓄獸囿者或似春臼者或注曲而擁腫者或汗下而不平者略舉樹竅有此八似矣是以大風所激其聲亦殊有作水湍激聲者有謫然作箭頭孔聲者有作叱咄聲者有作呼吸聲者有作叫呼聲者有作謔哭聲者有突然若深谷聲者有咬然若哀切聲者竅有八似風之所及亦復有此八聲矣風之開前來者其聲于于焉隨後來者其聲喞喞然冷清即應之以小和暴疾即應之以大和烈風既止則衆竅咸虛無聲羣聲之不齊如此爾不見其形之調調刁刁搖動而不齊乎蓋

聲有此異形亦有此異也此皆盈虛聚散不得不爾豈非所謂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而無窮者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比音婢夫音扶

子游曰地籟則上所云竅穴之類是已人籟則人間合竹而成如簫管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有生之類萬有不同吹者自吹止者自止是孰使之然哉咸自取爾非有怒之者也天道至無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我亦不能生物物亦

不能生我然而不能不生者自然生也有止亦不能不止自然止也自然則謂之天故以天籟名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也豈蒼蒼之謂邪凡春生秋殺出死入生目視耳聽貴賤賢愚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盡天籟之自然而無窮者也下文以情識之變言之怒者氣奮之意故大鵬亦曰怒而飛

大知間間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言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知去聲覺音教緘音慢審音教訊側據反厭音厭緘古咸反洫呼役反熱音聶尼輒反怪也菌音岩

此詳言天籟之不同蓋人心之變無窮而為象各異大知者閒閒其廣博也小知者間間其分別也大言者炎炎其光華也小言者詹詹其詞費也寐則神魂交合也寤則目開意悟也人之與物接也以為構結驩愛而不知其日以心鬪也或縵然其

心寬也或窘然其心深也或密然其心隱也或小恐惴惴休惕若無所容也或大恐縵縵悠長若無所止也其迅發若弩機箭括是非有主不可回也其留滯如詛盟誓堅確守勝不可移也其衰殺如秋冬景物蕭然其日消也其沉溺於所為一往而不可使之復返也其厭沒於欲如緘結之不可解彌老而愈深也其心與死鄰日遊鬼趣不能使返於陽生之塗也或喜而中心暢悅或怒而意忿情喧或哀而涕泗悲號或樂而手足怵舞或熱而恐怪不動或姚而美麗妖冶或佚而縱放奢靡或

昏而開張不檢或態而矜容作氣衆生心識轉變不窮略而言之有此異日審而察之皆幻出譬夫金石內虛而忽暢其律呂澤暑蒸作而倏生為菌芝雖情變無窮而總歸自取不知其所以怒之者是以謂之天籟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音該說音悅適音第

凡上文所云情識之變皆所謂吹萬不同者也此理無日無夜相與代謝於吾前與日俱新無有窮盡竟不知其從何處起故曰怒者其誰邪此一句是莊子學問大宗旨即逍遙遊所謂無窮者即天下篇所稱芬漠無形變化無常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者一部莊子只發揮此句德充符篇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亦此語也。故下文以儒墨是非毀成不可不然，然發揮此理，究而言之，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已乎已乎者，蓋追之而不可及，談之而不可盡之意。言此相代之理，詎有窮處。凡我夜去明來，日夜生息，以成此人者，豈非此所爲乎？非彼相代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領受。鈎連脗合，亦最近矣。近則宜易知而終不知其所以。使者若論非彼無我，似在彼邊若論非我無所取，似在我邊，必有真宰使之，而特不得其朕兆。

之所在，凡無朕兆者，必無可行之迹，與可信之理。今此真宰者，人人有而可行，亦人人有而自信，初非誕漫荒唐，而無實一舉足一舉眼就在目前，而終不見其形。蓋有情實無形狀，離之不可執之，不可皆自然，無使然者，始終說不出來，非不欲說，不可說也。故曰怒之者誰邪？此節從誰字換做其字，又換做此字，又換做彼字，又換做真宰字，都是誰字之意。旦暮二字，從日夜字出來，日夜是彼之日，夜旦暮是我之旦暮，次節百骸九竅云云，又從我字內發揮，且如我身中骨節甚多，繫而稱之曰百

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溺稱竅者，九心肺肝脾兩腎稱藏者，六必備存此物而後成身，如許物中何物是我真宰？我誰與爲親？其無所揀擇而皆親之乎？抑皆親之中，又有最親而獨私者乎？皆親則皆真宰，也不應如此之多，有私則有私真宰，也不應如此之偏，皆不可知也。且是骸藏百體各有所司，譬官府然，豈各擁其尊而有爲之臣妾者乎？抑幾務繁多，臣妾不足以相治而待假借於他官乎？爲復官不必備，但以當職者爲主，餘皆稱輔而更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非百骸非九竅非六藏非

形非色不自不他而巍然獨爲舉身內外之所歸命者乎？此又不可不知也。反覆致詰其中必有一端實說假說，求得其實說與不得其實說，何損益於其真？知其情不爲曠然有悟，不知其情不爲冥然無覺，竟無益於我，然則吹萬之妙，非惟不可知，抑亦不必知已。真君卽上文真宰卽吹萬之誰，何謂求得與不得，無損益於其真，蓋真君變化而無迹，直是不可知，知之卽非世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亦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茶乃結反音涅疲貌夫音扶與音  
承上言此理一自人受形以來與之旦暮相守未  
嘗暫離直至於死而後已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既求得其情與不得其情無損益於真只當以其  
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是德之  
盛也何今人銳情逐境妄與是非或與物相逆而  
亦或與物相順而靡其行盡天年如白駒之過隙  
而不知少求休息也不可悲哉方且縱其無涯之  
情終身碌碌與天下之辨者為怪而考其效汎汎  
乎如捕風擊影竟無可言至於茶爾疲役奄奄乎  
就木而猶不知其所以好此者之歸趣云何也可  
不哀邪縱百年不死何益察其形則赭然紅者為  
皓皓黝然玄者為星星既已化矣心豈不與之俱

化子夫天以神明麗於人之身而為之主善養之  
則精光日完圓通瑩徹超萬劫而不毀者亦此十  
點而乃使之與形俱化淪於鬼趣可謂雖生之日  
猶死之年矣此非哀之大者邪豈舉世有生之物  
本若是其茫茫哉意者我獨茫茫而人亦有惺惺  
者乎人皆茫茫猶可諉也人有惺惺而我獨茫茫  
胡可不惕然省也此一段分明即他日責惠子所  
謂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  
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而子以堅白鳴之意蓋當時之持物

論者無不如此故以此哀之爾又言人若認得此  
理無窮隨其天然自成之心而師之率性而動至  
理自足歸而求之各有餘師不必知化而心自取  
者有之雖愚者與有矣化即所謂日夜相代於前  
者自取即所謂非我無所取者知此者至人也隨  
其成心而師之即天下篇所謂各為其所欲言以  
自為方者也然在莊子已謂之愚矣至於當時之  
為物論如惠子流又在此下言今之人未成乎心  
而肆其空談以是非天下此今日適越而昔至之  
論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以無有為有者也昔神禹

行游九域幽經怪牒舉知之矣而不能以無有為有以無有為有雖神禹當付之不知吾獨奈何知之而空肆其辨哉今日適越而昔至見天下篇總是不稽之談也自發天籟二字之後日吹萬日彼我至此方露是非二字以暢齊物論之意莊子之齊物論以無窮二字齊之也以天籟齊之也或問自大知閑閑以至蒸成菌種種情識佛氏謂之惡業因緣何以謂之天籟何以謂之真君蓋除却喜怒哀樂好惡便無人心除却人心便無善惡以好惡內傷其身便非真不以好惡傷其身便是真執

之則皆物不執則皆道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下同此方以物論合天籟而言夫言是人之吹也而又

不比於吹者何蓋吹有音無字而言則有音有字有是有非必將詮理而辯物矣故異於吹特其所

謂是非者殊不可定不可定則比之於吹猶未始不同也不可定有二義在世法則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由彼我之情偏故未定也在道法則曩以為是而今以為非今以為是而後以為非即是即非即非即是則我非我非亦不可定也皆所謂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者也既未定則吾之言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與聲音何異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者謂之穀音鳥無知鳥之初生者尤無知特天機之自鳴耳而何是與非之有知代之言亦如是而已故比之

吹可也若此則道本無真偽曷隱而有真偽哉言本無是非曷隱而有是非哉道隱則不存曷往而不存哉言隱則不可曷存而不可哉蓋道之隱隱於人心之小成也小成則稱仁稱義而濳道德之真故道從此隱言之隱隱於言之榮華也高談雄辯以後罷者為勝故至言從此隱故有儒墨者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紛然其殺亂矣雖然天下之是非本無定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奚而不可惟知代者心始不芒而能之豈小成之人所能哉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是是字即此字以下並同舊說以彼字中  
攝此字以是字中攝非字互見成文以為莊子行

文奇處此大拙耳為奇之有莊子之奇不在此一  
字間也此暢上文未發之意言物本大同無非彼  
亦無非此而橫生是非於其間者蓋心有所蔽而  
不能相通不見彼之所見而獨知已之所知故也  
故曰彼出於此此亦因彼豈非代謝而不可分哉  
今人蔽於彼此之迹猶夫滯於有生之說者也豈  
知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本故人之所  
謂生者鬼之所謂死也鬼之所謂生者人之所謂  
死也然則可否是非其果可定乎惟因其所是而  
是之萬物莫不是矣是以聖人不自由而照之以

天以天眼視萬物則不偏亦因其所是而是之也  
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有彼此否乎哉蓋人各得其道之一偏故執東而  
笑西執西而笑東吾無彼無此不執偶對第從道  
之樞本處運動得其虛中而環轉者以應無窮故  
方是即有非方非即有是是非皆一無窮而無所  
底滯此所謂不由而照之以天者也故曰莫若以  
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  
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  
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  
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

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惡音烏廷音廷屋梁也。楹音盈屋柱也。厲音癩。危音說疾也。憍音決平也。復扶又反。幾音機。狙音疽。芋音序。椽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人各以在我者為是在人者為非已指則曰指也人指則曰非指已馬則曰馬也人馬則曰非馬夫以我指比人指則入指誠非指也莫若反而比之以人之非指而比我之指則我指亦非指矣以我馬比人馬則人馬誠非馬也莫若反而比之以人之非馬而比我馬則我馬亦非馬矣吾以在彼者為非人亦在此者為非若謂之非則均非而已

天下豈有獨非之理哉仰觀俯察莫不皆然天地猶一指也萬物猶一馬也要之皆無是非皆無彼此也天下無定可乎可亦無定不可不可乎不可道無定成見之於行則成物無定然與之以名則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而亦無物不然物固有所可而亦無物不可蓋不獨以人情觀之如是天理亦如是不獨以俗眼觀之如是道眼亦如是人情俗眼見人而不見已見已而不見人天理道眼則無所不見故達之橫而楹之從也厲之醜而西施之好也恢恠憍

怪之不齊也形情萬殊而理性同得道通而為一也分與成殊矣然分所以為成也成與毀殊矣然成所以為毀也裂繒剪錦衣裳之所為成也斲垣築室木石之所為毀也然則孰為成孰為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之故不自用而寄諸庸寄諸庸者取其適用而止故稱通而能得也至於得而幾於道無思無為與天理人事皆相應矣無他因其所是而是之而已因而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今之持物論者勞神極慮以為一而不知其本一也謂之朝三昔有狙公以芋予狙而與之約曰吾與汝

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更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朝雖稍增而暮則已減無加於七而能令狙怒能令狙喜狙公亦巧於馭狙矣亦因狙之所是而是之也是以聖人之於萬物和其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天下之曉曉從此止矣且並存其說而兼得其是故謂之兩行兩行則無所不可矣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一第... 丹... 2 反...



莊子非之故曰堅白之昧枝策即杖策以師曠蒙  
瞽故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果無謂乎夫音扶

因上文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於是莊子自言吾

莊子通卷之一

今有一言於此吾將言之不知與今之持論者相  
似乎不相似乎若相似與不相似與彼同則我亦  
猶夫彼而已何也彼持論者正為其有相似與不  
相似而是非生焉今我亦謂相似與不相似則亦  
不免於是非而均之不能出是非之域吾何以異  
於彼也竟無異於彼吾宜付之無言矣雖然請嘗  
試言之烏能默而已乎有始也者恒物之所常言  
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名無終安得有  
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稱未始有始是  
尚有始也真未始有始則名亦不立矣下文數聲

即行此意有有也者指迹之名有無也者亡迹之  
名然無有則無無故曰有未始有無也者尚存未  
始有無之名忘迹不盡弁其名而忘之始可故曰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從至虛至無之中俄  
然而有有有無矣而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安  
在也終歸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已今我既有  
此辨矣則已有所指謂矣而未知吾之所指謂者  
真有指謂乎真無指謂乎舉其名迹雖復粲然竟  
其歸宿了無分辨吾亦無謂之謂不言之言耳莊  
子立論非漫無指謂彼以無窮為宗而無窮者終

莊子通卷之一

三

不可窮故其語法當如此老以無為宗佛以空為  
宗亦用此法若孔孟論道實有若落指實處借此  
滑稽不得學者不可不知此一段余嘗用佛氏書  
解之今附存焉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稱也猶夫  
人之生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本無始生亦無生  
無相生而幻身遂有衆法散而浮世非堅局嘗有  
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五行不到處父  
母未生前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亂不破之機又  
烏知其所以始也故自始終對待之時則謂之有  
有有也者凡形相之美惡與言語之是非歷歷具

在不可謂之無也有無也者美惡本無美惡是非亦無是非皆由虛假展轉相軋而成故曰無也無即前之所謂始也有未始有無也者存無於心復有無病并無忘之而後謂之真無也即前所謂未始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其忘者未為都忘雖忘忘之而後謂之真忘也即前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佛氏所謂休尋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着從來悟了入頭帶得脫俗處踏實地頂虛空萬境全彰一塵不立皆三玄邊事不可認着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拈花迦葉微微

而笑得正法眼藏到此方為無盡故曰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蓋道性無二色空不殊謂之有則是非無主名迹盡虛既曠然不可謂之有矣謂之無則眼見耳聞的手持足行的溪聲山色翠竹黃花都是虛空中不可壞相安得謂之無惟至人為能不被境瞞玄同無礙千變萬化而不離於宗不落見解不滯言詮故無有無之可言無是非之可辨也今我之言亦如此既已有謂矣而不知我果有謂乎果無謂乎蓋有言之不言不言之言在矣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几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以有形為大則秋豪大矣安知不有處秋豪之端萬分一者乎以有限為小則泰山小矣泰山亦粗大於卷石耳彼大澤之壘空其大於泰山豈可以數計哉以有生為大則殤子壽矣故佛家謂之轉

世既轉一世矣寧不稱壽以喪生為天則彭祖夭矣壽八百而死自悔不壽此其比大椿冥靈曾不能百一而寧可以稱壽乎疏云性足為大無餘為小亦此意也故天地與我並生無壽無天萬物與我為一無大無小一而已矣既已為一矣復何分辨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見在分辨且得無言乎既有一復有言則成二數矣以二數復合而一之又成三數矣自此以往相乘不已善算者不能竟而况凡人乎故從無而起猶坐成三而况從有起數者乎是尚可以言論致哉如欲無適而止



不復從事於分積之數者惟因其所是而是之  
可爾

天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也請言其  
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噍大勇不忮道昭而不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者乎天音扶為去聲吟音幹噍音歛忮音至同音圓  
幾平聲葆音保膾音外反宗一膾二胥敖三皆  
國名艾音咳

道無封言無常故無可辯亦以其無封無常也故  
辯從此出而有吟界之多端焉六合之外雖聖人

安能竟其所窮是大而不可論也六合之內其細  
瑣猥全之情又安可以盡察是小而不可議也古  
今變態多者莫如春秋故其書最稱是非之府然  
孔子猶議而不辯以為辯之不可勝辯故但存眾  
人之所同是同非者以為鑒誠爾蓋分則必有所  
不及分者辯則必有所不及辯者聖人懷之而總  
付於無言無言而理自昭眾人則條區吟別而辯  
之以相示愈辯而愈不明故曰有不見也夫道之  
所貴者大而已大道不昭大言不辯大仁不仁大  
廉不歎大勇不忮道昭則不明矣言辯則不及矣

仁常則不成矣廉清則不信矣勇忮則不成矣何  
也為其傷於小也以小而希大譬猶以圓而學方  
不可得已故知止於不知付之無可奈何而止矣  
不必求其無不知也故有不言之言不道之道雖  
有所不言不道而天下之道畢苞於其中雖若有  
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大光明藏  
故曰此之謂天府為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  
所由來也又謂之葆光為其萬物並照光天之下  
無不被也昔堯欲伐三不庭之國謀未決而不釋  
然舜曰三子猶蓬艾中一物耳日月之明何所不

然而不能容蓬艾之一物乎無遠適幽深付之自  
若此聖人之所以弘至德也此葆光之論也

齋齋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予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  
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獾狢狙以  
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  
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  
亂吾惡能知其辯齋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  
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  
利害之端乎惡音烏女音汝鱗音秋恂音峻狢狢音  
初初俱反黍音忠卿音即蛆音疽豢音  
鴨音答獾音面反嬌音墻決音缺反音血疾貌互音  
互凍也  
莊子之所以齊物論者備矣又引齋缺瞿鵲二問  
答以發不益之意偏死半體枯也鱗魚類人不可

寢溼而鱗不然不可木處而猿猴不然誰為正處  
乎芻草也牛羊之類豢養也犬豕之類以所食得  
名也薦美草也蛆蛆蜈蚣也能食蛇腦帶蛇也獾  
狙似猿而狗頭以猿為雌毛嬙古之美人一云越  
王姬麗姬晉獻公夫人葛稚川曰人情莫不愛紅  
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  
合玄膽素膠江離捐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  
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  
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推鑿之聲不以易絲

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若至人  
雖死生猶不變而况是非之塗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榮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  
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脂合置其滑滑以隸相  
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一音漫瀾熒因迥反本作瑩惑也大音太彈音但鷓音鶩小鳩也為音位脂音加脂合無際貌滑音用滑音昏滑音未定之謂菀音豚惡音鳥說音悅惡死鳥路反斬音祈覺音教女音汝

夫子指長梧子立其名孟浪無所趣舍之謂熒惑也時夜司夜謂雞也鷓小鳩可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固孟浪非所聞也故聞之者亦聽熒今瞿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何異夫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鴉炙之意者哉不能安時處順而逆計變化亦大早矣言之既為孟浪故曰予且為汝妄言之聽之亦為早計故曰汝亦為

予安聽之何哉蓋至人者旁日月挾宇宙游於元氣之先而出於太虛之表為其自然昭合之道而置其滑濬雜亂之迹世人以隸為賤而賤之故不勝其分別之多而滑濬迷亂各自是於一方至人視已與隸等視隸與至尊等不見可賤故置之勿言自然為之昭合眾人役役馳騫於是非聖人茫然無知而直往雖參揉萬歲而純一不雜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可則萬物一然然其視天下之物盡見其然而無不然者蘊積無窮止此一理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

所加乎死生一也死非可惡生非可悅人乃悅生而惡死惑也彼少而失其故鄉者安於所在而不歸人必以為流浪人矣今吾之生焉知非弱喪而死焉知非還鄉也何為惡之哉驪姬初去父然相持而哭甚悲也及安於晉而後悔其泣之非也然則人之死安知非驪姬之嫁而紛紛焉祈巫謁醫連連如執妻妾手不忍訣何為者安知其既死之後不追悔其始之求生亦猶驪姬之嫁也且夫寤寐之事有萬變其占亦萬變飲酒樂事也夢飲酒者其占為哭泣哭泣哀事也夢哭泣者其占為田



與人既皆不能正矣而何待於彼邪所謂待彼者非謂三人之外更有人也言人則多人在其中不止三人矣彼者對此之稱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不是然不然謂亦是亦不是亦然亦不然而不可定也故天機動而為是則是之既而人以為不是吾亦付之無辯天機動而為然則然之既而人以為不然吾亦付之無辯或舍已而從人可也或都舍而不從可也或直前而任往可也或既往而不追可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吾觀化聲之來當與其不來同如鳴鳥飈風之過

耳決然而已和之以天然之倪可分則從而分之不為多言任之以曼延之妙可混則從而混之不為循默循斯而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故可以忘年而玄同死生可以忘義而彌貫是非至理暢於無竟之域至人亦寄迹於無竟之域而已又焉用諄諄然與物論是非哉曼衍猶曼延無極之意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以蛇蚺蜺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系一上曩音黨反與平聲蚺音附蜺音除惡音鳥

罔兩影邊之微陰也罔兩謂影日子之行止坐起皆聽於形何無特立之操也影曰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則無待萬類參差無非獨化吾亦天機之自然若此耳豈有待而然邪若謂我待形而然也則形復何所待邪謂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所待斯則待待無窮卒於無待也彼蛇蛻舊皮蚺出新甲盡獨化而生者也吾所待者其待此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思慮無所措其間矣蛇蚺蜺翼舊以為蛇腹下齟齬及

蚺之翅疏解以為當與外篇蛇蛻蚺甲同今從之郭子玄曰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爾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之因而忘其日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  
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  
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栩栩音許與平聲覺音教蘧音渠

栩栩喜貌喻快也蘧蘧有形貌夢為蝶則蝶實而  
周虛覺為周則周在而蝶逝周在而蝶逝則夜之  
栩栩然者周夢為蝶也蝶實而周虛則晝之蘧蘧  
然者蝶夢為周也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

周與蝴蝶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故一物也此  
變化之常理達觀者無滯情矣人以覺為真而夢  
為假者豈不以夢暫而覺久邪然觀百年於無數  
劫中不既暫矣哉生暫則當稱假矣死久則當稱  
真矣無以異於夢也無以異於夢則今日之周徒  
蝴蝶用事耳安得周於其間若不然而以爲夢猶  
死也則夢中亦栩栩之所未始非周而何必浮世  
之周然後為周也人惟無遊於逍遙耳遊逍遙則  
覺亦可夢亦可生亦可死亦可蛇蚺蜩翼無非無  
待之時鼠肝蟲背盡為不窮之地譬彼窮指方茲

何用樂生而憂死是此而非彼也然獨心而  
理盡矣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  
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  
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靈源湛寂觸  
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  
故是篇立喪我之子基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  
莊周以卒齊物之意

通鑑第一

沈一貫註

養生主第三

內篇

人所貴於天地者豈非生邪苟無養生之主  
生何由生養生必資於知而知不足以養生  
也故稱神焉稱神尚有我而實非我能養生  
也故稱天焉彼日夜相代於前者生所由來  
而不窮者也故以火傳終焉不通於無窮之  
說而曰吾有以養生何有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莊子通卷之二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世裕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務知其所不知豈知知  
不可以言道而更為道累也故莊子每從知字發  
論一則曰小知不及大知一則曰庸知吾之知非  
不知不知之非知邪一則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  
所為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  
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  
者知之盛也一則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  
奈何故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於無  
為謂三問而三不答儵忽鑿而渾沌死聾聵失而

象罔得凡以明真知之不知也其詳見齊物論矣  
夫生者體之寓也知者心之靈也俛俛迷方趨死  
近矣生豈不貴知哉使其靈明內朗不滯不留何  
惡於知而世之人每每務巧利便徇物無涯以貌  
爾七尺之軀而營四海九州之養以忽然百年之  
景而圖萬世無窮之安好勝不已取物大弘卒之  
不量力而舉萬鈞者有絕膂之虞不度德而鬪萬  
事者有咋舌之痛豈非以有涯隨無涯而殆者邪  
彼方且賈餘勇之未試悲前事之未工不鑒覆轍  
而多為知以救之此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滋多

莊子通卷之二

二

無益更益禍耳故曰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欲免  
為知之害其惟及一無迹深根寧極而待邪道德  
之先本無善惡善惡之名起於有為有心為善則  
名必隨之矣有心為惡則刑必隨之矣吾無思無  
為順物自然而不起心以有為則善非吾善固不  
近名惡非吾惡亦不近刑善惡兩忘刑名雙遺順  
一中之極處真常之德養生秘旨盡於是矣故可  
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人倫日用  
無施而不可也督中也禪伯謂不思善不思惡是  
本來面目 貴在於不思非謂善不可思也莊





提刀而立高視四方亦從容閒豫而自得其得也  
乃善拭吾刀而斲之以寶其鋒焉夫刀可養若此  
生可知已故曰於庖丁之言而得養生之術也何  
以言之蓋心有天游而無幾微障礙之處其為隙  
與竅也大矣養生者未見真性是以觸處皆境而  
觸境皆礙既見真性則境無非性也於是心有靈  
機而眼無諸礙常游刃於虛空之中細惑尚不染  
而况麤塵能為之累哉彼初機之士未證真空則  
日月至焉而不能無退輪善養生者心心相續化  
化相乘雖復參涉萬境而真常湛寂與天之初予

莊子通卷之二

五

我者不異蓋境空則外猶有節之牛智空則內猶  
無厚之乃以空遇空無往而不閒暇矣雖然人惟  
無涉境易耳境又惟順易耳苟紛紛盤錯之會變  
熱姚佚之鄉與接為構何容易哉至人於此未嘗  
不怵然戒堅然忍默然運用而曠然成不建之功  
使天下用而不知過此則境知盡忘能所雙泯是  
以韻高德遠道遙埃壘之外而六通四辟於帝王  
之道至人方且光而不耀善藏其用而莫測其所  
以然善養生者如是哉此至真大士之游非獨寶  
精惜神區區一山澤之癯而已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  
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  
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與平聲

介者偏特也右師被刑而偏足本人刑非天使也  
因公文軒之譏乃反其言曰天也非人也何也人  
之貌皆兩足而吾獨一足此天之生我使獨也智  
非不能衛如命何哉蓋否泰窮通定乎冥兆知之  
所無奈何矣若必欲兩存其足而敝敝焉隨而謀  
之則心神困於內而形骸斃於外所喪豈直一足  
乎

莊子通卷之二

六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  
善也啄陟角反斲音祈王于况反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飲食如此其艱也樊  
中之養水穀自足無待於十步百步之求也然雉  
處此不處彼適其天也藉令處樊而神可王猶弗  
善也况反性逆情而神卒不可王何願於樊中哉  
郭子玄曰山澤之雉適而忘適神雖王而不覺其  
為善也亦通顧與上文不相蒙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久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或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縣音曉。號音號。戶音戶。樂音樂。洛縣音玄。解音蟹。

方內之人。有弔且號之禮。方外之人。直當倚戶觀化而已。乃秦失與老聃俱游方外。而弔且號。是以起弟子之疑也。秦失曰。始吾以為治喪者。老子徒也。而不知其慟若此。則非老子徒也。或哭之如哭

其子。或哭之如哭其母。彼其執滯凡情。妄見生死。而不自知其哀慟之過。是乃逃遁天然之性。背違固有之情。忘其所受之分。而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夫老子之生適爾來。生時自生也。老子之死適爾去。死理當死也。玄通合變。不厭其生。不悲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無所措其間矣。古者謂之帝之縣解。蓋有係為縣。無係為解。有生有死。為縣。無生無死。為解。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彼方偃然寢於巨室。而噉噉然哭之。是非老子徒也。弔以方內之禮。不

亦可乎。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指盡前薪。而火未始其盡也。火火相傳。萬古不滅矣。大化日往。而亦未始其盡也。化化相續。不舍晝夜矣。彼以天地為大爐冶。元氣為薪。而生為火。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郭子玄曰。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此亦其道之一端也。非莊子本意也。

人間世第四

內篇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復至人。豈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哉。人間之變無窮。而至人以其無窮者待之。故不嬰其患也。又闢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讀養生主。與人間世者。當知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行下孟反量平聲治去聲  
 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不以社稷為重而輕以喜怒臨人不見其過不自知其非也輕用民死不惜民命輕投之於死地也死者以國言多也量平澤死則舉而投諸澤難數若干人但可數猶草芥也民其無如無如之何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治國無假於匡扶亂國須資於拯濟也思其則欲效之法也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矣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諱音熙夫音扶暴音僕知之音智下同蓋行下孟反江若反疆其兩反惡烏路反

道不欲雜雜則事緒繁多多則中心擾亂擾則憂患四起是以百醫守一病適速其亡而不能以少間也故至人不求之人而求之已若存於已者未定使是非喜怒勃戰於胸中而欲救暴人之失服乎以暴易暴理之所難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常起於矜名知之所以橫出者常起於爭善名者相軋之物此善則彼惡此廉則彼貪名士相傾其常態也知者相爭之器此低則彼昂此勝則彼負兩知共闕必無俱生矣名與知豈可盡行乎以回之賢吾固知其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萬萬不為矜名

顯知之行而衛君未汝知也未汝知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述其前彼必謂汝顯智而要名也毀人而自成也且與汝爭善矣夜光之璧以闇投人鮮不按劔起矣其名曰災人災人者必反災之汝殆為人災矣夫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順應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故德音發而天下嚮會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2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  
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惡去聲惡用音烏焚音營  
下退嫁反偪紂音反拊音  
撫擠子禮反偪也好去聲

若衛君能悅賢惡不肖則賢君也有賢君患無賢  
臣乎衛多君子矣將焉用汝而求有以異故世治

則賢者無奇世亂則奇不可用此君子所以貴善  
藏其用也衛君既不肖矣汝唯無言言則將以南  
面之執乘汝而角其捷以不肖之人加以南面之  
威而逞其不根之辯萬鈞之下無不摧壓者雷霆  
之際無不辟易者斯時也爾目將熒眩不能以正  
視矣色將平下不能以莊嚴矣口將營救自圖免  
禍之不暇矣容將形見鞠躬擎蹠無不至矣五色  
無主七情爽惑而心且釋已之所操以成彼惡矣  
然則汝之未始見衛君也此一水也一火也汝之  
既見衛君也賢者猶撓而隨之滋其無忌憚之心

而甚其未來之惡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使淫暴  
彌增而虐燄逾烈也自汝入衛而更滋衛人之毒  
人之順其意而長其惡者始無窮矣蓋未信而諫  
言雖厚必且以為薄已也汝殆死於暴君之前哉  
昔龍逢比干之忠而見殺者何也蓋此二臣者誠  
欲脩其身而無使得罪於名教拊其民而無使得  
罪於公論必以其顯諫明諫而拂其上上之心桀  
紂曰汝為人臣而不與君同心專務沽名賣直黨  
下攻上吾不可以忍汝是以見殺夫人臣而有勝  
君之名則君不堪賢者而有勝不肖人之名則不

肖人不堪犯此兩不堪而欲免得乎何獨桀紂昔  
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此四國之所以亡者以  
其用兵不止而求利無已圖霸王於天下故也然  
則貪名利者堯禹猶不勝其惡而况其他乎蓋稱  
人之惡居下而訕上微以為知許以為直不孫以  
為勇本聖賢之所惡亦天理人情之常也知其為  
天理人情之常而處之有道斯可以游於人間爾  
胥敖二國名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充

人之所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惡惡皆音烏下同訾音紫

顏淵曰吾端肅其儀而虛已以待勸勉其詞而誠一不二庶幾正已格物之事其可乎子曰未可也夫端肅其儀則陽氣充溢於外而揚揚甚高神采渙而不定在常人見之不敢違耳能服人以氣不能服人以心也而自以為是因按抑人之所感以求盡其言而快其心謂之小學日漸之德且不可而况於大德乎吾想衛君必將執而不從欲其外

莊子通卷之二

合而內不毀歡然以相遇也詎能哉老萊之告仲尼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老聃之告陽子居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列禦寇之對伯昏無人曰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皆此謂也此顏不疑所以師董梧而鋤其色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臆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也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上時掌反斲音太謀吐頰反安也夫音扶

顏子不得其說復設三條以請教一曰內直言內心質直不整天直帝王之與凡庶均之天所生也理當大同善無彼此而安得妄自封執以求人之

莊子通卷之二

我善與不我善我若嬰兒之直往固無失已亦無取人之惡此一事矣一曰外曲言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若擊手跪足拜伏曲拳此人臣之常禮吾亦與世隆汗為之可也人必不我疵也此又一事矣一曰成而上比言守成說而比古道也吾之言雖實教適之矣而非我教適之也據經按典諷詠以諫稱古人之道以教適之也如此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雖直不病此又一事矣如此其可乎仲尼曰惡乎可當理無二而廣設三條汝之法太傷冗繁亦不安恬矣雖幸無咎僅自守耳而

胡可以化人化固未易言大化密移使人不覺  
潛化然後是聖賢作用今汝預作教方思慮可否  
猶師心者也師心胡可以及化哉其言雖教適之  
實也一句讀政法猶云法度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暉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  
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

道集虛虛者心齊也

齊側皆反下同語去聲易去聲  
鳴胡老反茹音汝葷許云反

以有心為之者任其所之而無非人以無心為之  
者任其所之而無非天故曰易之者暉天不宜不  
可以得道也心齋者齊不齊之心以歸之於大齊  
入寂反虛冥符獨化夫五官之用惟聽為寂而今  
其所為聽者無以耳而以心又無以心而以氣曷  
為而無聽之以耳耳止於聽而已此靜境之最粗  
者也又曷為而毋聽之以心心止於符而已雖與  
道合而猶未冥絕靜而未定也至於聽之以氣則  
遺耳目去心意外物都絕而天機獨存寂泊忘懷

而待物自應此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道體全矣  
然夫子猶曰惟道集虛而未遽謂之道者猶老子  
之教南榮趯也道未易言哉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經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  
焉者乎

幾音雞易音異為去聲知知上知音智散音  
闕空也夫音扶徇辭俊反使也知音智散音  
簡反德不及聖王為敬

顏子善悟聖人之教因復於夫子曰始回未稟心  
齊之教則內心封滯在我無非回者一稟心齊之  
教而形迹洞忘不知其有回也此可謂虛乎夫子  
曰心齊之妙盡是矣吾為汝言游衛之方若能不  
執不滯無固無我雖游其藩籬之中而不與之爭  
善道合則應機而設教不合則斂跡而藏神譬夫

宮商之鳴妙應而無迹使物自來不開門而延彼  
使人自和不為藥以治病處心於一無所營有感  
始通不得已而後起若是則庶幾其可矣人惟逃  
於深山大澤絕迹世間則易耳若猶在世間而時  
行時止絕無轍迹之可尋此為難事故無為而虛  
寂則易有為而善應則難無言而拱嘿則易有言  
而中節則難大凡周旋於人道之中而事求可功  
求成者此則為人使而易以偽若純是德性用事  
而前無將後無迎此則為天使而難以偽為天使  
者以無為為以無言言以無知知猶之以無翼飛

注子通卷之二

七

者也不絕迹而行地者也可不謂難哉苟能如是  
則無往而非吉祥善事矣彼鑿戶牖以為室當其  
虛闕之處天光入而明白生焉至人端凝寂靜而  
止於其所此其心中虛闕固蕩然有天游矣而天  
下之吉祥善事豈不隨其所止而止乎若夫心無  
所止不勝膠擾之多者此之謂形坐而心馳神明  
之所不居也烏得不嬰人間之災青邪徇徇地  
之徇安撫之意也夫徇耳目使內通而外於心知  
者五官不眩於聲色方寸又蕩於太虛萬靈畢歸  
千真並會雖鬼神猶來舍之而况於人乎是萬物

變化之原也是千聖之所樞紐而奉之以終身者  
也而又况其餘者乎持此道以應世庶乎免於今  
之世矣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用行舍藏觸機則應不為時亦不失時  
不以無心忘天下亦不以有心迎天下若春秋之  
於萬物噓之吸之而栽培傾覆不容其心應物無  
迹已事而人弗知此所謂無翼飛者也入則鳴不  
入則止者也無他無起心為善之迹故爾非天下  
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李元卓曰心非汝有孰有  
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

注子通卷之二

六

是百骸和合而幻生爾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  
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  
烏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  
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為忘也邪  
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為忘則聚鬼  
積塵皆可謂之忘夫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  
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  
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  
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  
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

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  
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  
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為  
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為識知身本於  
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  
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  
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  
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  
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  
見茲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

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  
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為未至亦安知支體  
聰明之墮黜為已至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  
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  
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  
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  
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真偽顏氏之  
子背塵而反妙捐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  
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也又奚貴忘余既錄李元卓論而題其後

曰忘仁義者不壞仁義存壞仁義之心者非忘仁  
義者也忘禮樂者不壞禮樂存壞禮樂之心者非  
忘禮樂者也忘支體聰明者不壞支體聰明壞支  
體聰明者非忘支體聰明者也掃形相之論則貴  
忘掃忘形相之論則貴忘忘掃貴忘忘之論則貴  
不忘人知無無之愈於無而不知未始不無之為  
至無無也嗚呼此大乘之秘藏矣又孰知為吾聖  
人之雅論哉惟為吾學者不能無滯於形相而彼  
得以忘勝之不知徒忘之與不忘一問爾元卓亦  
了是歟雖然吾之談亦補元卓之不足爾無上

事而獨以吾言為信又知道者之所嘗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  
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  
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繁無欲情之人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音攝使  
音試語魚



天下同清七性反與音余

葉公曰王欲有求於齊托我甚重第恐齊人空報吾禮而不急應吾求也夫匹夫抱區區之鄙志猶不可強而况諸侯乎吾甚懼焉昔夫子嘗語我曰天下事無論小大鮮有以無道而樂成者齊事若不成王必謂我奉使無狀怒我罪我不免人道之患矣齊事雖成吾必智勞而力竭戰喜怒於胸中而結冰炭於五藏病且見侵不免陰陽之患矣或成或不成而皆無患惟有道有德者能之吾生平自奉不過粗糲之食爨人雖執熱而未嘗有願涼

莊子通表之二

三

之心吾心之涼可知矣乃今朝拜詔而夕飲冰蓋任大憂重驚惶熏灼而頓改吾初也則事情方始而已有陰陽之患儻事不成又有人道之患二患并兼吾胡堪此夫子其幸來示焉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

夫音扶樂音各惡去志

天下有大法戒二一日命一日義子之愛親從天性中來命也世間萬事無以易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臣之事君以人合者也義也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無往而非君也雖欲逃之將焉逃乎是以事親者知命之不可解而惟親是從無敢擇地孝之至也事君者知義之無所逃而惟君是從無敢擇事忠之盛也若乃自事其心者亦有道焉知命之不可奈何而惟命是安雖哀樂迭至於前而

莊子通表之二

三

吾心自若德之至也既已為人臣子則奉職尊命而忘其身有所不得已矣何營營以生死哀樂溷其胷中哉子其行可矣此先破其慄懼之心下則教以權成之道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當乎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  
其六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  
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  
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  
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苟爲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  
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  
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夫音扶惡去聲幾平聲治  
去聲樂音各行下孟反快  
息浪反易去聲核幸格反與夫並平聲

凡交近則易親可相服以情遠則難接必相信以  
言言必賴人傳之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最難  
也人情喜心勝則言有餘美怒心勝則言有餘惡  
凡言有餘於喜怒者盡妄言也妄則聞者必且以  
爲誕而漠然不信於是乎委罪使者而使者殃矣  
故法言有之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庶乎全  
常者真常也情實之論必宣而浮華之言可略也  
經常也據理之言必達而倍鄙之談勿存也居常  
也平素之意宜悉而臨時之增可已也審應於玄  
黃之交折衷於詳略之際奉使專對信其難矣且

夫以巧戲較力者其初未嘗不明相歡謔也惟聞  
心勝而恥其不中不至於陰謀潛害不已蓋泰甚  
則巧有餘而多奇故也以禮序飲酒者其初未嘗  
不獻酬拜起也惟酒力勝而湛酒淫泆無復尊卑  
之倫男女之序矣蓋泰甚則樂有餘而多奇故也  
凡事亦然始未嘗不諒信而常終之於鄙薄始未  
嘗不簡易而常卒之以多事皆泰甚有餘而多奇  
之過也言者風波也虛相扇動而易起若風之生  
波動之易而靜之難者也行者實喪也實有指著  
而易失非空言之所酬也危之易而安之難者也

無鼓其風波而必求有以實之斯爲可踐之言足  
以固兩國之交結兩主之歡矣凡忿怒之作無他  
由也常以巧言無實與偏辭失中之故譬之獸然  
蹴之必死之地則意急情盡怪鳴橫嘶氣息勃烈  
於是咆哮搏噬而不可制蓋尅責過甚而不開一  
面之網是以執窮而撻遂應之以不肖之心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物理也故君子不强人以不欲不  
苦人以所難從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不以巧  
言偏辭激人之忿而起天下之風波苟爲不然吾  
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其常言可也

成任其自成可也。增設語言過其本度皆不  
之類妄也。遷令勸成殆矣。夫使所以行成也。豈不  
願成。顧美成有時。非我所能強。譬之嘉樹。不可以  
一朝成。須久乃可。強而戒之。則勸成非美成也。吾  
強而成之。甚難。人順而敗之。甚易。是故不免於悔  
吝。而不給改也。可不慎與。是故君子不持心以強  
物。而乘物以游心。不執中以好事。而託不得已以  
養中。吾為子計。惟任齊之報以報子之君可矣。何  
須作意以圖報乎。子方以為成難。吾直謂致命難  
耳。致命者。哀樂不易。施於前而安之。若命傳其常

情無傳其溢言。無遷令。無勸成。而已言之。若易固  
甚難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大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  
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  
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顏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  
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  
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

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  
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其  
音智町徒順反。畦音奇。町畦。畔埒也。勝音升。幾平聲。  
為去聲。夫音扶。屎同。蜾。市。軫。反。蛤。類。溺。奴。弔。反。蚤  
音文。蚤音音。拊音撫。

顏闔曰。夫蒯瞶。天與凶德者也。縱其無度。禍將及  
於國。約之執制。則禍將及於我。察物之智。偏明而  
照躬之心。獨闇。富有不善之才。而難與為善者也。  
傳之奈何。伯玉曰。吾聞存諸身者。未定不可以治  
人。正身要矣。正身之道。有二。身則宜就而不宜逆。  
以順相從可也。心則宜和而不宜同。以義相濟可  
也。然此二術。猶有患。朱盡也就而順從。可在於外。  
而不可入於內。入於內者。謂靡弱不植。而與之淫  
比也。和而義濟。可在於內。而不可出於外。出於外  
者。謂淺露不藏。以自顯伐也。正形就而入。遂與之

淫比則危不持顛不扶必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淪胥於溺而已此非所以處已心和而出不免於  
顯伐則我有沽名賣直之形必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因吾脩而擠之矣此非所以處人故皆不可  
彼若無知如嬰兒又若鶻突無町畦又若簡脫無  
等威則子亦和光同塵且與之俱徐而達之以入  
於無疵優而游之使自趨之厭而飲之使自得之  
若善醫之治危疾從而治之慎勿明諍顯諫而著  
其廉隅圭角之形使其駭而異之小則颺去而不  
親大則決起而不馴以反危爾身也汝不知螳螂

莊子通卷之二

三

乎盛其氣以當車轍而不自知其不敵此積伐其  
才美以犯之者也汝不知養虎者乎與之以生物  
則動其撲殺之怒與之以全物則動其決裂之怒  
虎本善怒而吾又不免於怒之禍之招也故不敢  
與之以二物而又密察其饑飽不失其飼養之節  
以達其怒心於未怒之先故雖猛亦馴則以順之  
之道制之也凡不免於死者皆以逆之之道制之  
也列子此下復有云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  
皆不中也此皆名言又不見養馬者乎以筐盛矢

以蟻盛溺愛之非不至矣偶有蚤蚋諸螿僕僕然  
羣聚而上緣於是恐其為患而拊之拊之誠是也  
顧卒然出馬之不意則非其時矣於是馬驚奮決  
破銜絕轡而身不免蹄齧之虞馬豈不識圉人之  
素愛已也而意方出於驚則盛怒之下疇昔之愛  
蔑如矣人情盡然也可不慎邪故與不肖人居者  
毋感其名毋以氣與之爭毋遽奪其故習亦無縱  
其故習毋嬰其怒毋乏其欲毋驚其不意毋使其  
怒而忘愛因而成之默而移之多方以揀之久而  
安之庶乎可雖然亦無用大多政法而不謀惟乘

莊子通卷之二

三

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盡矣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  
戶則液漏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祖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則辱犬枝折小枝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指繫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  
 之不亦遠乎繫戶結反散蘇簡反下同備亡言反見  
 音現女音汝惡音烏夫音扶祖側加反  
 柚音又蔽力果反措音口反幾平聲下同覺音教診  
 直信反詭音吼許候反

莊子通卷之二

其大蔽牛下疏有數千二字散木閒散無用之木  
 也構脂汁出也文木可用之木幾死幾見伐也言  
 予求無用久矣而人猶謂予有用數來睥睨瀆死  
 矣乃匠石始明言我之不才以全我生而為我之  
 大用使我而有用於世見伐久矣烏得有此大邪  
 且我汝皆物也汝非物物者奈何物我爾謂我為  
 散木而不自知已為幾死之散人夫幾死之散人  
 惡能知散木哉匠石以不才無用為散櫟以才有  
 用為散謂汝炫才矜世鄰於天伐則幾死之散人  
 耳豈知我無用之為大用乎故曰惡知散木以戲

匠石也匠石占其夢弟子曰櫟之意既取於無用  
 矣而何以為社哉不既有用乎嫌其以社為榮也  
 曰汝慎密莫妄言櫟非擇社而處之亦偶寄於社  
 耳彼方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假  
 令櫟不為社豈近剪伐之害乎且其所保與眾人  
 異眾人保有有用之用而櫟保無用之用不可以常  
 義論也汝以社譽則以常義譽之耳不亦去之遠  
 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  
 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莊子通卷之二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乘音盛  
 音鹿同  
 賴賴同夫音符拳捲也啞音視食紙反笑許救反醒  
 音呈  
 所賴即結駟千乘也大木之隱覆多能庇之焉軸  
 解如車軸之開解醒病酒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  
 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  
 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

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頭者與  
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  
也如上聲粗音疽七餘反杖音易環八尺為一圓麗  
如字禪音善解古賣反

荆氏地名地宜此三木皆中材用也柂檠也以繫  
扞獼猴者高名之麗富貴家屋棟也禪傍棺之全  
一邊者解巫祝解除者頽額亢鼻高鼻痔下病古  
有以人沉河而祭如西門豹事可見巫祝以為不  
祥而不知全生之為大祥神人之所貴也

支離疏者頽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莊子通卷之二

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會古外反撮于列反髀音陛挫于臥反鍼  
執金反繃佳賣反餬音胡篋音甲大音扶  
疏名其人支離殘病頽隱至臍有高出頂會撮髮  
髻古人髻在項後支離低頭故指天五管臍脰也  
在背支離偃僂故向上髀股骨為脅者攣縮而迫  
於脅也挫鍼縫衣治繃洗浣箕小箕鼓篋播米足  
供十人食也攘臂其間恃其無用而不竄匿也有

常疾不受功不任役也徵役則不預與病者粟則  
預支離其形者猶免人間之害而處常美之實如  
此况支離其德者乎知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  
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  
勝力之大有不可思議者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莊子通卷之二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之無用之  
用也  
接輿陸通以鳳比孔子也天下有道則聖人因而  
成之無道則聖人獨可全生而已以今之時而能  
獨免於亂世之刑者上智也矧欲挽而回之乎福  
輕乎羽德轄如毛也福易舉而莫之知舉禍當避  
而莫之能避畫地而趨其迹不可掩矣臨人以德  
招招乎與人爭善此其取禍必矣迷陽猶亡陽也  
言當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毋自表見以傷吾行也

又當委曲其行毋直往以傷吾足也。以有用則與彼為功物無用則自全其生割肌膚以為天下天下存而我則亡况亡我而無益於天下乎夫曲轅之樹商丘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皆以支離其德而為無用之用此莊子所以取於衰鳳之歌也。

德充符第五

內篇

德盛於內而形於外若合符契顧至人體妙虛玄游大無之境真應無應混然大同若老子之所謂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若嬰兒之未孩若愚人之心異於人而

莊子通卷之二

貴食母者則孔德之容也堂堂皇皇非其所貴也

曾有不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兀五忽反駘音臺王于泥反覆音福

則一足曰兀王駘與孔子分魯而教而實無所教從之遊者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此甚異矣果何人邪孔子曰王駘聖人也吾亦欲往師之直後時而未往耳夫人莫大於死生而王駘不為之變雖天地覆墜亦不失其故吾審乎至真而不與物遷以命視物而守其宗本者也蓋不流徇於萬物之顯迹而獨冥會夫造化之本初宅心於芬漠之區執樞據極以臨萬末彼末有遷移而本惟

莊子通卷之二

靜定近而物感之紛錯遠而天地之成壞與吾幻體之死生皆靜定之一感樞極之一運耳何足嬰其毫末哉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喪息浪反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若以分別想視道豈直楚越之為楚越雖肝膽同生猶分臟腑矣若以無分別想視道則我無物物無萬直一而已夫既謂之一

矣則耳如目目如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安知耳之宜聲目之宜色又安知耳目之宜何聲何色廢耳目而任心廢心而任知都忘所宜混然大同而已故遇境觸物第見其一而不見其二第見其得而不見其喪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則以纓弗其心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

莊子通卷之二

三

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為去聲夫音扶要音腰一知音

智假音遐

常季曰彼王駘之道不教不議惟觀照良知以得其心而使之虛夷澹泊以虛夷澹泊得其常心而使之循久不渝至無奇也為已而已無及物之功也物何為羣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故知衆動不能止一物而一止能止衆

物受命於地者唯松柏為真冬夏長青青受命於天者惟舜為真故能正衆生王駘得其常心止矣正矣而為物之所聚不亦宜乎幸能正生言其無異術以應上文為已之意言舜幸自能正其生爾而衆生即隨之以正成聚成邑以至登庸不能禦其來也獨舉舜者為其於聚人義尤切也夫王駘之為已也保完本始而不懼於物者也試舉保始之徵與不懼之實言之彼勇士奮臂一呼而雄奪九軍之氣彼獨求名而能自要者耳且猶若是而况網維兩儀包藏萬物第以六骸為寄寓耳目為

莊子通卷之二

三

假象外形而任知外知而獨任其一知惺惺一點靈光萬古不滅不變若而人者不為物所聚哉彼且待日之至而遙興輕舉以去人間爾人則自聚也彼何心於聚人乎假讀作遐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

莊子通卷之一

三

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說音悅處諸穀音遺中地不中並丁仲反佛音佛索色百反蹙子六反更平聲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子產執政不宜與刑廢罪人同行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之所也子矜子之執政而求處人先子之心有執政者也鑑有塵則不明心有執政則過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出言若是小矣子產曰子既刑矣而猶欲爭善子雖有德而闕處終不可補何猶不自反邪申徒嘉曰凡人自陳過狀餘辭強辯以為不宜亡者多默然

亡言省譽悔過以為宜亡者鮮子欲我之自反子則不自反矣夫人生死與夫形之全毀皆命也知之所無奈何也譬夫羿之所射皆中地也游於其彀中鮮不免矣萬一有免焉非羿有拙亦命不死也若不免於弓矢而志傷神困自恨其為謬免於弓矢而志揭意得自矜其為巧皆非達命之情者也我以命而偶遭其一鏃子以命而偶逃其彀中我笑以見少而子笑以見多昔吾未達於命之說未嘗不佛然於人之笑我也及遊先生之門達於命之說則廢然反其常矣不知先生之說我以

莊子通卷之二

三

善邪我之自反其情性邪吾與先生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子今與我亦游於形骸之內耳而猶以形骸求我是未達於命者也豈不過乎子產遽謝過曰子毋乃稱不俟言之畢矣

曾有不者扣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也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足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宿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形之安可解？見音現夫天音扶下夫無同行去聲語去聲斲音所詛尺叔反詛音癸幻滑辨反桎音質梏音穀

躡以別故行以踵也。尊足尊於足者，性命之真也。刑一足未虧其德，雖盡棄其百體亦未虧其德，而尊足者胡可不務全哉？宿賓恭勤貌，斲求也。詛詭，猶奇譎也。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方外之人，以名教為桎梏也。夫既以名為教矣，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陳迹既與，疵彙斯起，非為名而終不免乎名。自然之執必至之理也。其孰能解之哉？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天然刑戮不可解也。故孔子他日亦曰：丘天之戮民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參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鳴，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駢音臺它徒何知去聲期音基汜浮劍反樂音洛

其為人覺其有遠處也。傳國以為相也。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至人天情大定，寵辱不驚，無心於受而不得，不受故悶然淡漠而後應。本以為辭而心無滯固，反若汜然常辭而非真辭，顧其寂寞塵外之心，素著於物而純白不染之意，默動於人，故魯君以必授之政為醜，而不敢迫。猶史記趙王以公子無忌退讓，口不忍獻五城之意，故無何而竟去，使人思之不已。舉魯國無可樂者，誠信之著於人如此。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箠子食於其死毋者。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襲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使去聲。純，豚同。眴，音舜。驕，同。妻，所甲反。送，死弱也。取，音娶。復，去聲。

豚子之乳於母，非愛母之形，愛其使形之神為已。類者，母死則神亡，而非已類矣。故頃之皆驚散而

莊子通卷之二

走矣。翼者，飾武之具，戰而死者，無武也。翼將安施。屨者，裹足之具，則者，無足。屨將安施，皆無其本矣。神者，人之本也。無神，何以動物哉。為天子之諸御，必求少女之未飾者，與少男之未動者，為其形全也。全形猶貴之，而況於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之政，惟恐其不受，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死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

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皆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譽，音余。知，音智。滑，音骨。卻，音隙。離，去聲。

此一條是莊子學問之大宗，千言萬語總出於此。才貴全，德貴不形，何謂才全，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莊子通卷之二

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二儀雖大，萬感雖多，而皆事理之變化，天命之流行，隨之不停，推之不去，逝者如斯，日夜相代於吾前，適與之遇，則雖聖賢鬼神絕力至智而弗能違也。誰能測其所由始哉？故不足以滑亂至人之天，和不可以經涉至人之靈宅，和樂閒豫，四通六辟，而不失其兌悅之常。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停，吾亦日夜自適而無隙物來斯，應與之俱春，未嘗為時於心，而煦煦以生之物，接則時生，時生則事起，其機在接而不在我也。故天降之才，不為物所戕賊，善應而不應，不應而善

應是之謂天下之全才何謂德不形天下之至平者莫盛於停水可以為法雖大匠取正焉謂其內保真源而外不蕩於波流也惟德亦然內保其成而不虧其真源外和於物而不蕩於波流非成和其就能脩之以此脩德而安事於形暴惟不形暴則為真脩為真德物自感動而不能離也於是哀公聞尼父之談至人亦遺形骸忘貴賤稱德友矣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有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音因跂音企脰音脰說音悅  
癭音頰

闔曲也闔跂支離謂孿曲企踵支體圻裂也脰脰也益益也甕菴大癭癭病頸大如益甕也脰頸也肩有細小貌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建德體道遂使齊衛二君愛而忘醜顧視全人之頸翻細小有有不入於目也故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猶非誠忘者也忘形易忘德難何謂忘形易生相憐死相捐故忘形易耳何謂忘德難妄病易去真病難除人有德而不能忘則外滯已有德而不

能忘則內滯故忘德難人不難忘其所忘而難於忘其所不忘忘所不忘者此謂誠忘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知音智孽魚列反惡音烏斷陟角反喪息浪反鬻音育食音嗣警音

聖人游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以知識為禍孽以繩約為膠固以有德為迎接以工能為商賈不是貴焉聖人曠無思謀何以知為樸無雕琢何以膠為本無所喪惡乎貴得亦無所賣惡乎貴商此不謀不琢不喪不貨者天之所養毓我者也天之所養毓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天有餘慶矣又惡用此多事為哉故其形入也情非人也形與人同故與斯人之徒為羣情非人也故斯人之是非不得加於吾身形則人也故眇乎七尺之軀猶之人也情非人也故警乎不可制而

獨成其天也鬻養也鷦志遠貌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惡音鳥下同好惡並去聲稟音眠又如字選宜稱反

莊子通卷之二

四

惠子因莊子雅言無情難之曰人本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有情而後有生無情則無生矣何以為人莊子曰人生有貌有形貌者道所與形者天所授形貌既全矣惡得不謂之人故有生即謂之人不必有情而後謂之人也蓋人之手足耳目心皆形貌也無非天所授無非道所在也因而用之人理盡矣顧人知手足耳目之無情而不知心亦無情知手足耳目為心之所使而不知心非心之所能使皆天也道也無情而任天故手自持足自行居不知所之行不知所往心廢而形用矣故

貌與形全即謂之人不待有情而始謂之人也郭子玄曰有情為離曠而弗能也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為賢聖而弗能也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雖下愚聾瞽雞鳴犬吠不能有情為之也雖顏孔之際相去一分而不能有情得之也是以耳目不能以湯汪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未釋然又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無情則木石而已惡乎稱人莊子曰子之所謂情

莊子通卷之二

四

者有好有惡也所謂無情必如木石而後可也吾所謂無情者非木石之謂也未嘗不用好惡而未嘗用好惡也天下有自然從其自然者應之則好非吾好好無所好惡非吾惡惡無所惡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求多於生分之外以益生此吾所謂無情也所惡於情者為其益生也惠子又未明生之自生難曰人生幾何所以不死者日益耳不益生而有其身將安能哉莊子曰吾固告汝矣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久矣任之則身存矣生無待於益也有好惡之

情非惟無以益生而反害生故又曰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生又不可以有益也今子不然內蕩其神而不存外勞其精而不休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几而眠惜乎道與汝貌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為窮理盡性之資而特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與天下之辨者為怪也悲夫

莊子通卷第三

沈一貫註

大宗師第六

內篇

大宗師者道也道曷在曰天曰命曰無窮是也老子曰淵乎似萬物之宗莊子之所謂內聖者以此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二其知音智

人知天之所為而又知人之所為者斯至人矣知

天之所為者天莫之為而為者也順天而生無所加損此知天之所為者也知人之所為者凡人之所知有涯而所不知無涯以其所不知困其所知伐生之道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外同於物而內寧其心終其天年而不至於中道天此亦以人合天善用其知知之盛者也養其知之所不知說具齊物論郭子玄曰形雖七尺而五常畢具故雖區區之身而舉天地以奉之一物不具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由終矣然身之所須與夫理之所存者知有所不能知也知之所及者寡而身之所須與

理之所存者傳孰能求其備焉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皆敝斯以其所知害其所不知矣若知所知有極任而不疆川而不蕩則知與不知間相與會而俱全知之盛者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音扶知音智當去聲詎其庶反音句上文之意已略盡矣莊子恐人未解而淺視之故極力發揮云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其知盛矣然不能無患為其猶有知也天之所為無

知也無知則無待無當故無患人有知矣必有待而後當如待衣而後當吾體待食而後當吾腹得所待則為當不得所待則為不當不無紛紛計較之私安得無患而吾謂之盛者特為斯人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所待者無定着故也雖無定着不可謂一無所着矣終與天二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知之為患如此然則雖以其知養其不知而不能知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者非真知也世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非真人庸能無待而庸能無當庸能無患乎知到真

知然後知不累而天人一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其於世物可謂澹然矣何為猶有患蓋此等人有兩樣一是無欲人一是寡欲人無欲善矣寡欲者未能忘物隱微曲闇之中根抵存焉時至而發潛滋默長忽不知其流浪於物而欣戚萬感復將雲霧會矣庸免於患哉彼其不着於物亦賢於眾人而不能無待於物則遜於真人遠矣故必知天人合一者而後謂之真人天人合一者欲即矩之謂也人心即道心之謂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性命之謂也天生人以口鼻耳目四

肢是天即人人之有聲色臭味之好也皆出於性是人即天顧天無知人有知則天人始岐為二真人者來不迎過不留是以目窮天下之麗而未始有視耳極天下之響而未始有聽生無不足養無不周而未始有養生之憂欣戚萬感如春夏秋冬四時行於外而暑常入其肌膚尺寸哉夫然後謂之真知真知何患之有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適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暮音謀當夫聲假音

不逆寡與物無忤寡與衆一也不雄成有而不居  
成與毀一也不暮士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羣士自合不謀而致人與我一也若然則皆當  
而無過矣而亦未嘗以過當經心過非吾過夫何  
悔焉當非吾當又何自得之有是故登高不慄入  
水不濡入火不熱其神定其氣完其精堅非畏死  
而不死非貪生而自生是天人合一之知登至於  
道若斯之遠也此當字應前知有所待而後當當  
字蓋惟無心則無不當亦惟無心故當而不自得

何必有所待而後當乎若此則無患於知矣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覺音教踵音冢嗑音益哇音

真人寢無想故不夢覺無營故不憂食不求味故  
不甘息起於踵周身上下無所不至若無息者故  
深深若衆人則情溢神浮自胸以下穢德闕積徒  
咽喉間數寸喘不絕耳至於慚慙閉爲理所屈  
者言不由衷取辨口給此嗑言也徒若咳唾涎液  
之去口有出無收爲棄而已天機之淺如此皆以

徇欲無厭故惟深根寧極反一無二嗜欲愈淺則  
天機愈深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說音悅惡去聲訢音欣距音巨儵

古之真人與化爲體不知說生不知惡死不說生  
故任其自出而無所訢愛不惡死故任其自入而  
無所距逆來往儵然若翔翎飛翼之過太虛忽焉  
而已知其所以生即知其所以死既不忘其所始

則正而待之足以死矣又何起心求索預作死計  
但受生則歡喜逍遙以順天命之常無思無爲以  
爲歸根復命之謀既不以心捐道亦不以人助天  
此之謂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  
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頽去

其心志者心在心位也其容寂者無適而不靜也  
其頽頽者太樸無飾也凄然似秋殺物非爲威也



變然似春生物非為仁也故體道合變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隨物付宜而莫知其窮盡也兵法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夫善者猶若此而况於聖人聖人雖亡國而不失人心此善亡也太王不以所養害人是也郭子玄曰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而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而彫落者不怨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中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樂音洛他音駝聖人無為而物自歸苟樂物之通以我徇物非聖人也至仁無親而無不親有親則有不親矣非仁也賢者能不失時稱天稱時非賢也紛紛乎就利避害而不通為一非君子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外不失名內不失已名成而已失非士也真人雖不甚愛其身而以真亡身猶不亡若區區抱一節之行以殞其身此亡身不真人役也非役人者也若狐不借以下八子皆人役也因世人

尊廉而顯忠破析道德棄捐性命以偷一時之譽人為政而已奔命之不暇故曰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非自適其適者也真人者與天為徒雖天下譽之不為勸天下非之不為沮誰能役哉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與去聲下同觚音孤邴音丙濔音六反音觸音教好去聲悅亡本反朋疑當作明義有分別近於明哲義而不明含光

匿耀也有餘者乘人不足者承人既若不足又不卑屈謙尊而光也與者猶豫之義觚稜必堅真人觚而不堅無廉隅之迹矣虛近於華真人虛而不華真空之中妙有存矣邴邴喜貌崔動貌喜者好事乃真人不得已而後起非我動矣濔色憤起貌與猶豫也濔乎有進色而其德則止非我進矣厲當作廣誓志遠貌游於世者必可制而不可制放而自得夫連絲觀之意悅廢忘也深藏者多智數而冥然何言天機之自寂矣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

若縛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知去聲

刑者治之具以刑為一體不純用也禮者治之輔以禮為兩翼不純恃也因時而用智非我唱也循德而自動非我作也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為翼者禮所以行於世不得不任也以知為時者時至而事起有所不得已故也以德為循者事在身而非身之所為言在口而非口之所為率性自然而已譬登山者足而非足所能

莊子通卷之三

為若以為勤行之故則事皆可以人為而非天機矣此雖人之所為皆天之所為也勤行者以有涯隨無涯者也鳥足與論於天人之一哉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好去聲

真人常無心而順應故好亦一無心也惡亦一無心也好與惡同一無心未始有二也縱萬感異齊好惡迭異而其無心未始二也曷為而有一哉與天為徒因自然而不强作故也又曷為而有一

哉與人為徒因感而應應非我也天無為而人有為世人言天則妨人言人則妨天其相勝也久矣惟真人則曠然內不見其心冥然外不見其物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何相勝之有此所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也是之謂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對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與音

死生在人命實宰之譬猶夜而且旦而夜天也人

莊子通卷之三

之所不能為也物之常情也何足以嬰人之胃中顧人有卓然獨存而稱真君非死之所能死者胡可不是愛哉人皆曰天猶父也而任其陰陽寒暑莫之敢惡矣此特天之天非吾之天也况吾卓然之天可不愛乎生人總總必奉一人以為君謂君君愈於無君之利也故為之死而不惜又况吾有真君存焉而為喜怒哀樂之所戕賊死生變化之所震懼滑稽突梯之所榮惑聲味臭色之所移盪奚其可乎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首大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  
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  
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  
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  
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各反處上聲向音叶未音未譽音余夫音扶塊苦怪  
反樂音洛勝音升犯與範同淮南子作范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為道德則區區堯  
桀之辨無庸論矣在江湖則沾沾响濡之愛無庸  
為矣為道德者以天地為一身萬物為一物形生  
老死皆我也安知生之非勞死之非息而會生畏  
死為也顧吾所以善之何如耳如其載情而游任  
道而往不與物為始不與物為終無罣無礙蕩蕩  
自得可謂善吾生矣一旦奄然就盡執此以往奚  
所不可生為聖帝死為明神所謂卓然獨存而稱  
真君者與天地無窮可也且夫善藏者藏舟於山  
澤之中可謂固矣而猶有遜失故知世無可止之

物物無可藏之處惟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遜爾人  
者萬形中之一形爾豈獨人形可喜而萬形無可  
樂邪條焉為人又忽焉為非人總之出入陰陽而  
循環於天地之內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無極亦  
與之無極其為樂何可勝計而何必人形之樂邪  
此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而無所遜聖人之所游也  
彼善攝生者善天善老善始善終稱考終矣人猶  
慕而希焉又况樞紐萬物而齊一變化之源者其  
可慕當何如乎賈誼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澶沔穆

無窮兮胡可勝言李元卓藏舟論曰自物之無而  
觀之真常湛寂亘古今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  
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  
其不遷之宗故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  
地也負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  
遜之地不知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  
故吾雖欲執之而皆自冥冥中去矣故以火藏火  
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  
况舟山有體矣壑澤有方矣執而藏之有心矣彼  
造物者未始有物宜夜半負而走也古之藏天下

於天下者以此。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音扶，先去聲，長丁丈反。狶音豕，挈音拏，若結反。戲音義，馮音裝，處上聲，顓音專，頊音旭，禺音愚，少去聲，伯音霸，說音悅，相去聲。

道非空言也。有情實有信然，又非可指言也。無事為無形質，聖賢相傳代不絕統，而無受之之形，與其得之之迹，自本自根，莫為之根，生天地，先莫為之先，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生成覆載皆由此立。立在高而不高，在深而不深，在久而不久，在老而不老，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不得言久也。終始常存。

不可謂老也。自古明神巨靈，聖君賢相，神變化之道，立天地之極者，何莫由斯？皆自然之所為也。知

人之未始不為天，則知聖君賢相未始不為明神。巨靈明神，巨靈未始不為天神，地祇不必目狶韋氏伏戲以下為人，而標天地氣母以下為天，與道為體者，皆范造化，模萬物，運宰工之樞軸，而鼓真精之爐鞴者也。此又極言道之神功如此。狶韋氏上古帝王，挈天地者，舉天地之要，伏戲即伏羲，襲氣母者，入元氣之本，維斗，北斗萬古為天地之綱維，堪坏，神名人面獸形，馮夷，河伯也，清冷傳云，華陰

人，服八石，得水仙，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肩

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有熊氏得道，上天，顓

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禺強，北海神，人面鳥

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靈龜為之，使西王母狀如

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漢武時，與上元夫人降於

漢宮，彭祖壽八百歲，傳說殷相武丁，殷王高宗也，

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

乘東維，托龍角為列宿，今天官有此星，以上幽怪

之談，莊子時有之，列子更驚奇多矣，要之是氣所

磅礴，在人為人在物為物，在神為神，在天為天，與

天游者日之高明與物游者日之沉濁夫何怪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  
 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  
 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  
 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女偶音女  
偶長丁丈  
 反惡並音烏幾平聲易音異於音烏參七甫反  
 吾欲以聖人之道教聖人之才使斯人為聖人庶  
 幾近矣而猶不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  
 澹然忘世也又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

尤切而難忘故也又九日而後能外生有身而後  
 有患有根而後有欲尤難忘也忘生而後能朝徹  
 朝徹者如大明之啓旦而萬物畢顯破羣迷之暗  
 網飛天光之皎鏡也朝徹而後能見獨不恃言詮  
 不落擬議斷前際與後際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猶今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死猶生  
 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則  
 無死無生也人莫不以生為殺之所能死生之所  
 能生而不知生非殺之所能死生之所能生至人  
 之於物無不將亦無不迎無不毀亦無不成將送

迎逆毀敗成就皆不在我故其名為櫻寧櫻者觸  
 動之義與寧相反然天下之理惟櫻之而後成故  
 當其櫻之之時非毀也成也非殺也生也是故古  
 今不二死生不殊物我不隔而謂之上聖也以下  
 九聞者或古人名或寓言副貳玄墨無着無極之  
 義苞洛通達不遺不滯之義瞻明智慧之義攝保  
 總持之義濡役柔弱之義於謳逍詠歌之義玄  
 冥無義參寥無無義疑始雖始非有始疑無是始  
 矣齊物論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爲春以死爲夏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有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躄而鑑  
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  
曰女惡之乎曰亡句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  
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  
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  
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

莊子通卷之三

十六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尻苦羔反僂音呂齊音臍句音勾沴音麗開音開跣  
音仙女音汝惡烏路反下同亡音無彈音但鴉  
音鴛炙音柘夫音扶處上聲樂音洛縣音玄  
首春尻一體也若謂首春尻有上下中之異者猶  
非論一體之義者也且謂之一爾相視而笑無庸  
言矣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此子輿  
之言言造化至大而善變令予爲此拘攣不伸之  
狀也曲僂發背以下又叙疾甚僂之形狀句贅  
項椎也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爲患也跣

躄行不正貌嗟乎以下子輿又誅造物之善變也  
浸假而化化必以漸而合假成真也時夜候夜也  
鴉炙以鴉爲炙也豈更駕哉言不復更求他駕也  
至人體化合變無所不可如此豈惡死邪且夫得  
者時之偶然來也失者道之自然順也至人安之  
而不逆處之而不去故哀樂不入與解懸同彼爲  
物所結者不能自解矣蓋人於宇宙之中生之時  
少而未生之時多未生之時無待於物則無所懸  
而常解生則懸矣生而不以生爲者雖待於物而  
未始着於物是爲雖懸猶解也此至人以人合天

莊子通卷之三

十七

之事矣又况天大而物小我惡能以物之力勝天  
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  
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  
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爲鑊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成然寐遽然覺端音舛叱昌失反但音如夫音伏  
鏘鏘然寐遽然覺鏘鏘音莫邪惡音烏覺音教

叱叱聲也避令其妻子無環泣也死生猶寐寐耳  
寐者不願人之驚之化者豈願人之驚之哉故子  
犁叱令避也一氣分散復合他氣以受生則為鼠  
一肝為蟲一臂皆不可知任之造化矣人於父母  
之命尚不敢逆况陰陽之命而可違乎命吾死而  
吾不聽吾則悍逆為罪大矣陰陽何罪焉金之入  
範聽大冶之所為耳必請為鏘鏘則必以為不祥

金矣人之入範亦惟大造之所為耳必請為人非  
不祥人而何賈生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  
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觀之  
物無不可或問佛氏以三途六道為大阨坎乃莊  
子謂鼠肝蟲臂尻輪神馬無所不可此論孰為至  
當余謂黃蘗有言凡人臨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  
大無我真真心無相不去不來湛然圓寂心境一如  
見善相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見惡相種種見前

亦無怪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使得自在不為三  
世所拘繫矣今真人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善生善  
死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此時內外身心  
一齊俱捨豈不是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真心無相  
不去不來之謂其言鼠肝蟲臂一任為之者正是  
種種惡相亦不怪畏之意也焉有如此人而直墮  
惡道哉彼方游於造化之無窮雖聖級不歷而况  
六道乎惟置一牀寢疾而臥祇是不起諸見無一  
法可得學者但須心地乾淨勿患說鼠肝蟲臂便  
做鼠肝蟲臂此時由你主張不得

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在遊方之內者也外內

不相及而丘復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和聲惡音烏行下孟反縣疣音玄九疣胡此又觀去聲

莊子通卷之三

三

世人皆有所與有所為故所友愈多而無一人可依所為愈多而無一事可託此拘井跼虛動皆有碍沉迷濁趣汨沒下流一日不可知况于千古也

惟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雖游人間如在天上而宛轉跳躍於玄曠無極之中隨變任化相忘以生而無終窮之所矣三人者以此為友故以死為反真當哭而更歌可謂相與於無相與矣不治喪事而編曲鼓琴可謂相為於無相為矣以迹而論信非禮矣子貢雖譏之然豈知禮意者哉禮生於道道出於天人各有相生相愛之情故死而有號踊哭泣弔唁耐奠之禮及察其初而生無所生愛無所愛故天不以秋落為殺物不以霜雪為厲人有形則有散有新則有故萬代相送事理之

常斯則天人之際性命之初禮所從出之論也故喪不過三年毀不滅性降殺而下各有差等此可以觀禮意矣充孝子之心宜無所不哀豈三年之後可以易其始充仁人之意宜無不痛豈五服之外可以異其施蓋禮之有節從天節也禮有哀死而禮意有不哀者存也未聞性與天道者未喻此矣賜也達亦知斯人者脩行無有之事遺其形骸之用雖棄禮教要非凡人也故問焉方道術也道曷為有內外之辨哉舉其粗則粗舉其精則精中人不可語上恒民不可使知故聖人設教齊之以

莊子通卷之三

三

禮而不暇與人言禮意也弔者方內之近事而施之方外則陋矣聖人何陋焉彼方外之人陋我則自謂陋可也彼且方與造化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此天之徒而偶托於人間則彼視其身如附贅疣氣之偶聚也我之無所用也未嘗以為樂也死則如決疣潰癰復其無物之常快然矣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稱孰勝負哉彼謂初受天地之氣以生合集異氣以成一體亦猶于將莫鏹合集異金以成一物故彼方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不知為吾之肝膽耳目與人之肝膽耳目與抑異



物之肝膽耳目而偶寄於吾與此生之終又其生之始一及一覆不知端倪故雖不伏山林而常彷徨乎塵垢之外不輟操作而常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何能憤憤驚亂為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耳目哉編曲造歌詞也舊註未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造七報反請也畸音

夫子論方外之事津津矣然夫子不為何哉其心必有不欲為也子貢善問矣戮刑戮禮教者人生之桎梏也天戮天褻之中而又為之楮笏紳脩之類束縛之何以異於桎梏然治世者不得不爾也將以為世倡則治身又不得不爾也故曰吾與子共之一云戮與戮同并力也書云與之戮力亦此戮字夫天之於民固欲使先知先覺者教之教之而不行則必諄諄然復之海內之民在溝中則奔

走而救之故其心甚苦而力甚勞在天下稱先覺之民在其人直勞戮之民矣雖明知其為勞戮之民而終不能誘之以孤上天之托豈惟不能誘又不得不羣弟子而共舉先知先覺之職斯亦天命之莫逃者也故曰吾與子共之夫方分內外而均謂之方道雖殊塗必有統合子貢問方此又善問也魚所相詣而並生者水人所相詣而並生者道魚非水人非道死矣魚相詣乎水故一穿池而養已給人相詣於道故一無事而生已定若究而論則魚必江湖而後相忘人必道術而後相忘夫子

急於救世故不吝穿池之勞以養天下若三人者之為畸人則相忘於道術自放於江湖而不可以方拘不可以世俗之禮制者也子貢又問曰彼曷為而獨為畸人哉子曰彼雖不耦於人而實耦於天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彼願為天之君子安得不與人畸哉夫子貢未知禮意既為三人之所譏然此三人者亦畸人耳世俗之所驚禮教之所仇也徹上下合天人非吾夫子其誰哉自羣弟子而下源遠而流益分子思孟軻之言即荀卿已不能喻而况其他乎蒙莊之論乃聖門之秘藏而發六

藝之未發者也亦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質而得其名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惡音烏  
造七報反

孟孫氏盡道矣知天之所為非常知也進於知矣至道不繁人惟求簡而不得彼既已簡矣彼不知其所以生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將以其身化為異物以至於不可知之化而後已也惡知化之為不化惡知不化之為已化哉若吾與汝之未化在孟孫視之特夢之未覺者邪駭形形有變

化而可訝如楊布之衣白而出衣黑而入是也且宅且暮所徙之宅謂此身無常如傳舍也彼視體有駭異而心無傷損含有遷易而死非真實謂其毋實不死但眾人皆哭吾安得不哭此所以不戚不哀第且相與吾之耳而豈知其所所以吾之乎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十四字一句讀吾者哭聲凡我與吾皆親之之辭哭者必以吾我冠辭古今同也且汝嘗夢為魚鳥矣夢者汝也今之言者亦汝也不識言者其覺而飛游者夢邪不識言者其夢而飛游者覺邪不可知也然則未知

其孰為死孰為生也惡庸哭哉人適意則笑若所請皆適則忘適矣不及笑矣即偶有發笑亦天機之自推移非人力也不及排矣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於寥廓而與天為一是故謂之真人孟孫任真者也與天徒者也不可以人理論也鶴林玉露云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可見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劉海蟾不死之道海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求生乎此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帙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剔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造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

之間凡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軼音止語辭點音蘇刺音義恣音咨唯翻主反與音預知音智捶之蓋反整音躋碎也長丁丈反

游其藩言不敢望升堂入室願少游其藩傍間也鑪捶教訓之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復扶又反墮音灰去上聲知音智好去聲

仁者兼愛之事義者成物之功為仁義而忘仁義則真仁義也以仁義為美而為之其仁義小矣禮者持身之節樂者樂生之具為禮樂而忘禮樂則真禮樂也以禮樂為貴而為之其禮樂粗矣仁義主於及物忘之猶易禮樂切於治身忘之為難至

於坐忘則不覺其有身矣無不存而無存墮壞枝體形而離形無不照而無照黜罷聰明智而去智天地與我為一同於大通矣故混然齊合何好何惡條然變化何故何常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末由者見道之不可常而與化俱徂之謂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第... 冊... 4 反...

豈私貪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食音嗣任音壬趨音促局促催促之義

何故若是恐其舉天人父母之為怨也子桑實非有怨蓋念天地父母非有私而至於此命也命莫之致而致豈吾思之所能得知之所能知哉其心不與形俱備也如此夫

應帝王第七

內篇

無心而任化者不斬為帝王而默應帝王之道者也莊子之所謂外王者以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要平聲知音智

謂五結反

非人者是人非人之域也知人之善而謂之是知人之惡而謂之非斤斤察察以行其賞罰後世之治天下率是道矣而不知是非愈明賞罰愈多則翕訾之口愈增功罪之籍愈繁告訐紛然爭訟滋起天下愈不可治其始起於是人之是非人之非

其究至於非人之是非非人之非而賢者皆蒙不肖之稱矣此以智淪亂天下之過也智愈多則愈亂智愈少則愈治智有一絲之尚存則治不帝不王不但用數挾術之謂智有心迎而至之即智也故有虞氏稱盛帝矣然猶懷仁以求人之歸雖得人之歸矣尚不出於非人之域若泰氏則不然其臥徐徐其覺于于起居動息之外無他事矣呼我為馬即應之以馬呼我為牛即應之以牛隨物順應之外無他謀矣其智實信未嘗懷億逆之私其德甚直未嘗有將迎之迹而曷嘗入於非人之域乎

不出於非人之域者有是非也有是非則必多為之法以廣耳目明為之導以表嚮往使天下春春奔命於仁義而徯端滋起矣不入於非人之域者無是非也無是非者非頑然冥然之謂也以是來則以是應以非來則以非應善者自受賞而往惡者自抱愆而歸而聖人無庸心故智察天下而不損聖人之信仁澤天下而不減聖人之真無治天下之心而天下自治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  
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  
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知語去聲夫

音扶增音增聽音方音音音

以已出經身建其極也式義度人立法定制使人  
遵行無踰越也涉海而鑿河無成功也聖人之治  
豈必治之而使之不為亂乎若是則治其外非治  
其內也若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區區以正而後  
行則如小石之堅確能治於治之所及而已不能

注子通卷之三

三

治於治之所不及也鳥獸無知亦能避矰弋之害  
與熏鑿之患豈人之知而二蟲之不如哉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用知甚矣祇為駭愚之網罟亂俗之  
罟弋何益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  
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壞之野汝又何  
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參音了曠苦廣反壞力黨反帛音藝法也

與造化者為人與天為徒也厭則出六極之外又  
將超離三界矣汝又何以治天下之鄙事溷我哉  
游心於淡無思也合氣於漠無為也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非自然即私也無私無為因物付物而天  
下自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  
便執絜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

注子通卷之三

三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勸倦同易音異沐音出獲  
音素狙音直便音駢絜音

來治直吏反貸吐代反

嚮疾敏給如嚮應之疾速也疆梁勇敢也物徹疏  
明疏通明皙如指物之照澈也胥胥徒有才智為  
什長者易治也技巧藝之人繫結縛也言此人如  
胥徒之治事如技工之結縛而外勞其形內怵其  
心者也鳥可比於明王斯人而謂之明王則虎豹  
以其皮而見獵獲狙以其捷狗以其善執狸而見

亦可比於明王矣此皆以文章技能累其功  
涉虛以御無方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  
道與衆唯而無唯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淫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道與平聲夫音扶  
相息亮反下同鄉  
音向下同

季咸之相人太驗故鄭人更畏之不敢近恐聞死  
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於是乎輕其師矣壺子曰  
道有文有實文者事為之粗迹也實者神聖之秘  
藏也吾之教汝而汝之所既盡者文爾非實也爾  
固謂已得吾之道歟雖衆必得雄而後成卯文  
雖既必得實而後成道孤雌不卵徒文非道爾乃  
以道與世人抗而期其必伸勝心虛氣不推於庸

發安能伸於人之上哉無怪乎相人者得以淺深  
汝也試以予示之必有不驗者矣見壺子之地文  
則以為淫灰之氣應死法地文者土色也萌乎不  
震不正茫然無生不震則類不正則邪常人得此  
氣固宜死而不知至人無感魄寂體委乃有此象  
豈季咸所能及乎故曰是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  
發而塞杜之際如此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夫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莊子通卷之三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瘳音抽

杜權權所以應用者生機也雖杜塞而其端內存  
故季咸以為有瘳矣蓋常人有動無靜惟死而後  
有靜動則生矣故季咸觀靜寂即謂之死觀動萌  
即謂之生而不知非所以論至人也天壤者天與  
壤合即有發生之功視地文之孤陰不生有間矣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者言人間名實之事雖不  
交涉而交涉之端已發於最下之處如重陰之下  
一陽初動如冬春之際一氣潛回此生生化化之  
機故曰善者機也有此生意季咸安得不謂之瘳

子季咸識此亦可謂善相應人相也非至人相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  
 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齊齊同復扶又反鯢音倪處上聲  
 齊則齊一季咸見壺子之難知遂謂之不齊太冲  
 莫勝者冲然無物澹泊玄同不可謂之有不可謂  
 之無不可謂之動不可謂之靜莫之能勝故亦莫  
 之能知也如衡之平不可謂之昂不可謂之低也

凡有偏者易狀而無偏者難名有着者可求而無  
 着者難論謂之不齊固宜鯢鯢也桓盤桓也審列  
 子作潘音盤水之盤回處也止水之靜流水之動  
 鯢盤之水非靜非動而兼靜兼動皆盤旋縈回而  
 謂之淵杜德機則止水之淵也善者機則流水之  
 淵也衡氣機則鯢蟠之淵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壺子之機亦有九此徒示之三耳而季咸已遺其  
 二何足與論相者哉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及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  
 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離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委蛇音煨移弟舊音頽今據列子當作茅為去聲食音嗣  
 未始出吾宗在道為無極之真在人為未發之中  
 虛玄靜寂絕無疆陽之迹澹然至順豈揣摩之所  
 能到故季咸不能名因名為茅靡如草之從風也  
 因名為波流如波之隨流也而皆不敢定蓋至人  
 無迹之迹相術所不載宜其自失而走哉晁文元

曰我願以無所住之心退藏於密令人不可窺測  
 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立末後之相又如大耳三  
 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後之心此語足  
 以相發也然後列子自悟其學之未至歸而默條  
 為其妻爨忍辱也食豕如食人平等也於事無與  
 親因應也雕其琢復其朴塊然獨以其形立而廉  
 隅外飾之盡去也紛封散亂任其眾動之自如也  
 終其身如是至人之學務為無奇如此弟靡當作  
 茅靡季元卓曰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  
 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耳雖言死生

存亡旬日可期而似妙非妙特若神矣既謂之巫而又曰季咸者言感也咸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有心故死生存亡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夫壺子者以空虛不毀為體以淵明不測為用子有出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有心而感故每入皆曰見壺子無心而應故每至皆曰示示之以地文則歎其死示之以天壤則幸其

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冲則陰陽之中而莫之能勝天地之平也然三者皆謂之機動之微而見之先故猶得而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矣此季咸所以望而走追而滅也且曰見吾杜德機曰見吾善者機曰見吾衡氣機皆曰吾猶立我也至曰吾與之虛而

安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矣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壺子之心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勝而得亦以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敝然以天下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人

得而相汝矣此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知音智

不為名尸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知主言事不為先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體無窮之道游無端之塗天所付於我者吾盡有之而不見其有得蓋名本無尸謀本無府事本無任知本無主始則受無所受終則得無所得一虛而已至人之心



猶鏡之照物未嘗將送而迎待來即應去即止  
有應而無藏故能盡照萬物而無勞神之累也人  
心若有將有迎有應有藏則可以照一物不可以  
照萬物所傷多矣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音叔渾音胡  
本及沌徒本  
反音如昏豚之上聲

惟渾沌故能待之甚善亦惟無七竅以視聽食息

故稱渾沌七竅鑿又安稱渾沌哉破道德以爲  
義洩神理以爲聰明猶是也

莊子通卷第四

沈一貫註

駢拇第八

外篇

外篇者內篇之輔也大旨不出內篇縱而言  
之時則有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  
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莊子通卷之四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足是故臆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駢音毋縣音玄疣音尤  
藏去聲行下孟反推音

音黃筆六鼓惑亂意景音詠聚無用之語如瓦之  
音別離之結也窺向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故又作驚  
揚朱墨置政企同音器是音符脛音幸斷音短夫上  
聲無所去憂言憂不待去而自去也意如字

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為一也枝指手大指  
傍枝生一指而六也此皆生而有者故曰出於性  
然於同有之德為侈矣附贅附生之肉懸疣縣繫  
之瘤皆稟形以後方有故曰出於形然於本生之  
性為侈矣侈多也天下之為道術者多方於仁義  
之行仁義雖出於五藏之情然於道德之正為侈  
矣是故駢於明者亂色而離朱則以為是多於聰

者亂聲而師曠則以為是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而  
曾史則以為是駢於辯者游誇無用而揚墨則以  
為是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正道也正道者惟不  
失性命之情不失性命之情者可合可枝可長可  
短鳧脰鶴脰一皆任之而無憂也吾意仁義非性  
命之情乎性命之情宜無憂矣而何仁人之憂多  
也離朱即離婁黃帝時人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  
師擢拔也曾曾參史史鮑正正疑當作至正去憂  
去字疑有誤  
且夫駢於明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言日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累  
罰也夫音符斲音統齒斷也蒿好羔反亂也發音淫

且仁人之多憂何異於不仁者哉譬之駢枝者有  
餘於數固人之所憂而決之斲之不免於啼則不  
足於數亦人之所憂也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是決斲之類也亦憂也不仁者決性命之情以  
饗富貴是駢枝之類也亦憂也故意仁義其非人  
之情乎人情則天下安之矣而何三代以下之累

且夫待鈎繩矩規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  
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  
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响音吁離音麗繩音墨索悉  
各反  
所謂人情者性命也道德也人之常然也待矯揉

造作而成者非常然也何必屈折禮樂的愈仁義以遊於道德之間哉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魯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滅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滅奚事則挾筴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音扶殉松後死笑策同塞悉代反博之類也惡音烏

以仁義易性與以名利易性者何異此滅殺之譬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奚必仁義之是而貨財之非乎此節之言尤為無理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滅也而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屬音孰夫音扶

惟無所屬之為無係無着夫是之謂性命之情夫是之謂道德有所屬者皆非也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愧道德之不能故棄仁義與棄淫僻之行同而皆不敢為也余嘗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之談始於老而盛於莊蓋自仲尼沒支流分盜仁義名字者不可勝數如所謂擢德塞性以收名聲者不少大抵得聖人之用而遺聖人之體蓋以顏氏之學止而不傳之故宜仲尼有喪予之歎



填填滿足意顛顛高直貌蹊徑隧道舟舡  
躄用力貌蹊蹠矜恃之容澶漫縱逸之心摘僻曲  
拳之行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者上銳下  
方曰珪半珪曰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  
也知去聲下同哺音步縣音玄

靡摩順也蹠踏也已止也衡轅前橫木扼馬頸木  
月題額上當額形似月者也介獨倪睥睨圍曲驚  
曼抵突愚嘗謂疆搏弱眾暴寡智苦愚此有生之  
常理燕雀鷹鷂必無共巢牛羊虎豹必無同穴而  
謂至德之世人與鳥獸同族非虛言哉或者見禪  
伯有降伏龍虎者遂謂龍虎可游物無不可游也  
不知禪伯能盡龍虎而降伏之耶凡為禪伯者皆  
能降且伏耶道有所獨行會有所特遵而非其必

然者也否則其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其盡  
然者也蓋善政祛虎至誠化鱷大孝感鵲積仁馴  
雉今古耳目往往雖有然長者以為偶然真偶然  
非退托也至於豢龍養虎解鳥語游鷗羣者咸不  
必賢知而能則吾所謂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  
非人情物理之大較矣執此而謂上古之世人與  
禽獸更無別者不知幾萬年理所難信夫禽獸尚  
不能自相容也而能容人乎人所以免於禽獸之  
害者聖人功也大易所云穴居野處而教之以宮  
室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也罟網以佃漁也耒耜

以耕稼也服牛乘馬以代勞也日中為市以通有  
無也盡聖人安養天下之功蓋民待此而始蕃也  
彼異家書載盤古以來幾萬載而至於羲黃若是  
則所謂容成大庭之流亦蜘蛛螻蟻之不若耳蜘蛛  
能網虫螻蟻能聚糧彼天生天死而不能盡一  
奇猶稱至德之君愧矣故自有人類以至於蕃滋  
者聖人功也而莊子顧以為罪何也聖人豈不欲  
人之同乎無知而民必不能無知聖人豈不欲使  
民同乎無欲而民必不能無欲既已有知有欲矣  
必不能反之而歸於愚則仁義之說立而法制之

事行至於愈趨愈下愈增愈繁而至於周之末世則勢然而非聖人之心然也烏可以是非罪聖人哉謂馬之知而能盜者伯樂罪也然則獼猴之知而盜果也鼠之黠無不盜也蟻之知而僕僕然牽醜而附羶竊餘糧剩甘而藏之埕也蜘蛛之知而結網以睨蛭也此又誰之過也竭馬力而至於敗此東野稷之過非伯樂過也竭人情而至於敗此後世之過非聖人過也

胠篋第十

外篇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固

荷鑷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携囊而趨唯恐絨膝荷鑷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十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為去聲胠音區探平聲罔音向為大去聲下同竟音境治平聲殺音戕知去聲處上聲

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絨結膝繩也荷關鈕也鑷鎖鑰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陳敬仲七世孫食采于田曾哀公十四年陳恒弑簡公割安平至于瑯琊自為封邑至曾孫太公邪遷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侯通計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于剖萇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  
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  
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  
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制音口反其音長施  
勅紙反舍上聲

桀紂四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  
位而放其毒於天下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  
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之勢也楚宣王會諸侯魯恭  
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  
胤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  
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兵伐魯梁  
惠王常欲伐趙而畏魯會楚魯有事遂圍邯鄲故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非以實淵而淵實絕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彼竊鉤小盜刑罰加焉竊國  
之盜則享富貴之安而又兼有仁義之名頌功讚  
德者不絕於前凡先王所制斗斛權衡符璽之屬  
又皆為之資世雖有賞罰之典弗得而加則是重  
利益跖而使之不可禁皆聖智之法倒太阿而授  
之柄也蓋成子相齊犬施於民常以國量出家量  
入偽為仁義以收人心而因竊齊國故莊子有感  
而云寧獨陳恒古今事若此者多矣嘗疑天道亦  
瑣屑於小報應而茫昧於其大者當有別論不可  
一一決之於目前也乃莊子歸罪於仁義迂矣莊

子獨疾橫議者操仁義之名以惑天下而并追過  
於聖人仁義何過而坐參夷之誅哉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  
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  
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  
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入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

曰操葉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知音智彈音舟擺呂係反倕音垂行下孟反煇音藥殫盡也。擢拔也。擺折也。倕堯工人。鑄鼎鑊。倕身於鼎。使自嚙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鉗閉也。攘却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唳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戲義同樂音洛贏音盈耳響音會鉤音削音笑格音古百反置罟音嗟浮音漸音尖頭音結反滑音子八反解音蟹好音並去聲墮音交旋始鼓反喘音外爽音轉耳轉反肖音消舍上聲種種上聲夫音扶啍音諄贏裹也。小網有柄者曰畢。以繩繫矢射曰弋。罟罾

皆網也。筍曲梁也。削格即今鹿角馬槍以繩木羅絡而取獸也。置罟兔網。漸毒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頡頏滑稽也。不正之語也。解垢散亂汗垢也。附地之徒曰喘。粟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種種淳樸。役役輕黠。啍啍多言也。夫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田氏不齒於仁義之門。久矣。十二世有齊國。則仁義不用。故也。莊生更以為仁義之過。謬矣。其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蓋謬天下之不善人多。正賴仁義訓化之整齊之。而後可更謀去之。小人



益無忌憚矣。大氏天下之勢由質而文。若江河滔滔而下。孔孟亦疾之矣。况莊老乎。揀文莫若以質。孔孟亦欲之矣。何必莊老乎。顧揀之之法。制德行議度數辨上下。定民志若是已矣。若欲盡培而去之。是憤蚤虱而焚裘。若雀鼠而撤廬。恨馬之不前。斬而投之河者也。盖方是時。學術凌亂。人事變詐。紛紜反覆。殊不可人意。操剖擊之說者。不獨莊老之流。即荀卿墨翟之徒。往往有之。顧不知憤世之論。可言。不可用。其後秦并天下。遂乃收天下兵。鑄鐘鐻。徒豪傑。殺術士。焚詩書。一法令除異議。掃先

注子通卷之四

七

王封建井田禮樂之迹。略盡。雖不盡如莊生言。而几莊生言已行十七八矣。秦豈不自謂曠然更始。直追太上之前。反天下之智。以為愚。可萬世安也。而遽以亡滅。何哉。豈非仁義不施之效乎。於是漢皇帝與用陸賈之言。以仁義守之。賈名為仁義耳。尚收其效。而况仁義如先生者哉。仁義何負於天下乎。顧莊生之論人。亦時誦之者。何也。文不若朴。繁不若簡。揀夸以僣。天之道也。是故周鼎於倕。而嚙其指。周廟於金人。而緘其口。先王之不貴巧也。如是。是以文帝承周秦之後。清淨玄默。與民休息。

而不逞禮樂之事。此正得揀夸之道。雖黃虞當如是矣。以老子言之。所謂不以利器示人者。故世謂文帝善用老子。信哉。人何必絕聖知棄仁義。剖斗折衡。焚符破璽。而可以反太古之舊乎。鬼說之曰。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不然。其言甚大。聽之使人溺而易悅。顧其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為而行也。哉。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所不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

注子通卷之四

七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治平聲樂音洛邪音耶處上聲行下孟反

在者存而不擾之謂宥者寬而不急之謂聞古之御天下者存之寬之而已不聞有以治之也所以存之而不擾者人之性本自然擾則有加於性之外而淫之故不為也所以宥之而不迫者人之德寬以養之而後可急則變業而不可久故不為也夫性者民之性使民不淫其性治之如性而止矣

莊子通卷之四

六

非我治之亦非別有治之道也古之人如此有治天下者否乎哉自堯治之則使天下欣欣然樂樂則不恬有加於性之上矣自桀治之則使天下瘁瘁焉苦苦則不愉有損於性之中矣加之與損不恬之與不愉皆非德也不可久也人大喜則助陽大怒則助陰陰陽偏則不和使人傷形損性而中道天於是天下始矯強詰屈卓詭驚悍而有奇舉之行人趨於奇故舉天下不足以賞罰而譁焉日以賞罰為事於是懼斧鉞之誅而又慕軒冕之貴競貨利之謀而又計聲稱之好操兩心以御一

身兼日夜以謀一生與迹共逐日以所寄為事耳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此治之之過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說音悅相去聲知去聲商音來卷音

莊子通卷之四

七

舉偷音稅邪音耶齊音齊

人非徒謹於賞罰而已也而且有多方之眩有聲有色有仁有義有禮有樂有聖有知皆所以淫亂其德而相助其欲者天下如安其性命之情此入者雖有之不為病天下惟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日以此入者為治則天下乃始齷齪不舒愴囊急遽而趨於亂不能遺此八者已為過矣而又且重之愛之甚矣天下之感也重之愛之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且珍之重之非齊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佾舞而薦之於清廟

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吾且奈之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權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  
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  
哉莅音利見音現從音聽炊音吹

君子無樂乎臨莅天下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  
若無為無為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  
試之謂也夫然後能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

莊子通卷之四

寄託於天下之上故君子苟能無關其五藏無拔  
其聰明不動而變寂同祭祀之尸而龍章已顯不  
言而章默如萬仞之淵而雷聲已赫神順物而自  
動天隨理而自行從容無為恬淡虛無無心於萬  
物之交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飄惟其所之  
而無定迹使有罪者自受罰而去物亦不苦我亦  
不知有功者自膺賞而往物亦不樂我亦不知所  
謂在之宥之而已如是則天下自治矣又何暇於  
治之哉累塵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  
彊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無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儕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上時掌反淖昌略反劇音  
崔瞿曰不治天下則人心何由善哉老子曰治人  
心適所以撓人心也汝慎毋撓人心哉人心甚輕  
而易動排之則下進之則上上之即有殺物之毒  
下之輒嬰自囚之苦剛彊悍驚有死而不可制以  
剛遇剛不碎則折以柔遇剛蠲忿為悅摧英雄之  
壯志妙舞清歌解彪虎之嚴顏甘辭卑說廉察劇

莊子通卷之四

割雕鏤刻琢去彼鑛璞就此新錫熱腸生於順喜  
焦火不如冷面施於違怒凝冰奚若逐境隨波迅  
鬼疾神纒思維已遍周於諸界一俛仰即再撫於  
千旻夸父不能逐其影亥章何以追其塵故居則  
沉於淵藏寂莫而無迹動則縣於天去寥廓而無  
垠兩相馳而難仞非尋丈之可云價發驕騰若為  
控御故曰六馬可駕而氣難調奔車可靡而情難  
制險人心其若此夫何法以撓治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  
 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  
 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  
 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錮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  
 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莊子通卷之四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  
 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腋音懸脰音幸峴音危施音與  
 處上聲嘆音堪枕去聲新音斤推音樾春音籍  
 楛音習枘音人銳及嚆音虛交及知治並去聲  
 朕白肉也施延也爛漫散亂也春春相踐籍也殊  
 斷也桁楊械也離跂用力貌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言聖人之迹方為害物之具而腐儒不知反一  
 無迹方欲以迹治迹何荒亂之能拯哉故聖知乃  
 桁楊之接楛也仁義乃桎梏之鑿枘也會史乃桀  
 紂之嚆矢也絕之棄之而後天下可治也接楛械

莊子通 卷四

楔也械不楔不牢故桁楊以接楛為管鑿孔也納  
 孔之中者曰枘枘無孔則無用故桎梏以鑿枘為  
 用嚆矢鏃有孔能鳴者聖知為竊國之具仁義為  
 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之先聲而指擣也嚆矢即  
 鳴鏑漢匈奴冒頓作鳴鏑所射下無不悉射者  
 黃帝立為天子

此章蘇長公解佳今全錄之

十九年今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  
 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  
 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莊子通卷之四

生為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為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  
 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  
 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  
 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  
 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三八五

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  
可之光益以荒矣。治平聲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為勞  
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  
黃落而草木不以為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  
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  
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  
情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已隋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問音開復扶又反首去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  
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語去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問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為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為道則夫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偽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去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為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開二

第 21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 反內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為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敏耘不可廢也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為去聲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  
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莊子通卷之四

廿六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為無  
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  
之為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禪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十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為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莊子通卷之四

廿七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緝音民遠去聲

南榮越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

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

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

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緝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

猶曰明也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莊子通卷之四

廿六

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  
 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  
 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  
 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拊音甫髀音婢倘又學反掉音  
 音乃溮溟音南若渾音昏上沌音脉上

扶搖之枝者神木生東海上拊拍也雀躍跳躍如  
 雀倘然驚疑貌贊不動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天呼鴻蒙執掌衆多也無妄真也解獸之羣而鳥  
 皆夜鳴解離鳥獸之羣駭而夜鳴也昆蟲向陽啓  
 蟄也意讀為噫下並同僂僂輕舉貌歸言已欲去  
 也心養言治人之行在自養其心爾徒但也倫與  
 物忘物我雙遣也泮溟自然之氣莫然無知意云  
 云衆多也鴻蒙言汝欲治人無求治於人在自養

莊子通卷之四

廿六

其心而已但以無為養其心而物將自化矣凡人  
 以形骸用事則人我即生以聰明御物則情智漸  
 起此則已之胷中不勝其柴梗豈能上與元氣游  
 而下與羣生和哉故必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忘形  
 忘心而使物我俱遣大同乎泮溟自然之氣滂滌  
 其塵凡有為之心人之精魂常熒熒欲動不肯暫  
 休之物也魂既莫然神益清淨神既清淨則無所  
 不清淨故萬物為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根復  
 命而不自知矣所謂不知者非曰知之而付於不  
 知也知之而付於不知此於大道未融情想未盡

相去有天地間隔矣必渾渾沌沌不問其名不聞其情一聽之自然而無所繫於懷然後與萬物交樂於天交食於地各得其所而自遂其生生之理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莊子通卷之四 三十  
世人莫不喜同而惡異蓋以出衆爲心也而不知其不能出衆也有所聞於此而不能自信必因衆皆是之而後自信然則其才之出於衆人下明矣才出人下而欲謀人之國此徒見前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試者也倖不可傲

其喪人國也決矣存人國不能萬一而喪人國也萬有餘矣譬孤注然傲倖於一擲一擲不勝而萬瓦解矣非夫有國者之愚也國非小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常物治必非物者乃可以治之也苟明乎非物治物之說豈獨可以治天下雖出入六合遨遊九州獨往獨來逍遙乎絕人羣而遊太虛可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

莊子通卷之四 三十一  
向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處上聲挈苦結反撓而小反惡音烏

大人之教百姓不以我教之而以百姓之感教之猶影響之隨形聲然百姓猶形聲也大人猶影響也有問然後應之使物各得盡其所懷而我不先焉是百姓爲主而我爲配也靜則處乎無響動則行乎無方提挈萬物而復歸其撓撓自動之性以遨遊於無端之塗生死於無旁之門與日俱新無始無末如此而已未嘗以我爲主而強人之從亦未嘗於百姓本然之外有一毫之增加也故頌讚



其形似則與大道合同而不見其有已已尚無有  
豈復有羣有哉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行仁義禮樂  
而不離一切有為之事非至人也觀無者天地之  
友乘道德之正而逍遙於無為之業至人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  
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  
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於道者非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累上声

事情多端故曰匿義遠於道故曰遠仁近於道故  
曰親積厚也中順也易變化也天雖無為然不為  
亦非天也累薄也薄於義而不積當作積於義而

不薄此十條者皆言無無為亦無為之事而獨言  
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蓋莊子論無為詳矣又  
恐人遠萬物以求無為而失無為之宗故言物不  
可不為而為物者在於無為無為者天也德也道  
也不明於此則物皆不足為明於此則物皆不可  
不為不明於此則人道也明於此則天道也天道  
者君道也人道者臣道也天道與人道相去遠君  
道與臣道相去亦遠而不可混為一也君天下者  
不務以天自居而下為有司之事故天下之所以  
亂也

道卷之四

莊子通卷第五

天地第十二

外篇

沈一貫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化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

莊子通卷之五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治去聲

同治人平聲分音憤

此莊子之粹言也天地之化均無二化也萬物之治一無二治也人卒之主君無二君也故知君道者原於德而成於天無為可也凡天下之業何者不出於道以道觀名而君道正以道觀分而臣義明以道觀技而官工治以道汎觀而物理備故通於天地而與之均其化者混然大同之德也行於萬物而使之各適於治者順然汎應之道也居上治下者如禮樂刑政皆事也能有所藝局於一而

不相通者有司百工之技也并眾技而為事并眾事而為義并眾義而為德德混成而為道道混成而為天故古之君天下者以天自處無欲無為而淵靜通於一而萬事畢矣通無所通得無所得則鬼神猶從之而况於人乎彼有為者下侵有司之事亂天下者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剗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莊子通卷之五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尹子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行下孟反樂音洛分音憤王去聲處上聲

剗心者剗其有心之累而去之也韜包容也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以天下之利利天下而不視之為己私也顯則明者不顯則默而止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六音扶此類不能盡音王去聲下同知音智

夫道淵乎靜濇乎清故能應萬事而不礙彼金石

注子通卷之五

不寂無以應感聲由考起不考不鳴道惟無所在故能無應而無不在也萬物孰能拘之夫盛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與事通也惟本原既立大定而大慧自生故廣大圓通無不周遍也非其心之出也物採於外而不得不出也其出者暫而非常也故形非道則塊然一形無何死矣安能生生非德則蠢然一物耳何以稱萬物之最靈至人存其形生而與天地俱窮立德明道而與神明不測非甚盛德曷能與於此蕩蕩乎無心善應忽然勃然而萬物莫之敢違此之謂至德之人至幽而神至

冥而至靈渺漠之中真知炯然故深之又深愈深而迹從此出神之又神念神而精從此生故至無而不竭萬物迭求時出而直要萬物之歸隨其大小長短脩遠無所不可皆一虛無寂靜之所為也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音智索所白反喫苦擊反詬音構

注子通卷之五

登乎崑崙從高望遠向明而破其迷方返照而索其遺珍顧至真絕想非可以心求也至真離色非可以目取也至真離言非可以辨索也故知與離朱喫詬皆非所使使象罔乃得之離心離色離言而後通其妙也此廣成鴻蒙之旨也二氏亦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為妙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世豈知本于玄珠故在汝邊哉又曰千百文殊不能出女人定惟罔明菩薩能出女人定有友人戲指余僕曰此得道乎余曰此有道者非得道也友曰有道

與得道異乎。余曰：堯之時，比屋可封，豈人人得道乎？亦有道爾。今夫赤子嬰孩，愚人百姓，誰非有道者，而未可謂之得道也。友曰：何象罔之得珠耶？余曰：象罔定當得珠，當首使象罔何使三子不效而後使也。既象罔得珠，直宜嘉之耳。何稱異哉？駭之也。亦謂非所宜得而得也。友曰：象罔既得矣，而子猶謂其非所宜得而得不亦異乎？余曰：固欲言之，無三子索於前，象罔何由得？夫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恃三子非也。恃象罔亦非也。徒恃象罔則赤子嬰孩愚人百姓皆得道人也。無

莊子通卷之五

五

為貴聖矣。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務常德，不離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從有知而歸於無知，非有知，非非有知，而後可以得道。嬰兒者，聖人之所歸也。非與其為嬰兒而已也。故聖人使象罔在使三子後也。一象罔可以得珠，何為使三子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駟，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被音披，坳音同，數音朔，尊音知，音智，絃音該。

配天欲讓為帝也。坳危也。帝天下者，冕旒蔽目，黈纁塞耳，而齧缺之為人，也聰敏過人，其迹彰矣。而又乃用智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若與之配天，彼且將任知而失

莊子通卷之五

六

真，且將本視其身，而異視萬物，且將尊用賢知，而火速馳驟以亂人心，且將不能制事，而反為事所役，不能通物，而反為事所礙。既為緒使與物絃矣，於是不勝其累，且將四面瞻顧而逐物接應，且將一一而求其所應之宜，既物應而眾宜矣，且將逐物而去，無以自主，而失其常然之心。若是者，荷足以配天乎？雖然，生人之類，有族有祖，同居謂之族，所自出者謂之祖，族有眾父，祖則眾父也。公侯官長猶眾父也，帝天下者猶眾父也。齧缺之所操，臣道也，非君道也，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

父父以之為君一時亦可偽治而終不免於亂是治亂之倡也將溟淳散樸使後世受聖知之弊北面者嬰其禍南面者被其賊矣胡可以君天下乎北面之禍南面之賊者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故聖知北面之禍也田恒資仁義以殺齊君故仁義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嚳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堯子通卷之五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文公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夫子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華去声又平声女音女已音涼役音寇間音開多男子而授之職物各得所而志定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藏富於人何事之有聖人之居如鶉鶉野居而無常處聖人之食如鳥子仰母而無定

心聖人之行如飛鳥行空而無定踪世治則與物皆享世亂則混俗韜光厭世則乘化歸盡其氣之所之歸於天帝之鄉何辱之有至言至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闔本音

莊子通卷之五

闔蓋同落廢也佗佗耕貌史稱禹見罪人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夫世雖屢降俗雖舍變而禹繼治世之後未聞失德百姓未應便薄至此蓋聖人求治之切防亂之深故有是言也莊子此語意者本於是而托之子托之口耶郭子玄曰夫禹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也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者付天下於百姓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是以受非

毀於廉士而名列於三王也。莊子因斯以爲齊起於堯而彙成於禹，將以絕聖而友一遺智而守極爾。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責堯而賤禹哉？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莊子通卷之五

順喙音諱

太上初始之時，獨有無爾，既無矣，安得有名？雖無之名，亦無有也。至於無不能不化，而有始，謂之一。方是時，亦有一而已。眇然渾淪之氣而已，而未有形之可指也。一寓於物，而物得之以爲生，斯謂之德。方其未形之時，將有分授，而向在於分未分之間也。謂之命，如君之命，臣正在授受之際也。陰陽之氣，靜不能生物，必動而後生；動亦不能生物，必動者稍雷而後能生，雷動而生物，物成而各具其有生之條理，斯謂之形。形體成矣，神明與之俱而

各有彛則者，謂之性。至人循性而脩，以反其德，脩德之至，則同於泰初矣。同乃虛，虛乃未，而德與萬物通，雖與喙鳴之類，亦皆脗合。與喙鳴之類，脗合則與天地無不合，而其所謂合者，非以此配彼之謂也。其合緝緝，不知我之爲天地，而天地之爲我，混無痕迹。若愚若昏，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故謂之玄德，而同乎大順也。此莊子粹語，善形容性命天人之際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

莊子通卷之五

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叱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放音後，後復同，狙音狙。有人於此，治道若相做效，秩然有條，較然畫一，使不可不然，不然毫無假借，彼爲堅白之論者，本難致詰，而我以辨離之，分明易見，若高天之去地也。若是則是非不惑，而人心可正，可謂聖人之治乎。

老子曰是猶胥徒之必有事以靡見者技人之繫結以藝見役狗以善獵係頸而成愁思獲狙以見巧被繫而出山林此有心之過也何以治人子告若以未聞未知之道凡天下之物有首有趾而無心無耳者象如山河草木之類多於飛遊蠕動之類可見有心者不久而無心者久也此猶不足言也若夫有形之物與無形無狀而皆不亡者必無矣何以天下惟虛空不毀而有形者皆有毀也由此觀之不獨心當無雖形亦當無無心之至至於無形而後可長久也所謂無形無狀者何物動極而

莊子通卷之五

十一

止生極而死起極而廢是亦無形無狀矣而不足謂之無形無狀蓋止特動之對死特生之對廢特起之對安有相為對待者而近可謂之無哉故曰此又非吾之所謂也天下之治存乎人之自治耳而苟不忘所以治之心則為有己有己者不能治人必忘乎物忘乎天然後謂之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然後可以當無形無狀之稱而天下治矣天下不可以有治也

將問勉見季徹曰嘗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嘗君曰必服恭

徐拔出公忘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眾將問勉勉然自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兒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勉音免中去声失音故不音升處上声見去声見詩逆反見同流若同漢津音若作

莊子通卷之五

十一

至人之治不大聲色示好惡使人折而從我之所欲為也若是則猶自處於高臺之上而使人競起之舉投跡焉非不可以快一時之心而拂百姓以從已之欲違道以于百姓之譽非治以人而治以我於是天下棄其性而驚於偽矣故大聖之治不過披拂長養如春風之於百草使之各去其非而各成其性若彼自然而不知斯人也豈肯多謝堯舜而甘為之後哉我欲德而德已在矣溟溟其貴之謂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莊子通卷之五

十三

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音兮隧音途搨音骨械戶戒反叩仰同挈輕結反數音朔洗音逸楲音鼻楲武版反

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陰地道也搨搨用力貌械機器機關也數疾也瞞然羞貌於于夸誕之謂蓋掩也乏闕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友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段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通卷之五

十四

旭復扶又反夫入音符汙音芒譽平聲警音教渾昏上声沌不声治平声

卑陬慙貌頊頊自失貌天下一人謂孔子汙乎淳備哉謂芒昧深遠不可測量而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也又謂其獨任心志不受非譽而稱之全德之人自痛其學於孔子為風波之民子貢之稱丈人過其實矣蓋獨任心志不受非譽亦宋榮子之徒爾未足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猶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此人非真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聖人無用以時之所用為用斯乃真純備也真渾沌也斯人欲脩純備而



背今向古羞為世事徒識脩古抱灌之樸而不知因時任物之妙故知其為假脩也直脩者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明其必不驚也且渾沌之術在彼為彼在此為此妙絕智慮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爾

諄甚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

莊子通卷之五

五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甚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技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句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撓而小反昭音超樂音洛

大壑海也五行之內惟民橫目故謂橫目之民諄甚論聖治前三言頗近世法後二言入道矣德者神人之迹也故曰察神人則所以迹也上品神人乘理照物雖復明如日月即照而亡墮體黜聰心形俱遣故曰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空虛而無懷非闇色也故曰昭曠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身天地無不逍遙物我虛幻萬事銷亡矣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齊明心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睹四時之復命是以渾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莊子通卷之五

六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與平聲瘍音羊禿吐木反鬣音替操七刀反焦音焦

當去聲

赤張滿稽謂武王之征伐不逮有虞之盛而自傷見此事惟此患也門無鬼以為雖有虞之時非盛矣故反詰曰天下本自均治而舜偶治之耶抑天下亂而舜治之耶滿稽悟無鬼之言于是荅曰天下人心本自願治爾豈計舜能治我而君之哉舜之有治譬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有髮有病而後有醫爾故孝子進藥於父其色方焦然憂也豈願是哉聖人之恥言治天下亦此類也然則揖讓征伐均之衰世事也天下罹此患也久矣豈特今日哉標枝出物逐上而不自以為高也野鹿放而

自得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蠢然自動以相役而不謝其功也至德之世如此故民無可名之迹史無可紀之事後世莫之知而稱治則以有虞為首爾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說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諛音俞折音哲考華同嗑音合缶鍾應作垂踵強其夫反比音婢斤音賴

几臣子鮮不諂其君父者故世俗以違拂為盛德以將順為不肖吾未知世俗之論必然否也夫君父尚不可將順而流俗可將順乎乃以俗之是非為是非俗之善惡為善惡豈流俗之尊嚴乃過於君父耶執我而數之曰汝導汝諛則怫然怒而不自知其終身合譬類飾言辭聚徒黨為道諛流俗

之事也可謂終始本末衡天而不對理矣何也凡其衣裳采色容貌皆與人同無敢為異也凡其是非善惡皆與眾人同而無敢為異也是我亦一眾人也而猶自謂賢於眾可不謂愚乎知其愚猶非大愚也終其身不復覺悟者大愚也三人行而一人惑雖在迷方猶可反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今舉天下而道諛人惑矣予雖求為之指南不可得矣悲夫鈞天廣樂非委巷之耳所能知若折楊皇華俚野之音聞者皆嗑然笑何者流俗所知者流俗之言而高言非流俗之所知也俗言

莊子通卷之五

十九

當途持高言者固宜批頰退矣猶三人行而二人惑所適不得矣而况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不可得則彼惑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則我又惑豈若釋而不推之為無憂乎厲之人夜半生子亟取火而照之惟恐其似已也夫厲猶知所祈嚮胡今天下之皆惑而不反也折楊皇華蓋古俗中小曲也二垂踵即上文二人惑之意言舉足不定也引厲事作歇後語或有脫文厲惡疾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曾史行義有間夫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困懷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莊子通卷之五

二十

五臭羶薰香鯢腐悞塞也中顛中傷顛顛也五味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趣取滑亂離跂用力貌皮弁皮冠鷩鳥似鷲取其羽飾冠故謂鷩冠搢插紳大帶脩長裙柵維也纏繳繩也皖皖視貌

天道第十三

外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鬢屬平中，惟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辟音關，鏡音撓，中去聲。

莊子貴無為，乃稱運而無所積者何哉？天時人事，日夜相代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至變化也。吾不能與之俱化，而有所凝滯，去道遠矣。蓋無為非無運之謂也。運而不積，所謂無為也。天一日一周而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故萬物成。王者象天法地，撫運應時，亦運而不積，故天下歸聖人。因時變化，與世推移，亦運而不積，故

莊子通卷之五

五

海內服明於天地帝王聖人之德，而其自為也無不昧然靜矣。聖人之靜，非以靜為善而務之也。凡惡動之心猶動也，求靜之心非靜也。以靜為善而靜，則靜從外入，而豈吾性無物之本體乎？性本無物，由感而後有物，感雖有物，而無一足以鏡聖人之心。已去無迹，未來無朕，見在不停，此三心惟一，心一心惟一，靜也。而以何者動聖人乎？是故靜也。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天地萬物無乎不坐照矣。六通四辟，無所不聞，通之義。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

帝王聖人休焉，不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夫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矣。靜而神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虞上聲，卿去聲，素王如字，舊作去聲，閒音開。虛則實，實者倫，言惟虛故能應物，而物各得其倫。

莊子通卷之五

五

類無失所也。夫虛靜無為而任職者，不敢不盡其職，此治天下之要術也。百職有常，如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分定已久，各舉其職，自無廢曠，所以有廢者，則由上之人擾之，以多事。於是，有司望風順指，或救過不暇，而不遑盡心於所事也。上無以撓之，則下誰敢不舉其職乎？故堯舜雖日勞萬幾，而惟以知人安民為急，未嘗一侵人之官，無為而自治者，以此。此歷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善，以明無為之為大本大宗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陽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物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音扶樂音洛下同蓋音躋王去聲下同畜音旭

注子通卷之五

知此德者上可以得大本大宗而與天和下可以均調天下而與人和也蓋碎也生也天行則非人之所謂生死也物化則非人之所謂死靜即陰動即陽則非人之所謂動靜故至人之一身皆天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知音智長丁大反

推誠任物故下莫敢不盡其力執樞秉鑑故上未嘗不舉其綱恬惓無欲故吾之所需易供而臣民之事易辦兼覆並載故天地之和並應而四海之外歸心不俟智數之飛鉗簿責之紛擾而均衡和御太上之極治也彼管轄以下莫不藉口無為而

注子通卷之五

身無虛靜恬快之德以上供多欲之君而下御不靜之人無其質矣安所稱無為哉故管轄者徒以無為而益其詐讓之說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學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足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足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

莊子通卷之五

五

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其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辯音關比音婢一音彼分字去聲省

音音愚知音智下知謀同處上聲治物平聲下所治治人同

此以上皆莊子粹語分守者職分典守有司之業也形名者形實名稱綜核之事也因任者因其素分任其當然也原省者原亮其情省宥其罪也以天治民者此皇王之上道也無為之至德也時非無仁義渾然無仁義之名也降此而下尚以原亮為心不事操切至於賞罰而操切已甚甚而如中商之牛馬使民極矣故皇王之世非無賞罰而不用賞罰時一用之而亦不見其迹所以為至治末世之治但知賞罰不復知仁義以上為何物矣故

莊子通卷之五

五

書曰有形有名有之為言非所急之辭也驟而語刑名賞罰此閭巷小人最下之智鬪刀錐之利者所謂不可以為天下主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教音傲施音試主去聲

天德而出寧謂化育無方與天合德迹雖顯著而  
心恒寧寂故如日照月行春生秋殺書明夜晦雲  
行雨施既無心於偏黨豈有情於養育自然而已  
矣堯曰如子之言吾膠膠擾擾多事矣子之盛德  
遠合於天吾之用心特下符人事而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  
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

又將奚為矣

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  
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  
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

揭音傑

微藏去聲繙音盤說音稅太音太謾音慢  
意音憶下同幾音鷄夫兼音扶偈音調反

西藏書於周室將已所脩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

以示後王為治術也徵藏史守典籍之官因因而  
藏書也不許謂其為已陳無用之芻狗也十二經  
六經六緯也繙以說敷演以明其道也中其說不  
待其畢辭而中止之也大謾嫌其繁也物愷願物  
安樂也後言猶未說也牧養也固有已然也放德  
而行循道而趨無心自然之謂也偈偈勵力貌揭  
儋負也求尋也亡子逃人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  
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孰不盡於前而

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  
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  
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  
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  
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見音現下同研音研知音  
闕許覽又竟境同

三十五里爲一舍又師一宿爲舍跡與重同胼也  
士成綺見老子鼠穴中有蔬殘棄而於妹則不收  
生熟之物狼藉於前而聚斂供給浩無崖止蓋至  
人格量寬宏故其充足之外不復槩懷而於來者  
受之不立界畔士成綺不識也卻退也又言昨日  
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又覺已非引過責躬深  
懷慙悚不知此何故也巧知神聖之名常人之所  
希歧而至人以爲桎梏老子言汝責我以聖人之  
事而不知我於巧知神聖之域久自信爲脫過矣  
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即從

莊子通卷之五

二十九

汝喚作馬且有牛馬之實與之名而不受則再受  
其殃不必真有其實但人加之以名即是實與之  
名旣一殃矣苟爲不受則必復之是再殃也天下  
豈有不受而不再復者乎至人亦非爲避殃計而  
受之也聊爲綺言耳故又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  
服有服服者行習之意鴈行避影者側身逐老子  
後而不敢直躡其迹也老子曰學道之人當抱樸  
如愚而後可爾氣象巖巖高立崖岸爾目光馳動  
睚眦顧盼爾頰額高兀顯露華飾爾口語不檢夸  
張虓豁爾狀貌驕豪踉跄爲義有如繫馬而止貌

爲恭敬而志方奔馳不休也躁動而矜持不能任  
適而行也攀緣之心遇境輒發如弩機之迅速也  
不能虛遣明察而審辨勞心於是非之域也矜智  
任巧鑿其渾沌而多於其本性使人得以矚目也  
凡此十事皆虛詐之行而非真實之德若邊境之  
上有是人巡徼吏必以爲盜而繫之矣是故盛德  
容貌若愚去汝矜智乃可爾

老子曰夫道於其大而不終於其小而不遺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莊子通卷之五

三十

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  
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  
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棟音柄

奮棟爭鶩權勢也

世之所貴乎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  
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  
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去聲

形色名聲不足以得聖人之情故聖人之情不盡在於書也世豈識之哉雖然即形色名聲足以得聖人之情於我何益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扁符殄反斲陟角反推音鎚上上聲糟音遭魄音各反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大匠不能誨人以巧古人不能告人以意善學大匠者由規矩而自悟其巧善學古人者由詩書而自神其意若執紙上之虛言則已瀉之糟粕蕩無少味徒自勞其神明而已

天運第十四

外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觀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處上聲上上聲彷徨音旁皇招音招語去聲四方上下為六極金木水火土為五常九洛之事

未詳舊云九州聚落之事恐未然或指上古帝王之紀也夫事物之近其故尚不可知而况六合之外乎不得已則謂之自然爾而自然豈復有知之者哉帝王之治亦明其自然非有為也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易音異并音丙

至仁猶天地而孝猶方隅也孝者仁中一節之名也無親非薄惡之謂也無不親則無親無不孝則無孝有親有孝之名而仁之名分矣從殘忍悖逆

莊子通卷之五

仰而視之則孝為高為過從道德混成俯而視之則為卑為不及吾之言非高視孝之言乃卑視孝之言也真山非卑從郢而望真去之遠則卑之矣孝非小從仁而論之去之遠則小之矣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未離於迹而愛孝心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愛孝猶有心而忘則無心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無心之極親亦忘吾之孝而無孝名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求言孝思孝思維則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賢明底諒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至此則孝不足以言之矣豈復太息而稱仁孝之美哉故一節之行皆不足多務德尊道而百行皆出於其中矣至貴則國爵屏棄矣至富則國財屏棄矣至願則名譽屏棄矣是以道不渝也今道之所以為天下裂者豈不以人務一節之行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北門成初聞至樂懼然驚悚已而再聞則想悟音

莊子通卷之五

旨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惑物我俱喪乃不自得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允其聲鬱鬱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徵本作徵今依疏  
鬱沉執反償方問

汝殆其然訝其所解能近於自然也奏應也徵順

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倫理也經常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吾非能以意作之也吾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建之以自然春夏秋冬更迭而起根着蟬動循序而生一盛一衰文武各有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自為調和和氣廣布元聲四流仲春之月蟄蟲始作吾因其自然之理而驚之以雷霆之音尋之無端運轉無極第見一死一生一償一起以變化為常而反復於無窮是無窮之一旨豈可以聲色求哉子初聞之安得不竦然懼乎世本太清之下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莊子通卷之五

三五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三十五字非莊子本文乃疏語也今削去微本作徵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

充空虛乃至委蛇阮音鏗卻音隸知音故怠知音委蛇音隸移

及第二奏之時吾又用天之道與陰陽合其序與日月齊其明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乃谷乃阮悉皆盈滿而吾初無成心因物而付其聲揮動而寬綽其名高大而光明是故萬靈不離其所三光不愆其度天人幽顯各不相撓吾常建於太極之中而運乎無極之外化以不化為體不化以化為用故至樂者真道也道非心識何謀慮之能知道非聲色何瞻望之能見道非形質何追逐

莊子通卷之五

三五

之能及汝儻然立於四達之道而不知所從冥然倚於琴瑟槁梧之上而自弘自吟目之所見有涯極而稱窮力之馳驟有分量而稱屋自謂終不可逮矣形充與空虛等無墮體黜聰離形去智獨有委蛇任運而已汝以委蛇故而悚懼之情安得不怠息也

吾又奏之以無忌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生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林樂音洛說音悅焱音標苞音包

此第三奏也。再聞至樂，任情透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已賢於初聞，猶未盡也。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遺怠也。凡命之所爲，莫非自然，吾此咸池之樂，則調造化之心和自然之命，故混然無繫隨

化而生，若風動叢枝，百卉具暢，而不知其所以形。布揮四時，各得其所，而非由於牽曳，寂寥幽昏，雖聲而未嘗有聲，動於無方，而居於窈冥，雖千變萬化，而居寧極之鄉，故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徙，日新其變，不可執恒，至樂之道，豈主常聲也。世疑之，則考於聖人，聖人者，無他，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也。廢心而任形，置天機於不用，而惟百體之所爲，此之謂天樂，妙絕忘言，而心靈自悅也。汝欲聽而無可聽，分別情斷矣。安得而不惑哉。夫樂也者，始於悚聽，悚聽則鬼趣

爾次之以怠，怠故遁，情意稍悟，形迹稍滅，失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忘言忘慮，絕思絕維，而後與道有一分相應，必都絕分別，而後與無聲無臭者幾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眊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

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眊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行下孟反盛音成齊側皆反復扶又反數音朔眊音米推吐回反與音餘斲音祈

芻狗，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行筭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蘇，取草者。眊，魔也。言廢棄之物於時無用。

之更致他妖也孔子適宋與弟子講禮大樹之下桓魋欲殺之孔子去魋惡其嘗坐而伐其樹焉嘗遊衛衛人疾之刻削其迹應楚昭王之聘過陳蔡之間陳蔡大夫懼孔子用而強楚發兵圍之七日不火食傳轉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黎橘柚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

莊子通卷之五

三

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儻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嚙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嚙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嚙而不知嚙之所以美惜乎夫子其窮哉音結音治去聲狙側加反抽音又後音猿狙音疽衣音結音訖挽音晚去上聲儻音怯嚙音頰捧音敷勇反挈音苦結反

桔槔挈水具也牽之則俛不牽則仰虛已以游者亦宜然也此章凡六喻忽狗喻先王之教也舟車異用喻周魯異宜也桔槔喻游世之道也相黎

袖皆可口喻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後狙不可衣喻後世不可用周公之禮也西施之嚙不可學喻先王之美處不在迹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者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莊子通卷之五

四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音烏中心無主則無受道之質而道不止外事無正則無行道之具而道不行故由中出而不受於外則正不行矣即聖人不敢輕而出雖欲而道設教無由也由外入而無質於中則主不立矣即聖人不能強而入雖欲假學成性無由也道之所以不足聞者以是哉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

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貧之圃道遠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貧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道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音因 遺音渠翻音構虛虛同易音異保七刀天舍上聲潤

聲名人所同欲天下公共之物也不可以一人多

取多取必有物敗之矣仁義堯王之遺廬所以道入爲善之路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居必招招乎捐仁義以示人則僞生而責多矣古之至人第從仁義中假借塗路寄托宿止暫時游寓而不久居由此而游於逍遙無爲之墟食於苟簡易養之田立於脩身養性不爲物役之圃古者謂之採真之遊人情好富則不能讓祿好顯則不能讓名好夸則不能讓權當其時而操此三者則憂責方重而稱副實難爲之晝夜危懼若無以樂此有者非其時而舍此二者又以爲天下之困窮憂辱不幸也

我悲哀涕泣若無所容於世者冥頑無知不見道之一斑而惟匍匐於名利於內不免陰陽之患於外不免人道之患兩患交及必無一幸非天之戮民而何且夫遊於顯融之途則必任怨任怨有奪一有示諫上教下生善殺惡此入者所以正人之具不得不用者也然而用之者又不免及身之災豈易事哉惟有道君子喜怒不關於心死生不變於已與化俱往不膠於物斯則我大而物小爲能用之爾故曰正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若其心不然則天門閉塞必冥行徑趨而入於昏

獲陷阱之中矣故曰外無正而不行也桓温嘗歎曰貧賤日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非所謂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者耶比有貴人以命訊日者日者曰不祥幸矣猶未出於大不祥貴人曰云何曰徒不利於官爾可無死貴人蹙然曰是所謂大不祥也如天之福當出於死爾烏可以無官日者駭曰何公之心覆也貴人曰汝則覆爾我罷官則必死是兩不祥也死獨一不祥爾一不祥孰與兩不祥悲夫人之愛一官也如是哉已則覆而謂日者覆果誰覆乎哉昔賀季真以八十投老君臣動色以



民有親死不哭而人無議之者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議若後世有不哭之譏故不至哀而強哭哭以為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一之民也堯之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與踈者無倫而降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興而人不非者以親親為俗故也舜之時使民心競母孕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去胚胎纔十五月耳而已有誰何分別之聲蓋競教而速成故也速而成者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矣禹之時使民心變於是乎人各有

莊子通卷之五

心而兵革興兵革既興而順逆分殺人非盛德事也而不能無殺於是殺盜不為殺之律明別是非分析疑似不能大齊於物而真淳之樸日漓眇畦之辯日嚴人自為類以為天下耳非普天一覆之天下也是以民心日駭而儒墨並起其作始尚有倫類物我猶同其末流至不相容雖鄰不覿徒黨之分門戶猶婦女之有室家耳澆浪之風尚可言乎由是觀之則三皇之智所以鑿渾沌之竅而啓天下無窮之禍者也名為治之實亂之耳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

欲同之於五帝乃老子通毀五帝以及於三王夫其所為談矣故蹇蹇然立不安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鷄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莊子通卷之五

不可獲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奸音干夫音扶篇末同說音稅治去

聲鷄音逆復扶又反傳音附沫音未要音腰

孰古孰字奸干同鷄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使生子故曰風化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祝為巳子是知物性不同各稟大道咸率自然焉可極也人性亦然有弟則兄之愛不得不減失愛則兄



悲不得不啼亦理自然不可勉强自然者化也久矣丘之不與化俱也已不與化俱而安能化人必以六經說非化矣

刻意第十五

外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然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行下孟反離去聲論去聲好去聲下同治去聲朝音潮閒音開向音吁

四三

陳仲子爰旌目之流是也韓子曰山峻則不高水激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侔者其為人

不祥鮑焦之為人可謂不祥矣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脩者若子夏之居西河三子之居鄒荀卿之居蘭陵是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者如管仲晏子樂毅吳起申不害之流是也就藪澤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者如巢父許由之類是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者宛丘彭祖青烏公白石生陵陽子明之類是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莊子自謂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莊子通卷之五

四八

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並音淡易音異去上聲覺音教罷音疲

休止也知止則平易平易則恬惔矣恬惔則神不虧矣故聖人之道純任自然而已天地無心心若

萬物而無心聖人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寂然而  
太公物來而順應其生其死其動其靜一以天自  
處而已我不為事事至而自應我不為物物來而  
自為去知與事循天之理故天人咸宜神鬼盡服  
生死悉可夢覺皆適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樂亦可洛惡鳥路反

悲樂喜怒哀惡豈不出於性哉而更為性累手足

莊子通卷之五

耳目口鼻豈不出於形哉而更為形累妻孥子孫  
僕妾豈不出於我哉而更為我累性之則無不為  
吾用情之則無不為吾累所貴為天下君者為能  
役天下而不為天下役也所貴乎能役天下者為  
能清淨虛無恬惔寂漠而不為事以擾天下也不  
能虛無恬惔而能役天下未之有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  
德之象也

夫勞精竭形猶之撓源竭流其不可必矣然既曰

不動不雜之可已而又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是尚不可以無動乎此固學者之所當知也天一  
日一周而未嘗涓更停也海一朝一夕而未嘗涓  
更停也靜安在哉惟人亦然一寤一寐而未嘗停  
也開眼見明無非動也擁衾臥矣而魂猶營營以  
為夢也靜安在哉將為木為石閉門而靜已乎若  
是則無為貴人矣故水之清不在於流不流人之  
靜不在於動不動流水而濁黃河是也而天下之  
流而清者多河雖濁而不臭亦清之類也止水而  
清者鮮矣即有清焉特源而往者也斯亦流之類

莊子通卷之五

也人之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因任而  
我無情夫然後謂之靜厭動求靜安得謂之靜乎  
故水之清當於流處求之人之靜當於動處求之  
而棄紛屏寂以求靜何靜之能得是學者之急務  
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  
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  
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  
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

倫聖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蟠音盤

精神四達並流而不極至哉是言天地之所以不毀者以是而况於人乎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約哉是言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故曰天得一而地得一以寧體道君子當三復於是言按莊子此篇與學庸全無異蓋由中和正傳而得之者獨其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五句微不同此道家所以有世奚足為之

莊子通卷之五

論學者諦審焉

莊子通卷之六

繕性第十六

外篇

沈一貫註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音擅滑音骨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自完足無待於學善學者學以率其性可矣若如俗學則矯揉之私智爾以是求復其初戕賊已甚去之不愈遠乎情本順施無待於思善思者思當其理可矣若如俗思則揣摩之私智爾以是求致其明放析已甚去之不愈遠乎故謂之蔽蒙之民繕

莊子通卷之六

性於俗下郭本又有一俗字廣本無之余觀文勢宜無此字滑欲於俗一作滑欲於欲亦非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治平聲知音智夫音扶

古之治道者恬淡平夷而神明自照謂之以恬養知又率性而生無用知有為之迹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是故無知而不知無為而為為而不為大用顯著而本體不虧無所於忤無所於逆和之至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理之至也和理出於其性矣和故謂之德理故謂之道道德之名於是乎出德則際天蟠地化育萬物故謂之仁道則四達並流撈而生時於心故謂之義義則心見於外而物來附之則有忠實之名中心純實而反其自得之情則有樂之名信行於容體之間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則有禮之名夫此曰仁曰義曰忠曰樂曰禮云者皆從道德中來雖本降而為

未而不濼於未故足尚也世俗之所謂禮樂者則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華藻之具荒淫之器而與和理不相干此則禮樂之芻狗爾故天下從此亂矣彼羣生者莫不各正其性命而自家已德不必以此而冒彼也必為德以冒之使人各棄已而從於我安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濃厚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混昏上聲戲義同濼音驕以行下孟反知音智喪息浪反下同在昔三皇以來玄古無號之君在混沌芒昧之中

與一世同其澹漠當是時也安所用其知哉此之謂至一至燧人伏羲不能無為始取天下而為之矣故天下以為順帝之則而不復與道一矣至神農黃帝又取天下而為之矣故天下僅僅不危爾而去順又遠矣又至唐虞取天下而為之不務其源而與其流離析道之名而稱其善其善險敗德之名而稱其行其行然後去其真朴之性而從事於有覺之心心與心識謀慮競起而知不足以定之然後多為之容飾廣為之文章增為之簡策煩為之制度所謂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於是本質

埋湮而心靈壅溺使天下賢賢惑亂而無以反其性情之初於是道與世始兩相夫而不附道自道不可用於世世自世不復由夫道故世指道為方外而道詆世為俗塵憂憂乎不入也若是則聖人雖游於朝市而無所用之與山林何以異哉故曰其德隱矣惟德隱於世而至人之名亦顯若玄古以前舉世皆至人也誰稱至人者哉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見音現知音智下

承上文遂論隱古所謂隱士者非謂隱其身也非謂隱其言與知也適與時命相左而無由與其道於天下故稱隱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歸太一之途而混然大同登斯世於羲燧之前矣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藏其本寧定其性而待時之至然後行雖在市朝人孰窺其際哉此至人之所以游於人間世而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

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音洛下同

承上文因論存身古之存身者不以浮華辯言而顯飾其知慧知自知爾何用昭昭然示人哉飾知則外將以繁多之迹毒天下而內亦累其道德之和故不為也第危然獨居其所而反其性真已矣夫何為哉蓋飾知者棄大而從於小者也大道蕩蕩而不小行至德巍巍而不小識小行虧損道德之由也是故至人不務務正已而已矣正已者自得而已矣自得者樂全而已矣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奇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儻吐黨反圍音兩為音位

因上文論得志古之人不為軒冕所榮而縱欲敗度不為窮約所窘而競俗求容其樂窮約與樂軒冕同若以寄去而不樂則其所謂樂軒冕者樂荒

淫而已矣非自得之樂也故曰喪已於物而失其性於俗學俗思之務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外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向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蓋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涇音經涘音侯虛音墟

天秋多雨百谷之水皆灌注於黃河通流盈滿兩涯之間遠不可辯牛與馬涇通也涘崖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可居曰洲也河伯河神馮夷也旋四也洋海濶也若海神也虛小空也篤困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涇音經涘音侯虛音墟

尾閭泄海之所海水沃之即焦亦名沃焦壘空蟻穴也穉草似稗而米甚細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不止萬而名物則云萬也卒衆也九州穀實之所養舟車之所載其人卒不知幾億萬而斯人處其一也蓋天地之中有四海四海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萬物萬物之中有人人之中有我至微細矣取而譬之如大澤之中有壘空壘空之中有大倉太倉之中有穉米穉米之中有馬馬之中有豪末也而五帝之所揖讓三王之所征伐仁人任士之

尾閭泄海之所海水沃之即焦亦名沃焦壘空蟻穴也穉草似稗而米甚細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不止萬而名物則云萬也卒衆也九州穀實之所養舟車之所載其人卒不知幾億萬而斯人處其一也蓋天地之中有四海四海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萬物萬物之中有人人之中有我至微細矣取而譬之如大澤之中有壘空壘空之中有大倉太倉之中有穉米穉米之中有馬馬之中有豪末也而五帝之所揖讓三王之所征伐仁人任士之

所憂勞不出此豪末中矣。作夷辭此豪末以為名仲尼語此豪末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之多秋水平

河伯曰然則言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莊子通卷之六

八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分去聲大知音智辨音向撥專劣及說音悅

河伯曰據子所言則天地大豪末小矣以此定大小之名可乎北海若曰不可失物之器量無窮隨其所受之多寡而不見其盈溢物之時運無止隨其所遇之久暫而不見其斷際物之地位無常隨其所寓之貴賤而不見其定在物之終始無端隨其所變之生死而不見其新故是故大知之士觀遠察近則知小不為寡稱情即為足大不為多

取適不在有餘知量之無窮也證今明古則知萬古即一日不必厭其久活一日即萬古亦不慕夫長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則知得亦儻然不足以為欣失亦儻然不足以為戚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則知生非吾生新吾即故吾死非吾死故吾即新吾知終始之無故也計人之所知於萬億無數物中無一二爾計人之生時於萬億無數劫中無須臾爾而欲持此至小窮彼至大故精搖意喪卒不可得然則豪末果可以定至細而天地果可以窮至大乎安知不有細於豪末而大於天

莊子通卷之六

九

地者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夫精粗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埤音卑

河伯曰豪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則世謂至精無形可以定至細之倪否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

則世謂至大不可圍可以窮至大之域否是信實乎北海若曰人之目力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也從大視大庶幾可盡從細視大則目力幾何而能盡其宏遠之勢如蠡測海是也從細視細庶幾可明從大視細則目力粗略而不能精密分明如鵬視下是也精之爲言言乎其小之小也埤之爲言言乎其大之大也此猶異質而可辨何則未離於有境而非無義故也若夫無形則雖窮天下之數不能復分矣不可圍則雖窮天下之數不可復加矣此則不以形勢言而但以名數言不以目力得

莊子通卷之六

而但以心意致若可以盡其形容矣顧人之言說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言說得者猶物之粗法也人之心意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心意得者猶物之精法也不離於法猶不足以盡至精至大之說也至於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神口無所開其喙靈照無所庸其光若此者然後不可以精粗論直無而已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盡而不知無極無盡也然後可以盡無形與不可圍之說也此物情也此道體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為仁思動不為利不

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行下並反下同爲利去聲辟音僻約分去聲大人知道無不在在卽非道故應迹無常而不離於宗量等乾坤何所不愛而亦未嘗以仁愛自多無不仁亦無仁也高尚其事未嘗爲利又混同榮辱雖守門隸而不自以爲賤無不潔亦無潔也寡欲知足豈爭貨利而亦不以辭讓爲多無不讓無

莊子通卷之六

讓也適可而止不借人以興功不多食人之力而亦不避貪汗之名無不廉無廉也不染世塵皎皎與俗殊矣而又和光同塵不多辟異無不異無異也爲在從衆未嘗專已而又自然正直非賤佞諂無不可無可也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世之戮辱不可以爲阻不可得而榮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爲行如此蓋知是非之不可分細大之不可倪混然齊同而無迹可尋也故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蓋無是非細大之分而約之以至於極惟極乎無形與不可圍故然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

注子通卷之六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鳥下同以差差數又茲反功分音憤操平聲也王去聲之行下孟反性音生舍二聲河伯曰如汝所言是非不可分小大不可倪則無貴賤小大矣然滿目前無非貴賤無非小大此貴賤小大為在物之內乎為在物之外乎從何處定北海若曰以道眼觀物物無貴賤貴賤一也天之生賤與其生貴同道之寄賤與其寄貴同無定也以物情觀物莫不以在已者為貴以在人者為賤亦無定也以俗趨觀物時貴時賤如市價之低昂不由駟僮不爾又物貴物賤如名利之榮辱不由人情不爾此亦無定也以品級觀之則無大小之

注子通卷之六

可言因人所欲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人所欲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如豪末本小謂與丘山同大亦得以性是故天地本大謂與稊米同小亦得以性無餘故本無定也以績業觀之則無有無之可言因人所欲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人所欲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如東西相反本無功也然非東無以形西無以形東謂之有功亦可故曰功分定實無定也以好尚觀之則無是非之可言因人之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不是因人之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如堯以堯為

是桀爲非桀以桀爲是堯爲非知堯桀之自是而相非可見萬物情惑皆如此亦無定也故均一讓而或帝或絕均一爭而或王或滅吾安知爭者是而讓者非乎讓者是而爭者非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貴其貴各賤其賤存乎其時不可定也譬梁麗工於衝城而拙於室穴騏驎長於千里而短於捕鼠鴟鵂能於夜而不能於晝無定也若從是而違非從治而違亂猶從天而違地從陰而違陽皆滯色相徇人我之見與道不相應故曰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莊子通卷之六

四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

化疑舍音而於行下孟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

河伯曰如汝所言則貴賤既無門小大既無家是  
非治亂咸無定矣我之辭受趣舍必有所出不能  
兩行也終當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本無貴賤  
貴賤之名從反覆尋衍而得子毋拘執一定妄加  
貴賤於其間今與虛通大道蹇蹇而不夷也本無  
多少多少之名從代謝施用而起子毋拘執一定  
妄加多少於其間今與變化之道參差而不齊也  
必如國君之無私德若神明之無私福若天地四  
方之無窮域兼懷萬物無私嫗翼是謂無方之大

莊子通卷之六

五

德萬物之理一也初無短長大道無終始也而物  
則有死生生死者無窮之一變爾非終始也成之  
與毀相爲對待子毋恃其成一虛一滿惟其化之  
所之而不守其一形年有壽夭時有延促其來不  
可舉而令之去其去不可止而令之住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循理直前無勞措意是所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萬物之變流動無常安而待之  
必將自化何勞措意於其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

水火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言合於天者非  
 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  
 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  
 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行下孟反踳躅音擲濁落  
 河伯曰道之所貴於天下者為其為萬物極也如  
 子之言直任物耳道於是乎失其操矣然則何貴  
 於道而尊之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遇物之來不着不滯應  
 而無迹過而弗有必不以外物而害已之真故至  
 德者游於物而物不能傷非謂其迫之也迫水必  
 溺迫火必焚迫寒暑必害迫禽獸必賊豈有幸哉  
 言察乎安危定乎禍福謹乎去就而莫使其能害  
 已也此不着不滯之效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  
 者人之本然率性而有者也故在內人者人之不  
 得不然因感而用者也故在外所謂德者謂其得  
 夫天也非謂其得夫人也非不得夫人奉天而行  
 之於人也故知天人之行者本乎天得乎德踳躅

而不可定屈伸而不可常是故可以及大道之  
 而語真常之極矣此所以貴大道也河伯曰何謂  
 天何謂人曰凡天生自然者謂之天人為不自然  
 者謂之人如牛馬四足為天終馬首穿牛鼻為人  
 顧穿絡雖在於人而可穿可絡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者亦謂之天因天命而施人事則可以人事而  
 滅天命不可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得此  
 則謂之德德者自得之謂非名為得之謂也若以  
 得而徇名不謂之德矣既得其得謹守而勿失則  
 天命皆我是謂反其真中庸開卷言天命之謂性

有人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其解曰莫之為  
 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解天命二字  
 甚顯審如此則與莊子所稱天命何異要之大義  
 原不出此學者其諦思之以上秋水一篇總是一  
 意反覆有矩度可誦又曰莊子此種議論其詳見  
 於齊物論中大與吾儒不同吾儒言事事物物各  
 有定理須好問好察而用其中所以說無適無莫  
 又說義之與比故有精義之功不免於分別莊子  
 不然只要不着不滯無適無莫而已更不論義比  
 論是發揮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一句所以謂之

性命宗不免語上而遺下然合於天道矣是曾點  
之流見其大者佛氏之學亦如此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曰目憐心變謂蛇曰吾  
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  
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  
風曰予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  
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

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  
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蛇音玄  
吟初甚  
反踣初角反唾上臥反噴音問反躡音促折音哲蜚  
飛同

憐者愛尚之名變一足獸蛇百足蟲也變以多足  
企少足故憐蛇以有足羨無足故憐蛇蛇以有  
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目目以  
形用企神用故憐心天地萬物皆真自然明闇有  
無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  
希慕故舉變等以明天機之妙理也踰蹕跳擲

變曰我以一足跳擲而行簡易無我如矣今予蹕  
馳萬足豈不勞哉蛇曰不然夫唾而噴者實無心  
於大小而小大之迹自分或如珠或如霧散雜而  
下其數難舉天機也今我衆足乃天機之自張有  
同唾噴耳豈我能行之哉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  
而遲予無足而速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  
易邪吾安用足哉郭子玄曰物之生也非知生而  
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足不知所以行  
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愧然無心而自得  
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鑿或能或否皆非我也或者

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  
也蛇謂風曰予雖無足而行猶有象也予無象而  
鼓動無方何哉風曰予雖鼓動無方哉顧人以手  
指搗我我即不能折以足踏踏我我亦不能折不  
能勝人也恣其天機無所與爭也雖然時而颺起  
折大木飛大屋者惟我能也此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間  
民是非於豈塵之內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二  
像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御六氣之正變遨飛龍  
於無窮所勝孰大哉非聖人其孰能之蓬蓬風聲

踏蹴踏也一作鱗為藉蓋之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不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執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兄音現語去聲知得知失音智父音甫兕音似難乃且反處上聲

命非已制雖彼蒼亦豈能制命哉固有制之者吾無為用心也安於命非中智以下事唯聖人能之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并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漱泥

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仍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莊子通卷之六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予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符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少去聲長上聲行下孟反知音智洪音芒與音洛幹古旦反亦音幹聲倒救反音綱音附還音旋

境下同蚩音巨勝音升跳音此大音久與音釋解音

公孫龍徒以口舌勝人耳。堅白同異六抵如天下篇。惠子之術於道無一當者。喙口也。埽井淺井。蛙蝦蟆。幹井欄。瓮井中累。塹跖脚踏。還顧視。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腋臂下。頤口下。繫拘商。鉅馬。螭也。吐開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濩音卜。笥音似。

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先焉。謂宜其言也。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曰巾笥。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相去聲。鵩音究。搜於國中索而逐之也。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儵音條。從音聰。樂音洛。

循其本。反其初言也。言多則失其本意。必反其本。而後得言之情。汝之初不曰女不知魚之樂。而曰女安知魚之樂。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昔之然者。神告之矣。今反為不神者。求耶。我之知魚。

正知之。此濠上耳。天地萬物。一氣潛通。子非我。而。知我。我非魚。而知魚。豈形骸之所能隔。豈方類之所能礙。觸目而理。自流舉念。而意自得。矢口而言。自冥矣。子不必為我。而後知我。我豈待為魚。而後知魚哉。知之濠上。猶言知之。此處言不遠也。詞鋒圓妙。語絕意盡。惠子可與微言。辨壘旋破。濠水名。石絕水曰梁。全謂全不知也。李元卓曰：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不。

期知而知其妙此莊子所以知魚樂也若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為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乎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

至樂第十八

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也

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齊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爭於譽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

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樂音洛篇內皆同處上聲惡鳥路反憺音昏蹲音存誣音阮芒芴音荒忽下同天下有至樂者無有哉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安逸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然求聲色臭味而不得則大憂以懼此更以其所樂者為累矣富貴者多事而不得息壽者久憂而不得休烈士殉善以殺其身此又以其所樂者為累矣若是而果可謂之樂哉既謂之樂人宜懼忻鼓舞以往也吾觀世之為富貴名壽者皆誣誣焉如趨死地而出於

不得已之狀然猶曰樂吾未信其爲樂也若我之所爲樂者則在無爲而俗又以爲苦也孰是孰非果何所定哉雖然天下無不以有爲殺身者而惟無爲足以活身無爲之爲至樂明矣天以無爲故清地以無爲故寧天地以無爲合故恍惚變化而萬物生無爲者無不爲也可不謂至樂哉無爲者天地之道也人與天地遠矣其孰能無爲哉忠諫勿聽蹲循勿爭言不聽則勿賣耳誣與磬同碌碌也職職繁殖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長丁丈反嗷古甲反音叫

聞死感槩人之常情莊子獨非人乎顧其觀化之心素熟回頭一轉哀心頓微是以鼓盆而歌不失其常也鼓盆而歌非易悲爲喜亦非假物遺累只

是不失其常而已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曰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莊子所謂惡能無槩也蓋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之間有氣有形而情識愛樂因此焉出親姻眷屬由此焉成然以宇宙大觀揆之則百年須臾之寄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須以毒眼覷破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何容憂喜於其間乎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

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亦得此意矣巨室指天地嗷叫同呼也人子之於父母如上世不葬其親親死則舉而委諸壑當時不以爲不孝念不及於葬埋也故曰黃帝之時民有親死不哭而人不非者然至於其親有訛則真性之發必不容已雖於他人之父母亦然而况已之父母乎故曰是其始也惡能無槩是天理人情之至必不容已者也孟子之所以命夷之者正在此處作大機關輕輕一轉雖方外之士亦云仙人是忠孝人做莊



子若無此兩句此神鬼之所必誅天地之所不載者何以爲莊子其下所云然浮游於萬物之祖以大父母之命壓人兒女子之心似大義滅親一般道理直當如此有人讀此書謂莊子多了此兩句好漢只宜一刀兩段如龍女獻珠何用擬議愚却以爲不然如此人說正是吳起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手段惡稱大道故道在幾微毫釐之間差不得些小儒者謂之時中莊子謂之變化不直死殺一向做莊子所以發無情之論者只爲世人情多故諄諄若一向無情便亂道且此無情之論亦無

奇特庄家老子都會說死是死的頭路活是活的頭路終不成大家哭死了此是口頭言語没人毀謗却致疑於莊子之言是何見解有人臨生死際握兒女妻妾手悲啼不已人必以爲不達彼其兒女妻妾漠然無傍徨悲踊之意人又以爲非人此處看得道理正在天理人情之間差不得毫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肺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左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相化而化及

我我又何惡焉滑音骨虛聲同肺音帚廢音貴惡鳥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生肘間怪微也死兆也然吾方觀物之化而化今及我即死何憾乘化而盡已矣郭子玄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曠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楊大年好禪有八角磨盤之說後爲內召夫旨便溺俱下朱子譏其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止可笑他學力不濟不可謂八角磨盤非也學力到濟甚難曾子啓手足尚說戰戰兢兢今而後方免此聖賢不欺語滑

介叔柳生左肘意歷歷然惡之亦是人情只是道人一撥便轉不撥無何亦轉莊子通卷之六莊子之楚見空闕儼然有形擬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鬲饌枕而臥夜半鬲饌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鬲饌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于欲之乎？體體深賸，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頰音過，復扶又反。體音位，枕去聲，見音現，從音繼，賸音頰。

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則吾何患人死？則不待衣以為寒，不待食以為饑，徒有空知存如日月之在天地間，何貨物哉？無資則無患，南面王樂，何以過此？今請以小喻：大有虜中逃回者，悔其始之逃，而更欲亡之虜。中人問曰：復汝

妻子父母間里知識，而更欲亡之虜，何也？對曰：虜中文法寬疎，但有射獵馳驟已矣。今吾還中國，而征輸求索之繁，仰事俯育之累，四集於我，我何以為生？以是思虜中樂耳。然則體體之不願復生也，其意豈異是哉？故曰：望其曠，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此論，與佛氏輪迴之說異。至理自當如是。若佛氏輪迴，真是粘皮帶骨之論，未足信也。莊佛不同處在此：髑白骨有枯形也，撥旁擊也，捶馬杖

也從縱同

顏回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蠶，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特。女音汝，下同。綆音迓，五但水沙也，食音嗣，鰭音秋，條音杭，委音煨，蛇音移，譎音鏡，還音旋，處上聲，好惡去聲。 聖人因時變化，不一其能，與物委蛇，不同其事，名

止於實不貴非實之名義設於適不為非義之義  
故萬事條達而諸福總持道上古聖智之事於庸  
主之前反求而不解其謂必且以為設罔罪不細  
矣此則吾之不量未可盡言其不聰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種  
有幾得水則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蟻之衣生於  
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壑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  
蟻蟻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窟下其  
狀若脫其名為鵲擬鵲擬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莊子通卷之六

三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  
輅生乎九猷替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音韻獨樓擬音養上聲種  
音韻獨樓擬音養上聲種  
音韻獨樓擬音養上聲種  
音韻獨樓擬音養上聲種

髑髏雖死彼自知其不死故列子曰惟予與爾知  
爾未嘗死未嘗生也養心憂不定貌詩云憂心養  
養言汝果死而憂乎予果生而樂乎一氣之在天  
地無所不之化為萬類不可勝計或以無情相生

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  
情或一形而數變或數形而一變或死而更生以  
生而反死而形生之主未嘗斃滅是以聖人知生  
非我生死非我死是造物者握爐鞴之機出  
得不生機入不得不死也雖當其死而其靈燭不  
昧者存然則死者風火假合之形耳果可謂之死  
哉故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  
虜為蛤荇苓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蠶之為虎  
蛇之為龍又若牛哀成虎楚姬為蠶秦女為石枝  
離為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其為變化亦何限乎

莊子通卷之六

三

此一段分明即釋氏六道輪迴之說但輪迴從心  
性因緣上來此從形體因緣上來嘗觀三惡道中  
苦趣學人急急要解脫若莊子言似皆出於自然  
不必迴避其說孰是蓋輪迴之說佛為眾生說是  
出世法中之世間法也若發最上乘心者不必壞  
輪迴不必不壞輪迴身處汗泥中也是蓮花學人  
只管心地乾淨不必問他去處去處亦自主張不  
得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也反劉為豎今為  
繼言萬物雖有朕兆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得  
水土之際言物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

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絲在水中謂之龍蝦之衣也。阜也。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則為陵鳥。車前草也。陵鳥得鬱。朽則為鳥足。鬱朽蟲名鳥足。草名。俗呼墨草。鳥髯方用之。鳥足之根為蟬螞蟻也。其葉為蝴蝶。蛺蝶也。亦名胥也。一草而根葉異化也。蝴蝶化而為蟲。生於窠下得熟氣而化。其狀初出形潔若脫。其名為鵲。鵲投千日化為鳥。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日中并為蟲。曰斯彌斯彌化為食。醯若酒上蟻。蟻也。願輅黃輓九獸皆蟲名。蠶亦蟲名。一名守瓜。一名忿鼠。羊奚草名。根似蕪菁。青寧蟲。

莊子通卷之六

三四

名羊奚與久竹比合而生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程豹之白者。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達生第十九

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

莊子通 卷六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友以相天。離法聲夫音扶幾平聲相去養生者必務養形。養形者必務為世。故多累多累而何生之能養。可謂不達矣。達生之情者。衣取蔽形。食取充虛。世間剩餘之物。生之所無以為者也。不務也。如其達命之情。則又知生之必死死之必生。生死於此又生於彼。循環不窮。此理之常而苟竊

莊子通卷之六

三五

竊焉必欲留而生。遂此知之所無奈何者。也不務也。今夫養形必先之物。然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然形不離而生已亡者有之矣。然則聚物以養形。豈非生之所無以為者乎。豈知生之來非我所能却。其去非我所能留。知之所無奈何。有命存焉。而世人欲以養形存之不亦謬乎。養形既不足以存生。又何必僕僕焉為世人之累。而務生之所無以為也。不足為而以爲不可不為者。正不免為形役耳。如欲免為形役。莫如棄事而遺生。棄事而遺生。則無塵勞之累。無塵勞之

四三三

是則其心坦然乎澄然正與造物遊而變化日新  
故累日去而新和日生幾於道矣夫事何以當棄  
生何以當遺也棄事則四體寧謐而形不勞遺生  
則真純內完而精不虧若是則形全精復與天為  
一矣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細縕妙合則成有  
生之體分散變化又成他生之始真人形全精復  
與彼更生則聚散由我不由造化去來倏然出有  
入無是謂化移矣豈特能移而已乎精而又精皇  
天且將顧我以爲助挽陰陶陽滌日月之光而幹  
宇宙之機可也不但能移其一身而已也由此言

之養形不如達生達生則生自我存而命亦自我  
立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子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句先是色  
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  
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外物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棄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骨也故造物而不懼彼得全於  
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  
能傷也知音智居音姬語去聲遠去聲物焉音州卻  
隙同遲音悟音轉  
不雜不濁曰純天地之運萬物之變有情無情不  
離乎氣至人全得純氣磅礴鬱烈故隱顯惟意而  
無所不可非智巧果敢之例也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均是物類即相懸不過尋丈間耳誰稱至  
乎若夫不色不形者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者化

萬物者也惟先是色者爲能始物於不形而終物  
於無所化此元氣也得是而窮之者物安得而制  
焉故當獨往獨來乘正御變宅心於不淫之度藏  
身乎無端之所游於萬物終始出入之門一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於太上始物之境其天守完  
全而神無間隙矣物奚自而入焉彼得全於酒者  
猶忤物而不懼况得全於天者乎孟子言養氣在  
乎集義從心性上用工夫莊列言養氣在於窮元  
氣之初從天命上用工夫此世出世間之別先是  
色而已上下似有脫誤李元卓曰天下一車爾託

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幼化之擾擾  
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  
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得無傷  
乎雖然探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  
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  
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人而天心與物冥  
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  
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游動而無吟是  
謂天機無憂者天樂無美者天和相天而無助也  
事天而無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

復讎者不折鎔手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  
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於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  
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鏡音莫伎音至幾音  
于將鎔銀與鑿爲用然報讐者報其人而未嘗報  
其器不之折也飄落之瓦至於中人雖有伎心者  
亦莫之怨也皆以其無心故爾執此道以御世而  
天下平均矣闡天之天者以性遇物其究至於德  
生開人之天者以情遇物其究至於賊生老子曰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是也故不

厭其天而固守其初不忽於人而無動於欲雖在  
凡民亦幾乎至人之道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槪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  
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病僂音  
聲槪音掘木段也株音朱槪株拘言若槪株之拘糾

以五六月之巧累丸至於二三五而不墜處身執  
臂若株若槁而不動心惟蜩翼之知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不與易用志不分如此與神何異古  
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在專心致志而已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操七曹反下章同數音朔

數習也善游者心與水忘加以數習之功而舟可操也若夫善沒者未嘗見舟而即能操之無待數習而自能蓋沒人視淵若陵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自知無死地其忘水又有大焉者故無所遇而不閑暇何難於操舟大抵所要愈重則所矜愈深而心愈惛欲養生

全內者惟窮理達命雖萬死而有不死者存無所矜重而一出於閑暇可矣以物賭射曰注意所主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箠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為樂立其中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述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刑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背市軫反披蒲未反謹音

鞭其後策其所不及也守一方之事而不及於會通之適皆不鞭其後者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出也若福木之

無心而惟中是立則名極而實當也夫畏途十殺一爾便大畏之至於飲食男女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堙得非以山為戒而堙為不足畏乎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避者眾水弱人狎而近之則溺者眾所謂不鞭其後者也是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日夜兢兢而後可此聖人所以有座右之銘也按當作較全羽也音拂等帚也薄簾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肅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勝汝十日戒三日齋藉自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虛僑恃氣軒昂夸大無實而自矜也聞響而動見影而起心猶為物所移也疾視而盛氣神王氣堅而若不忘欲奮之意然形則不動矣至於雞鳴不變彼命敵而我不應灰心槁形忘勝忘負此非古之不爭而善勝者乎雞已乎列子作雞可闕已乎。僑高也仰頭也昔南唐求緩師遣徐鉉來宋以鉉善辯求一當之者不可得太祖曰吾得之矣臨期擇一木訥武人充館伴使凡鉉有言皆不答第唯唯耳鉉為之輟談天此乃假木雞也而猶爾况真木雞乎。

注子通卷下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子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縣音玄並音傍蒲浪反長丁夫反汨胡忽反曆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吾生於

呂梁之陵而安為臣梁之人不復他遷於物此吾之故也長於水際而日與水游不思不勉內性安之故曰性也雖然吾能從水不知其所以能從水莫之為而為天實為之故曰命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注子通卷下

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鐻音錄齊音同譽平聲朝音潮滑音滑見音現與平聲郭子玄曰公朝若無政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蓋因物之妙故疑鬼神所作耳

錄樂器似夾鐘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鈞齊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然為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見音現中音衆御中規繩如織繩文繡使之回旋如鈞百往百返

皆復故迹也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必敗明神之不可勞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狃忘足僕之道也忘要帶之道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倕音垂堯工人也倕音雅要

亦如此適安也會合也是非兩忘此中心之安適

也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事接而不知其所從此心與理會而無不安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初尚有適之情久則併與適忘也此之謂直適有孫休者踵門而託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履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無中道天於龍首跋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夫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鷄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託敕鷄珍反難乃旦反巔音損惡音烏下同長上聲知音智跛彼我反說音悅鷄音位樂音洛下同委音委蛇音移舊如字謂委蛇泥鰻也歎啓如字鷄音兮鷄音晏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遙無為率意自為非恃而為之也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海鳥之喻譏淺見不可語大道也歎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

莊子通卷第七

沈一貫註

山木第二十

外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句子出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矣萬物之祖者生天生地之本而所稱象父父者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有為人夫父之德天下皆親之愛之願為之子孫安有子孫而忍戕其夫父者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此皆畫地而趨迹章章不可掩者與夫人之徒爭尺寸而求人亦與之爭何可必得故欲免於累者唯道德之鄉乎蓋聖賢之生必不與草木同腐患其能龍而不能蛇能上而不能下爾道崇於天而德卑於地如江海之為百谷下彼又何區區與人較材

品而生不肖人之心者子出山子字上當有莊字傳者事可傳行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句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實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夫音扶

君子曷嘗無材而患乎有其材故材不足以周身祇為殺身之媒耳此又不若無材之無累也故至人往往有槩於臃腫之材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

見殺此其分爾豈以不材為可免邪山中之木主  
人之鴈其間不能以寸矣故曰吾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張羅者於有鳥無鳥之間乃始得鳥養生  
者於材不材之間乃始全生圓機妙應固難底滯  
然此亦姑應之之辭非決然謂可故繼之曰雖然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道之為體不涉兩端  
亦非中夾材不材之間故未免乎累也若夫乘道  
德而浮游者不然無譽無毀不可得而貴賤一龍  
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  
潛和而不垂豈材不材之可名浮游乎萬物之祖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畱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  
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  
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遂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

者為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離去聲齊如字  
辟音開去皮去欲  
去累上聲酒音洗樂音洛

此當與昔帝華胥之夢大禹終北之游並觀世未  
嘗無此國也雖然隨其心爭則土爭吾心有華胥  
天下皆華胥矣而況其一身乎我建德而德建矣  
以魯國為皮者吾有魯國而不忍捨吾見有於魯  
國而不我捨黏皮帶骨膠而不可開故以域進以  
域退以域喜以域憂以域生以域死何能無患刻  
形去皮洒心去欲形神俱妙我尚無有而何有魯

國是去人而獨與神俱者也建德之國立德者也  
其民愚朴寡欲無文守質知作而不知藏見在而  
足與而不求其報視棄其餘猶棄土也安知孰為  
禮孰為義哉恣其所之而與道俱矣之國也少私  
寡欲之國也君能剝形去皮洒心去欲則可至矣  
無形倨除僑去慢與俗和光也無畱居無懷故土  
勇往精進也此皆所謂剝形去皮者也少費寡欲  
知足常足所謂洒心去欲者也故涉江浮海而遊  
於無窮恣其所之而蹈於大方彼其素所隨我自  
聲色車服以至於妻子親識官司民卒之衆皆吾

入道之資而不能為吾憂為吾累超然獨往君自  
此遠矣凡人之不免於患者我不忘人故內累生  
人不忘我故外憂至堯有天下而不與故不有人  
亦不見有於人兩無憂累之患使堯沁沁焉以天  
下為事堯德衰矣君能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  
大莫之國安往而不可雖在魯國與建德何以異  
哉送君者皆自崖而反或謂學道之人既悟則向  
之所資者皆棄此筏喻也釋氏有此論於此未當  
耳胥疏蓋需徐分散之義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  
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避世其孰能害之  
憚音扁呼去聲歛音翁

不怒虛舟而怒實舟人情大抵然也慎無以實心  
迎物而觸人之憚心哉方並也張歛開合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  
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幸乎芒乎其茫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忍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為衛  
音位  
附 欽力斃反為壇者以祭禱故也縣音玄侗音通傳音  
鐘樂器而賦斂於民以為之宜難成也乃三月而  
成上下之懸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  
怪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唯守純一則  
無術之設矣既彫既琢復歸於朴始於為終於無  
為故侗乎其無知儻乎其若怠若疑幸乎芒乎其  
送往而迎來疆梁而往者吾弗追曲附而來者吾  
弗禁使各盡其情而七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辨說康大道於身者乎夫賦斂以  
事此暴君驚民之所鞭撻求而不得者有道存乎  
其間事成而民不知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從事  
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不虛語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佳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翬翬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句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  
者處名成者處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  
不明居句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  
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  
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糗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况人乎幾音機惡烏路及下同稱音紛狀音  
去上聲處上聲衣去聲序音序

所謂道德者隨在流行而無居處無文無奇若癡

若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故曰至人無名又何用  
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哉粉飾舒遲貌迫脅而棲不敢獨棲疏宿也不斥  
而外不間斥不疎外也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  
自衆成故還之也得與德同

孔子問子桑雘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雘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雘又  
曰舜之將死直舂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  
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文以待形固本持物專音戶與音餘下做此爲  
去聲挹音邑冷音零

兄弟天屬之親其相濟慶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  
蓋真性之所係其情之所急真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故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始  
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  
淡若水小人以利交故甘若醴然利終不可常而  
道交之與天屬也其親其絕各象其應豈可同  
年而語哉此數語者探天性盡人情爲千古之名  
言故絕學捐書使弟子無挹於前鋤矜去色無可  
親之形而弟子益親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也十子之服孔子也舜之將死以

其真誥告禹曰形真若綠情莫若率綠形者因形而起而未嘗留形率情者因情而起而未嘗勞心不畱不勞則形者自形不假於外以待形反質無物而自足矣上待如待客之待言資之也下待則訓資字故聖人之於物直以天性相對而未嘗有絲毫情智與於其間也假國名林回假人假人滅亡林回棄寶爲子而走布貨利也無挹無可親挹如老子新出於沐也冷曉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廢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弊履窶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時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衣去聲大布粗布康音搜賢節反帶也繫履穿故係也過平聲柗音南王去聲長音帳得氣也柗莫練反睨音諸柗音夜反柗音矩慄婢小反急也處上聲相去聲遭時得地則物亦見其長違時失地雖君子不免於憊比干之剖厥有由矣比干之徵郭以爲勢

不便而強之故受戮殆非語意莊子爲時主言引比干之憊以感動之未暇爲比干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據槁枝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參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蹙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世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木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况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爾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森音標當去聲還音旋易音舉酒音齊莫知音智鷓鴣音意而燕也處音諸禪音善焉音州

七日不食而歌。疾民之風與古之無為。帝王得物而忘數。得聲而忘音。聖人之樂。夫知命而不憂。如此。顏子嘗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答。曰。道大則廣。天子也。廣則恐。其至於蕩。曰。莫容是愛。夫子也。愛故恐。其至於哀。故夫子與之論。至言焉。凡人之游於世也。有順有逆。有益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聖賢則以為逆境易耳。順固難也。毋論人之逆我。即天之損我。迫窮禍患。害吾順受之已矣。其事甚易。若富順境。雖受人益。而所以副之者甚難。受則疑於失。已不受則疑於絕。人受而為人用。

易以偽偽則棄。其天愛而為已用。又非吾所以受與人。所以望我之意。恩深而效淺。則內慚。積用重而不韜。則患及。非大成之人。其孰能善於是者。故曰難也。道通終始無首無尾。始即是卒。卒即是始。人即是天。天即是人。知其無之而非道。不必分始。是道卒非道。知其無之而非天。不必分天。是天人非天。天人合一。物我兼喪。我既喪。我歌是誰歌。歌無所歌。則哀無所哀矣。下文又詳言之。何謂無受。天損易。蓋饑渴寒暑窮窒不通。此皆天地之流行造物之推移。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所謂無受天損。

易者言順而受之。與之借。逝不敢以為損。而求去之之謂也。人臣之道。猶不敢求去。其君况於人。而可以求去。其天乎。信如此。則一以聽命為主。而無容心焉。其事易耳。何謂無受人益。難蓋人之始用我也。相知方新。心心合契。若四門之旁達。而無所疑碍。爵祿並至。而尊寵無窮。此其意亦難為。却難為。酬矣。第此及於爵。非天爵也。我所命於天者。有出於此外。吾安得喪吾寶。而惟人之徇。有如受若直怠若事而盜若祿。此賢人君子之所不為者。吾安得漫焉取此而已哉。鸛鳴小鳥也。身所不宜處。

者目不及視。而去之雖墮。其口實亦棄。而走其畏人而避禍如此。故以知稱。雖畏人而不能不游於人間。以彼之社稷。在人間不能絕粒。休糧而高飛遠舉。故耳。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人之社稷人之不得不從事者也。既不能棄。又不能徇。而又欲塞運大化。以成旋轉生成之功。若下文之所云也。豈不難哉。若但曰不受之而已。則易矣。故論荷責曰。果哉。求之難矣。何謂無始而非卒。天地之道造化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禪之者。莫知其所終。莫知其所始。雖聖人鳥得而窮之。但能守正而待之。



已耳守正而待者得志則正已而物正不待志則得正而斃焉與天地同其無終始而無容心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何從有有人天也天何從有有天亦天也天且不能自有而人能有之乎不知所以然而然性也聖人者安心冥物體變化之道與之俱終而已矣通始終為一途合天人為一物安知今日之歌者人耶天耶若曰仲尼之窮也仲尼之歌也是未知仲尼之道與天人之故者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莊子通卷之七

三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忘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音博休音出許昨律反誚責也且音甫

反螳螂音堂如翳音意搏

雕陵名樊藩籬也目大運寸目之大運之可徑一寸也殷亦大也翼大宜逝而不逝目大宜覩而不覩至於感人之類而不顧不可怪乎躩疾行也畱宿畱伺其便也蟬得栗林之美蔭而不知螳螂之在其後美蔭則蟬之累矣螳螂執木葉以自掩而搏蟬忘其形之見乎異鵲則蟬又螳螂之累矣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能覩能逝之真性以來莊子之彈則螳螂又異鵲之累矣物以相利者相累利與累二類相為感召如此安知莊子之後又不有累莊子者乎故捐彈反走而虞人已在其後矣

莊子通卷之七

四

乃自悔曰吾守物之形而忘身之真觀人間之濁水而迷本性之清淵自謂浮游於大道之中而不知忽與彼三物者無以異吾有媿於師之言矣若入國問禁入境問俗至人雖游於方之外而方內之禮法不可不循率意獨往必有途窮之哭雖本無利鵲之心而已有其事雖本無盜栗之意而已有其迹可謂貪於遊遂於形而忘吾身之真清淵之瀾汨於泥滓之濁矣至人之德豈如是哉見許之辱大矣閉閣內省不亦宜乎蘭且莊子弟子夫子或謂老子或謂長桑公莊子之師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行下孟反去上聲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美則憍恣之心勝而物惡之其失歡於人宜矣夫美惡形也可以移作見之目久則尋常事耳賢否行也彌久彌新而人之愛之彌深故逆旅人之惡妾無以異於美人支離大瘦無以異於姦然辨以好問好察而益聖類

以若無若虛而益賢彼自賢之行真餘食贅行爾

田子方第二十一 外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回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向人貌而天虛向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數音同葆音保語去聲知音智行下孟反解音蟹紺音下梗更區反土梗土人也遺雨則壞

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故凡世之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全德也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之哉人貌而天虛貌與人同而心有天游也緣而葆真因物順應而心本不動也清而容物清者患於太潔而能容則得清之厚也一正容而物之無道者意消此豈以聲色化民者哉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矣土梗非真物魏

爲我累知至貴不在於人爵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友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是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

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謂也仲尼曰若夫  
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音符 笑音 德大人  
郭子玄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  
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  
也見之而不言也知其心矣目裁往而意已達無  
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  
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  
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  
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  
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歟  
物而動日夜無卻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  
不能規乎其前且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  
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  
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

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音符 烏與音餘下衰與同卻隨同

步趨馳皆迹也有迹者可追至於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聚則妙理絕迹應變無方而不知  
所以然故譬之於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此  
所謂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雖欲從之而未由  
者也心是活物為本為樞而至神至化若沉淪幽  
滯有一息不運動便是強魂死魂可哀甚於形死  
今夫太陽在天出於東而沒於西晶明瑩烈變化  
推移故萬物賴之以比方長短小大可得而數有

目者待之而見有趾者待之而行是出則作是入  
則息惟人亦然待心而死待心而生待心而死為  
正死待心而生為正生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知  
其所萌者吾之所待以為心者一受此以成生  
而不化以待畢以此不化者化化不已體本無動  
物來故動通乎晝夜無隙可尋而不知其終窮之  
處薰然太和而形各付形此所謂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者雖聖人不能預度其將來吾以此日往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仕止久速一任夫時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

變所適此吾汝終身交臂守之而不能舍者也豈  
非精明瑩徹真淨靈妙卓然而獨存無所隱覆無  
所擁闕無所垂戾無所倚着超越萬有而與太陽  
同運倘使之死可不哀和汝求吾奔逸絕塵之處  
是殆知吾之所著而不知吾之所不著也心心相  
續前心非後心化化相乘前化非後化而子但以  
迹求之是彼化盡而汝求之以為有何異求馬  
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處也吾與汝師友相服膺  
者惟此忘耳子豈以忘為患乎故吾有迹惡可不  
忘雖忘故吾而有不可忘之吾存焉妙用時遷而

本體常在譬太陽之代謝而光景常新也此所謂  
奔逸絕塵而不知所以然者可不察歟此家學問  
與尋常主靜之論似相反實相發莊子之意說心  
是活物死殺不得心死則神化不流猶易大傳所  
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之意亦猶大學  
所謂有所念慮等則不得其正之意故心心相續  
略無滯迹然後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動非散漫不  
收之動乃體天行健之動也不言靜而靜在其中  
矣若不知此意而第言主靜者枯寂朽壞非聖人  
所謂靜也步趨奔逸絕塵等皆以馬喻馬善行者

蹄不着地一塵不起故曰絕塵唐肆無聲處詩云  
中唐有聲今之過路亭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  
曰吾道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  
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

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歸非是也且  
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  
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  
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  
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  
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  
 然天水之於汭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乾音干慈音執又質涉反見音現眩玄適反與音  
 餘碎音壁焉波法聲樂音洛滑音滑灼音灼  
 孔子見老聃之時見老子罷沐髮熱然不動似  
 非人者不敢往觸從便徙所而待之頃之入見問  
 老子曰丘豈眩與其信然與向見先生形如槁木  
 似遺棄萬物而冥於獨化者此何形也老子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耳物之初者未有氣前不可知不  
 可言者也請彷彿而言之夫至陰蕭蕭得天而出  
 至陽赫赫得地乃發兩者交通而物始生此誰見  
 其形乎在歲功則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  
 日遷月徙而未嘗守故此誰見其功乎在人則生  
 有萌而死有歸萌於無物歸於未生反覆往來馳  
 無端緒又誰知其窮乎非此虛通生化之道誰為  
 萬物之宗哉所謂物之初者如此能游是者至美  
 至樂謂之至人矣復言游之之方大草食之獸不  
 患易數水生之蟲不患易水但有草有水之處即

其大常而其間從東從西特小變耳故喜怒哀樂  
 未嘗入於彼之習也今先天之下萬物之所一  
 也物雖生死萬變舉不出於天地之中亦猶獸之  
 藪蟲之水而其間往來遷化特其小變耳知其為  
 一而處之以異故物我皆真百體同於塵垢死  
 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尚不能亂而况小小  
 之得喪禍福乎夫人情棄僕隸如棄泥塗謂身貴  
 而僕隸賤也若知吾身之貴於得喪禍福而不失  
 於變則雖萬死萬生孰足以為心患哉嘗脩道者  
 必能解此語矣孔子曰以夫子之德而猶假至言

以脩心古之君子誰能免於脩乎脩之功大矣老  
 子曰不然水之才本能潤物雖汭而利用無為而  
 才自然也至人之心本與德俱而物自歸之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也何待於脩之有  
 醯雞者籠中之蝶蝶覆甕蓋也以前章照之則所  
 謂莫知其形莫知其功莫見其窮者日夜無卻者  
 也天下之大常而萬物之所一者不化以待盡者  
 也此二章皆莊學之大宗旨即逍遙游所謂無窮  
 二字而此章尤為明切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即釋氏之所謂無脩無得也夫子曰予欲

無言亦是之謂夫學以合自然為難合自然之謂  
脩矣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無形之理言此老子  
旨也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而老子以為先有理後  
有氣非也故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詆其  
有無為一之非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冠圓古亂支圓音  
圓句音矩玦音厥

斷丁乱友  
自有儒而假儒之似者紛紛第以冠劍衣履為  
而探其中索然無有故儒為世人所詭禮記儒行  
篇正為之解嘲也自魯哀公至莊子又百餘年儒  
之可憎當益其故托見哀公以立言蓋莊子只於

儒中敬得孔子一人自餘皆不在眼故曰魯儒只  
一人爾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飯音反

不動心故能動人

陳元君將畫圖象史皆至受揖而立截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擅擅然不趨受揖不立固之舍  
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散帶曰可矣是直畫者也  
抵音視儻音但般音盤禱音博禱視同

莊子通表之七

文不外見而藝有所專亦不動心之故儻者袒裼  
不檢之義般禱箕坐禱解衣見形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墨色而頰乘  
駿馬而備朱蹄號曰富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  
象乎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  
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  
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備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烈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敢入於四竟  
烈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鯁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  
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  
也屬音燭夫夫舊註讀為大人順當作穎與靜同而  
占反駁音博備也廣音怪下同長丁丈反鯁與同  
音與六斛四斗竟音境大音太刺七賜反  
其釣莫釣釣無所得非守其釣有釣者也志不在

魚志自有適也常釣也日優游於此也典法無更  
不欲事更張偏令無出未嘗下一令也烈士壞植  
散羣言不脩學殖不立羣黨同德而已長官者不  
成德不見其功同事而已四國更斛大小不同而  
不敢入於境諸侯同律度量衡無二心矣臧丈人  
之治國直以不治治之爾文王曰政可以及天下  
乎此其心猶不忘天下故逃去而無聞非謂文王  
有利天下之心也嫌其猶欲以治治之也循斯須  
者於羣情當悟未悟之頃因而發之以合其大情  
也天文人可迎文王直迎之耳何必假夢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之天也自信可  
也權人也豈可廢哉大抵此段寓言蓋取迎太公  
一事加以商宗訪傳說一事而成之非實錄佛氏  
縱廣大弘勝之談而自謂不誑語莊子逞滑稽無  
涯之辨而自謂非吾罪比自詰真略假亦所以循斯  
須也古今聖賢豪傑循斯須者豈直一事而已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  
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厲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  
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也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懸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為音位以扶又下同遂也  
恂懼而動也中如字  
盈貫謂溢滿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  
而左手不知故可措杯水於其上適矢復沓方  
矢復厲郭子玄謂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  
肘上厲謂前矢適去而又沓一矢於弦沓矢方  
去而復寓一矢於弦言敏捷之妙一箭接一箭也

此說好象人謂不動之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止其去不可止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

莊子通卷之七

七

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初音許躊直笛反躊音除知音智劫切同戲義同大音泰

鼻間栩栩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得失非我則在乎彼矣然不知果在於彼乎果在於我乎若果在於彼於我何與果在於我於彼何與其在彼與我終不可知也故吾於人與我無不忘也方將躊躇四顧高視遐想於天地間而何暇知人貴人賤哉介間也卑細小物如鼠肝蟲臂也既以與人已愈有用之無盡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主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喪息反

別者亡是而有尊楚者存凡君亡國而有不亡者存至人雖死而有未死者存天下有常存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矣凡楚君足以語存亡哉左右曰凡亡者三一句讀管少頃之間而左右已三言凡亡也凡國名

知北遊第二十二

外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啖子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且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也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太火乎知如字奔音紛關音關脂音賭屈求勿反唉烏來反語去聲易音異

道非言之所能盡也欲以言言道則必取形似彷彿之物而名之執柯伐柯終非一柯又况形似彷彿之心必屬擬議屬擬議非道也子貢不離於

言語阿難不離於多聞於道遠矣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學者貴默成之學道不可致不可致而後謂之道德不可至不可至而後謂之德此皆無方無體渾淪周遍之名自仁以下皆有迹矣顧仁尚可為也義則可虧不必為矣禮則相偽其不可為也決矣故道降而為德德降而為仁仁降而為禮至於禮發泄而無餘務施報尚往來施而以則攘臂而從之亂自此起矣故為道者日損先道桓次損義次損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與道德俱矣今從事於仁義禮之間既已物而非直矣欲反

而歸於真也不亦難乎非大人其孰能易之莊子此段是老子義疏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一氣耳聖人故貴惡鳥路反復扶又反下同

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若以死生為一何患之有夫萬物本一耳無神奇無臭腐而凡情妄執橫加分別意所美者即為

神奇意所惡者即為臭腐若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鳥之所惡無舉天下而神奇之者無舉天下而臭腐之者故神奇臭腐卒無定在前之所是後或棄之昔之所非今或收之且陰陽萬物理本反覆上極則反下下極復反上汗泥生蓮花蓮花落復為汗泥嘉穀為矢溺矢溺糞田又復為嘉穀反覆相生何有窮極惟聖人為能一之故當生不謂之生當死不謂之死何欣患於其間哉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

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  
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  
之以黃帝為知言

中欲告而不我告欲告而中止也禪家云若親證  
時隨處隨念悉足現量之境但持文義者只是陰  
識依通一遇逆順時境便成礙滯一遇差別間處  
皆墮疑情如益官和尚勸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  
幾種法界對云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  
重重無盡師豎起拂子云是第幾種法界當時低

頭擬對師訶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  
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訖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音翻離音利惛音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四  
時萬物皆不言而顯著聖人之無為無言法天地  
也萬物或死或生或方或圓紛然有百化而神明  
至精亦與之百化莫知其根翩然而存也故六合  
雖大不出神明之內秋毫雖小亦待神明而有庶  
生升降於其內而日新無窮四時往來於其內而  
推行有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並生並  
畜而不知其所以然神明至精此天下之大本大  
根也可以觀天矣天者自然之謂也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懷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被音披瞳音充未有知貌說音悅媒音妹  
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凡為道者先須  
正形端色制其外以養其中使邪僻不干其次則  
收斂目賊勿取多境使之返一內觀自然和理來  
歸汝身矣其次則收攝知慮葆光戢采又次則齊  
一常度無令遷改則神不外馳而自藏精進堅

汝之神明自來舍止矣守一不散故道德若水  
第腫焉如新生之犢無知宜視所謂若若者不  
求故迹與日俱逝所謂乘日之車以游棄城之野  
者至道不繁易簡而已玄談未終而靈契已悟忽  
焉大寐蓋疑神凝和之契也於是被衣喜躍而贊  
之稿木形骸灰土心思直任真知不以故自持新  
吾皆吾無復故吾媒媒晦晦忘心忘知息照遺明  
非凡心所議彼何人哉其天人與則被衣之所言  
即齧缺之所得矣兩一字最妙古來只是抱一前  
三句是從外起粗工夫後三句是從內做精工夫

莊子通卷之二

三三

無不從眼視做工夫起者孔子曰非禮弗視廣成  
子曰無視無聽佛曰色即是空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蛻音退蛇蟬解處上聲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生死當制之於已今氣聚  
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此乃天

地陰陽偶結其有餘棄置之氣而成形偶結其有  
餘棄置之和順而成生與性命又偶結其有餘棄  
置之蛻脫而成子孫故行往食味皆不可知其所  
以然悉天地強有餘委剩之陽氣為之運動也豈  
汝所得而有邪知其不可得而有則知道不可得  
而有矣不有道乃所以有道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  
戒疏淪而心深靈而精神摺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  
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莊子通卷之二

三四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夫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價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價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歸物也雖有壽夭相云



之謂帝王矣人生世間若馳駿駒於小隙歟忽已盡誰能久存注然勃然莫不出生油然溲然莫不入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在造化視之如卉木生春木葉脫秋乃大常之微事而生人之徒所見不遠則謂之崩坼大變而橫加號踊於其間豈知人之生也如弓之在弦書之在卷不勝束縛之困死則解毀隨泰變化紛緼魂魄二物將各返於陰陽而身乃從之此人之大歸也焉有人而可以久客無歸者乎始則由無形而至於有形終則由有形而至於無形及人間之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

注子通表之七

也雖蚩蚩凡庸皆能論之矣第庸人所見不透則相與聚而論之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善見者不必指而後見善辯者不必言而後詳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夫惟有不聞之聞者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徬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惡音烏甃音關屎尸音反夫同溺乃弔反監音城豨音希問音閑仿音旁馮音平問音宏去聲殺音曉

注子通表之七

東郭子未達謂道至清高而卑之至於瓦甃已非矣曰在屎溺不太褻乎莊子曰道有本質有末標夫子固問道不問本也既竟其所在則宜及於至穢至賤之處舉末彌可知本譬之問豨者履其股脚而肥瘠愈明也言愈下則道愈况矣正市正獲其名監市市豨豨猪也買猪之法踐其股脚之間而肥瘦莫迥蓋股脚近下豨肥之處此肥則無不肥矣以喻屎溺卑下皆道所在道何所不在乎汝曰期而後可則有所必矣汝吾亦以瓦甃矢溺論汝惟莫必則天下之物無非道而詎有逃物之道

雖大言亦然。今夫周徧成三者異名而同指皆大義也。不可謂周是大徧非大不可謂徧是大成非大也。試相與遊於無何有之宮。井口論道何所終窮乎。試相與并力而為。又何為乎。豈待澹之而後靜乎。漠之而後清乎。調和之而後聞。暇乎使人心寥然無着。不可思議。無往而不知其所至。往而復來。不知其所止。往來既已。而不知其所終。彷徨放任。馮闕虛曠。雖至聖天知游於其中。而不知其所窮。大道芬芳。與物無際。若物則有際矣。道無非物。有不際之際。物無非道。有際之不際。物之數有

莊子通卷之七

三九

盈虛有衰殺。有本末。有積散。而盈虛非盈虛。衰殺非衰殺。本末非本末。積散非積散。不可得而窺其際也。凡滯鄙情。則有分別。聖人達觀。何分別之有。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桐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音阿。隱音印。下同。與音。但音音奄。桐音剛。處上聲。

隱憑也。麥排也。曝然放杖。聲天與夫子皆指老龍。吉至言非世人所解。故曰狂言。老龍吉。知我僻僻鄙陋。慢訑不專。故背棄吾徒而死。無復玄談。開發我心矣。弁桐弔之曰。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彼老龍吉於道未始有得。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體道深玄者。肯露其言乎。夫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欲狀其彷彿。則謂之冥冥。冥冥所以狀道而實非道也。道不可論。故藏其狂言而死者。庶幾近

莊子通卷之七

四十

道而論道者。非得道者也。秋毫之端。細矣。而猶未得其萬分一。喻其無所得也。詞若貶之。實則贊其無得之得也。若於秋毫之端。萬分一有所得。則失之遠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特邪皆有  
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  
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復扶又反見音現為  
音位先去聲

此章是莊子學問為根源即章首無窮二字古猶  
今也有今則有古今無窮則古亦無窮以近推遠  
其理一也冉求聞之既昭然明矣退而思之則又  
謂今可知也未有天地之先竟不可知也今非所  
以例古也故曰昔者吾昭然而今昧然仲尼曰昔  
汝之昭然也心靈開朗既受吾言矣今復昧然則  
三思起惑更為不神者所蔽而索之於我邪世未  
始有古今世未始有始終天地常在無未有之時  
亦無有盡之時也譬汝今未有子孫也而謂汝有  
子孫亦三世世無極理所同也冉求尚未悟焉

思索仲尼曰汝無庸思矣無庸慮矣蓋不思而得  
者乃直得思之更為不神者求也凡生者自生不  
以有生而生天下之死故知天地無始時也死者  
自死不以有死而死天下之生故知天地無盡時  
也自死自生初無所待而人物終無盡若各有一  
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如汝所問謂天地有未有  
之時則謂物有先天地生者矣世豈有先天地生  
之物邪大凡物不能生物以物不得先物故也雖  
無數劫世以上猶其有物也時無窮息猶其有物  
而無窮息也故知天地無未有之時也物物相禪

而無窮生生相待而不息故聖人之愛人亦無窮  
息亦乃猶夫是也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  
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  
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  
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  
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  
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  
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始也陸子靜少



時問天地何所窮際其笑而不答非不答不能  
答也正使從來聖賢窮古絕今之識回此一答只  
說得一箇無盡無極終不能去人之疑此秋水篇  
中所以說言有所不能論意有所不能致又說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說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皆  
此意也論者乃謂天地有混沌之初吾所未解即  
有混沌乎萬混沌之先乎萬混沌之後復何終始  
哉其大亦然即乘萬天字之外復何天字也人皆  
謂形體有盡心無盡以今觀之心亦有盡惟天地

莊子通卷之二

四五

無盡天地之大也蓋於心之所不能致益之以詭  
辭怪說亦不可窮而後知道真有不可知之神也  
心之所極幾何哉乃乎靜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乃至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  
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與此聖人之愛於終無已意正契合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其遊德冠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化安與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山林與梟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  
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  
知之所知則淺矣音躋處上聲與音餘樂音洛下  
同去上聲

莊子通卷之二

四六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  
不化外化而內不化者外物無常隨機順應而內  
心有主凝定自如也內化而外不化者中無主宰  
好變多機而外與物膠沉冥顛蹶也夫天下之物  
理無常而非無常者所能持聖人之心淵然渾然  
與太虛同其靜定而春生秋殺待物自來故與物  
化者一不化者也安有所化安有所不化又安見  
夫物而與之相靡順哉必與之靡順亦中節而止  
無所求多此古之人所謂升化而內不化也且外  
物之遷心也豈一日哉在昔天下一家未嘗有藩

籬爾我之分也。自徐韋時始為囿，至黃帝時而圃。又至石虞而宮，湯武而室，氣象之疎密，局量之小大，若此殊矣。雖為宮為室，尚未有人也。至於學術分岐，稱君子者出而，又人矣。造化瓌奇，陰陽善變，故自儒墨之師，尚且甲是乙否，嗷嗷爭鳴，而以是非相擊，戾也舊矣。又况今之人，其鼓頰撓脣者，又何窮限，而能使道不為天下裂乎？惟任其論之紛紜，而付之自定，任其事之遷變，而付之自為，而然後謂之善游。聖人為能善處物而不傷，故物亦不能傷。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焉。本無將迎

而言，能與人將迎者，深明其無將迎也。且外物之遷化，不獨外物亦人情也。情無常存，遇境輒變。觀山林阜壤，則欣欣然樂，樂未畢也，而繼之以哀。哀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所謂當其所遇，曠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物遷，感慨係之矣。悲夫！故譬人之於世，猶物之於逆旅耳。夫可常哉！哀樂吾情也，尚不能自主，可見外物當化，而以一規齊之者，非也。執心如石，處世若仇，已往而送，當幾而留，未來而將，三心交戰，而一真內清。務窮人之所不知，以為明，務強人之所不能，以為

工，又何為哉！夫智有明開，能有工拙，各其素分，不可強為知之。所遇可知，而所不遇者不可知。能之所能，可能而所不能者，不可能。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固人之所不免也。而務免乎人之所不免，惑惑焉將且迎之不已，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至知去知，必欲齊知之所知，知愈多而愈淺矣。

莊子通卷第八

沈一貫註

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

雜篇者零金剩玉靡雜而出其語非一端也

故其文不貫串要之宗旨不異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莊子通卷之八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史記作亢桑畏壘山名知音智去上聲擊苦結反遠去聲擁於勇反腫音冢灑素珍反驚貌幾音難夫音扶下同杓音標

役徒也庚桑氏楚名偏獨也畫然飾知孳然矜仁去之遠之不以為僕妾也擁腫執掌淳朴力作之息壤古作穰執也。電然其棄智而任愚也。日計

不足歲計有餘無近功而有遠得也尸祝社稷而面皆尊而事之之意不釋然不悅也言春生秋實天於人豈無德哉而天不知也吾聞之老聃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法天道也今以畏壘之民而竊竊偶語欲俎豆我於當世賢者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恐其有媿於老聃之言故不釋然賢人指當時之所謂賢者而言杓之人言為物標的之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鱖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

莊子通卷之八

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兀阡吾語文。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

千世之必卒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扶下二同入尺日尋倍尋日常還音旋鮑音鮑鮑音秋六尺爲步八尺曰仞又四尺曰仞仞音仞西車之獸大吞車者離去聲陽音蕩溢也捕音捕效上聲知去聲殺音殺涼音裴牆也語去聲女音汝

弟子引言之意謂小水小丘之間以無巨魚巨獸爲之主故鯀狐之屬爲妖孽矣夫子苟不聽畏壘之請則畏壘何所賴乎堯舜不亂人之歸已也夫子亦聽畏壘之歸矣介獨也二子指堯舜辨猶說也指堯舜之道也言堯舜辭人自然之性以爲治教之具猶鑿破好壻而更植蓬蒿以爲蔽也舍簡易之道而務猥瑣之方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也

莊子通卷之八

民之於利甚勤盜詐之端惟恐杜之不密况可自上而啓今舉賢任智則以察見微賤者爲明以智窮變詐者爲賢務儻忽之多端開奔競之側途是明教之以僞而永貽之以害也其端啓於堯舜而禍流於千萬世之後矣然則賢能善利之迹正至人所當深泯者有而不恃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使人日用而不知所以爲之此全生之人藏其身於深眇之道也

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感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越昌于反楚于六反長丁丈反惡音烏問去聲藿音霍蠟音蠟伏扶反又反

莊子通卷之八

正坐跪也辟音譬言不異也均是心而不能聞道物豈問之邪達耳言未達於心也辭盡言吾之力堯止此矣又着曰字者言盡而復言也奔蜂細腰土蜂藿蠟豆中大蟲也土蜂祝螟蛉能祝小蟲不能祝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

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一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  
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  
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  
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  
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鞵者不可繁而捉將  
內捷內鞵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鞵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去聲曉音接日毛也規規

莊子通卷之八  
失神貌喪去聲得音傑揭竿束海言以短小之物求  
深大之域好惡俱去聲去上聲復扶又反灑洗同孰  
熱同津津溢也鞵音霍縛也捉補也捷音件閏也繆  
莫候反

聖人照機如鏡見越挾三言以來即譏之云子何  
與人借來之衆也禪伯常以此法照人上眼便見  
越未達老子之旨而驚顧其後恐真有多人來者  
老子曰子不解吾所謂乎越自知其暗劣不足以  
洞徹聖機於是慙歎而對曰今者吾失吾所對并  
失吾所問恍惚甚矣老子曰汝欲問何越曰道與  
世交喪久矣不加照察則人謂我專愚若加照察  
又有用智之害反愁我軀不加仁恩則害人若加

仁恩又乖保身之哲反愁我身不徇節義則傷彼  
若徇節義又當為捐赴之事反傷我已若為而可  
以兩全也蓋未迺于仁義智之三綱而又未超于  
得失之兩塗強欲以力而內外鞵捷故不免此患  
老子曰向吾見汝眉睫之間已知汝挾此三言而  
來矣今又言而實之若亡子失其父母揭竿木而  
索之茫茫大海中也汝欲反歸於汝性情而無由  
入可憐哉越請假館閒居痛自洗濯一番用功十  
日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以為洗濯孰哉吾觀汝  
鬱鬱乎雖已加功尚津津乎諸漏未盡而有惡也

莊子通卷之八  
鞵者繫縛之謂捷者關閉之謂繁多也繆綢繆也  
捉持也言今之學者用功大氏苦聲色貨利誘於  
外則繁將耳目手足束縛禁止外鞵以却之顧物  
誘多端豈能一一而捉持必反而求之於內從心  
上用力關鎖以求拔本塞源之效及內境之中有  
七情六欲時時動作雖加繫縛如猿馬不定豈能  
綢繆而捉持又假借外面工夫仍去關防閉塞他  
庶幾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似此內外鞵捷可謂無  
遺法矣顧太多政法而不謀用力愈勞而收効愈  
難雖欲依傍道德而行尚不能也况欲放任自在

優游於道德之場乎此非求道之法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雖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掣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瞞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也舍上聲脩音蕭同音通嗥同平聲嗑音益嗑也嗑於邁友啼極無聲也掣音以寄也捉也此

知字一也瞞瞞同音舜動也委蛇音煨務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病病猶未甚蓋曉得病處便好下藥若越忘吾答因失吾問至於不知病之所在則病甚矣今者再聞大教心益茫然譬之飲藥加病想吾於大道終無緣分今止請攝身養命之法少却吾病庶不孤此生已不知衛生亦須從大道中來方是正門始無藥病故老子曰汝欲聞衛生之經我且問汝汝能抱一乎抱一者不離性本也能勿失乎不須求得只不失便有相應處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惠迴吉從逆凶如影響何

須叩鬼求神非絕攀援心者不能如此能止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只貪求不止故致災也能已乎善作不如善息有為非難不為實難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未有身治而國家亂者廣成黃帝皆言脩身而已能儻然乎眇無停迹如憑虛御風而莫知其所止方可能侗然乎侗未成器之人也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號而嗑不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於喜怒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勞任手之自握而無所求無心而同德也終日視而目不動任眼之自視不偏滯於外物也任足之自行而不

莊子通卷之八

知所往任體之所安而不知所為以無心應物物波亦從而波此兒子之所為也以上皆衛生之常道汝須一一自問自答會則說會不會則說不會方有進步余嘗用此法真惕然汗發然其緊要只抱一二字便盡從真性上用工便不用內外躡捷費許多頭緒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入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夫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扶樂音洛惡音烏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音夫此一段尤難契悟大是禪門作用所謂不可以形色名聲得彼之情者凡莊子中所記老子教機多如此類莊子必有所本不是杜撰得來的於此見世間大導師自有過化存神之妙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蓋越平日所聞至人之德也只此數句今所聞適與之合故其問如此此問亦是

莊子通卷之

亦不是至人之德亦不出此但得之即為德未得即為藥執之即為病有此不同老子善點化且說未是尚早也此只是粗工夫如水之方解凍之方釋渣滓痕迹不勝其多安得便湛然澄然而况乃曠然無物之境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與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與天地同適與人物同熙而一無所庸其心是至人衛生之經也非汝所及也南榮越尚不解所謂以為既是衛生之經又是至人之事豈不至矣乎老子又曰

未也只為下塵不透徹費了老師多少口舌又不與他分割一句只將前說又誦一遍令渠自悟自入悟之即為道不悟即為藥悟之即為藥不悟即為病悟亦不難只在工夫純熟便得若不悟時雖說得天花亂墜只與之為怪所以老子不容多談也常見虜齋註莊子凡不了處便云不可言不可說只好意會贊歎一番便過了此殆未徹莊子之故道理必有着落何嘗不可言惟至人應機有不

莊子通卷之

無此法矣即佛書常言不可說而其宗旨的的有在豈無說乎若書生讀書動以一道字一心字包括似有着落竟不可以通物成務又大無着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心所居曰宇心大定則慧光自顯既定生慧則與天同游人則見其為人耳實天人也至此則向之所脩者今無所脩而有常心水到渠成岸及伐舍常清常明更不須脩矣有恒者人皆來保汝而依之為家天亦將佑汝而助之以福人依之故謂之

天民天助之故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道之小者夫婦可能其至者天地聖人不能故粗迹可學近事可行小物可辯而大道之精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所謂學者學此不能學者也所謂行者行此不能行者也所謂辯者辯此不能辯者也故所謂知者無務知其所不知而止乎其不知者乃為天下之真知也若欲師心任智務知其

無所奈何者天鈞敗之天鈞即齊物論所謂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者務知則安能均安能休哉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內音佛家謂衣曰蓋死屍食曰塞饑瘡此備物以將形不願豐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藏不虞以生心也無思為也三千戒行八百威儀此敬中以達彼也所以游於人間也具此三者無往不可矣而儻不免於萬惡則天也非人也不足以亂

人之成不可以納於吾之靈臺便生退心靈臺者有所以奉持之而不知所以奉持亦不可以奉持者也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靈臺也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持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每發而不當業入後而舍每更為失當去聲舍上聲

不誠無物動必舛錯惡乎當金屑雖貴在眼為病雖有善業惡可不捨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開音開

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故君子晝卜諸妻子夜卜諸

夢寐獨行不愧影獨眠不愧枕皆從慎獨中來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買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費耗也買音古凡為首者曰魁焉能

音煙



券符契之類各藏其半合之以為信者務內學者必求事之無愧於心故不為聲名之事而常脩於潛伏之中務外學者志期乎應用而已行乎無名者彌中而彪外其用自顯志乎期費者猶賈人百物皆居以待市易又如人以立之未長而強力以跂人見其跂則謂之魁然其實眇小丈夫而已與物終始者身如大虛量等天地物咸入而容焉與物苟且者一身雖小形迹不融故無容於天地之中身之不能容而焉能容人不能容人則無親之者矣有親則萬物一體無非我者無親則舉目盡

人誰為我者券內券外其效相遠如此

兵莫憐於志鎮鏢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惜音慘痛也鏢音鏢鏢雖利所殺幾何人一怒則流血千里故當自持其志亦無輕犯人之志人間之寇所竊幾何有高城深池猶可以禦惟陰陽之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深宮邃閣之內不汝貫也可無畏哉非陰陽能為汝賊汝則自賊天君泰然諸寇屏息凡外盜之來無不自內盜啓之者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幾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分如字惡鳥路反

道無分雖有分復通為一故其成於此者毀於彼者也成與毀復通為一也奈何人心之有分也所惡乎人之分者為其備也若分而不分如所謂論而不議議而不辯者則猶未備也何惡之有備亦何害而惡之哉所惡乎備者為有以備也若儒必務為儒墨必務為墨多為之說以求必勝故害道而可惡不然何惡之有故出生入死通而為一者

也若一出而不反妄認血肉之軀為已有而務所以生之彼自謂之入而不知此乃行屍走肉謂之鬼爾彼自謂之得而不知其所得者非得道乃得死爾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即使空諸所有而不能空其所空猶謂之滅而有實與鬼無異必也即色即空即空即色以有形者與無形者同然後齊一死生曠然安於泰定之境而謂之得道若有一毫未空皆得死者也非得道者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

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剽音飄木也。

出生也入死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來處來去處去實無來無去故曰出無本入無竅。見在有實而不可執以為有實芭蕉也。石火也電光也過去未來其時甚長而竟不知始於何歲卒於何歲無本無標如環而不已也。此言死生之常理又言有一種人有出處無入處此則謂之有實有實而與鬼何異哉。此為世之盜元命而偷生者詬也。上言入無竅而此云無竅即無入之義也。吾所謂有實而

無乎處者在天地則謂之宇。四方上下曰宇。見在有宇而不知其安在何處人身亦然。吾所謂有長而無本剽者在天地則謂之宙。往古來今曰宙。見在有宙而不知其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人之死生亦然。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此之謂天門。一自然之變化而已有所出而無竅者。仙家之類逆天地之自然者也。今玄門中自謂之道自謂之盜。佛家亦謂仙為不了事。  
天門者無有也。世間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燕乎是。

承上言天門非有門。門者出義。天者自然義。因其自然而出故謂之天門。實無天門萬物之有生於無無則無矣。故復無無聖人之所藏身者。以此在儒則謂之洗心退藏於密。謂之考終命。謂之存順沒。寧佛家止為此一大事。因緣謂自無始以來本無此四大認賊為子。妄將四大六根為實。作種種業。受種種苦。萬劫輪迴不能解脫。細察此六根五蘊從塵劫以來本無名相皆不可得一繫平等。盡底掀翻。萬緣頓息。內外無餘。一日功成行滿。因地

一聲。透出三界與虛空混為一體。究竟涅槃涅槃非死也。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無生無死之謂也。莊子此二節字字符合。陸子靜所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其是之謂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惡音烏。喪去聲。死若。

蓋天

因上文而言古之人論死生說到一無字至矣盡矣其次一種則說有但反說說生是弱喪而不知歸死是歸家則分生死為二其次一種則說始未生則無既而生則有俄而死又無做三段說以未生為首生為體死為屍雖是三段只是一體此三說不同譬如楚之公族有稱昭景者有稱甲氏者稱昭景以見人所推戴之義稱甲氏以見王家分封之義其說非一也要之昭景即甲氏甲氏即昭景也三說雖殊同是無罣無碍齊一死生之義爾

昭氏景氏二族名甲者尊之之稱

有生黷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臙臘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蝸與鸞鳩同於同也蝸音大指也大祭備物而設有臙臘偃謂屏廟為知去聲蝸音條鸞學同

有生聚氣耳黷疵也又曰釜底煙氣也日夜相代

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而人顧披然分散稱移是者何哉移是者非人之所是而移之也未成乎心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吾嘗言移是非所宜言也雖然亦不可知也天運密移疇覺之哉既日夜相代於吾前矣豈不亦移哉若臘祭者方其祭時備陳牲牢雖臙臘細物亦不敢散至於祭訖則盡散而不留是未祭以不散為是既祭以散為是何常之有又如

觀室者既周其寢復周於廟至於便僻之偃亦往觀焉或淨或穢觀無定觀又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乎變化之恒理固然耳為此而舉移是之說未為不可顧今之所謂移是者但以無有為有耳吾獨且奈何哉請試言今之移是是以生為本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也以知為師隨其成心而師之也因以乘是非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也乘如筭法之乘相乘而不已也於是無有為有妄指天下功名富貴等為果有之名實而因以身為質質如質子之質又妄立仁義忠孝廉介等名使人以

為已節而因捨死以償節若然者以有用為知以無用為愚以通顯為名以窮約為辱是今人之移是也是同於蜩與鷲鳩之所同也豈知至人以無名為名以無用為用以無死生為生以無是非為知而不以有涯隨無涯也安用此移是為哉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碎金蹶音輓女展反驚音傲妄也嫗於禹反至知去聲碎音壁

蹶踏也踏市人之足必謝之以辭曰某放驚無狀觸犯長者此禮也若蹶兄之足可若是辭乎方嫗

僂撫摩辭有所不暇矣又若蹶大親之足雖僂僂撫摩亦且不暇咋舌欲死耳此若無禮而實禮之真意故曰至禮有不人言若不近於人情實人情也以此推之義有物制而至義則不物知有謀慮而至知則不謀仁有親厚而至仁則不親信稱斷金而至信則碎金正言若友

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息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

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物梓同去上聲累古對反塞去聲盪蕩同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睨音異治去聲

道出於德之上故曰德之欽也火生而有光德生而有生故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有性故謂之生無性則人之質死矣故曰生之質也性感物而動故有為為而流於偽謂之失為而有為者偽

也知生於接亦生於謀故曰與接為構又曰謀稽乎滋也若夫知之所不知者猶人之視也自小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雖視而能無不視乎知有所無奈何者亦如此動以不得已之謂德非有所動也故合於自然而謂之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天下之所以不治者皆動以人非以我也為耳目口鼻所使而非以我也為臣人婢妾所使而非以我也為縱橫押闔所使而非以我也惟治以我之性而後謂之治矣夫治以為人也而今曰我動以治事也而今曰不得已知以有知也而今曰不

知正言若反而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中夫聲譽乎聲俚音良惡音烏

弄工乎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于天而拙于人心與天合可謂工于天矣而不能隱其擅行使人無已從可不謂拙于人乎若工于天而良于人葆真混俗無乎不可者惟至人能之人無有不鑿其天者鑿其天故有愧於人之名也惟蟲能蟲

惟蟲能天循其性而無所鑿未嘗求異于蟲故亦

未嘗有乖乎天也若至人工乎天而俚乎人矣惡知有天亦惡知人之天夫人之天且不知矣而况知有吾之天吾之人乎俚善也

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弄之力能制雀也力之所制有限若以天下為籠則無雀而不得矣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乃以

天下之好籠天下之人二賢有霸王之略而以霸王之度籠之故至也非其好雖欲籠之而不可得也是故貴籠之以大籠之以因也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移音修夫音扶復音服謂音習當去聲移去也畫文采也胥靡罪人也復謂不餽未詳舊

註不餽者假貸之物乃服謂之而不還則忘人也

詳文義似非或云不餽無交際也則服謂當是為之意則者棄去文采外毀譽也身為刑餘豈復與章冕爭聲名哉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則威尊命賤矣故登高亦不慄耳若夫復謂自適無人間交際之禮者在人倫之外者也故忘人忘人則棄人間事而可稱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心有天和而不以人間之累為累者能之雖出為怒而未嘗有怒之形者則其怒出于不怒本無忿憶在我特

不得不怒而加之以斧鉞也雖出於爲而未嘗有爲之形則其爲出於無爲本無經營在我特不得不爲而見之於章程也人欲靜莫如平氣氣平則喜怒不爽而意始寧人欲神莫如順心心順則內省不疚而神始王顧平氣順心尚是有爲之事非無爲也若欲當理則莫如緣於不得已而後起不得已而後起則怒出不怒爲出不爲始類於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雜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汝勞去聲惟山林之勞平聲餘皆去聲下章同音音侍長丁丈反好惡並去聲擊音牽少上聲語相中喪

並去聲說音悅

勞慰勞其辛苦也人君享受踰分又將滿嗜欲長好惡則神明不許性命病於內若欲舍嗜欲黜好惡則習慣難捨耳目病於外進退失據故當爲山林之士所憐而勞之也隋煬帝窮極奢欲以至於病或教以內視之法少試之遽忿然曰如此幽苦雖久視何益遂罷而出故人主而欲遂其性命之情絕其耳目之好尤難也武侯超然不對未必不悅其言意亦悅之而不能從故悵快耳少焉無鬼說之以相狗相馬從閑論中寓真人語蓋狗馬國

君之所好者武侯又必精其說無鬼從其所知而進之以自牖之約謂下品之狗惟貪一飽從其所獵之多寡而予之以食饑尚可用飽則不可使矣此狸德也不足取也中品之狗意氣豪高常如遠望日然而思一奮也上品之狗神定氣完嗒焉似喪其親如有如痴如醉之狀吾之相馬又優于相狗彼馬件件整齊形合式者是國馬非天下馬也天下馬者才德素成不待聞習神氣內斂而若無可觀昏昏茫茫若卹若失若喪其一似此之馬初行亦不甚疾二三十里之外稍覺放步到百里

以後蕭蕭乎如乘風逐電欲留不能故千里可至也諺言瞌睡馬咬韁驟馬固以若御若養為佳爾武侯聞之大笑昔文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則不知其倦乃無鬼以任真守朴之意寓之於鄙俚之談譬之於醫則從治之法蓋以機智勇辨行其真故能使武侯欣然有會於心而不覺失笑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莊子通卷之八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以藜藿柱乎黽黽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說并稅並同歎音消說若音悅相去聲夫音扶下同嘲音基藿音羅黽音生黽音又逕徑同踉音云與良同言良人也愚以為直當作踉之踉為人行之義是音曾人行聲響輕頂反欬音蓋反言笑意

金版六弢秘識書名若是乎怪其機術淺而收效深流人之喻又最得物情去國之後必思其性之所好數日近別故見所知而喜旬月稍久矣故凡頗識者而喜期年之後則見似其鄉人者亦喜矣豈非離家愈久而思人愈深乎夫迷人之失足於山谷中者但見獸蹄鳥跡之道亦理沒於藜藿野草之中凡人所行處皆空無人此時忽聞人之足聲安得不喜又况其人乃吾之昆弟親戚言笑於吾側喜又當何如也吾君之去真久矣滿耳目前非聲色妖冶之事即攻伐縱橫之謀彼豈不厭聞

莊子通卷之八

若說而樂親簡易之事及本歸源此正其時人未有以真人之言啓之者吾乘機而道之安得不相悅以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葶粟厭葱韭以宿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  
所病之何也音序賓音損夫音扶下同音音盛好  
惡並去聲

言久處山林今來豈欲干求滋味以養頽齡乎抑  
肯佐我為理乎無鬼曰吾慣守淡泊不願滋味蓋  
為君形罷神倦來相勞耳天地之養均一無二不  
為人君而縱之使多不為庶民而限之使少譬之  
登高居下特其所處不同不可以登高者為長居  
下者為短均是人耳今君為萬乘之主而措斂小  
人之財力以養其一身損不足而奉有餘違天地  
之平無論人心不服即君身中神明其肯肯乎何

則聰明正直之謂神其所好者和平所惡者姦私  
今君厲民以自養姦私甚矣於情為姦於理為病  
神肯許之乎神不甘創喪亡無日吾故來勞君之  
形與神也且君之所以不與人同而樂為此姦病  
之事者何也又發此問正欲得其病而藥之耳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  
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  
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  
亦必無感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  
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  
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  
偃兵哉幾平聲譙音樵鎬音之夫音扶惡音烏下同  
脫音奪

誠偽二字是此段眼目言欲愛民欲偃兵豈不誠  
美事顧有心而為之其流弊不可言何則偽故也  
天下惟無者無對待有則有對待有對待則愛民  
之反必且為害民偃兵之反必且為造兵理執相  
乘終不能成其愛民偃兵之事故美者惡之器也

凡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偽仁義者必從而  
應之如漢宣帝之有王成司馬溫公之有蔡京緣  
其心露於外而人趨之故也縱使為而有成人亦  
從而伐之如徐偃王宋王偃皆以仁義而亡國蓋  
名者天下之所必爭有實之名猶恐難副而况雜  
之以偽其為物之所敗必矣天下事惟循常者可  
以相安于無事一有更始改革之事儻不如意必  
不能內守而外戰之不暇將前所為仁義者姑舍  
是而移其心與人鬪不平之氣雖以仁義始不免  
以凶暴終矣此無他不誠故也真人則不然既有



意於民則一無事足矣民奚以愛為而兵奚以偃為為君計者第毋與師動眾盛陳鶴列於麗譙之間勿多擁兵自衛列徒驥於鎗壇之宮勿藏仁義以為要人之計勿以智謀巧計攻戰之事而求勝人夫殺人之人民并人之土地以養吾身而快吾心假令一戰勝之亦內勞其五藏外駢民於鋒鏑得與亡孰病且不知勝之所在而况未必勝也君徒為兼并計非為仁義計耳必欲有以治國莫若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以多事櫻之我欲愛而民愛我欲偃而兵偃民已脫死矣惡用夫

偃兵為哉此真真人之言也論又甚微漢文帝得此意故於禮樂則曰未遑於吳王不朝則以儿杖賜匈奴入邊一營細柳而止真可謂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者矣鶴列陣兵也麗譙高樓也城上樓曰譙徒步兵驥馬兵鎗壇壇名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隗音偉茨音慈寓音冉乘音盛謂音而音聲音務音二音風眩貌長丁丈反痊七全反復扶又反去上聲佛經開口便說如是小童只說如此以見天下道

理見見成成何待外求少時不解事游於囂塵六合之內遂感脊眩之疾有長者教予以無事之法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將遊於六合塵塗之外為天下亦若此而可矣黃帝以為未足而請益小童曰吾牧馬君牧民其理無二我豈能使馬肥以蕃哉馬自能肥以蕃獨有害馬之物馬不能除而待吾除之除之則馬之意大得矣君亦豈能撫摩顧復人哉第去其害人者而民死已脫矣害人者人鬼禽獸等居其半人主之心居其半人主不害人則人鬼禽獸亦不害人故老子曰

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鬼不傷人非其鬼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夫惟兩不傷故德交歸焉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莊子通卷之八

三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知去聲樂音洛下同詳音歲又昨律反謝責也朝音潮難去聲治去聲比音婢下同賈音古夫音扶

所好在此所業在此則不可一日無此事無此事則不勝其技癢而若無與爲生者矣凌許凌鏢許語也招世招搖自見於世者爭名於朝故曰與朝中民之士庸士也以得官爲榮耳矜難奮患皆好奇功者矜難較淺如孟賁烏獲好舉人所不能舉之類奮患如狄飛聶政荆軻之類宿者隱而收之

之意枯槁如鮑焦之類法律如申韓之類敬容飾容貌貴實際貴與人交際以顯其仁義也此同事也尤甚也夸驕夸也勢物之徒樂變有事變則勢張而物售也凡此諸人若偶得用於時皆欲傾動一世而不能無爲者也皆爲時所役而不能與物俱化者也彼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性豈與至人殊哉而乃馳驟欲界之內終其身不反悲夫物於易者與物俱變化之謂至人之事也或問智勇權執之事固能亂世若農夫爾賈等如何亂世曰不見許行並耕市價之說及桑孔之術皆爲世

莊子通卷之八

三

亂乎奚爲而非邪說

非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水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中法聲為去聲夫音扶改調去聲當

射有的所以前期也非前期凡失落之處皆可謂之中乎如此天下皆拜矣非公是凡各是之事皆可謂之是乎如此則天下皆堯矣惠子好辯故以為可莊子曰若此則儒墨楊秉皆是也何必彼四子之非而吾子之是邪或者子亦若魯遽邪遽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我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欲服之乃曰此何難此但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小法耳非吾之所謂道也吾示子以吾道於是為之調瑟以一瑟置堂中一瑟置室中兩不相

莊子通卷之八

三

見鼓堂中宮則室中宮應之鼓堂中角則室中角應之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又或堂中改調一弦非宮非商於五音無當也室中二十五弦皆動以求其緩急之調音響相應無少差別不待同堂共室而後能之以是為異不知此亦非異術總不出於聲律之外以五音為君主而已聲既相聞何用相見以同應同是亦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類而已魯遽以此為怪而夸其弟子不亦鄙乎子今務夸以陵物而本無奇於四子也亦若此類邪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淮南子引此語作未始異

於聲而音之君已形已尤較明白蓋此脫二字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躄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夫音扶躄音擲投也鉏音刑離去聲

莊子通卷之八

三

惠子又以四子不能屈已也而自以為賢莊子以隱語答之齊人賣子於宋之闔告其人曰必刑之不用完也其忍如此及其求得鉏鐘則束縛甚謹而惟恐其少壞又何愛也其尋覓亡子又僅在四域之內而不復廣求於域外又何忍也事有不情而方自以為是者如此此之謂不知類汝與四子各是其無稽之辯亦此類夫且楚人寄而躄闔者於夜半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夫躄闔則然一亡子也夜半無人之時與舟人鬪其凌而汨之易也然而敢與之鬪者無他身未離岸而足以造於總耳入其舟中必不敢矣今子之與四子鬪也亦據相梁之執以為莫予侮耳一旦失執雖欲再開口其可得乎而子方自謂辯足以服人不亦謬哉

蓋惠子徒取辯口給絕無本原莊子所謂無前期者直中其病世無有道者故易為雄長耳唐子失亡子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從去聲郢以井反堊烏路反試為去聲

堊白土汗郢人鼻端如蠅翼之微而使匠石斲之

匠石亦聽而斲之運斤如風盡堊而鼻不傷匠石之技誠絕技而郢人立不失常不動之至則可謂有其質矣不動之質亡故匠石輟成風之妙手知言之偶喪則莊子息濠上之微言餘子碌碌何足以發吾之狂言哉是故寄之赫蹄以俟後世之知音而已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

管子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甚矣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忠上忠於君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謂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惡音烏屬音燭下人遐疎反

病病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言不可諱死而不言也子儻死吾惡乎托國哉鈎逆皆違拂之意上忘而下畔一作好上識而下問一作上忘而下不畔今且依此解之當云上下俱忘之而不甚歸

許也蓋無可喜之迹故也皇者脩道帝者脩德人不務道德朋以為愧人不若已朋則哀之教之其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故休休有容而可以得人之心古諺云不啞不聾不作三公又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皆此意也古之為大臣者無智名無勇功故班超之戒任尚曰水清無大魚我太祖之評劉誠意曰基峻隘不可相李端有糊塗之稱韓魏公有不辯白黑之號唐史贊房杜曰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侯戶曉者殆房杜之細邪贊公者其亦隰朋之流

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狙音狙拘音狃其縛反抓側教反見音現射音石搏音博相去聲趨音促去上聲樂音洛

委蛇自得之狀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相者助射者執死見執而之死之狙是狙也

莊子通卷之八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隱音印見音現先去

尤最也人之所取法也禾當作和一觀我而國人三賀之和以得見賢人爲榮而國人三度稱賀也

至人以聲名爲桎梏而不欲人之知之也使人得而知之其於道德淺矣良賈若虛誰見其藏自鬻者徒自喪耳豈不悲夫既而忘其悲又忘其所以悲而始有今日槁木死灰與人日遠矣名曰悲人實自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難音去聲隊音諱孫叔敖音僚孔

莊子通卷之八

子皆不同時舊註辨之此寓言也

宜僚祭酒舉酒祭地也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蓋乞言之義仲尼曰予聞有不言之教予欲無言久矣今爲汝言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偃兵皆無爲之爲也吾願有喙三尺雖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宜僚居市南因以爲氏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遣使屈之宜僚正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者以劍乘之不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及事不成故曰兩家之難解叔敖楚相甘

寢秉羽者枕羽而甘寢也。喙三尺言長喙也。言無所言則與閉口何異。故曰願有喙三尺。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知之去聲

一則不可分矣。故雖有德者不能同之言其不能分不能合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聖人亦存而不辯。辯者安能舉之乎。至於儒墨則務知其所不知而各是其所是。故曰凶矣。涉於有名之境而與忘言忘心者異矣。

莊子通卷之八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所謂不知其誰氏也。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為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夫音。繼承上來言辯者非人情之所賢也。而况稱大乎。

不可稱大則不可稱德矣。惟大可以稱備。天地是也。然何求而能大備哉。惟無求故能大備。無求故無失。無求故無棄。故不以外物而易其真性。取之於性分之中。而無窮盡。未嘗不與古道同。而亦嘗有因襲之勞。此之謂大人之真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梱也。為祥。子綦懼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莊子通卷之八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素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於是削而

齊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致音固為

論故謂之不祥而不知至人之所謂不祥正人間

之所謂祥也洋洋也奧室西南隅鶉鳥名寗室西

北隅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語意亦

同言天下未有無故而得者所為在是而所得在

是可無怪也今吾與子所為者方外之事而有食

肉之相則世俗之報耳此非怪哉殆非吾與子之

罪命實為之故泣也無何而其子果為盜所別鬻

之齊適當渠公貴人之途故與國君同食肉而終

焉大凡術人以世俗之所欲者為福所不欲者為

禍與道人語不同如貪狼惡名也而翻為吉文曲

美名也而翻為凶又如相家稱山林骨起不過為

神仙高僧之相則為孤苦此並徇時之論吾未知

其果誰吉而誰凶也余宴坐舟中見微影中雲樹

帆檣人物歷歷入者上下東西悉皆易位而歎嗟

夫人之所謂得安知造化不以為失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人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惟且無誠且假夫貪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食與平聲夫音扶舉平聲惡鳥路反行去聲規偏義

此所謂仁義正煦煦子子如桓文之所假者故曰

無誠其為至人之所絕棄固宜也民不難聚略加

撫摩慰勞之色便可要結世人無識輕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多豈不翕然歸心乎但非出於誠吾見

上下相欺以成此名也且名迹既章而禍兆旋啓

不免假亂臣賊子以篡弒之具何利之有夫治天

下者當以天下利天下苟不以天下利天下而任

一人之獨制以治之譬猶操一刀以割萬物豈不

齊一而中之所傷者多矣故舉賢尚能而治天下

乃所以賊天下也惟不尚賢而天下可治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

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

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

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箒布草操煙火而  
 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  
 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婁者也是以聖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湯和以順天  
 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暖順同音董柔

莊子通卷之八  
貌姝音媯妖貌濡音如安也濡音須卷音權婁音樓卷婁猶拘學也說音悅羶音瑟奎大地隈鳥同反曲隈股間也據七曹反行下孟反虛墟同長丁丈反惡鳥路反此音皮揚音羊知去聲

暖姝自喜之意小見之人學一先生之言輒自以  
 爲窮微極玄至足在我而豈知未窺無窮之藩籬  
 蓋醯雞之在覆而跛鼈之居埽也濡需淪胥及溺  
 之意蓋當世功名富貴之徒自以爲開國承家勅  
 鼎彝垂竹帛有泰山之安而不知一日求牽犬於  
 上蔡聽鶴於華亭不可得也此時存爲存時亡爲  
 亡境得爲得境失爲失者也卷婁者拳曲偃僕勞  
 苦之狀也舜三徙成都所至則人隨之如羊肉爲

蟻所緣而不得脫至老而不少休何之苦也蓋  
 用之用與彼爲功無用之用內樂無窮衆人來附  
 於衆人誠利矣而於吾神爲不和於吾身爲不利  
 是故真人惡之真人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於天下無甚親者亦無甚疎者惟抱德煬和有光  
 而不用其光事至則順而應之令天下之爲蟻者  
 見之而棄其知已則如魚之相忘於江湖而自得  
 其逍遙之趣如羊之不羶而無可慕之意何至拳  
 曲偃僕而終其身不得安意肆志也哉冀得其來  
 之澤言望其方來之澤也童土不毛之地

莊子通卷之八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目司目官耳供耳職心居心位則各有自然之平  
 各效因任之用此任天而不以人與之者也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藥也其實望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  
 也何可勝言望音謹又音觀桔音結梗古孟反雁音  
 得生則失死得死則失生各安其所遇而無容心  
 焉如藥無貴賤應病者爲君餘皆爲臣隨時流轉  
 豈有執乎望鳥頭也雞雁雞頭實也豕零猪零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句音鉤楯純尹反棲音西會  
音檜檜音雞種音冢鷓音廢

大夫種智能霸越而不能庇其身此亦性長非所  
短性短非所長者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搜也恃源而往  
者也

風日過河皆能損河藉令風日長與河相守而河

莊子通卷之八

流如故謂其無損實見有損謂其有損終無有損

蓋河有源故也苟為無本涸可立而待矣只止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

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

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

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長丁丈反

天生者自然端正故水與土形與影物與物皆相

守甚審而不移也無待於思為也有思有為者未

有得其正故目於明耳於聰心於殉凡一身之中

能之於其府無不殆者也乘其未殆而圖之猶可  
改焉殆成而圖之不給改矣至於凶禍既長則不  
崇朝而並集矣欲反其初非優游之可得也必緣  
夫改圖之功欲果成其功非欲速之能達也必待  
於持久之力而人方以耀智顯能有思有為為已  
實也不亦悲乎故亡國喪家者相望不知問此故  
爾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傳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莊子通卷之八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

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曠女展反

足之於地不能盡行必有所不行處人之於道不

能盡知必有所不知處有不行者而後成其行者

有不知者而後成其知者故地不可盡曠天不可

盡知也知天之所謂者知大一也知大陰也知大

目也知大均也知大方也知大信也知大定也知

大而後其知為至矣大一通之無是與非無成與

變復通爲一也大陰解之天張天張皆屬陰類解  
而去之是謂懸解也大目視之玄覽博觀不滯方  
隅也大均緣之不得已而從起是謂天均也大方  
體之出井蛙之見萬物一體也大信稽之不約之  
信天下咸取質也大定持之一心定而鬼神服吉  
祥止止也無盡之盡與天罔極是心體之本然也  
循環應變以照萬物是心用之自然也無盡之盡  
而非蕩然無樞紐也故曰冥有樞管之者樞也萬  
化從此出矣與物循環而非從我始也故曰始有  
彼始之者彼也我特因而應之耳故其知其解似

莊子通卷之八

有不知不解惟不知不解而後有知有解曠然有  
覺而非從見解中來皆知天之所謂而已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爲句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頡下結反滑乎八反錯亂也推音角揚摧大舉

承上言不知而後知之故今之問學以求知者不

可以有崖亦不可以無崖有崖則蔽不開而惑不

解無崖則務其知之所無奈何徒增無明而已惟

不以有崖而亦不以無崖則見天下道理見見成

成都在眼前物雖頡滑無常然有大常者存而各  
各實在時雖古今代謝然有不代者存而無可虧  
損此種問學非人之駭蕩而不得漫衍而無家者  
比是不可謂之大發揮大摧核乎學人曷爲不問  
是問是則奚惑焉以吾之不惑解汝之惑而復於  
汝之不惑此不惑原從汝心而得非從我解而有  
是尚大不惑矣何今之以天下惑不知所祈嚮也

管子通卷第九

則陽第二十五

雜篇

沈一貫註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主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也獨音觸夫音扶知音智冥音眠顛冥音倫迷惑也喝音渴傷暑也撓呼毛反飲於鴨反聞音聞

則陽即彭陽游事諸侯因夷節以通楚王楚王未之見也會夷節歸復求王果為之通王果不許托辭以應之曰我不若公閱休公閱休隱士也冬則

獨鼈以供食夏即山樊以為居此人當能譚吾不能也夫以夷節之智尚不能薦君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蓋夷節之為人也德不足而智有餘苟不自愛而與之為心交固將顛倒迷惑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而相助以消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也夫寒者思假衣於春喝者思借風於冬以楚王之猛倨好殺非佞人如夷節者不能以巧辯而移其心非正德如閱休者不能以高尚而服其心我上愧於閱休而下恥為夷節之行烏能為君譚哉王果之辭婉而峻稱公閱休者知公閱休

不屑為人于進而假此以感悟則陽使其仰止賢人而自息其躁也謂已不若夷節而又言夷節之佞不可交可謂忠告而善導之矣至謂楚王非佞人正德不能撓又曲盡人情雖賢主不能無惑於佞人如裴矩之於唐太宗是也雖昏主不能無屈於賢人如蘧伯玉之於衛靈公是也自此以下文稱聖人以重公閱休言惟聖人能使人忘其貧能使王公失其貴涉世無傷所造皆適而不為物之所苦雖復樂人之樂以為之通容而亦不至於失已又或不言而使人虛往實歸各飲沆瀣之漿

又或不爲而使人望風靡從各得其自得之場使天下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出之以從容暇豫不見其形韻高德弘於人心若此之遐而不可及也吾故曰待公閱休子就而問之必有啓發爾心陶鎔爾德泚然汗出霍然病已者矣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萬物與我本綢繆若一體然者聖人達綢繆而包含覆育無不周遍若是乎大矣又不知其所以然蓋性體本然聖人率性自然而不待於有爲也故

體則知百物之歸根本而莫測其朕用則如春風之撫百草而莫知其生他無所師而以天爲師以天爲師則彼亦一天矣第其形猶人類而人稱之爲人也其實天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知去声先上声常人不師天而師心惟憂其知之不足殊不知足之所不踐者甚多多積知而不能盡用曾所行之幾何而百年之中忽若白駒之過隙矣是知必不可盡也多知亦必不可行也竟如何哉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好去声

笑人不能自見其爲美美之名定於人之鑑也即人未嘗告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美自在美在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聖人亦不自知其愛人愛之名定於人之稱也即人未嘗稱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愛自在愛由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蓋周盡一體而不知其然

者謂之真愛不必憂其知之不足也性者生之謂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縉音民縣平声

人情莫不喜還其舊觀故見舊國舊都未有不暢然喜者雖使草木縉合入其丘陵者十九而猶之暢然况見所舊見聞所舊聞而略無改於其初者乎譬之十仞之臺無所蔽虧而又懸衆樂於其上

然自矣。貧子之得衣珠。此其喻也。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漢高帝與父老飲。沛中悲歌泣下。曰。吾千秋萬歲後。魂夢猶思故鄉。此人情哉。亦性之不得已乎。惜乎人莫無懷土之思。而迷於旦宅者。比比也。悲夫。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相去声

環中。即齊物論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中空而外不絕之譬也。隨成。即所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謂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為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幾無時。而日與之變化。皆其虛中一不化者。為之宰也。人曷不止於是以為隨成乎。若此則無惡其隨成矣。

失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夫音扶。殉。松。閔。反。從。死。也。血。呼。力。反。消。也。

夫聖人之師天。與凡人之不師天。均之與物殉也。而其事則異。何也。聖人師天。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未始有已也。是亦殉物者也。凡人不

師天。故見可好則牽已。而從之。見惡則亦牽已。而從之。亦未始知有已也。亦殉物者也。聖人無我。故無物而非我。凡人喪我。故亦無物而非我。雖然。聖之與凡。相去則遠矣。故曰。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廢。所行甚備而不乏。其與天合也如此。豈夫人所能及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音付此一段未詳。必有闕文。疑字不可強解。莊子曰。知

之所不能知者。不能知也。無務知之所。無奈何。吾於此亦云。如強為之解。似云。湯師司御門尹登恒。師其意。不囿其迹。得其所謂隨成者。以名天下之百物。故名與物皆兩者也。仲尼至聖。亦師此隨成而已。此隨成者。不囿之隨成。即環中之隨成。非今人之隨成也。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蓋歲者日之總名。除日則無歲之可言矣。外者內之對偶。除內則無外之可言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行謂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其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也出走然後其  
背折其春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莊子通卷之九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乎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  
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  
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四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堯乙耕  
反魏惠

王也背倍同刺七賜友乘音盛為君請為並去声扶  
救一及音折音怪見音現下同音瓜又音茂  
惘此蕩反音音孝夫音血譽平聲

犀首官名行其名即公孫行從雙從事於魯也忌  
田忌齊將也扶擊也見戴晉人引晉人見王也蝸  
蝸牛小螺也若存若亡狀其細也管猶以形氣相  
戛而有嗃然之小聲若劔環之間吹之則吹然微  
而已曾何足聞哉此雖一時荒談遂成千古名言  
人試追想前事都是一場大夢雖蝸角無可得胡  
為當其時視針芥得失如天大何也總為心孔小  
不能容故爾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莊子通卷之九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  
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立之著於已也知立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  
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  
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極屋棟也稷音際聚貌

孔子之楚寓於蟻丘賣漿者家其鄰有男女羣聚  
登屋極而窺望者蓋驚為怪孔子而然也子路見其  
有異告孔子曰此輩稷稷亂動何為者邪孔子曰

是聖人之徒也。而自理於齊民自藏於崖畔。其  
銷墮其志游於造化之無筮其口雖與世人  
而心實疑。寂未嘗有言。方視世人無足以入其  
而不欲與之徒。雖游於人。而異於人。譬之居於陸  
而沉於水者也。此必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  
孔子止之曰。勿往。彼知吾之識彼。謂吾必言之。楚  
王而召彼。非彼所欲也。彼且以高蹈為賢。而謂吾  
之歷聘為栖。栖乎佞也。豈有賢者而肯與佞人言  
佞人見乎。彼必從此逝。不可跡矣。子路往視之。果  
携家去矣。蓋接輿丈人之流哉。

長梧封人問於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  
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未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為性在章。兼段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  
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音管。莖音管。莖音管。莖音管。莖音管。  
籠鍊也。滅裂。猶短草也。齊。才細反。度。量節作之意。食  
音孫。離去聲。惡。烏路反。莖音九。莖。類。莖。也。兼。音。也。  
反。音。加。亦。音。莖。漂。匹。招。友。疇。七。餘。反。漂。疇。流。疇。也。  
疥。音。介。溲。音。搜。便。溲。音。澆。膏。謂。虛。勞。人。膏。從。溲。出。也。

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之謂。封人以治田。喻為政可  
謂達物理矣。莊子又喻治生。言今之治生者。多犯  
此戒矣。逝。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順應之情。失  
靈覺之神。而徒以務博誇多為事焉。故鹵莽其性  
者。每以欲惡之物。為吾虛靜之累。如莖章之為嘉  
穀害。始而快意當前。豈不足以小適吾耳目四肢  
之欲。而不知一引以去。不至於傷性滅命不已如  
葦葭始萌。亦頗能為嘉穀之扶仗也。而尋至於拔  
擢生化之機。侵塞秀穎之地。然後悔其始之小利  
為今之大大不利也。於是七情爽惑。六欲交攻。化精

莊子應卷之七

神為妖祟。寒血肉為癩疥。並潰交發。不擇處所為  
漂疽。為疥為癰。為內熱。為溲膏。其名難舉。其禍難  
已。第緣一念鹵莽滅裂。以至於不可救藥。如此可  
不畏哉。

頃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幸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  
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俚

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當作辜古罪字推通回反強巨兩反朝音潮號戶刀反苗音災離雁同勝平聲知去聲夫音扶

雁之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古者太樸不散民不知軒冕之為榮金玉之為富故視聽淳一而刑罰清自聖人以爵祿籠天下而榮辱之名始起於是乎鶩名者日多而不免於病以財貨聚天下而貧富之迹始形於是乎鶩利者日多而不免於爭此皆上之人駢之使然而非民性本然也不但如此又且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而不得不出於爭競之途人不貴則必賤既有公卿之榮誘之於前而又有輿隸之辱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鶩於名人不富則必貧既有祿邑之好誘之於前而又有饑

寒之患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競夫利故人不可一日不貴既貴矣又不可一日失官而復為賤人不可一日不富既富矣又不可一日無財而復為貧不笑無行而笑無官不笑無耻而笑無財舉天下日皇皇以富貴為事欲其不作奸犯科以至為盜為殺人胡可得哉不知民非欲為盜為殺人而所以致此實自上使之也古之君人者常謂民為得而已為失民為正而已為枉故一民不獲則稱以為己辜一民有過則稱以為己罪謂民本至淳而醜之者我也今則不然不示之以明而匿為之

制有不識者則以為愚不使之以易而大為之難有不敢者則以為罪不責之以輕而重為之任有不勝者則以為罰不使之以近而遠為之途有不至者則以為誅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不諒人之才不度人之能不恤人之私而惟吾意之所欲者責之以應吾求賦必欲其供役必欲其先條格必欲其稱職必欲其勝奉事必欲其有功以此為政民之智力何足以繼之知力既竭而不詐讓不藻飾不攘奪盜竊必不足以辨比於是繼之以偽以苟避上之文周蓋上之人日出詐偽之政



以為率而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執不得不僞知不足執不得不欺財不足執不得不盜欲誅盜黨當誅盜源釋大盜不問而斤斤惟小偷之是察失輕重矣吾以為盜竊之行當先責之君人者而後及夫士民可也否則雖日殺之何益哉故毋盡人之情毋盡人之財毋盡人之力以有餘予天下而以不足自奉然後天下可治爾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終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玉之德日進無疆歲一變則德一變年六十而

莊子通卷之九

十三

六十化未嘗不始以為是而後以為非也又安知明歲之非今歲不如今歲之非舊歲乎蓋德業等級萬有不齊彌進則彌無窮若登山者前步高則後步低不至於顛猶有可進之步則昔步皆低步也然則歲歲相更非非相待即百年不過更百非耳而安得真是真非於其間是非寧有定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之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知之音智

人皆曰予智試問其生身來處便口吐不能答根何從立門何從出豈非一大疑事知之所不能知者哉已乎已乎人無所逃於陰陽而安知陰陽之外彼所謂然者果然乎哉恃其知之所不知乃所謂大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鯀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莊子通卷之九

十四

為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大史音泰殺音涖蹇一作豨扶盪浴器也鯀音秋搏音團控引之意馮音憑

易名定謚史官職也靈公之無道而謚曰靈何哉因是者即齊物論所謂因是言因眾人之所欲謚而謚之耳無他意也伯常蹇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其慢惰無禮若此之甚也然當史鯀奉御而進於公之所公尊敬之使人代捧其幣而扶翼

以上其待賢又若此之肅也一事非一時事舊解  
失之矣雖無道奚其喪其得謚為靈也宜哉猶草  
曰靈公死時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吉掘  
之有石榔榔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  
此地當為靈公葬所吾之子孫不足賴藉吾不能  
有也由此觀之靈公之稱為靈也為識者先知之  
久矣天下事皆前定豈人力也哉大史安得而謚  
之此所謂知之所不知者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  
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大公音泰治  
去聲淳流  
貌殉於閭反

十六井為丘二十五家為里丘里之言猶云公言  
也故曰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者也謂之丘里  
之言則必眾人皆是而後同以為是故曰合異以  
為同以眾人之同是者散之為一人之是故曰散  
同以為異譬之馬有百體而合之則稱馬從百體  
言則或為馬頭或為馬身或為馬尾未稱馬名合  
之而後稱馬一體不異不稱馬故曰合十姓百名  
以為風俗也是故并積眾土而始為大山并積眾  
水而始為大川并合眾人而始為大人大人者非  
能自為公論能主張天下之公論者也言自外入

我以有主而虛故執不執一說而兼總天下之眾  
論言自我出我以無欲而正故能通達不滯而無  
拂天下之公心自外入而不執則能合異以為同  
由中出而不距則能散同而為異此所以為合并  
之公也四時各行其氣天無偏惠故歲成五官各  
效其職君無私心故國治文武各竭其能大人未  
嘗有所專寄故德備萬物各行其理大道未嘗有  
所偏黨故無名無名故無為而無不為也時有終  
始不出一途世有變化不主一迹禍福淳淳天道  
不可知故至有所拂者亦有所宜未可以常理遽

斷也人雖自殉從死而背固猶不能一故至有所  
正者猶有所差未可以常情遠信也此於大澤百  
材皆可裁用大匠之手無棄材觀於大山木石同  
壇而居大塊之中無棄物故此丘里之言倡於一  
人而不知其所以倡和於眾人而不知其所以和  
昨非今是而不知所以始予終奪而不知所為不  
謀而合不約而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故至人者  
惟因是因非而不敢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  
節是秋水篇末盡之旨可與參看自殉殊面言自  
殺其身以從人之死者可謂同心之至矣然投之

穴中與死者背固未必相向可見甚合之中猶有  
異也文武下似脫二字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  
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  
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  
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言丘里之言既為合併之公矣然則謂之道  
可乎曰不然夫道大矣遠矣談何容易譬天下之  
物豈止於萬而言者必曰萬物蓋以萬盈數也以

盈數名物庶幾足以盡物矣其實何止於萬哉夫  
物尚不可名也而况於道乎今夫天地形之大者  
也陰陽氣之大者也道行於其間而為之公其大  
可知也故人因其大而強為之名曰道似亦可矣  
然特可道可名者耳而不知其有不可道不可名  
者存夫既以有名矣則有也非道也道者無窮無  
極之名也強名之豈稱情之名哉以斯而論譬若  
狗馬之不相似矣狗四足馬亦四足指狗為馬略  
而觀之亦似而實非也由是觀之丘里之言雖因  
是因非合併公共而謂之道未也道之名可輕假

乎哉吾儒論道則衆好衆惡未必皆當於理不可  
謂之道莊子之意則以因是因非固是道特未盡  
無窮無極之蘊不可謂之道其大旨與吾儒不同  
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去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  
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惡起音烏欲惡去聲橋居表反下同

蓋掩也橋起矯舉也片判析也精之可志言精微之可記者也隨序猶循序橋運猶動運少知問曰道既難言彼萬物之生惡乎起豈非道之以邪大公調曰萬物之所生起於陰陽二氣相摩相盪而然故萬物之所有盡陰陽二氣也言之所可盡與知之所可到止於物而已自有物之後可得而知自未始有物之前不可得而知也是以見道君子不窮其所廢與其所起正以物可知而道不可知

故論亦止於物而終不敢言道也莊子之意言無窮者是道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知音智莫之為言世間事皆不自由或之使言世間事皆

有則定此二說者於情於理孰偏孰正乎大公調曰人之知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無論六合之外即眼前如雞犬之鳴吠豈不淺近然曷為而鳴吠此必有所已然矣又其鳴吠也欲何為必有所將然矣雖有大知誰能譯其言而發其意乎雞犬近事猶不能知以斯而談凡語精必至於無倫而後已語大必至於不可圍而後已終將付之於不可說不可知然則不可說不可知者方是道而或之使莫之為則止從物上起論特有知之事耳以此論道終不免於過謂之或使則謂造化之中確有

鬼工物怪營營終日而不息豈非太傷於實謂之莫為則謂天下事全無憑據第汎汎如雲煙之在太空中者豈非太傷於虛豈知有名有實者見在物也物之妙相應迹也無名無實者過去物也未來物也物之真空定體也虛實相乘而不已有無相入而不離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則非知之所知而後可以為道故道者可得而言可得而意而終不可言不可意者也愈言則愈疏與道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  
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  
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音  
人之生也誰能使之不生不可得而禁也及其死  
也誰能使之不死不可得而阻也人皆有死有生  
此常事也而其理亦不可觀然則道豈知之所能

莊子通卷之九

知哉彼曰或使莫為皆私智強度疑似假設之論  
非有的據也以吾所觀其本無有其往無窮其未  
無有其來無止只此一無字與物理符合言語道  
斷評論亦住若說或使莫為則言語根苗方從此  
起蓋着物着相便有終始本末之相乘便是說不  
了的評論道不可以有言也言無則可以該有言  
有便不能入無道非真名是假立稱呼以便行世  
而已若說或使莫為則是真有名相下落在那一  
邊却是邊見胡可謂之大方是以立言其難要之  
可說後盛水不漏方好言而足任爾終日荒唐

說橫說左說右說都是道言而不足於言萬語  
沒一句說着盡物而已道者物之極也言與不言  
皆不足以載道言之不可亦可默之不可亦可不  
在於言不在於默雖終身言道與道無秋毫相應  
議豈有極哉必如老子所謂心因焉而不能知口  
辟焉而不能言者乃為道體故吾嘗謂莊子之學  
以無窮為究竟以不知為宗旨與佛氏不同從來  
讀莊子者不能探其宗旨即晉人只說得自然兩  
字自然又與或使莫為何異哉此一章書是齊物  
論及秋水義疏而無一句相似多發其所未發當

莊子通卷之九

是莊子書成之後更有妙悟以成此簡爾

外物第二十六

雜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患未必信故伍員流於  
江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  
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魂有甚憂雨陷  
而無所逃墮蟪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瞽沈  
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聚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

乎有債然而道盡負音云絃音駭讀蟄音陳悍不安  
倫反債音類

在我者可必外物何可必哉謂善必福惡必禍則  
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既似無據謂善不必福惡  
不必禍則惡來死桀紂亡又似有據天道之不可  
知如此人主孰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有  
伍員襄弘之事人父孰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有孝已曾參之事人情之不可知又如此故  
范滂臨刑告其子曰吾欲使子為惡則惡不可為  
吾欲使子為善則我不為惡悲夫總之出於外而

莊子通卷之九

不出於我故耳襄弘周靈王臣被放歸蜀剗腸而  
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孝已殷高  
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子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  
幾死故云曾參悲凡天下有形有氣之物便是外  
物如木與木相摩則火生而燃金與火相守則鎔  
鑠而流陰陽之氣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雷奮  
霆擊火發水中乃焚大槐霹靂是也五行二氣猶  
有同類而相仇與夫異類而貞勝者不可必如此  
而况於人乎是以人惟無心乃可耳若逆境當前  
患胡可言當其憂之甚時動而非是或左或右一

無所宜易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是也故曰兩陷  
而無所逃矜持愈重則莫知所守而事益無成又  
若懸其心於天地之間不上不下亦不兩邊而無  
所寄泊遂心則解慰乖意則昏悶逐境則沉溺罹  
憂則遷屯縷纏於利害之鄉而內熱炎炎有不可  
撲滅之狀眾人由此煎熬其和氣而雖有微茫真  
水安能勝然火之多猶盛暑錄金毒熱無賴即  
月皎於河漢而不能暫涼也悠悠世間鼎鼎百歲  
利害相攻怵惕為累理所必有何足為怪此軀體  
所為自稱南面王而不欲復娶妻子親故人間之

莊子通卷之九

勞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復有何患總為血肉軀上  
造業而不得脫盧生黃梁夢中備嘗此苦不亦悲  
哉於是獨有債然放任超迹於玄元之境托精於  
恬淡之鄉人我機忘陰陽籠脫一任逍遙乃稱道  
盡回視諸趣苦海不啻毗雲霄而凌倒景矣又何  
外物之云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已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音層

常與水也昔覽淵明乞食詩今讀莊生索米文撫  
茲三歎貧賤難為工悲哉鄙儒繩人無已必稱黔  
婁陳仲子之行不已甚乎此所謂外物不可必者  
也枯魚乳魚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莊子通卷之九

十五

東海且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  
鎗沒而下驚揚而奮者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淝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  
皆駭焉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繩犗捷牛離剖軋肉曰腊軋量也累

繩也灌瀆灌漑之溝瀆鮒鮒小魚名懸令懸揚之  
令也譏當時學者寡見淺聞徒能脩飾小說以干  
世主偷合時格而已心不能窺大道之藩籬烏足  
以言經世之事哉蓋必有內聖之德者而後可語  
外王之業耳余疏此二章時阻淺聊城不覺大笑  
自哂因牽連為一詩詩曰安得西江水來迎東海  
臣枯魚何用泣涸轍待何人投犗懷公子牽緇赫  
鬼神他年輕諷者應到浙河濱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莊子通卷之九

廿六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句接其鬚摩其頰鑑  
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傳治懸反擣  
卑施音試摩音壓頰音歲推直追反控音巷打也別  
彼列反

自上語下曰臚脣上曰鬚頤下曰頰口旁曰頤頤  
旁曰頰接撮也摩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詩書者  
迹也所以用詩書者人也詩書何物而用之於發  
冢仁義何物而用之於竊國王莽何人而能行周  
禮漢兵四集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此  
豈詩書之罪哉無論其遠我輩誦說先王而不免  
穿穴踰牆乞墻登隴上媿天下慙妻子尚曲附

於詩書以飾其闕何笑夫發冢之事嗟今縫掖莫不然而臚傳更甚臚傳其為發冢唱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立也召而來仲尼至曰立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無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行去聲譽堯音餘矜音矜踏音除從容也

有人於彼長上而促下耳近後而上僕兩目蒿然如憂世之患者何人也躬矜身之矜持也容知容之知慮也業可得進意老萊之言不過闢然無文之事可更進於此乎請益之意也驚不顧之意言汝心但不忍一世之傷而不顧其貽後世無窮之患蓋談說仁義則鑿破渾沌而導民以知偽之事其為後世患不淺也固汝心窮陋而不達乃如此邪母亦心知其非而才略不能及於至人故邪予

人以歡虞小恩煦煦一時而不顧終身之醜特中人之行以此相勸進耳非大人之事也相引以名稱相結以隱密與其譽堯非桀昭昭乎明是非於天下豈如兩相忘而無所毀譽之為得乎凡矯揉造作而反人性之常者無非傷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無非邪也聖人則至夷至靜不得已而後起故不為而成汝奈何終載爾矜而不肯反於淳朴之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侯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筮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刺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刺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阿門何陸曲也此亦知之所無奈何哉史記龜策傳載此事有連語在後余并錄之以廣人意焉其語曰人雖賢不



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雉鳴蓬門禹名為辨智而不能勝鬼神日為德而君於天下序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蠶蟻蝟虺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直虛空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狐虺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入有所遺亦有所不環如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慮不慮為慮而棟之以應之天不全乃生也

莊子通卷之九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鵠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惡益其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知去鵠鵠音去上聲處上聲

即前章恃其所不知而後知之意雖有至知不能逃萬人之謀知何益哉魚不畏網而畏鵠鵠網者人智也故可避鵠鵠天巧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盡避哉小智小善何足意去小智而後大智明去小善而後大善立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則智自發也何勞石師哉石師常師也灌夫傳帝寧能為石人乎石人謂長存也亦以義

鶴林玉露載物畏其天之說嘗見大蛙數十聚於汙池有巨蛇以次啖蛙羣蛙拱立待啖不敢動又見蜈蚣逐蛇急漸近蛇不復動第張口待之蜈蚣入其腹逾時出蛇已斃矣蛇棄深山中踰時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蓋蜈蚣卵於蛇腹中也又一蜘蛛逐蜈蚣急蜈蚣逾籬槍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搖腹而去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盡蜘蛛腹以渴殺之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為莫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斃蛇而育其子自以為莫敵矣不知蜘蛛之醢

莊子通卷之九

其軀也且蛙不敵蛇固也蜈蚣小而能制蛇蜘蛛小而又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詎非所謂天邪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音側墊音店下也即前章足之踐地恃其所不踐者而後博之意吾言雖無用亦天下不踐之地也可謂無用哉莊子之自狀審矣其荒唐眇幽于世教中真無裨益然



道德故道不欲獲獲則喫喫而不止則自相騰踐  
 而衆害生矣凡物惟草木無知則無氣息耳有知  
 者皆有息有息然後自幼而長日以殷盛其有不  
 殷盛者豈天之罪哉天嘗生之矣又日夜穿而通  
 之無抑挫矣雖皓亡於日晝而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未嘗不清明虛徹包五藏之相平如機灌輸  
 未有停而窒礙者也天固穿之而人則塞之天奈  
 之何哉且夫人身腠膜之中皆有空曠重閭之地  
 以通元氣人心方寸之內亦有洞達不礙之天以  
 保太和故室有空虛則長幼内外各遂其私而相

此字通末之七

三五

安于無事若逼側而無隙則婦姑不能相容矣人  
 心之中蕩然天遊而後六根為之效順非眼能見  
 以真空妙性故見非耳能聞以真空妙性故聞非  
 鼻能臭以真空妙性故臭非舌能甘以真空妙性  
 故甘非手足能運用以真空妙性故運用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若無天遊則心塞而不通六根  
 用事攘逆而不已矣天遊者神勝者也神勝則無  
 往而不善矣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遊境  
 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  
 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纔入大林丘山

中便曠然改觀此乃因境得心如遊虛空者偶間  
 親戚之言而喜如魏武侯聞狗馬之言而喜緣神  
 不勝物久為世塵之所厭苦而然神勝之人何處  
 非大林何處非丘山心清淨則境清淨境清淨則  
 十方清淨何必擇地而安之乎此一段是莊子最  
 警醒人語句句金針字字玉弁前木與木相守一段  
 一對降魔棒地有重圍心有天遊是性命雙脩要  
 訣重閱是難家不傳之火候

總蓋乎名名益乎譽譽藉乎誼知出乎爭榮生乎守  
 官事果乎衆宜

三五

濫過也凡德之衰起於聲名聲名之衰起於暴著  
 譽慮之起由於謙急人意而後考謀也知偽之起  
 出於爭競知者爭之器也紫塞胸中由於執持而  
 不化通則心有天遊也耳目五官之事成於眾宜  
 養安其職各得其所則眾事立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銹鏽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銹七逆反鏽乃豆反音批機田  
 春雨時若草木奮然自生田功從此而起機以時  
 動事以時與草木且蒸蒸日上盛而惡知其所以然  
 此亦所謂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者也日時如所謂

十日一雨者言以日而降時雨也。銜鏗臣器到地  
猶易所謂反生。蓋投種於地必先反生於下。而後  
發於上也。過半言新生之多於舊植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向未嘗過而問焉。聖人  
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賊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此皆子斯  
反賊音

靜者動之基。靜而後眾動。皆得其宜。五藏更相灌

輸故養生莫貴於靜。攝謂不撓其自然而已。既病

夫不能真靜。但如靜然。亦可以補病。目者六賊之  
首。因目而人馳。驚不暫休。皆滅者忘外觀。簡內思  
可以休老。而終其天年。諺謂老人瞽矇。延年之徵  
正此意也。不寧靜不可以致遠。急事之來。切勿遽  
動。但澄心定慮。事端自得。如謝安石矯情鎮俗。江  
左賴之。是也。雖然。此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事。  
佚者未嘗過而講求焉。蓋佚者自不病。何待於靜  
攝。自不亂。何待於滅。皆自無遽。何待於寧。定。以此  
推之。凡聖人之所以賊天下者。不過仁義而已。神

人未嘗問焉。賢者之所以賊世者。不過有為之迹。  
聖人未嘗問焉。君子之所以治國。不過紀綱法度。  
賢者未嘗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不過權謀術數。  
君子未嘗問焉。賊謂改人之觀聽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穀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踣河。演門宋城門名也。徒何反。踣音存。踣同。款  
音款。踣音薄。杯反。

人有親死而哀毀者。上以仁義風天下。爵之為官  
師。於是靡然成風。其里人毀而死者半。後之效前

抑又甚焉。名迹之亂人情如此。故許由始不受天  
下耳。務光乃繼之以怒。紀他又益甚。師弟子而跋  
於穀水。申徒狄又益甚。因以踣河。不受已矣。而至  
於怒。至於跋。寢與踣河。此何為者哉。夫亦以前事  
既已著聞矣。不加工不足以成名。故至於傷性殞  
生以爭之。歎嗟夫此物外人也。而弊尚至此。況於  
物內人哉。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不至於  
窮而無所入不己。是故至人痛名教之有患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益且緣反音送

筌魚筍也置筌之意在於得魚蹄兔罝也設蹄之意在於得兔然得之則忘之矣此人情也亦物理也而聽言者顧不然每執言而害意吾奈何哉讀書之法在書不在書而後有益於我故嘗謂莊子無善注然古人得莊之意者甚多不在善注也不為注而使人以意讀之各有悟入為益甚大譬如射覆然高者存金存玉下者存瓦存石譬如飲河然各飽其腹而止不言而飲人以和胡為不可也

寓言第二十七

雜篇

莊子通卷之九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文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來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也乎

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執待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危音支與平聲也五蓋反與莫作未嘗不言誤觀郭註云雖出吾口皆彼言耳則知原無不字矣惡音烏種音冢

此莊子自敘其作書之意也言此書中寓言者十而九重言者十而七危言則日新而出和之以天倪而不以我預也何謂寓言蓋我欲言而不可以直言則借人之名而言之如鴻蒙雲將有吾連叔

莊子通卷之九

三

之類是也譬之父不可以為子媒必借人而媒之父之譽不若媒之譽為人所信也今我亦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不無誑人之罪矣然非我之罪世衰道降久無真人之言譬欲于其側惡得不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哉何謂重言人之情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與已同則是不與已同則非各出其辯以相勝而不已吾以重言臨之如廣成老子之類所以止人之辯也蓋借耆文有德之人而為重也若夫年雖先而無經緯本末徒以年稱耆者不可謂之先何也為其無人道也此特陳人耳

100 710 十

而胡可稱者文哉何謂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者蓋舉卮而言把杯對客逍遙命辭和之以自然之端因之以曼延之論竟日窮年無有定期此所謂卮言也凡談之道惟不言可齊耳有意齊之翻成不齊蓋齊與言言與齊已成二義而惡乎可齊故貴於無言無言則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亦未嘗不言有自也而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因其所然而然之無物不然因其所可而可之無物不可不以我之私智參與于其間而一付乎萬物之自齊此所謂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者非此則惡能得其始卒而與之長久乎萬物之種不一也不能以同形相禪而復以不同形相禪如得水則為蠶以至於馬生人之類始卒循環誰能知其倫類大鈞播物自然均齊而非人之能同異非人之所能是非也此之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吾所謂卮言日出者以此卮言舊註謂卮滿則傾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為無心之言之意未知是否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諶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好惡並去去聲董音悟

此猶前稱遽伯玉之義言德日進而日異也惠子以為勤志服知勤志則篤學服知則好古皆孔子自謙之言而非所以論孔子故莊子曰不然孔子聖之時與時代謝而無可不可雖垂教立訓諄諄言而未嘗言觀其言曰人受才于天地而得其最

靈者以生苟能復命歸根則鳴而自合於律言而自合於法不待擬議而自成變化雖終日言而何嘗言哉此豈獨勤志服知而已乎夫人之立教者不過陳利義於前而稱好惡是非以指人之趨此但服人之口而已而惡能服人之心今孔子乃以不言之言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近立自來帝王聖賢未定之言皆至此而定非其盛德何以至此已乎已乎惜吾生晚而不得及其門哉觀此章則莊子之稱孔子尚在宰我子貢之上蓋能直探耳順從心之學而尊之如天不獨賢之如堯舜如舜

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造化密移時覺之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府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蜩甲音提又音蕭動貌稍者微略之義甲一作音條蛇音悅屯音湫聚地強者有餘之義

景答罔兩曰汝輩何須問也予有影而不知其所

以有影也予以予為待形乎今夫蜩之脫甲蛇之蛻皮非不出於其形而終非其形蓋一離其形即與之不相蒙而成二物矣似之而非者也予以與形亦然吾亦獨化者耳豈待形哉有火與日則吾之影聚而成屯陰而無火夜而無日則吾之影亡而稱代然則火日者非吾之所待而獨化者邪夫吾以無待者也猶能獨化况乎形以有待者也而豈不獨化邪彼火日來則我與之來彼火日往則我與之往彼火日者天地之強陽氣也而我與之俱

以為非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問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二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此亦變化日新之謂也一年而野及樸還淳也二年而從隨順無諍也三年而通無人我相也四年而物與物借往而不以已也五年而來人皆保汝也六年而鬼入與鬼神同其吉凶也七年而天成與造化俱游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吾有不亡者存不覺死生聚散之為異也九年而大妙義極

莊子通卷之九

重玄理超象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我教謂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佛謂之不可思議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有生必有死然皆有為死者或以病或以事其途不一矣今之人莫不曰勸公勸公者相勸於公事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恥絕於兒女子之手而願從龍逢比干游恥狼藉於都市而願橫尸於戰場中謂之得死所矣殊不知必爾勸公以其死有自也是知身之為我而捐之者也是知死之足以成

名與利也不然則謂雖死且不朽也不然則謂吾有去所也此皆不免於有自者也不知生者天地之強陽氣也受氣於天而歸氣於天已矣無自也汝果能知其無自乎惡乎其有所往惡乎其無所往而分別于其間哉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惡音烏

在天則有歷數如星官家言則既可見矣在地則

有人據如輿地家言則既可見矣談天地者止於此矣無他隱義矣吾惡乎求之而足以破吾惑乎欲謂之無命則已之事已當知之而人莫自知其死期安得不歸之於命也欲謂之有命則方其受命之時必我也非人也而吾今弗之知似又蠢然而生安得謂之有命也欲謂之無鬼則禍福災祲見在相應若之何稱無鬼也欲謂之有鬼則善未必福惡未必禍顏之天阯之壽孔孟之窮夷齊之餓天可問哉若之何稱有鬼也造化之妙有不可知者如此故曰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者知之盛也

月徒得其形似而已也使其及門不在曾點之下夫子所以獨思狂者其亦慨慕斯人之徒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繫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繫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鶻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樂音其器反參所金反縣音玄下同夫音扶鶻古亂反蚊音丈亡孟庚反

曾子之學亦日進無疆再仕而心再不同其言曰

吾當親在之年而仕得三釜薄祿中心甚樂及親

既沒仕至三千鍾厚矣而悲傷吾親之不逮養故

莊子通卷之九

也弟子問於仲尼曰凡人有所係則有罪無係則無罪若參之心可謂無所係矣乎哀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因三釜而樂因三千鍾而哀皆時耳於參何係焉無係則無罪矣仲尼曰不然既曰悲則既已有係矣若無係者而有哀乎哉無係者視三釜與三千鍾如鶻雀蚊虻之相過乎前不知其孰大孰小孰多孰寡也而尚何哀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故世有庸庸而稱孝子何必皆祿而計較多寡于其間哉故曰猶未免於係者也然則曾子雖再化而尚有不能化者存安知今之所是後不復



強陽強陽之理昭昭甚明也而又何庸問邪此段與內篇文同而意更加異蓋愈出愈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擗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盥音管漱所又反擗莊乙反問音閑

莊子通卷之九

下同睢盱主反盱音虛楚子六反家公主人公也煬音羊

睢睢盱盱矜容作氣之貌有此貌人皆敬而遠之矣皎皎者易汙故曰太白若辱盛德者深自貶損故曰若不足至於爭席而後德進故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讓王第二十八

雜篇

蘇子瞻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作陽子居童連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固一章也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今觀此四篇者文氣卑弱視他作固已天淵而

旨趣又淺陋不倫與莊子學問全無交涉稍有識者皆以為贗無疑矣余嘗見唐人馬摠輯諸子語為意林採莊子無四篇中語有王孫子皆此四篇中語乃知此四篇是王孫子非莊子而信子瞻語有證及憶史記莊子傳云莊子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又似真出於莊子也不可曉矣大抵莊子答詆譏於人無所不狎侮不必以四篇真贗為莊子解嘲於仲尼之門而仲尼亦不以此四篇傷其

莊子通卷之九

日月之高明特其文字猥瑣意見庸劣本楮先生者流非莊子伍不可不辨豈王孫子莊子門人邪亦未聞其藩籬者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豈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母以託天下也父音甫幽憂之病謂病深固治平聲音扶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而不以

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支父支伯恐是二人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天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卷音捲衣去聲夫音扶舜以天下讓其友疋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音權葆音保大王亶父居邠狄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大音泰亶下但反父音甫邠音賓發音策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車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呼火故反舍音捨惡去聲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直七餘反飯音反使去聲下同與音餘遺音

苴布粗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土教雅反苴側雅反

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鵲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鵲一本作雀要音夫

所以之所求之物也喻鵲所以為喻珠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去聲有好有道也望怨望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愛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說音悅從者才用反強其夫反見之音現知音音難去聲處上聲為去聲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裋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緘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無道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厲車馬之飾  
憲不忍為也茨音慈 樞尺朱反 屈柔條為戶 樞也 糾  
古暗反 絨作 麗音徒 履不驢 眼也 遂 詭  
句反比音婢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  
牖以芻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跟曰  
屣華冠裂如開華也杖藜以藜為杖也應門自對  
門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注子道卷之九

五二

矣曳絃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  
心矣緼紵粉反 膾臍勇反 膾古外反 胼薄田反 胝竹  
尼反 肘竹九反 見賢遍反

緼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膾虛浮之貌正  
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  
納履而踵穴見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  
奏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師粥郭內之  
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

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創音 靡樂音洛 傲七小反  
消同又音秋行下孟反

句 糜也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平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

注子道卷之九

五三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惡去聲 強上聲 重  
音仲 乘音盛  
不能自勝而姑從魏闕子之神亦無惡焉蓋從魏  
闕與貪位慕祿不同未能入山且遊戲於人間未  
為不可顧此心決不可染沒于利欲之中不染于  
利而從人間磨練是正經學問若不能自勝而必  
強之不從却恐重傷重傷非養生之道也將以養  
生而先傷生惡乎可蓋此種學問最忌束心太急  
太急則氣發顛狂助長之害不可言魏闕象魏觀  
闕君門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

悠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莊子通卷之九

五三

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穆素感反應皮拜反推通回反語上聲難去聲  
監音厄訖許訖反樂音洛共音恭

黎藿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凌轢削然反琴聲反琴復鼓琴也抗然奮舞貌穎陽丘首皆山名疏曰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十四年天下大旱火上

曰厲王為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玉共伯歸食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道遙於丘首之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嘉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孟反冷音零

不若是而已似脫伯字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莊子通卷之九

五四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以我為貧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孟反教音朔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水知去聲難去聲

三自沉如名之過也此事決無策士妄傳耳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

莊子通卷之九

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治去聲揚行下孟反吾行反行同要平聲樂音洛祈喜祈福也並傍同依也

莊子通卷之九

莊子通卷第十

沈一貫註

盜跖第二十九

雜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才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從才用反樞戶破人樞戶而取物也小城曰保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

莊子通卷之十

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彊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夫音扶

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從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滄人肝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

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又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讓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餽音多飾如故死牛之脅謂華帶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謂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寧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上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復去聲反走小却行也少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去聲中去聲使去聲使為如字為去聲共音恭行去聲

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音夫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毋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駕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

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乎而乃謂我為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  
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奚足貴邪  
據音象場羊亮反處上聲行下孟反說音稅去上聲  
蒞莊居反以為去聲下同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  
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堯不慈不  
傳子也西  
備告治水勤勞致備枯之疾孰熱同強上聲行下孟  
反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水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  
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行下孟反為  
魚玄養食音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  
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說音稅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  
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

於無窮之間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樂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  
處為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說音悅復快又  
反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立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虎頭幾不免虎口哉上時掌反三息暫  
反幾音祈舊註辨



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是亦可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則加嚴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行下孟反夫音扶幾音機要也言為名與利固當脩行若為心尤不可一日不脩行也滿苟得謂名利不在脩行在無恥而信若棄名利而為心則士豈能獨抱其天而絕人間之事

注子通卷之十

七

乎猶取信之一字者蓋無信雖錙銖刀錐之事不可行故不得不存之耳義不主財則名利之仇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豈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執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物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元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行之情悖於曾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臧聚謂臧獲羣輩行下孟反下同相去聲

言管仲孔子心雖非之而不能不下之言與行違也天下執而已矣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

注子通卷之十

七

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疏疎同長丁大反下同五

紀五倫六位四方上下別彼列反堯殺長子也堯殺長子考監明適于歷反為名為利去聲吾日與子訟言昔日嘗與汝譯於無約之前云云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奪而比于剖心子脊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軋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鮑子立

此等文字此等議論必非出於莊子而其口氣却

從莊子來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為

法之敝一至於此還不如迂儒仁義之談尚顧惜

體面也莊子九泉之下見之亦必咋舌自痛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

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

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

之士焉是專無主正句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

也與俗化世讀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烈之疾恬

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有天下而不

免於患也大音扶樂音洛如去聲同處上聲分

故推正不忘言為理所縛也知和云云者言此人

自以為絕俗過高之士其實全無遠理所以隨古  
今辯是非者不過世俗之變化棄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

乘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

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執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

為故讀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句無以

為故不求句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會者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

外也反監之度句執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窮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

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

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洛惡以辭受音

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孰不好之也知者之為

故云云者言知者之所為動則以百姓為心而不

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故其心常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爭也及監之度言反而監之於禮度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存正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為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莊子通卷之一

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棲跡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亡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筦管同籥音藥兼苦管反矜力刀反彼音礙五代反飲食至咽為喉溺奴弔反波便也馮音憤馮氣滿高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則馮音憑下同舍上聲醮音焦樓疏重樓內西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單音丹緣音了反繞也

富人享受踰分聲色臭味感動其心而使之溺喪

於中以忘其本分之業可謂亂矣多食而肥於是咽於上而為佞洩於下而為溺行若負重物而上

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已之心貪權以竭人之財有餘徒滿積彼堵墻下耳而尚不知辭避且馮於心而不舍空貽銅臭可謂辱矣多而無所用翻為物所役懣煩焦勞日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居則疑劫請之盜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周其棲跡外盛其僕從可謂畏矣犯此六患而不知省一旦患至求平常之福而不可得名與利於是乎兩失豈不哀哉而世方緣意絕體爭此禍媒烏可不謂之大惑也此狀富人之苦頗快意可誦

莊子通卷之一

說劍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蒙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好去聲使者去聲從去聲說  
垂冠將鬪冠故冠低也曼胡之纓麗纓無文理也曼  
莫干反短後之衣便於事也瞋亦真反語難好語難  
能之事也

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  
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  
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  
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  
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  
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  
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令平聲敦音團聚也  
所奉皆可無不可也  
然且有二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乎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以四時繞以  
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二案之無下  
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  
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  
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地方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報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  
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  
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燕平聲鈇劍刃也鐔字通又徒南  
同知勇音智竊為去聲上上聲下同三環繞劍三周  
不能坐食也斃自殺也  
說劍一篇全無意况人非莊子入學非莊子學文

非莊子文使莊子說劍必有徐無鬼戴晉人等一段精彩正恐其不屑為二人事耳此文若戰國中  
新習口吻小生所為而以辱莊子亦其生平口業  
報

漁父第三十一

雜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莊子通卷之一

十四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揚

也上上聲節音飭齊民齊等之民也與平聲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與人與乃下求  
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八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  
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  
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  
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  
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莊子通卷之十

十五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  
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  
無君侯有司之執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推汀雷反還鄉音  
族向擊女加女苦  
二反牽引也咳苦代反垂吐臥反相去聲好去聲少  
去聲治平聲下不治去聲長丁丈反勝音升行下孟  
反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人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入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好去聲譽平聲兩容頰適言善惡皆容口頰順之也挂音卦叨音百如去聲更平聲狠胡懇反去上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莊子通卷之一

十一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於外亦外乎惡去聲數音朔離音利處上聲好惡去聲幾音雞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惟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

莊子通卷之十

十一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欲而晚聞大道也強其大反下同樂音洛下同處上聲祿與碌同湛丁南反音耽又音沉下同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木圓擊音而後敢乘刺七亦反還旋同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問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莊子道卷之十  
有矣吾敢不敬乎  
旁步浪反乘音盛下同俗音據要  
腰同折音舌語女音御汝夫音扶  
長上聲下退嫁反

列禦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然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杖蹶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曰子之履蹶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皆茂務二音方道也惡音烏餐音餐  
謀音喋圖譜也言形見於外如譜第

也整音齊亂也夫音扶食音嗣贏音盈乘音盛知音智  
齊音齊煩整也實饋同必反通客之人既先與及  
焉於處反本才本性也告入聲知去聲

列子曰我食於賣餐之家十家而五家先饋敬我者如此其多也蓋由我真誠之心未盡融釋故致矜飾之容憚然暴露以鎮壓夫人之心使人移其所以貴貴老老者以事我雖曰敬我實禍我也夫賣餐者特為食羹之貨以求多餘之贏其取利甚薄其制權甚輕可無求於人矣而猶儼然禮我如此况萬乘之主方身勞於國而不得依智竭於事而不得理聞我有異必將任我以事而驗我以功

則吾逐外物而喪直德矣吾是以驚而不往伯昏  
瞽人曰善哉汝之觀乎能自審矣汝其居矣勿往  
矣人將聚而從子矣此非許之之辭蓋諷之欲其  
盡鋤形謀之光也而列子未能無幾何瞽人往見  
之則戶外請益之屨滿矣瞽人望其堂北面而立  
以杖拄頤少間不言而出掌賓弟子以告列子不  
暇納屨提而跣足追及之於門請曰先生既宵惠  
臨而不以一言教我乃遂去乎瞽人曰已矣不必  
言矣我昔固言汝曰人將聚而守汝果守汝矣顧  
人所以保汝者豈汝能使之乎真性自流直機自

合明於真者不當使人之保已而當使人之無保  
已汝不能也焉用人之保為哉感人以和徒出怪  
以驚眾也必且有人來搖動爾本性矣以真逐妄  
甚無謂也與汝游者皆出汝下又誰告也即有所  
告不過寥寥小言非藥石盡鴉毒也吾固告汝矣  
汝莫覺悟又安用誰何而請益也吾聞之巧者勞  
智者憂惟無所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游汎乎若不  
繫之舟何者以虛心而游於世已忘其德而人亦  
忘其德故完其真而復其性也自是之後列子閑  
居鄭園四十年而竟成風仙豈非師壺子而友瞽

人之功哉

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文物器  
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  
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  
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  
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緩人名呻吟謂讀聲喪氏地名祗適也翟墨翟墨之師也拌于骨反  
緩受學於喪氏僅三年而成儒大有餘資足以潤

其三族因資其弟使之學為墨弟既成墨儒墨各  
以其道相辯于其父前其父右祖墨氏緩積不堪  
十年竟自殺死之後見夢于其父曰使爾子成爲  
墨者吾之力也爾胡嘗視我善哉而使中道天  
今我墓上之木拱矣死猶恨之如此若緩可謂不  
達哉蓋造化之報人也不報其人之人而報其人  
之天天性可儒則儒天性可墨則墨非其人之能  
儒能墨乃天之報以儒報以墨也今翟之能墨造  
化故使之也而緩以為己功而驕其親此何異齊  
之飲井者相拌也攬擊并得泉地所報也而人誇以



為功以粹人之飲功然乎哉。緩之貪天，齊人之貪地一也。故曰：今之人皆緩也，蓋非獨一緩而已也。是故有德者以忘智任天，故稱德有智則非德矣。有德尚然而况有道者乎？若緩之自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任天者安有此刑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心自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見見成，成停停，當當在眾人此心不滅，在聖人此心不增，聖人只深自悟。

莊子通卷之十

三

入直下便是虛通寂靜，明妙安樂，世人不知，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更向外求，加之一分即太過，損之一分即不及，所以終身不得安穩，故聖人未嘗有不安，世人未嘗有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易音異

如人在家者終不說回家，如人識路者終不說問路，論道者必非知道者也，知道而至於不言，乃真知也。言之者淺乎其知者也，故曰：人求道者，雖未得道，慎弗論道，有若無實，若虛庶幾人。

聽而塗說，猶棄之耳。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此又學者所當知。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泚音平，漫朱旦反，單音丹，盡也。

任公子以五十牯餌釣，三年不得魚，終得大魚，朱泚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終無所用其巧。吾將誰之，是而誰之，非誰之，從而誰之，達使大瓠而逢惠子，終將掇之，無幸矣。使大樗而遇小匠，終將伐之，無幸矣。使大用者必有用，則世皆任公子也。任公子何以見稱，使無用者必有用，則天下皆樗也。

莊子通卷之十

三

樗何以獨存，人弗以朱泚漫之弗售而遽笑之哉。吾惜朱泚漫無所售其千金之技，而至今為讀莊子者所笑，不能不撫然歎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蓋惡人心之有必也。甚哉必之害大也。聖人無心，雖其理必然而猶不敢必，故大順而無爭，眾人不然，雖理未必然而猶必之，故有爭而至於兵。夫兵家之言不可順也，凡物可順而兵不可順，順於兵，故動有求而亡，徵見蓋既已。

為兵矣豈有順哉至人之於讓德也若此而况於  
爭至於爭非吾類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寤寐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  
知大寧知音智下為知同離去聲苴音甘如字  
又音酣冥如字又音眠  
苞苴以儀物相饋送也竿牘以書札相往來也小  
夫之知所終日營營而辨者不過此稟上焉者以  
此周旋人情下焉者則攀援結納為請寄之事奸

莊子通卷之十

利之謀敝一生之精神於蹇劣淺小之處而曰我  
能兼濟道物大同形虛上可以包裹道德而超虛  
無之境下可以惠澤萬物而為形生之主將誰欺  
哉若是者迷惑於宇宙而不知古今上下之大觀  
為形所累而不知降衷受才之太初至人不然收  
斂此項精神歸之於未始有始之域而酣眠乎無  
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而泄乎太清流乎無  
形至靜之中有動存泄乎太清至動之中有靜存  
動靜不離其根故動亦靜靜亦靜而謂之大寧悲  
哉乎汝小夫之知算頭算尾言利析於秋毫自謂

莊子通 卷一〇

人寧鬼事無所不知矣而不知大寧之為何物終  
日膠擾紛紜而草草以死也可惜來宇宙中也走  
一遍禮教之衰流而為苞苴竿牘而猶自托於鄒  
魯之微言莊周疾之故有此論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  
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  
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為去聲  
使去聲

莊子通卷之十

乘音盛下同說音悅阨於解反馘古獲反黃馘而黃  
熟也座祖禾反舐音視痔治紀反

項無餘肉而枯槁耳無潤澤而黃薄商之所短非  
自狀其昔之困乃陰以此譏莊子也醫以瘍醫為  
下瘍之中尤以痔醫為下痔醫而舐尤為汗辱故  
事愈下賞愈厚子豈舐秦王之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自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  
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五二七

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古汲魚及危也夫音扶與音餘離音利施去聲賈音

貞幹猶云梁棟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而事依以立也飾羽而畫脩飾羽旄而加之以畫綵可觀也支為音以繁節為正意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言堅執已意必以繁偽示民而不知民心之不肖信從也受乎心以心識用事也宰乎神割裂其神明而不完也上民為民上也彼宜汝與予頤與言仲尼與汝心相合與汝以彼能代已養民

莊子通卷之一

與誤用之則可簡用之則不可將使民離真而學偽非所以示民也必貽後世之患如為遠慮不如勿用也難與共為治也至人之治使民被而不知彼且施於人而不忘如天布濩之治不若是也商賈雖為利猶以無心求之若斯人之有心營營雖商賈弗齒也而猶自齒於士之列形雖士而神弗齒為士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天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訊音信問也

外刑則刀鋸斧鉞桁楊桎梏是也內刑則吉凶悔吝生乎動過思過為離緣督之中是也闇人之懼外刑者金木二物訊拷之懼內刑者陰陽二患薄蝕之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夫非罪之刑人固不可知至於陰陽之患誰能免者晏然體逝出於老病死苦之外非赤灑灑地圓陀陀地活溪溪地烏能到此為不善者多於夜故曰宵人

莊子通卷之十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愿音願謹慈也益音溢蒙音蒙縵音縵鈇音鈇胡旦反卒寸忽反知音智虎上声

此亦人間世之意與貌愿而益言貌雖慤而心實漫溢也長若不肖言內有所長而外似不肖也順懷而達言巽順懷急而達於事理也堅而縵形如堅固而實散漫也緩而鈇外若和緩而實鈇急也

第256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五二八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父音甫偃紅矩反僂音呂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公士一命大夫二  
命卿三命也偃曲背僂曲腰俯身伏循牆而走不  
敢當路也正考父爵愈高而心愈下其謙如此而  
人亦不敢以非軌之事侮之也而夫凡夫也呂鉅  
夸大車上僂援綏而作矜態也名諸父呼諸父名  
也唐堯許由其讓如彼斯人相去何遼遠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睫音接

人惟一心心者神明之虛位也管子曰館不辟除  
人不來處心位不淨神明寧復來舍止乎神明之  
位而為六慾所據則道不居雖能除欲而有除欲  
之心在於曾中此所謂德有心也謂之理障為害  
復與欲障等此用智自私之過也故曰賊莫大焉  
既有理障不能除障而更為智以察之心上加心  
知上加知所謂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是之謂心  
有睫賊又莫大焉蓋心有睫則內視之意必勤防  
於東而生於西如破屋禦寇相似敗可必矣故程

子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黃檠師亦曰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  
相貌舉心動念即乖學道人不悟心體便於  
心上生心着相脩行皆惡法心自無心亦無心  
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  
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好去聲叱匹爾反

仁義禮智中五行之德不執皆吉執之皆凶而執  
中之害尤甚何也彼皆自謂偏德如春夏秋冬迭

運迭已當其時則凶過其時則止若非中而妄執  
以為中不肯少加變通舉一而廢百害可言哉故  
曰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訑訑拒之於  
千里之外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不時而稱中者吾  
未之謂中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虫敢  
八者俱過人也困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  
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  
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僂於大  
智下同僂公回反俾也

極窮之道有八必達之道有二有形之府有六極  
 究也必决也府者聚也美好也鬚鬚也脩長也偉  
 大也強壯也娟麗也勇健也果敢也八者過人之  
 事而實窮之基如桀紂智伯是已緣循杖物而行  
 者也偃快不能俯執者也因畏困苦危懼者也三  
 者皆不及人之事而反為達之本孤臣孽子操心  
 危慮患深故達也凡有知慧者皆外通多能而無  
 內蘊之明凡為勇動者皆躁擾多怨而乏安靜之  
 福凡為仁義者必責望四集而抱副稱之憂達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為而偶然恬解矣達知之

情者則消然釋散而無所係累矣達命之情者大  
 達則任其所止而休焉與化俱逝小達則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不與之爭皆無所苦矣此所謂形  
 有六府有象而必聚會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待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乘音盛銀丁亂反謂  
鑿破也重平聲鑿音  
 驕稚驕矜而稚視莊子故莊子亦以父自處而子  
 訓之以報也緯蕭織葦為薄也珠者龍所甚愛今  
 乘其睡而取之龍寤必且來索子尚有遺類乎故  
 以石鍛碎之今子竊宋王之車以來乘其不覺而  
 取之也宋王寤必且誅汝矣此真實語非獨為驕  
 穉抵對覽者危之惕之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  
 得乎使衣食並去聲夫音扶

此與龜喻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  
 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  
 曰在上為烏鳶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齋音資  
 楊王孫最得此意歷觀古來厚葬者皆不肖人薄  
 葬皆達者嗟夫孟嘗君安在哉桓司馬安在哉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音狀

是非彼我然不然不可復通爲一謂之平明於道之大宗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謂之徵惟不平故能平及其稱平正以不平故也惟不徵故能徵及其稱徵正以不徵故也卽齊物論所謂不可然不然者又卽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稱知之盛者正不當以平求平以徵求徵也今夫智慧聰明言語文字譚道者烏能舍哉然此其指也非月也此其糟粕也非精神也可

莊子通卷之十

三

以爲使而不可以爲徵者也惟神者能告之惟神者能徵之執役者明也主宰者神也明之不能勝神久矣愚者乃欲以智慧聰明言語文字區區之臆見以入於人務外功而誦內脩末矣故終身役役無成功也悲夫蓋明者人之識神神者人之元神人多認識神爲元神故流於鬼道莊子以不知爲宗而欲人返本還源歸性命之真以作此書故於此深致意云此節是莊子自敘其立言之旨也

天下第三十三

雜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白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惡音烏離去聲行去聲分扶問反

莊子通卷之十

三

此篇莊子自敘其著書之意歷舉當時之方術而論列之以見已之宗乃神明最上一乘而世人之學皆淺淺從枝葉上起議論失神明之本與已大相懸者也謂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各以其所有者爲不可加矣乃古之所謂道術者何所在哉有所在則限於方隅而不能相通不可謂之道古之所謂道術者無所不在也且夫流動充滿於天地間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謂之神神何從降乎藏於人心英英萬古不滅者謂之明明何從出乎得此道者謂之聖聖何所生乎行此道於天下者謂之王王何所成乎皆原於一者太樸混沌不

散之物絕無一切對待蹤跡限量名言無有邊際不可忖量非情思學解可得千類萬類皆是一類餘二卽非真這方是大道宗旨不離此宗者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者謂之至人三樣人雖同亦有等級如精金之色美玉之情不可一例看得者自別若乃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者謂之聖人雖亦不離於宗而既有道德之名似亦少遜於前三者矣又若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有仁民愛物之名於天下者謂之君子此則已離於宗

莊子通卷之十

三

而失道德之源只從四德上起見解止可謂之君子而已猶華封人所謂吾以子爲聖人若然君子也第能脩身謹行成名於天地間耳豈足與語聖人之道而况天人與又若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以事爲常若此者皆養民之理有司之事不必君子而能也雖至人之所不廢而不可謂之大道也法謂法度故有分別名是名稱則有表著參者參其情稽者考其事以此爲驗爲決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之類而百官之事皆以此相齒序也以事爲常者以人事爲日用之常出

作入息日日辨此而不休也事莫大乎衣食以養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此一日不可闕者故曰常自以法爲分以下無非爲民而設故曰皆養民之理也李元卓曰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

莊子通卷之十

三

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卽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

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道德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在是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畧與大澤共虛一毛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而大體未始有離也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

家不立其原一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莊子通卷之十

三

莊子通卷之十

七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齊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碎開同行去聲分扶問反好去聲稱去聲

惟古之人爲能抱一無爲備而不分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莫不明於本數而繫於未度本末兼舉體用互入雖爲仁義禮樂之事以至於名法參稽之末而未嘗離於道德之宗

故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用無所不在未嘗限於方隅而有定也今雖往而不可見矣然其治天下之迹明而在歷數者如律度量衡之類舊法世傳之史典籍之中尚多有之其精微者在詩書禮樂鄒魯縉紳先生尚多能明之其數之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不可得而廢者如農圃醫卜之流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皆古人治天下之具出於本數而發於未度者也豈謂可廢哉顧當以道德一之而後不離於宗可以稱內聖外王之學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凡中智以下各以



其一隙之明窺見一斑遽謂道在是矣竊竊焉家  
驥人璧而自好之譬如耳目鼻口皆適其用而不  
能相通又如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  
該不徧止稱一曲之士於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離古今之全而鮮有備天地之美副神明之  
大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爲其意之所欲爲者以道術名悲夫百  
家從此往而不返必無復合之期矣後世之學者  
不幸生不逢年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道  
術遂將爲天下破裂而不可收矣吾安得不探神

莊子通卷之十

明之秘闡道德之原發人甕雞培毒之見而還之  
舊觀庶幾不離於宗也哉若此則歷詆聖人以下  
亦有所不得已矣然莊子雖歷詆大聖而此敘中  
絕無詆之之語以鄒魯縉紳家列於簡首不與諸  
家伍然後敘墨子而下諸家則固有分寸在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

莊子通卷之十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甚風櫛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躄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  
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

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  
士也夫墨翟宋大夫禽滑釐滑音骨翟弟子也大過  
雅反辟音壁重平聲樂而音洛毅音角反行下孟反  
離去聲探七音反索音記音似音似音似音似音似  
音幸柳側筆反跋其逆友音殺橋紀略反音齋麻曰  
齋木曰殺鞋類也相去聲相里勤也五侯也苦獲也  
巴齒鄧陵子也皆墨弟子倚音佩音紫箭音難  
件音誤巨子墨家號其先生之名行下孟反治平聲  
好去聲舍上聲夫音扶

古人之道術亦有敦尚樸儉而不為後世之後愛  
惜萬物而不忍輕有所費謂輝煌度數為無用而  
不之貴履屨以繩墨自檢制而積其有餘以為世

莊子通卷之十

四

間不虞之備若此者墨翟禽滑釐二人聞其風而  
悅之以是為宗而又為之太過止之太拘為非樂  
之說曰吾以此節用於是使人生無歌咏之適死  
無衰麻之服又汎愛兼利而以鬪為非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其道尚同毀先王之禮樂而行  
其儉約之說昔自黃帝以來皆有樂自天子至於  
庶人皆有喪禮而彼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以此法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法自行亦不  
愛已今墨子之道雖盛行未敗然歌而非歌哭而  
非哭樂而非樂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

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悲其行難為恐不合於聖  
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之人皆不堪之墨子雖  
獨能而安能強天下之從已既與天下離而可稱  
外王之道乎墨子之道自謂出於禹其言曰禹湮  
洪水足迹遍於九州四夷親操耒耜以糾治之至  
於胼無胼脛無毛深甚風櫛疾雨勤若若此而况  
於我輩乎故當以裘褐為衣履屨為履日夜不休  
以自苦為極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為吾弟子又  
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夫南方之墨苦獲  
巴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之書而時倍誦不盡

莊子通卷之十

四

同人詆之為別墨凡為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辨相  
訾毀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和推其門之高座弟  
子為聖人而頹尺祝之冀得嗣其宗派相爭真厲  
至今不央其尊翟之道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  
是而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學者必自苦以胼無胼  
脛無毛相尚而已及於人情亂之易而治之難也  
雖然墨子亦可謂天下豪傑士矣真吾所謂自好  
者矣若求行其道而不得雖枯槁以死不舍矣可  
不稱天下才士也哉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小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

莊子通卷之七

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枝音至鉞音刑別彼列反聊音而說音悅舍上聲強上聲爲去聲行下孟反古之道術固有和調混合於俗無所累患於物無所文飾於人無所苟且於衆無所伎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與我之養皆足而止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自顯其心者宋鉞尹文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製冠如華山狀削成而四方者戴之而自表異其接遇萬物則以辨物居方寬容赦宥爲始形容心體以立教其言曰心之爲用所以聊合歡而

調海內者也聊者和也聊合歡有寬容赦宥之義調海內使之各得其所辨物居方之義請置此心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人不聽而猶強聒之不舍故其書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之意大多而自爲之意大小矣其於天下之人無不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爲弟子其言曰請但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飽若弟子雖饑不害不忘救天下日夜不休曰天下若飽則吾豈有不活之理可謂揮斥高大強力忍詬之

莊子通卷之七

士哉其言又曰君子當務其大者不宜爲苛察小明以驚口辯不宜以身借人而爲報恩從仇險異之行皆無益於天下不如勿爲也惟以禁攻寢兵爲外事以節情寡欲爲內學雖其小大精粗爲說尚多而制行歸趣適止此已無他奇矣是未聞大道者也宋鉞即宋榮子說見逍遙游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  
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  
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髀無任而笑天下之  
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乾斷與物  
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  
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莊子通卷之十

四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見觀而  
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易音  
異於知音智下棄知用知同去上聲冷音零太音泰  
冷汰猶沙汰也誤音奚隸戶寡反誤髀訛倪不正貌  
行去聲下人之行同推直追反拍音百反乾音緩斷  
音短舍上聲師知去聲魏音危飄音標還音旋磨音  
左反隱音遂同也夫音扶離音川或况通反逆風聲  
惡音烏旣斷即上文乾斷字少與耳隱音委

古之道術亦有大公而不黨平易而不偏如吹

快然而無主定隨物所裁不與之二不起心不  
智物無揀擇與之俱往是亦一宗也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首以齊萬物為事其言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各有所  
偏惟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此道所以為大也  
天地且有能有不能萬物豈無不可哉故事不  
可揀擇揀擇則不能周徧矣人皆有能有不能任  
其天性不必強教教則不能至道矣惟道始能無  
遺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不選不教故得無遺若強  
之而至於不徧不至反有所遺矣其說如此是故

莊子通卷之十

四

慎到之道棄知去已而遇事之來皆不得已而後  
起清汰於物不着不沾以此為理其言曰人若強  
知其所不知必將迫近於知而不免幾傷之者也  
何益哉故誤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  
而譏天下之尊聖誤髀不定貌縱縱恣脫略也  
推拍乾斷皆刑截者所用屈折矯揉順時宛轉勿  
論是非苟免於世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不動  
如是而已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若飄風之回  
若飛羽之旋若磨石之轉故能自全而無譏動靜  
皆當而無罪何以故蓋天下惟無知之物始無立

已之患與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而終身無譽譽雖不及毀亦免矣故學者當若無知之物而止鳥用賢聖為惟土塊不失道故人皆安之也其說如此豪傑之士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譏生人有為之行而尚死人無知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而得其所謂教則不至之說彭蒙之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至於人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過而不留應而無迹若逆風過物之聲戩然而已惡可言哉其說如此故常反於人而不為人所從已亦不免於委曲以從人其所謂道不可

莊子通卷之十

四一

謂之道所謂是不可謂之是三人未知道也雖然不可謂之無所聞亦得道之膚矣世人不知則謂之非道而道人觀之豈無取焉觀莊子齊物論及秋水篇多此意顧三人止得其流而莊子直探其源則相去遠矣大率三人其鄉愿之流與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揚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

者初得焉者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淡聃音耽 勃音忽 垢音苟 歸音鬼 費音沸

古之道術有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者本在內而至精至精則愈積愈精安見其有餘

莊子通卷之十

四二

未在外而至粗至粗則不當積積之更為累豈非不足之事故曰微妙玄通不可測識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聖人不積既以予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是也古者有此道矣關尹老聃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老子則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老子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常無者無極之真常有者二五之精常無者不動之體常有者感通之用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有有無相生直常不變故曰建之以常無有老子

曰夷希微三者混而為一。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為一，則所謂窈窕冥冥，其中有精者，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語道體也。其用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故曰以濡弱謙下為表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其空非頑空，乃不毀萬物之空也。故曰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以上道之用也。老子之道如此。關尹子之言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人，惟以有心迎物，故心見於外，而物反得以蔽吾之心。有如在己者，本廓然蕩然絕

無偏生，由是以各以其所挾持者來叩我。既無先發，彼不得不竭其情。吾因以形付形，則妍媸美惡自當其分。故曰其動若水，無心自流，其靜若鏡，雖照不照其應若響。雖鳴不鳴，勞乎若亡，寂乎若清。與物大同，同焉者和，得無所得焉者，先歟。當先人而常隨人，主應而已。故老子又曰：知其雄，守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爭先，已獨讓後，謂有道者必當受天下之垢也。人皆貴，實已獨貴，虛謂無所藏者乃巋然有餘也。其行身也，舒徐簡儉而不多費，漠然無為而笑人之巧利。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為苟免於咎足矣。得與亡孰病也。以深為根，如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以約為紀，如所謂治人事天莫如嗇者。曰堅則必毀，銳則必挫，常事寬容而不務嚴削，可謂至極之道矣。若二子者，其古之博大真人哉。曰博大又曰真，蓋并包六合而不離於宗，與神明俱者也。若是乎莊子之尊之矣。胡不以已附於二子之統而別稱一家何哉。詳莊子之意，謂老子渾樸慈儉，有無雙存，乃應化之真人也。而已則高明儻蕩，獨與造化游，直是本體真人，非其的派，故不肯稱衣鉢弟

子然道則無二矣。故每每獨尊之云。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行，以重言為質，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珠，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規。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妨音忽與平聲鱗音羈倪音詣宛轉相從貌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叔尺叔反辭音關網音調蛻始說反

古之道術亦有窮性命之歸通晝夜之知其體則芴漠無形其用則變化無常視死與生為一途與天地而俱存與神明而俱往荒乎何之忽乎何適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道畢羅萬物而莫之歸若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虛遠之說廣大之言無窮盡之辭時放任縱恣而畢其口吻亦不偏黨

莊子通卷之十

五

亦不矯介以為世方沉濁不可以雅重之言與之談故以卮言為曼延以重言為考質以寓言為廣博獨與天地之至精至神者往來相應而不屑睨視夫萬物以為此皆末數不足置諸口頰也至於物論之是非則以環中之無窮應之而不加譴責與之並處而不爭其書雖瓌璋宏壯可驚可駭而連汙和混與物無所傷害也其辭雖參差不齊或短或長而詼詭滑稽殊可以覽而觀也彼其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有弮中彪外而不可以已者故亦不自知其談之所以然上與造物者游

而下與一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所謂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者自謂其有獨得故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以游無窮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與世之拘曲儒者不同其於宗也可謂與造化神明調和順適而上遂矣本者何即前所謂以德為本者也本於天德之自然而廣大無垠幽玄莫測不為仁義以下之談也宗者何即前所謂以天為宗者也手攀月窟足躡天根洞陰達陽游於無何有之鄉與神明俱無極也此莊子所謂內聖之德也又不肯自謂無用

莊子通卷之十

五

故曰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荒乎昧乎幽遠而不可盡蓋言應物無迹運化不窮外王之道無不備舉無為而無不為還斯世於容成栗陸之上可也故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來不蛻者凡體與用離則蛻治天下而不離於宗故曰不蛻也莊子之自任如此蓋自謂泰皇以來一人握元氣之權輿而游於堦堦之無窮也視世事皆醒處糞土不足為不得已而為之將使大地皆化為黃金其志如此豈屑附於老聃之統且自狀以為謬悠荒唐恣縱之徒也甚似哉其意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塵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熟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莊子通卷之二

五三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中去聲脫音詣側視也觀去聲樂音洛駘女展反音機枘如銳反景影同鏃子木反驪音黎棰章蓋反天下學術各有師承各有宗旨獨惠施之學第騰口說絕無意謂雖著書多至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其歷覽萬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謂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大一有小一從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

之大下從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又云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又云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又云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日方中中不可留是將繼之矣人方生生不可留死將及之矣又曰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是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

莊子通卷之二

五三

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燕而昔來夏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不異是也則今日適燕可以謂昔至矣或曰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亦可也環可解者一動一靜則連環未嘗連也且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哉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亦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由上諸言止是反同為異反異為同初無奧義惠施以此為大學問以觀示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人因為傾動而樂從之增益其辭如云卵有毛使卵無毛則生之後安得有毛惟其有毛故殼而毛也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著地

注子通卷之十

五

而不行矣郢有天下郢有王也又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亦可且孔子曰天下猶是也謂郢之全有天下亦可犬可以為羊羊犬之名從人之呼而已犬生而名之為羊則終犬之世呼羊而搖尾至矣况犬肯入羊之羣乎馬有卵夫馬能生騾騾非馬矣安知不再傳而為卵乎丁子有尾丁子者蠃也蠃之始生曰蝌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火不熱熱者火用非火體火之質木陰也又火之前為木木不熱火之後為炭炭不熱前後不熱中安得熱且火尚不能自燃

也又况天下之有寒燄也南方有食火之獸也皆不熱之類也山出口空谷能應又能吐雲霧也輪不輟地輟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輟地故能行譬夫馬之善行者足不動塵如浮空而去然又諺謂人忙不住者曰脚不落地輪忙則亦不輟地矣目不見指不至據公子牟言蓋云無視則皆見有視則有不見矣無指則皆至有指則有不至矣或云自之見物必待於緣無緣安得見乎指能指物安能至物故指不至至不絕者既謂之至則不絕矣絕則安稱至乎龜長於蛇者長於蛇故能制蛇否

注子通卷之十

五

則為蛇所制矣矩不方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為方圓者匠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不圍枘鑿之孔小大定矣不以有枘而實無枘而虛先有枘而圍之者可謂圍枘也飛鳥之影未嘗動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公子牟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有矢相屬前天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啣絃視之若一鈞後於前故也若是則未見其有行有止之時矣或曰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地不

可謂之止狗非犬既曰狗又安得稱犬黃馬驪牛  
三公子牟曰形名離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  
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  
可矣孤駒未嘗有母公子牟曰非孤也小馬有母  
者謂之駒無母安得稱駒乎且彼生而未嘗見母  
則謂生於空桑亦可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  
以上惠施及當時相應之論未嘗無理但無宗旨  
其萬物一體一旬儘可為宗旨而施又不能獨以  
為譚資耳所以莊子惜其無成也在釋氏謂之弄

莊子通卷之十

毛

精魂吾道直謂之伎學者之大戒僕之所解雖未  
必盡得彼情而當時原無玄旨若舊註有云數之  
所起自無適有名之所指從人假呼人情則有分  
別道眼原無彼此又引肇論云旋旒偃獄而常靜  
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  
不周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中間此  
等見解却有人宗旨在非惠施所知止以公子牟  
等語推類求之當時之意不過如此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  
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  
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  
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  
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  
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  
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

莊子通卷之十一

五

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  
走也悲夫知音智倚崎同音雞絲音了徧為去聲與  
鳥報友蚤音音駘蕩亥反廣大意  
當時之辯者日以此等語與惠施更相應和窮年  
卒歲無有已時如桓園公孫龍之徒簧鼓人之心  
移易人之意但能勝人口不能服人心往往角勝  
於詞場者甚多而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既無詮  
理之功亦乏用世之效特與之為怪凡前所云者  
其大抵也樂正子輿言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伎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意正同此蓋  
乍聽之若不可解既解則索然無餘味此喋喋利

口舌辯之雄而已而惠施方自以為賢曰天地間  
吾言必增而壯哉蓋施徒存雄心而無學術者也  
南方有畸人黃繚者嘗問天地所以不陷不墜及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意氣颯舉不辭謝而應不思  
慮而對徧為說以告之告之不已乃為怪說以益  
之蓋今列子所載殷湯夏革之問答及女媧鍊石  
補天巨鰲舉首載地等言想皆此輩撰出也惠施  
惟以反人情之事為實欲強辨勝人而盜其名是  
以與眾不合弱於德而強於物其塗太僻奧矣由  
天地之大道而觀惠子之小能譬之一蚤一蜚集

於丘莽之下也何所用之以充萬物之一數猶之  
可耳而曰愈於貴道者此於道無萬分一也曾幾  
何哉惠施方技癢不能自寧散精神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成其名惜乎才如惠施亦不多得乃  
放蕩於辭辯之間而不得真源之趣馳逐萬物之  
末而不反寧一之途是猶窮響以聲競形於影不  
出於庸人稚子之見又何取於才士也天選其形  
而以堅白鳴悲夫宋有少年暢潛道者見司馬公  
論性善惡混不休司馬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  
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問莫鍊應不判

其應舉得祿爾嗟夫惠子之辯也意者亦猶夫暢  
生之得祿也吾又悲夫世之為惠子暢生者比比  
也

莊子通卷第十終

萬曆丙申年仲  
夏月八閩書林  
鄭氏光裕堂梓

南華真經旁注序

新都方時化伯兩甫撰

方生曰古今皆稱莊子發明老子予獨以為未盡在子善發明孔子客有聞者遂執生言曰其言不皆譏乎曰乃其所以皆稱也其行不大謬乎曰乃其所以大符也客曰若是則或滋甚生曰然從來當是帝王不經濟乎洙泗易而文章洙泗不雍容乎漆園易而任誕夫所為見羣然无首非耶槩訣時物古之聖人以飛孔子以見莊生潛乎潛矣言曰然則何釋近之生曰舉世皆貌

孔子亘千古而得在生其神已舉世皆異莊生綜百家而有在翼殆至契與物若近乎此如其弁髦則惟易注近之近者也客曰莊翼則自焦太史敦聞命矣顧闡易注曰是成於吾家浮情行於孫君公次異哉公次好莊也以善病浮情學莊也以善遊其逍遙之屬者其支離之全邪不然何旦暮遇也客曰敦謬吾將藉以介紹在翼而見於莊子然則當世既祖在子矣敢問昔禠者何生曰不然昔之在子者揆之今之在子者優之

揆之非也優之非也綜其實今之  
優不必昔之擯也客後瞿然若  
是其甚與生曰噫請實其非甚  
昔者之於莊子也因文而左其  
實今者之於莊子也實實而右  
其文莊子文乎哉是今之優固  
不如昔之擯也客曰唯唯謹受令  
願為莊子優  
萬曆甲午朱明之吉



南華真經旁注序

孫公次既重有西河之感愀憤悵恨終不  
憚也所知多方請解之而曰不可於是浮  
惰氏乃始離跂揚臂其間以尻輪神馬之  
說鼠肝蟲臂之言委形委腕之詞恣從橫  
而不撓又安知夫弱喪者之非早歸而不  
為狂蕩人也則鼓之以壽殤天彭之趣廣  
之以南面巨室之樂而曉之以未嘗死未  
嘗生之故蓋不終日而公次不自知其舍  
然也作而曰眇乎小哉余手吾嘗少東門  
而多西河矣徵先生安所得聞於斯言敢  
問先生何方之依浮惰氏曰亡余何依余  
依於其茨乎余依於赤水乎余依於藐姑  
射乎余乘莽眇之鳥以入衆妙之門遵夫

恣睢轉徙之塗以遊無何有之鄉乎余祖  
柱下乎余福漆園乎公次曰柱下尚矣請  
遊漆園之樊乃悉發篋中南華諸寫徧讀  
之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海也吾無階我  
無舟吾何能至焉於是浮情氏乃始進退  
百氏證彙今故而作是故不至以月數歲  
彘成編若曰如得其情与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且也百氏之言也非余之私言也故  
百氏貨也余則市也百氏寶也余則盤也  
萬貨聚而市成貨賈而罪不及市萬寶萃  
而盤成寶偽而患不及盤乃出以觀公次  
公次率業曰吾始也揭竿而求今且操舟  
矣始也麻階而升今且御風矣未知夫大  
隗志所存而遇牧馬也未知夫玄珠之所

藏而使象罔也未離夫汾水之陽而神人  
可睹也吾乃今益知西河羸博之間猶遺  
土耳即東門何少之有微聞先生之言誦  
先生之故安所得遊其樊而無感吾心請  
曰割剝氏以与救蒙共之而可浮情氏曰  
譖惡惡可無已而蓄木吾將見咲於大方  
之家夫南華故道德者也而百氏又故南  
華余以為少而又益之命曰益多益多之  
言知者不言庸詎知夫吾之所以言之者  
之非不知邪是吾所以乃若進其人与其  
書而品藻之則有百氏之傳之論之說之  
評之序在余故不序序其故曰  
萬曆甲午夏歙浦方虛名著



南華真經旁注凡例 八條

方虛名曰非余之故南華也故南華者百氏耳

余既哀集百氏之故以故南華也則無非百氏也

有不百氏者虛名竊取之然亦百一而見已知我

舉我其在斯乎

凡故也或字而故之或句而故之故句以文故字

以字然即字演文因文見字通義也初學之士得

以覽焉若無當於句與字而乙於兩句間以通上

六四十一卷九句

下之情者因作〇〇〇〇如是觀吾篇而聯之復章而

絡之因作「如是觀段而絡之因作」如是觀段

之中又有段焉因作「如是觀作〇〇〇〇如是觀

者純粹精也

章有法句有法字有法常然者余表而出之雖然

此法也非法法者也法法者在乎手之法也存可

也亡可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余故文也不能

故道也索莊氏之道者其莫余責責之象罔可也

孫平仲曰難字齡斷切之便無若音之便篇而附

之便無若字而附之便請從海篇而字附之余曰

善是役也平仲奏功

得鴉炙於彈出醍醐於乳指醍醐而示人曰乳指

鴉炙而示人曰彈必反以爲欺虛名寧言之襲無

寧人之誣也不敢以姓名點百氏

讀吾序者知吾旁故之志讀吾例者知吾旁故之

六四十一卷九句

法讀吾旁故者知吾旁故之陋吾其培井之蛙乎

吾其蝸與鸞鳩乎海鱉吾笑吾笑大鵬也

南華真經旁注目錄

一卷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南華真經目錄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二卷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三卷

外篇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南華真經目錄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四卷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五卷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南華真經旁注目錄終

南華真經旁注卷之一 先結中下夏中勝餘無待九

歙浦方虛名浮情輯注

海陽孫平仲公次音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一部書以一樂字為首却並一樂字亦不說出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海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

之蒼蒼其正色邪。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

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文奇崛不倫內則辨論作賦語亦云魚鯢鯢皆以鯢為魚千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只着一海字在中間便見北冥南冥是海又以天池稱海字更有意味大物生於天處大處必生大物理固然者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

欽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

副墨生物即造物以息相吹即老子

衆善之意通以鳴在六月乘風

風而起息即吹息之息亦通

維明英華特種道妙

先結中下夏中勝餘無待九

音大因點二道

北海

亦不說出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怒其為氣所使不得不然非憤激不平意其若天之雲而於四維者

海氣動

引證書名

北冥真事

水為鵬翼所擊

飛翔

上行風名

一去千歲而止

游球水氣

日中飛灰

由生物之以氣相吹故空中有此野馬塵埃

蒼蒼非正色但遠而無所至極故人之從下視上便見其蒼蒼

則鵬飛之高從上而視地下以是為準亦蒼蒼也矣則準則也

先借水喻風

鳥飛之高由風力之大

鳥飛之音

喻淺見人不知大

行有遠近故食有多寡亦如見有大小故志趣有遠近又為騰與翔鳩之喻

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鳩笑之曰我決血起而飛捨榆枋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

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堂之凹處

粘着於地

故騰飛之高以九萬里

之上則風之在下可謂厚矣

謀為而後小

木名

更無他願

於地而已矣

飽貌

生下

東輝夏生秋死

木名補本解作冥靈靈龜

冥靈生見日則死

寓言之意託之齊魯不足又託之于湯自此以下至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益以相傾者然後足以無待之人意同而語有變化是地文字妙處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

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

木名

姓獲名彭年八百歲

衆人之

冥冥無涯上同

大

風居曲勢

斥鴳小鳥

斤澤小鳥

能和一鄉之人

獲子若

信也

借於民

猶以為笑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志譽之清

斯其所得亦若是矣

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

於世俗事為不汲汲然也

猶未能大有所樹立也

名物冠

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

鄭人乘

輕妙貌

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彼其乘風取氣而於修身致福之事不蓋世之屑居然也

雖能離平地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

猶有待於風也

乘陰陽二氣之正

御六絳消息之變

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道遊遊

可與上遊六一

四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

以遊於無極之先

所遇所乘

其心而無定

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成物而用藏

神化而不測 唐帝

字武仲潁川人隱箕山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聖清

燭火

抱腹而灌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聖清

抱腹而灌

身於清濁浸灌自喻以日月時雨喻許由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尸

主

自愧不足

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帝堯許由各辭所

過其於道通一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賓是狗名而實其具也 小鳥

將為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

行鼠

居其歸而休乎

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

聖府者

尸然說以代神者謂宗廟之官備極禮樂

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僕人 懷道人也 姓陸名通楚人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此亦寓言

天河不見首尾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道遊遊

南華真經卷一

五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泰

山在北海中

體抱純素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

柔弱貌 守柔自全 聖女

絕除世味 納天地之清冰 空屬太空

雲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

同元氣之冥漠

而與造物游

養神之極 是謂真物之自然

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病也

養天地之化育

吾以此言為虛

疵癘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

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

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

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

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

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互之種。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

也。夫

陸云此數語結上兩段計由無用天下爲過越人不用章甫姑射神人若此故堯見之歸喪其天下姑射海外山汾陽是都而堯往見心往也莊子居精處

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也

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剖之。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

者。世世以泝泝。泝泝。爲事。客聞之。請買

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

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

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

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

也。夫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

夫大小之物皆失其本則利害之理均附得其所則物皆適也

狸狌小而有用不  
免於禍獲十夫而  
無用物莫之害

豫才不可用之就  
鼠大樹不當青之  
繩索

至道中自有樂地  
雖無用於世而禍  
患亦不及之

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

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豫才牛其大

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

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矢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

困苦哉

內篇齊物論第二 戰國時更相是非莊子以為不若先非兩  
忘而歸之自然也

南郭子綦其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

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

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

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

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

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

者似汚者激者譟者呿者吸者呬者諫者

者似

物論不齊思以齊之

居子南郭則以爲說

南郭子綦其隱几而坐

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

可使如槁木而心固

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

寥寥乎山林之畏佳

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者似汚者激者譟者呿

者似

息解體貌

故

無相始

于游名

我白忘矣

九

有長短聲有高下吹為不同正以喻物論不齊此奇死籟之美詳見下文

天地也天地間固有風矣人之靈氣風動

滿世皆是且此大木一竅言之

林木搖動

三者似人之形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

者似汚者激者譟者呿者吸者呬者諫者

具有李風乎段

下句注法

下句注法

者突者咬 彼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唱思冷

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

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乃乎子游曰地籍

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

怒者其誰邪耶下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

齊物論 一百一十 齊物論

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竟交其覺也形開與

接爲構日以心斷縵者害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

也其留如詛 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

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

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

前日不聞此日不聞此文字開鎖處

見此文字開鎖處

情披靡皆無遺矣

人籟只把一句斷

送去極妙單竟人

籍亦天籟所爲故

如此畧過

此下舉寫人心變

態與上風木形聲

同音

備言小知之心事

不但有聲者造化

爲之雖人役役於

思慮言辭亦造化

之使然

其滿與其殺相對

此十二字又甚寫

其後物之情狀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供云慮變變態



又見之可見  
士彰云公孫龍子  
有白馬指物二篇  
莊子據此立論而  
馬非傳塞之等書

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

是舉。廷庭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詭。悖。決。悖。

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

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

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曰。狙。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

三。何謂朝三。曰。狙。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

又恐不知因之為  
義也。但觀狙公賦芋  
不自增減。而因但  
喜怒為增減。非因  
而何。  
名實字  
陸云。因是即猶是  
甚哉。

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

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

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

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



自以為異於人

而誇於人

余分號以我為異於人之

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

始於若石鳥之辯。如子與子。辨以異於人。

又如昭文之子。傳昭文之業。

名 經也

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終其身而無成也

若子而可謂成

雖我亦成也

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若不可謂成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

不明之明

聖人之所尚

約不謂是而謂諸庸庸之中。也是不謂則無愛成

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無愛成則無道。聖人只明得此理。各鳴其子。永志。是不用是字。生是字。今是字。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

濟物論

南華真經卷一

十六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

者類子不類子

若我道不類我他。他道我他。相與為類。則我亦與他為類

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

而無以異矣

有類有不類。雖是也。般今試將本而論天地造化。以義而言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以形而言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但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大小存大乎

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

但未知我所說者

果有說乎

果本始有說乎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

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

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

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

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

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

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矜

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

別。是也。對辨

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此段說論言有無。便不可定是非。

滑是提不住。疑是。見不殺即為是不。用之意。

可法

但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但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

聖人懷之衆人

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

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大

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因

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

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

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

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

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此便知止其所

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

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

汝。民溼。濕。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惴慄。後。後。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麋鹿食蓀。螂。且。且。甘。帶。鴉。鴉。

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後。偏。且。以爲。螾。麋。

與鹿交。鱈與魚游。毛。嬀。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血。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此利害字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

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

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

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

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

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

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

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

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

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泉

乳視

若存若亡

神全

雖涉至樂

未

如此之人

乘雲御風

乘雲御風

與造物者游

不受驚

利害之端

人名

長梧封人

齊物論

六南華真經卷一

二十

不以世故為事

無求於世

不言之言

古而不古

九非其性

不著實

黃帝

行雖聖

黃帝

妙道

方見

亦大

早計

見卵

而求時夜

見彈

而求鴉

欲求

李程

明道

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

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

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

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

斬。祈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

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

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又死生無變於已

地名

齊物論

六南華真經卷一

二十一

安林也

李程

引喻見生之非

夢覺之間變幻如

此

至人以死生為大

夢醒死生為大覺

知法為君子知法為君子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

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的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

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

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

騷不明貌聞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

上言萬世之後一  
遇大聖然後能知  
其解又透下意思  
再作一重議論

章法

南華真經卷一

俱在暗處不能明白

余

余

彼知解大聖和以天倪者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

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

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

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萬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

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

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附蜩翼邪惡識所以

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

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則遽遽渠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

則遽遽渠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

又自相待生下法

素待形形待造化

人必有待于天惟

日以心調不樂不

性命之端

變化非之言必相待而正之

性命之端

無窮之變

優游年歲

章法

南華真經卷一

五

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雨藝真經卷一 三十四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ecorative border.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而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紀君翁

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

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

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

此篇散人備乎天... 順將使利害不驚... 于已然後謂之善... 養生也... 須玩視乎定性若... 乃知點齊養生妙... 訣非子亦休稱見... 誠益心不能不感... 物持不為物所傷

夫物各有理... 理而處之則理應... 萬變而神不勞... 以庖丁之言

若然爾然然皆... 用刀之聲却以奏... 刀字安在中間文... 法也

一段又發揮他字... 下下得力應節度

又肥則人未及形

中解上意甚妙蓋  
喻世事之難易皆  
有自然之理我但  
順而行之無所憂  
拂其心泰然此養  
生之法也

此段喻人處境  
能順以應之不物  
其心平而化一  
以全無事時也

滿意暗應神過善  
刀暗應則折  
全篇萃寫危人情  
狀宛然如畫語句  
有千鈞之力  
謂人處世有餘不  
足處雖是見人  
亦造物為之見人  
莫患難亦皆備受  
之耳

大卻隙導大窾 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况大軼 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

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

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砢 刑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砢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 然為戒

視為止行為運動乃甚微謀 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除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

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

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

右師既則斷處痛  
中不及澤雖多失  
人更既乎倍累不  
可為他體

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 卓百步一飲不斲

前下畜乎樊 煩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

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耶

日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日然始也吾以為

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 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彼其所以

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是道

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適天之刑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 驟解指窮於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三句奇文死生之  
言也正參天三發  
對之意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者蓋謂能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與人處得好耳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瘵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江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

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

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

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

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

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龐紂殺王子

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

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引證必然取禍

李云居於無人曰  
虛死而無後為厲

名之過

國名

戶

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戶國

國為其地死為厲

國其地死為厲

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皆求之名無上之實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世

本欲性亦有所用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

試言之於我

詞

外篇

內篇莊子論齊楚

上以己意斷他，不  
可往又設一轉

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

其不可

彼之為人，其德之滿，其德之充，其德之孔，其德之揚，其德之采，其德之色，其德之定

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

人謂世

南華真經卷一

三十一

常人之言

公將亦因而以美服法以快其意

快也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日漸而進之小德

且無所成

于家以不違之德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

執而不化

即端虛而勉

有用也，言此可以化人乎

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

重注

人君

我也，皆天之所生而無分別於其間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

水

水

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

如此之人

華者統未於子天

之邪。耶下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同

長

計

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

擊

蹠

曲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不反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稱道先王稽古，則謂之與古為徒

人君

實也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

非世之私行也

言舉世不以為務

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

人謂世

南華真經卷一

三十二

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

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鼻，雖然，止是耳

謂法自方去法多故是不安

不為固亦無鼻

止于自先而已

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

女可以化人乎

是子所從也，將何任其有為之心，非自然之道也

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

汝道若此

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天不宜，顏回曰：回

術而為之，甚易耶

以所而為之，甚易耶

天不宜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曰

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

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

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

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

此以下教人處世之法

子而都就為上等

虛白生明不外見聞而此心不為凡

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

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散焉

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主

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

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

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

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減爨無欲

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前顏回既說不可此

大凡處世不可好

此之虛也

心齋神齋

都小齋外

行此以終身

何者人子

行此以終身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何者人子

一萬...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

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

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

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

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

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此言也

不能勝

不絕大法

受之于天

人臣當為

大經大法

謂所處之順逆

人謂世

謂過事之難易

能盡忠孝之道全

在事心功夫上得

先定心脈又曉世

情則可以出使

知命不可逃則無

陰陽之患知傳言

有法則無人道之

上正言臣子我命

以解其病使之受

此則教以爲使之

道由盡人間情狀

此下教以事當慎

始宜以善始若未

必能善終况始不

君子作事莫先于

言行故以言行言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

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

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加

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洛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

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

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默死不擇音氣息第拂然於是竝生心厲尅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

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

兩國之若算也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言過當

不遠改命聽其自然勸人成事 雖有過度金頭水柱甚多舉本勸成則其善也  
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相好非一日可成一言不允便成美則不及言

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顯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為滅為崩為蹶厥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與之為嬰兒至入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與之有方不至於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無吓挺哇亦與之為無吓哇彼且為無崖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馬者以筐盛成矢以蜾臙盛成滌適有蚤蚋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盲僕朴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與之有方不至於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無吓挺哇亦與之為無吓哇彼且為無崖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此全不得已之義命以養善之心

四合似

林可為舟其可知矣

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匠石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

匠石

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無用梓材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津梁則出

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

人間世

南華真經卷一

三十八

拙樸然

樸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何以

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

此

天下之木多以文實代

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查梨橘

木實實實

柚果蘇裸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

折

潰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

折

九物之理其要

中道矣自培割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馬醫為幾死之人乃今得以無用為全用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

不割即存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匠石雖人我雖木皆是一物

女奈何以物相哉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軫其夢弟

此木之幾死故無用

何為而用於社

明口勿言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

且寄焉于社

而今乃為不知已者為而辱之

無妄也

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不為社

人間世

南華真經卷一

三十九

亦立有人物代之

其與所守與眾不同

而以

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

義譽之

即南郭伯也

在春本無國唯隱

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

其人其子與木

綦問其子曰此木何也子綦曰此木也

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其大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

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其葉則

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口爛而為傷。嗅休去之則使人狂醒。呈三日

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

楸。秋，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七者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善法，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牛之白頰，夷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移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會撮指

天，五管在上，兩髀陛為脇，挫鍼針治解，解足。

上以木喻此以人

以餬口，鼓筴，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

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

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牛

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

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

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天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其能于無用其能于無能者也

以人祭河如西門約之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間世

南華真經卷一

四十一

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木嘗死乃性命之要德而勇士一喻七為情者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者應也德足於已隨所在而應也若體貌則不必論

魯有兀

當作

者王駘

臺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耶下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爾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

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

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

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

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

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

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

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

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

肝不可為勝，勝不可為用。

專亦可視，目亦可聽，如六用一原。

純然為一。

不見彼此得喪。

不以我足之故，深察其心。

彼其為己者，不過以知得己耳。

其天然之心。

由于知覺之心。

此亦常事耳。

人何獨尊之。

惠行

南華真經卷一

四十四

人心動，動則心定。

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

以松柏比齊以齊者，謂其得其得于天者，謂其

性以正心，性正所以獨異於衆人。

世也正。

幸即性也，能正己也。

其書以定，定則九地故謂九軍。

其名自信者，且不得也，是也。

一如其天然之知。

而未嘗死者，心者乎。

彼乃得道者，入焉，日而升，升也。

夫是正應物最之。

假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

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

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

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

夫是正應物最之。

執事者以人為事。

氏名

伯昏無人

以同坐出入為嫌。

申屠嘉不見己之兀而忘執政之貴，亦庶幾忘己而忘物者。

不知辨。

南華真經卷一

四十五

則此執政者等矣。

推也，故其大。

乃論之，地則有以事位。

相稱如此故。

君子以貴失。

不廢見效。

齊執政者。

其亦如是。

不也。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

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

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

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

過乎子室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

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

怒是不當亡者衆人

謂是不當存者

解矣

知事出於命而安之

天下之徒危者而不避禍者如羿之彀中中央

所當中之地

幸見耳

一見先生而歸

夫全所以怒

是先生善我以善而不知也

德充符

南華真經卷一

四十六

不形骸

形骸之內也

子與我遊

而索我於外

過乎

稱謂其言是魯者

字

魯定公名宋

兀

不能復言足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  
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  
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所以詼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  
焉曰哀駘臺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

所存不存形骸之內者存性也

解矣

謂其言是魯者

幸見耳

一見先生而歸

夫全所以怒

是先生善我以善而不知也

德充符

南華真經卷一

四十七

本貌

彼言其言是魯者

詭

孔子

無死無生

邪

無足無形

不可

解

刑

焉

哀駘

臺它

夫

與

之

處

者

思

而

不



望如月望之望圓是飽滿之義

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推應後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推應後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德充符

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朞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汎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

有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則它之可愛者必有在矣。

無本者無所用。而有用者必有在矣。

數句應來公所問一取言爾而志誠

子食明於其死。母者少焉。啣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巽。殺資財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才全者不以外物  
動其心德不形者  
德盛而人自化耳

精神之宅 今使精神之宅... 與日俱新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

陳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

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

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

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

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

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

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

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因 支離

無脈辰說 稅衛靈公靈公說同 之而視全

人其脰豆肩蕢蕢 大瘿影說 稅齊桓公

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

而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忘

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

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

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

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

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

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警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

不以人為擇於所生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

南華真經卷一

五

爾本稱特指也  
中學以故名琴琴  
為術焉

惠子曰胡益其壽之哉人固托以若身今不益生行以有是身

莊子不與之辨却以正答

外神勞精且吟且瞑皆情之所歸也

天選子以形而子唯覺然以堅白鳴而自非自然之情也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於世間法天法地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廉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羸 士作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

知之能登假 格 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

不憂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

知法

天人不不可備廢天  
人實余為一

以合天

以其可於道之於也

則知天下可以盡上而不中道也

所待者天也

天者知也

廉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

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

不逆寡

不羸

也

若然者

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

也

若然者

登高不慄

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

是知之能登假

於道也

若此古之真人

雖息之說乃道家  
專氣之要訣所謂  
心息相倚神氣相  
守者此經謂不  
能蓋彼此老等開  
生此氣吞不下吐  
不出益言若吐情  
狀可見

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其者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

知說同悅下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欣其入不

距巨脩肅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頰頽其二音凄然似

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

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

人也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

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

此段正贊

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齊餘紀他

陀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

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

滴若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

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

惓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

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以

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

此方發出所以不從生惡死之故  
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  
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  
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存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鶴  
魚相與處於陸相呬以濕相濡儒以沫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

大有宜猶有所逝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逝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耶下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而逝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希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星斗入其間又以此彭祖說證諸徒此是奇文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聖聖賢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聖賢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胚得之以襲岷山名

嶽倫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

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旭得之以處玄

宮禹愚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

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

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

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姓有聖人之才而

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此論的從前無人道及知伊尹地位有聖人之道亦有聖人之才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

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

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

成也其名為攬攬寧攬寧也者攬而後成者

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

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

聞之於譎於譎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

此此數句謂道是語多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筆

此下高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

察聞之疑始無始之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

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下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

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曲倮發背上有五管願隱

大宗師 兩蔀具經卷一

於齊肩高於頂髮也句句法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沚

其心間閉而無事蹠蹠法蹠蹠法而鑑於井曰

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

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

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象炙浸假而化予

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

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

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怛法化倚

大宗師 兩蔀具經卷一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肝乎以汝為盡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悞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宋法 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莫劉名  
 鉅耶！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唯願為人 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  
以生為煤，以死為炭 而不可哉！成然寐遽渠。然覺子桑戶。孟子反  
 子琴張，二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  
無心也 大宗師 南華真經卷一  
無心也 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髮挑光，無  
不說生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  
少頃 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助其事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子桑華 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  
謂其無心也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禮之名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  
不自體其真者也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作何等人物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在世俗中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及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  
以有生為累 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尤以死  
死則本無所解 為決疣。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  
何謂異物 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任其不之自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詰芒然彷徨乎塵  
不知身世之何有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責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者，人

曰：畸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

人。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

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

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

知所以不

知所以不

知所以不

知所以不

知所以不

知就先。不知就後。若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

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有真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

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

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適不及笑，狀笑而

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軹？只夫堯既黜，下汝以仁義而刺，義下

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

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有真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

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

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適不及笑，狀笑而

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

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軹？只夫堯既黜，下汝以仁義而刺，義下

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知者應不解者諺訓

得水不約多少

隨分當為之而自定

子貢若此則為獨行人矣

合于自然

六十四

南華真經卷一

大宗師

以禮樂法度皆非出于天然此憤世之論

南華真經卷一

六十四

六十五

南華真經卷一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章法

章法

已有所簡矣

孟孫進于知也

生死付之自然

彼天之運轉於前而不得行於今不得簡之

知天

三桓後名

以善喪之名而於魯國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則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乃人中外細行之君子也

無禮子曰言有禮  
子曰皆  
無禮子曰言有禮  
子曰皆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  
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力  
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  
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云吾人  
乎整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  
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淋  
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自吟邪母  
邪天平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  
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人亦受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盡，則死。此所謂命也。此言命之極也。

夫亦師夫亦師

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臬即不不知也。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蹀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

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

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

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

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

神聞之謂之治也。順其性而治之也。治外乎？其性合之能事而已矣。

鳥高飛以避矰矰增弋之害。懸奚鼠深穴乎神

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

二不之知尚能避矰以全其生曾謂矰之不若而避矰以全其生其

根遊於殷陽。至蓼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句法

南華真經卷下

有之鄉以處墳垠。浪之野汝又何歸為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

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

木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投係勞形怵心

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

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

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真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此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那人見之皆棄。師延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木。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過我也。有疹矣。全然

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

不日地壞而日地  
地文天壤太冲不  
勝皆是察此觀之

不日天文而日天  
不日地壞而日地  
地文天壤太冲不  
勝皆是察此觀之

衡氣機也。觀倪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弟。頹。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

妻爨。食。嗣。豕如食。嗣。人於事。無與親。彫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躬。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示即事家所謂本  
在道家所謂元神

三年不出以下直  
指學問具訣

又發揮正意以盡  
此意之益

南華真經旁注卷之一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故稱明則有七竅，好惡而七竅鑿矣。

章法

道之本體非虛非實之矣，既以虛字結上，又解而虛字之樣。

喻無形

清濁未分喻自然

喻有象

來即應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死。看他篇篇結處，載春秋結以性。春王正月之。

性春王正月之。

南華真經旁注卷之二

歛浦方虛名浮情，輯注海陽孫平仲公次音校。

外篇駢拇第八

此篇言仁義失性，就自己身是，指連第三指，下有六指，生而有之，此於人所同得，則為刺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

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

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

此篇直數衍轉，原道篇極之，告子以義為外，莊子謂仁義而非在，其教以治，其情德則斷，其之既傷自矣，其益其疾矣。

以六連概仁義等，於駢枝均一無用。

連下四篇非平，而文法錯落特甚。

即五音六律，彼所同於則者非乎。

無云學凡作樂九  
真句作氣身註樂  
作與學正作至  
正不為政作不為  
岐

仁者擢灌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字法簧鼓以

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有格如

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

歧不以短為正則不以長為有餘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謂鳧

符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

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此復以手足足喻  
可并支仁義者之  
有矣

達于善 昔謂人  
下子之新巧  
為後夷 君子小  
人起矣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襲以齊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夫下何其驚也也且夫

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折禮樂俞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大其常然也天下

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測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繆墨索故天下誘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

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

又詳能治天下不  
必仁義仁道及以  
取天下此難君子  
小人無異

木

不知其然邪耶下自虞氏

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耶下自虞氏

招喬仁義以撓當天下也天下莫不奪命於

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

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藏與

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藏奚事則

枕筴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

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

跖實非

請上言其說

之數

制字者以羊從言  
為若千從天為美  
誠有取爾也故莊  
子以亡羊為失道  
之喻

指實非

性上不可分一物  
分了箇為善念頭

善言不可拘外而  
更真

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

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且夫屬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伯

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鮪

兒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

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

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

滅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

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

殺身以從白刑

謂仁義為善性之有而屬其性於仁義

南華真經旁注

南華真經旁注



此欲字下標下詳  
眾所謂狂夫逐鹿  
果是也

魏莊子如此結語  
何者不正心偷  
其以野茫非  
論特鼓舞其等端  
而已  
篇首合說此乃分

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

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為淫僻也。余愧乎道。是以以上不敢為仁事。

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卷二

六

外篇馬蹄第九 此篇說以仁義為治拂人之性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

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

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繫之編之以阜

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

之。整之齊之。前有楛。厥飾之患。而後有鞭笞

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

埴。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

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

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

此篇意不多而詞  
費其辭莊而作者

句重上

此三數行意不過  
好如此而文字甚精

一句喚起後詳詳

南華真經卷二

七

讀此更當理會此箇景象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

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今遂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

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

鵲之巢可攀援而聞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

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

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

性得矣及至聖人堯舜為仁踧踖行立不安

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溷漫為樂摘宅僻為

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

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此又是屈折禮樂  
响俞仁義中翻出  
奇言雖不徑其文亦

章注

重續前文指出本  
性  
馬之相踐必以足  
向後故曰分背  
形容馬之性情喜  
怒曲盡其態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

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臯也毀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

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要倪詰閻因扼驚至晏詭偷竊奪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臯也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

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踧踖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  
頭許多說話翻做  
一句愈是奇特

句注

南華真經卷二

伯樂之臯也

夫赫胥氏之

家

安

外篇法篋第十 此篇痛言聖人之仁義祗為小人盜竊之資

將為胙 社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攝絨膝 膝固局 賞鑄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墜掛篋持囊而趨唯恐絨

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

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

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耶下 昔者齊國鄰邑

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

刺方二千餘里闡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

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

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

齊太公自好也

此篇直敘中間排此大約以盜形容聖人未嘗去智所以去盜論非不歸然文氣雄渾功深可法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其理知者固不然也

蘇長公得此處量

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

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

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

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齊太公自好也

觀齊田之竊國盜讓之用智皆聖人立法以招之

賢者不足以自持而竊聖道者或以自利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種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圜聖人生而大盜起措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  
 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  
 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  
 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跡也為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  
 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  
 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諉竊國

定宜王朝諸侯魯  
 恭公後至而酒薄  
 受怒而伐之梁惠  
 王欲伐趙而長楚  
 後故乘楚伐魯而  
 邯鄲也與淮南  
 子事不類

句法  
 謂此邊微

又呼起下文

聖人之道有可傳者則必不  
 竊之者

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終  
 仁義聖知邪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  
 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  
 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跡而使不可  
 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  
 止擿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丹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  
 管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  
 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蓋聖人立法而使  
 人竊法者總是不  
 欲以利害示人也

但天下既知利害  
 又從而惡之亦不  
 能  
 諸氏云聖人當作  
 聖知  
 此為天下過絕亂  
 原

章法

亦以仁義行之

蓋聖人有  
 與夫謂為人禽

擢亂六律鑠絕竿瑟

章法

絕鉤繩而棄規矩，擱列工倕之指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

鉞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

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

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

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

此在書中

結句詳見

則下太德

不見其然而不亂

不鑠是非而不動

皆役於外以立其德

以正其言之此等皆當去也

士民皆曰帝王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若

此讀遊說之士

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

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會

筍鈎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木索落，置

罾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

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

無字無款

廣

裂也及也

趨也

以知識博

日益多

木南華真經卷一

第十五

竹器承取魚

此段備言好知之害法

生亂

不外以知

不知求其自自然然者

知非人之非  
不知其所養者亦非  
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傳言正稿  
洋休  
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  
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奕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嗥嗥  
之意嗥嗥已亂  
天下矣  
南華真經卷二

此篇自無為說引  
有為復自有為而  
運於無為抑揚開  
國變化無常鴻蒙  
以下突起三筆斷  
而不斷文字之妙  
非言說可盡  
此篇收一句破題  
又是一體  
章法  
外篇在宥第十一  
此篇言安養天下只在養身所謂養身者  
不離夫人事而以天道為生耳  
聞在宥  
又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耶  
毗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毘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  
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  
卓鷲  
而後有盜  
南華真經卷二

孟詵曾史只是替  
換賢不肖字面

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

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

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

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

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

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僮倉囊而亂

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

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曉

此言性命之情不  
將為賞罰所亂又  
且為之八者所亂

此則一物之所安能動則動之外不足

凶凶

後物動則動

天德

天理

助也

木南華真經卷上

十九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以上反說此正說  
在天下只是養  
身無為二字乃一  
篇之宗旨  
不得已三字者玩

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

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

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

龍見淵然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無

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綽約

柔乎剛強廉劇貴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儕奔驕而不可係者其

章法

戒微

精誠進而動合天理

不動而

木南華真經卷上

十九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此段專寫人最易  
奇妙把玉子出入  
無時莫知其節亦

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授人之心竟

厥作誠誠也 辨於白而

舜於是乎股無肱疏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水片筋散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然猶有不平焉

附新之山 經案至手即

猶有不勝也竟於是放驩堯於崇山拔三苗

於三峽 危

於三峽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以放偽而事則下不敵 不任其

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

在宥

南華真經卷十

以偽而事則下不敵 同於有善而不知惡者其甚焉

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

以正偽而非人之言 以正之而廣之

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比命之共失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肉刑

彈正殺之

肉刑用惟堅

於是乎斨斤鋸句制焉繩墨殺焉椎樾鑿決

相殘猶

以仁義亂人心

以兇

焉天下脊脊籍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

相殘猶

取立無辨

處泰山嵯堆嶺之下而萬乘之君愛慄乎廟

事不問則以既略者 長極權則及危者

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行楊者相

去聲

去聲

去聲

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岐攘

法網空若若也則墨者乃始離跂而足其離之甚

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

後指桁楊之當用刑者皆桎梏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接習

聖所以製桎梏者其意固仁義也而儒墨者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斲也焉知曾史之

今之儒術行功以害者

不為桀跖嚙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

在宥

南華真經卷十

不謂其

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此句

下章黃帝 於成子之時成子在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可以生物

可以養人 亦謂至道而問其天之分氣也 使學主道者

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汝

補云亦欲之者

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汝

補云非神之氣

汝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

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

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慶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

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

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

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

句法

前守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也此乃用功大第

句法

南華真經卷二十一

三

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

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

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

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

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

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

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緝。混乎遠

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甫。脾。陸

三乎字有制然開世之意

此取正答所以長生之意

南華真經卷二十一

三

寫得活潑潑地宛  
然如面

天氣不和四句與  
在行篇陰陽并此  
三句並而立篇雲  
氣不族而雨三句  
意同只是更換文  
法而已

鴻蒙不知之答極  
妙如其所以不知  
三年之後不必詳  
明也

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

曰夫貌 狀立貌

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

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

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一段意同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

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在宥

南華真經卷上

注

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指鴻蒙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

欲伏之狀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

言物之游於天地者皆在自然動靜何所如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謝之不去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

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天經之章謂天地之成 經謂命之理

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

有心於人之過也

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

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

水雲與衆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

不知有六微

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在宥

南華真經卷上

注

大同乎濔幸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物性各復其性其性各有其真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若聞其知識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

情我雖甚其心不聞其情物自化則生

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溟溟(溟溟)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

此下列起一段讀  
與上文不相家

已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

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

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

人之國者，此攬覽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

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

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

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

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

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

又起一詞

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

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授以遊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

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

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

也，處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

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

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

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

此下全類揚子

又起一詞

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

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

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

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

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分明或就道字  
此篇陸氏之說極  
精諸家不及今多  
失之

以物為民

不物物以養民

若以不可不為而有不為則不謂之無為也

過其道不通於道者無往而不未至者可也

自然

非自然

無為而為

有為而為

在者

天

外篇天地第十二 言道本自然不可雜以機巧人不可曉而反以亂道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

莊子受長桑公徵

此語上世所傳故

天地主萬物

不備

皆造化為之

人主萬民

非德無以治非天德以成德

一有作為便為人道

則稱謂定而君之名正矣

則單高陳而實能位矣

隨能任事 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

則萬物無備者

對而應備矣

千九

重法

如權衡刑政

技事無道無德

出於自然齊合而為一也

自然

書名

各師

莊子受長桑公徵

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列枯心焉

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榮

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

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於事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

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耶下蕩蕩乎忽

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

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

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詬厚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

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

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披衣堯問於許由

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

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

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

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核方

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

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

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一箇欲止七箇方且文法極妙

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

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

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鵝居而數冠

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陸氏以釋詰玄謂三患曰水火風

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

無常居彼仰母嗚馬行庚空過而無道

書法

南華真經卷二

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

此段又言世變愈

此一節不如此節  
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

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

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

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

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

此始矣夫子闔蓋行邪無落吾事佶佶邑乎

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

此段究極性命根

宗而示人以更還  
歸復之要  
之法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

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喙鳴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其合繙繙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乎大順自然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

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

寓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

係勞形休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

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

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治在人忘

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己之人是之謂

林云合喙不啻也  
鳴言也喙鳴合之  
合與上合字不啻  
不言而言則與自  
然者合矣以此日  
然之合則與天地  
合矣

形體者氣神形體之保合此則所謂德也 故脩性者言又於德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  
則同於初  
神與初在虛無所不空無所不納 二可總其形氣無不空無道也  
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 與天地合德若繙繙然

自然  
孔子  
相與入皆可我獨不可 合自然我獨不然不啻若同  
我獨行聖自若獨月而德之天下  
如久焉才學所累

解是篇  
系物為技能所累 以拘禁而然也  
便捷之機有山  
林而捕之  
獲之而不覺也  
言之所不

非惟忘物忘天而忘己  
非惟忘物忘天而忘己  
非惟忘物忘天而忘己

入於天。無物與天爲一姓 蔣閻勉免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

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

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集季徹局局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

當車軼敬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

天地南華真經卷二

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閻勉吸

勉然驚曰勉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

天下也注搖蕩民心使之戒教易俗舉滅其賊

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

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幸然

以下言有心之苦

以下言無心之化

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

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忽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

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槩槩爲圃者忿然

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

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

購門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

章法

句法



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

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

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服。失色。項項。旭然

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

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

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

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

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

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難以天下譽之。得其所

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

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

天地

天地

不能復止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漢徐大翁不

東海

內全則外自全

姓名

神形之全

姓名

汙乎淳備

注焉而不滿

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恬超平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聖人忘名  
德人忘功  
神人忘已

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罹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施髮，替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此篇亦直敘而法  
清聖與世  
自齊情中發出一  
更奇論與上文不  
相蒙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  
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  
 而善之則不謂之道同下諛之人也然則俗  
 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  
 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  
 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  
 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  
 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  
 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  
 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  
 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焉  
 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  
 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作垂感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  
 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  
 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  
 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

丹黃參日華全書第 0 反文句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

困。後中頴。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

弁。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纏。繳。眈。眈。然在纏繳之中。

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

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靜以為主則無為而天下治。蓋循本以及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關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

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

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

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

...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天道 南華真經卷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

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又提此靜字言此  
理出於未有萬物  
之初以為下文天  
樂之本

所謂動則得而任  
事者責意蓋如此

此上敘事却含讓

上段先說靜再說  
揚此段先贊揚後  
說靜字意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

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

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

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

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

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

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

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

疑衆曰德揚播曰

此段又將無為與  
有為對說

此之謂也

靜不怨天不尤人  
意又深兩句此精神

動靜不亂而天下

以為魂則不疲  
精神不耗而萬物服

天道 南華真經卷二

以虛靜之運行於天地萬物之間

所以畜養天下如是而已

師法

存身

臣東主用則非臣矣

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  
以治者  
 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  
非上矣  
 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  
落與終同  
 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  
音法  
 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  
音法  
 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  
音法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  
音法  
 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  
音法  
 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  
音法  
 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  
音法  
 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  
音法  
 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催經牒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  
非所先言以無為  
 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  
非帝王之所先也  
 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  
音法  
 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  
音法  
 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音法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音法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  
音法  
 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音法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音法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  
音法  
 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  
音法  
 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

次之非遠也相因相續之意

變換大法

收歛用天語形

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

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

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

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

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

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

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

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

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皆治人者之具

非治人者之道

皆治人者之具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

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

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

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

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

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

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

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

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于周室

子路謀曰由開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

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

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煩十二經以說

稅老聃中其說曰大泰設願聞其要孔子曰

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耶下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

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後言夫兼愛不

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

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

老聃之教以道德  
爲宗孔子之繼以  
仁義爲本

六兩華真經卷之二

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

偈偈係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

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

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

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

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屢

擊鼓求逃疑古有  
此係  
迷亡之人擊鼓求  
之是迷其亡也猶  
揭仁義而治天下  
是迷其亂也

六兩華真經卷之二



中句法去

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

目衝然而頽頽俛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

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

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透竟境有人焉其名為

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

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

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楸

柄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

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賔禮樂至

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

有物澤成先天... 生聖人不得已... 名之曰道以其... 在而無不在也... 也名之曰與對... 而名之曰與對... 實一而已矣

中句法

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

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

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

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

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

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南華真經卷二

五十五

斷輪人名扁

釋椎 槌

疑詞

釋 糟魄 渣滓

設此輪扁一喻正  
見意非言之所能  
傳  
人雖口耳無聞見  
心領神會而得之  
意言果教之外則  
有若無者同歸於  
一轍有言無言俱屬  
塞蹄

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

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道  
兩聲具經卷二

五十六

其辭非少而不空

重重微問要人求  
得一箇造化主宰  
以立君道之準

止教句而幸樂奇  
屈若萬狀

風起北方從而西  
東又上而彷徨言

起於北則自北而  
兩放不必言南言  
上則自下而上言  
不必言下

谷意只一順字便  
見造化不可測

莊子兩答直是突  
兀奇聲然亦有至

外篇天運第十四 言造化只是箇順故至樂自然感入總不  
必拘拘法則只要效造化以化人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兼而不得已邪。邪。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

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

西  
兩聲具經卷二

五十七

西。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孰。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

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

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大 泰下 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

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

理可也

仁至則無而不加其所以說

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野，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

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

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

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

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

此篇直問答三語，分明但四字為句，文奇意奇，乃是一格莊子其精麗乎。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樂名

魯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

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

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

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大，泰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

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

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

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奔，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

樂名

廣漢之風

樂名

細德

其所以神不定，以不能言

不自安

宜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此段文字，便似依宗洞庭無日無尾，難以卒而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莊子語太師樂來，論樂之成其妙自然如此。

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坑滿。

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緯。其名高。

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

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

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

欲見。方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

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

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

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

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

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

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

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齊。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

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

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引取昧

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是引其夢象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

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行斬行周於魯是猶

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

桔結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喻不知物之用

再喻其失時

引取

引取

四喻不知物之體

引取

齊楚燕魏之故其  
轉而皆樂九夷八  
音之哭誅得而皆  
悲是以聖人來時  
致宜因民立法故  
伏羲神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  
不怨夏商而不文  
周文而不質古之  
法其可行於今之  
平

五喻不知人  
必由古道必受今  
俗以宋其同是後  
祖而宋以周公之  
衣魂人而效西施  
之體也

六喻不自口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查梨橋

柚右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引可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齧紇蓄挽裂盡去而後慊快觀古今之

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

同擗下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奉

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

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天運

空三

天運

空三

三喻不知物之用

引取

引取

此下發得極妙即  
是道不可傳如  
此發得這般言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

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子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

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

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外無正。而不可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

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

先王之蘧。蘧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書法

書法

制度者教

天德地德道德聖德

木華真經卷之二

六十四

德而道不傳者

無他故也

不能出而後外無所正

則無以印德而不行

自中出者

聖人不出

自外入者

作止者無所取

其介

渠

蘧也

假

道而不留也

此下發得極妙即

皆虛靜恬淡寂寞

無為之義

又曰

只是無欲

無求

不費

不勞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補。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諒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氏也。怨忠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因者為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

弗。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

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文。虻。盲。嗜。匪

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憺。慘。然。乃憤吾

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

此段亦有六喻而

變換甚無承迹今

人讀之忘倦

正人所指一語

死生火故

殺然害之無所滯

六十五

非善保全者

殺害不遺之室

夜

選其流

天下已失其朴而  
救以仁義何異  
救求亡

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

九天

而求亡于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

其理其甘天下地金之朴何所加飾

則仁人長士乃名譽之觀也所關廣於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

人之性也

以爲虜。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天下失其朴而相  
响以仁義之濕  
之亡劫也

濡。儒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

不自得

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天運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見龍。龍合而成

神氣合符

以象物也

體。散而成意。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

予

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

不見而察

常應常靜

造化神妙其來實遠

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

神運孔子希先家

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性

早聖聖學去遠言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

聲應二字相韻

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

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何以謂不同。

對曰。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

以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

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久。三皇五帝之治

天下。黃帝之治天。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失而民。非也。堯之治天。使民心親。民

有爲。舜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

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

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

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

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

全案其能而自為神 庚天下竹然可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

大婦公八始有倫序 今以初種之形始倫序之修為何事哉

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日月薄蝕 山崩川竭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

氣亦不調

墮原四時之施其知惜慘於履類薑身之尾

字義難曉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意而猶自以

天運自轉

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

不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

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

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

古語云無所說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也道之難

以陳述于人宜乎 不遇蓋亦感之以 無遠故引物類為 山海經云望氣之 山有獸如狸名曰 有鳥其

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

白鴟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

上風此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墮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子不出三日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

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

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

南華真經旁注卷之二



南華真經旁注卷之三

飲浦方虛名浮情輯注  
海陽孫平仲公文音校

外篇刻意第十五

宋流多端却不及聖人養神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非為亢抗而

聖人之德  
神作上  
此一篇文

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

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

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

此朝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鼓史澤處間則下曠釣魚間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

所好也吹吻吁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為

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

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同引而壽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淡然無極而眾美從

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

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正道德之質也故

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淡下

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

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

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

此句與前注而不  
能及注引廷者入  
而不自出於於於  
神者而不自能伸  
不能定是非再姓  
之然也

二千分聖

正

士息乎

木

淡下

吹吻吁  
呼吸吐故納新  
熊經鳥為

去知與故

循天之理

故無天災無

物累無人非無見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

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寃不能皮虛無

恬慘不天德故曰悲樂同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嗔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恃下虛

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下粹之

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

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

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

提此一箇神字便  
親切了

人身之於物理  
人養之以神然聖  
人能靜能虛常應  
常靜故以水喻

毛之目近似但  
毛之目近似但

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于天下蟠盤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神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

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能純素謂之真人

其所謂神即無極  
也其所謂精即一  
五也神一而已精  
則散處於五官之  
府而感應命於主  
人故神為主宰精  
與神之主宰精

不自華真經卷之三

四